

謹張皇軍容申訪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
兵鼎來喜王師之益眾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
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德
已洽于衆心授

天子以固皇基意實通于穹昊伏承

陛下儲精淵默眷志晏閒從容吳越之奧區觀覽江

山之勝境遺四方之無悔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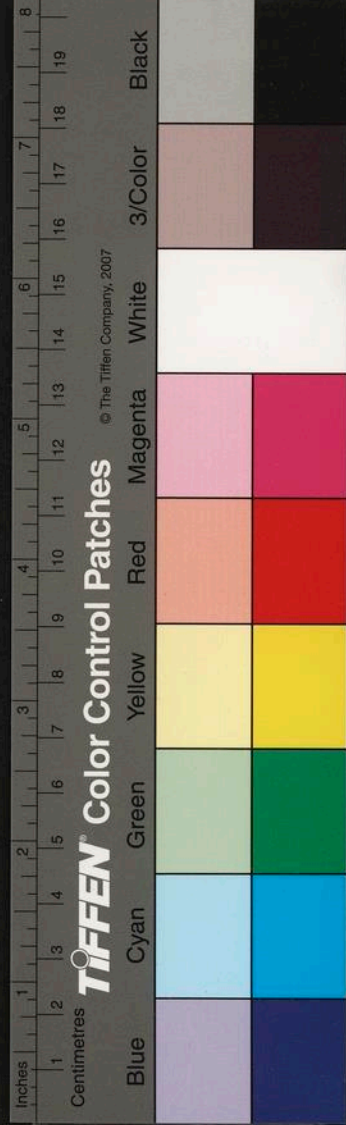
二圣之重欵誓竭駑軀少伸亮髮鳴鳶禹穴遙瞻方

外之道問寢龍樓仰承天下之眷

再上 上皇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
金賊綠彘師叛逆既陷燕山浸窺河北城壘相望而
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将持兵望
風先潰大河解凍東掣競浮駿騎長驅于中原勁兵
直詣于魏澗以正月初七日近都城劫掠士民焚蕩
庐舍以大火舡鉄騎攻水西门守衛之具辦于倉卒
臣奉

皇帝睿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于汴之中流
殺護數千人迨晚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枣門一帶大
雨之衆蜂屯附渡河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



以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

皇帝睿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

鋒令敢死士林焚焚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壘獲

級甚衆之兵乘械以強弩射之往之沒溺障汴河水

令歸城水勢漲溢自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

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

死戰

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

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定

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鸛鷖為好音化虎狼為善類

不受金幣務保要之地害遂遣

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退舍俟犒師之

物以歸然邀求數多彈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

之虜蠲減所須之物果振旅而退夫復何言萬一有跋

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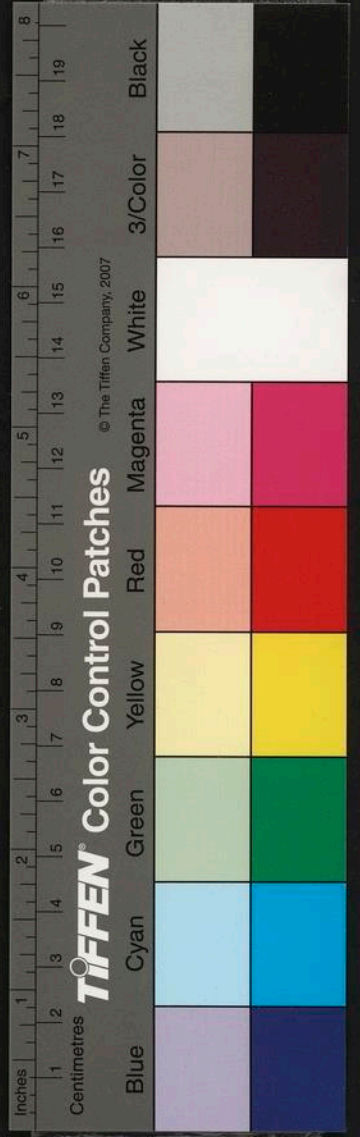
人共憤天心助之恭惟

道君太上皇帝祇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

位南天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高幸臣拘以

賊守不敢負羈絀以從南艰难之秋南冒虛政札誓將肅

清南歲旬奉迎南慶興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錄奏聞



國子司業黃哲請失職之罪

朝散大夫國子司業國哲奏臣等伏見二月五日有大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亂上煩聖訓丁寧臣等我教司道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屢行約束尚敢違戾難以備員等官見今待罪伏賜點責候勅旨奉聖旨

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忠義所激等官何為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初蔡懋李稅喻太季長戴屏出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劾待天子既而被斥性之欲拂袖者

甚衆聞者莫不扼腕故黃哲待罪而有是指揮

吳敏劄子雪李邦彥眾狀

劄子曰二月初五日等生上書聚者既多遂搥破登

闕鼓又云軍民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之變在昔高

歡在魏見禁軍林領兵張晏宅朝廷畏其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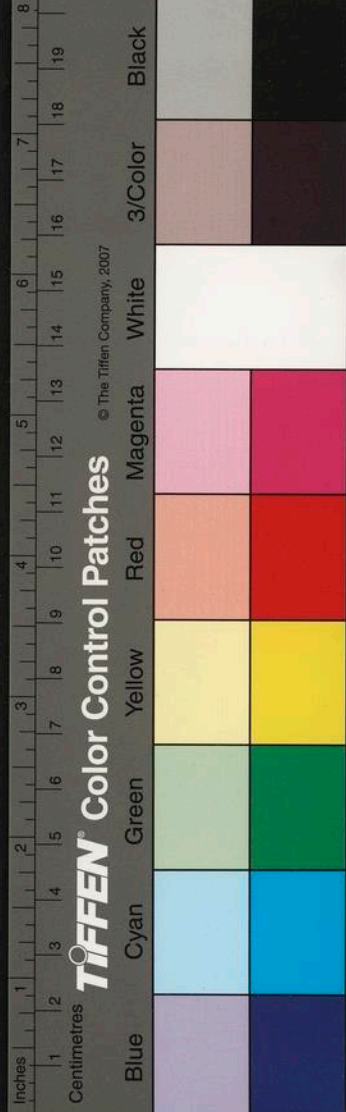
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伯山東由此觀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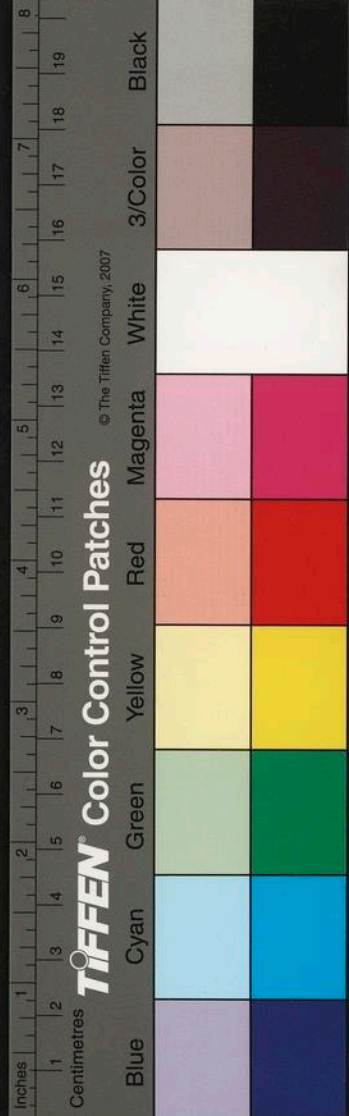
不能修政刑者奸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投鼠忌器

况天子相乎李邦彥等諫

上皇罷不急之費又援立聖子朝廷遣李鄴等

使大金終賴其力但邦彥為人畏蕙太過緩于事





及罷網師道遂有姓指曰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
變而遭此宣非不幸又聞願
陛下明詔解衆惑使邦考之為人稍白于天下然後
復起邦考還其相位論者于是謂敏為邦考黨矣
十七日癸丑种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院
簽書

先是朝廷差种師道并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又奏
乞

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
朝廷初允其請見遣未旬日宰臣言万一賊兵不至

則費用甚大遂已其請師道既知言之不從奏以被
疾其免宣撫使事

朝廷遂如其請命赴朝參無時入奏五日一赴院簽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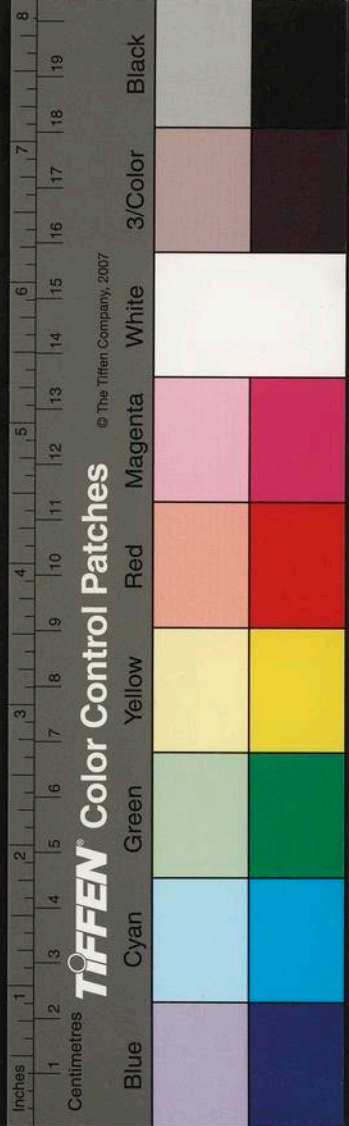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致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孫覲等臣寮上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
陛下提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指并金帛以為

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疾心痛首以為結事連禍之人
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

而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明，建嘉國宮民之政。
祖宗法度，廢移幾盡。托豐亨豫大之說，倡為窮奢極
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
封駁之法。寘典彜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
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為朋黨。交通執御，竊弄威柄。
粥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賍狼籍。閭門濁混，
父子詬爭。廝役官為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
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
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

為唇齒，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儼然自
謂羽翼已成，根株堅固，不可搖動。凶焰益熾，倡導邊
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
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地。白骨如山，人心携
離。上下解體，于是狄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矣。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
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
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又^微以奸人王存息服
錦袍，熾憤為大將。計已定，會存息抵罪伏誅。而大
臣固爭請待地日之晏，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



仁決意成之京之誤國固不容誅而結造邊患父子
相為終始與黼均為罪首公議藉之不決未可已也
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宗為三公者二人親執政者
三人葉登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
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壞糟糠之恩願京所蒙
何以論報不圖邊報報上而京空室數百輩治舟楫
擁寶資一夕遁去君父惶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
患難之恩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京
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關邊邊國為馮道輩乎宰相非
其人果為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敵人侵侮無所不

至而京猶喜為奸言嫁怨歸非尤獨使

上皇自謗于天下甲議不容危在于此伏望

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陷國滔

天之罪以慰

宗廟社稷之靈以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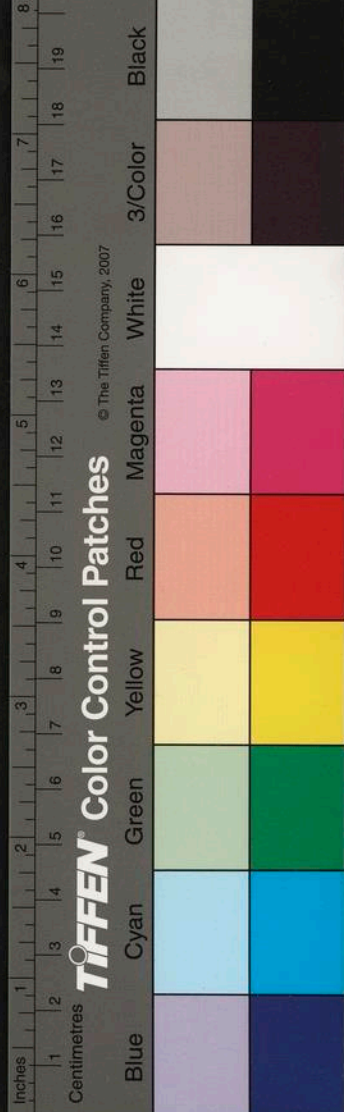
上皇睽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感不足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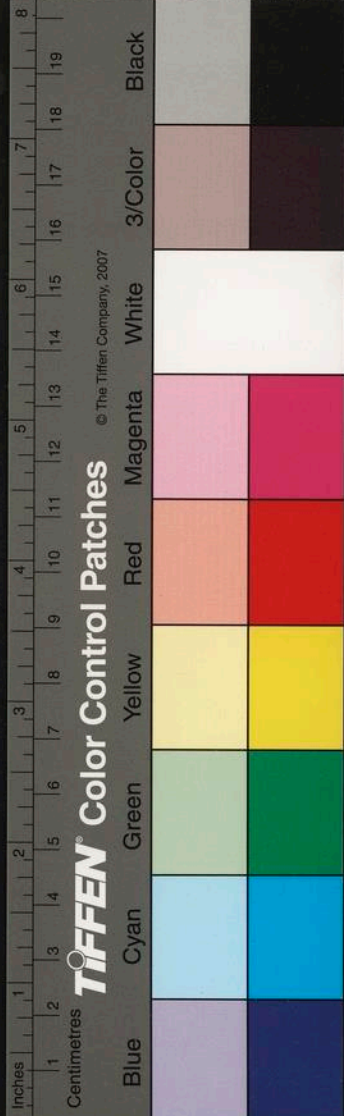
不勝幸甚取進止奉

聖旨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二案上言臣伏覩臣僚累有章疏論列童貫罪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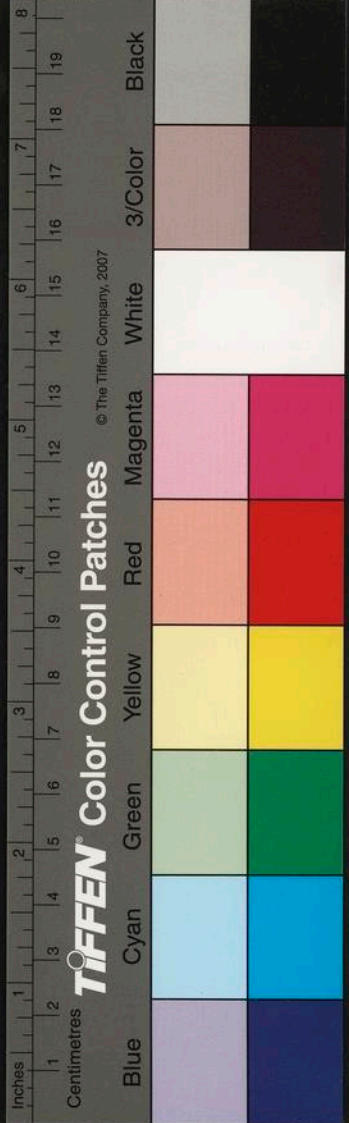
老誅夷、
 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者、臣伏念法者天下之公
 器也、能任法而不任情、則天下信、而服之、如有威不
 能克愛、縱奸貸惡、以撓天下之心、天下之人、將群起
 而訟之、亂且賊子、亦所願忌矣、按章晉刑、餘臭類
 本庸奴耳、釋掃除之役、廁征伐之事、屢緣恩倖、竊挾
 兵權、二十余年、出則為宣抚、而不受制馭、入則領樞
 密、而內外兼行、跋扈不臣、隳壞法制、師徒死事、誣以
 逃亡、故贖贈不及、而積怨憤深、屯戍逃遁、許其改刺、
 故紀律不愛、而人易潰散、詐為首級、則不憚于殺平、

人廣占儲糧、則不難于張虛數、賞罰出于私意、威福
 至于下移、誅之計、罪不可勝言、臣姑數其大者、首唱
 交結金人、共滅契丹、此禍致寇、其罪一也、盧溝之役、
 望風奔潰、喪師殺將、其罪二也、金人蟻集、邊吏來告、
 貫不以聞、其罪三也、傳檄邊城、不令出戰、致金人遂
 突至京師、其罪四也、出師河東、聞賊南來、不為拒抗
 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

上皇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稟、擁兵遽去、其罪
 六也、陰募死士、創置勝捷軍、額從其資糧、環列私第、
 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充滿其家、製造之工、尚方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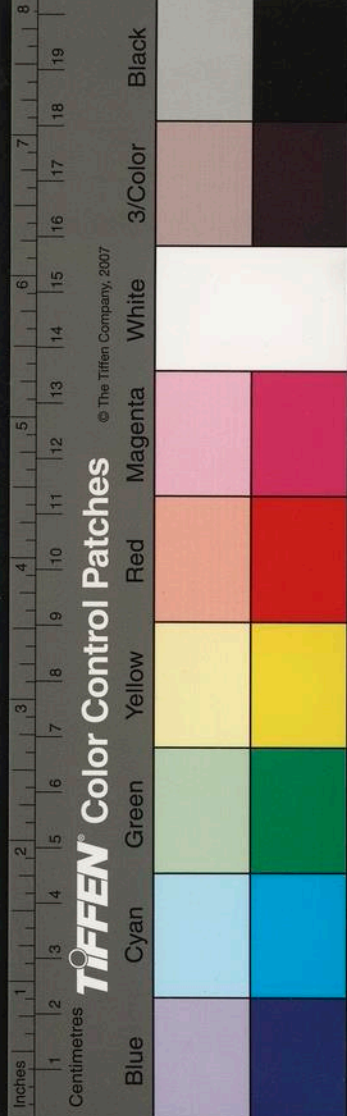
其罪八也。城外陰截器甲糗糧，金人實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西來，尚頗收其贏餘，不知童貫畜此以待金人乎？抑將有所以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窺宮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章如此，宰執依違無所啟白。陛下復舍容隱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虜，^無慮二十萬之冤，禍自誰兆乎？伏望斷而行之，少釋四海冤憤之氣。又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閩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結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掠京闕，宗社

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眾議不厭，以為首難之人。竇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上為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為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官，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用甄收，而擢登侍從者，姦賍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幣宝玉，充牣如山，私家聚藏，多於府



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石矢，傷者曰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卒，秋毫無取，而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類，皆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陝西之卒，以為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為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需，掩為已有，而嚴立軍期，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歛，不堪民命。會贓不法，凶焰勃然，臺練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貫御衆無法，縱為貪暴，悉斬平民，以効首級，以是民之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為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為三公，職在樞省，穰禽不已，遂封王爵，長惡不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扇赫，威震天下。生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御政之始，大明誅賞，以觀四方。以貫負此罪，何可逃於入地之間，伏望。



曆照躬心宸斷稍正滔天之罪以為亂臣賊子之戒
天下幸甚取進止

奉
聖旨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竊惟函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偷
之盟結二邊无窮之禍以成

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

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王

黼此群心所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

言事之臣見疏巨魁蔡京之罪乞賜罷職令不復重榮仰請府總政以資攸去試筆甚畧為

陛下言之貫自閣尹喜為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

回平日謗訕廷壞誤國壞法亂常竊弄杈柄擅作威福已

不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抚使攸實副之

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殘破之虜淹留孤軍卒貫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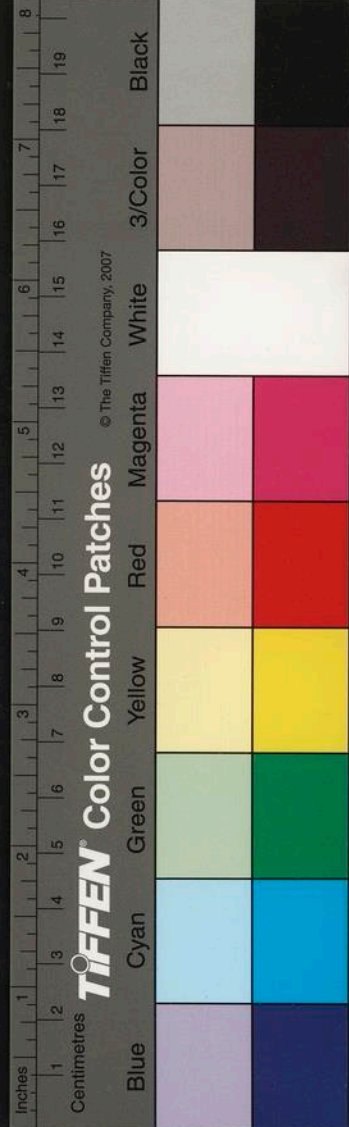
乃以恢復故疆冒受非常之冠貫以太師封兩國公

攸遂入樞樞密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題虜使

韓昉見貫攸于軍中早辭新哀甚哀願捐岁幣以復旧好

此安危之机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庭告以必敗

八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遷竭矣此



又攸貫之派同也。蔡京專政，貫則暴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羌，反喪賣國，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訖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千百人，貫遂封為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攸貫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入塞，貫實從之。攸見邊報警急，與貫逃遁，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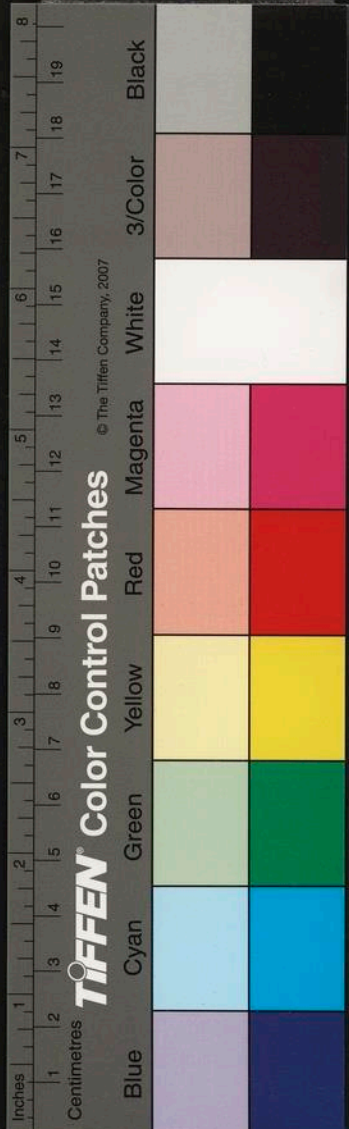
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警都邑，貫攸一旦攜持金帛，舳舻相銜，空遠去，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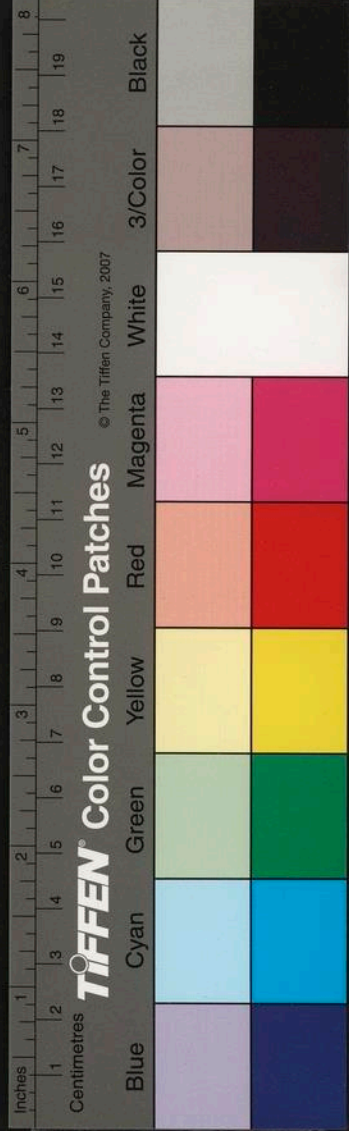
陛下獨處圍城中，曾无同舟休戚之意。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臣願

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因上之罪，天下之所共弃，并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為萬世賊臣之戒，伏候

勅旨奉

主、聖旨蔡攸責授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





做劄子以遞到告命伏蒙 圣慈降授大中大夫提
舉亳州明道宮任使居住臣已望湖祇受即時解行
宮使職訖臣輒有媿之私仰干聰聽伏念臣屬以
許國無狀禦邊失机因致煩言遂謫司敗重蒙

圣造委曲保全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
太上還闕臣已在齊還猶叨器使仰体德意不敢違
承今來奉

太上回鑿既渡大江絕淮沂汴

翠華所至安行無虞兼今已過宿州前去京闕不遠
陛下所差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眾口鑠

田里偷生者已不當更預危
金積毀銷骨俯躬自念進退靡寧計惟仰于
陛下使得退伏田里偷生省已不敢更預朝班寃當

扈從之列欲望

圣慈俯察愚衷許臣依已降責命任便居住再望

陛下念臣父京謫貶西京年老陸行冲冒感疾如蒙
矜允致臣前去省侍以全子職臣不勝迫切祈天俟
命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靖康中帙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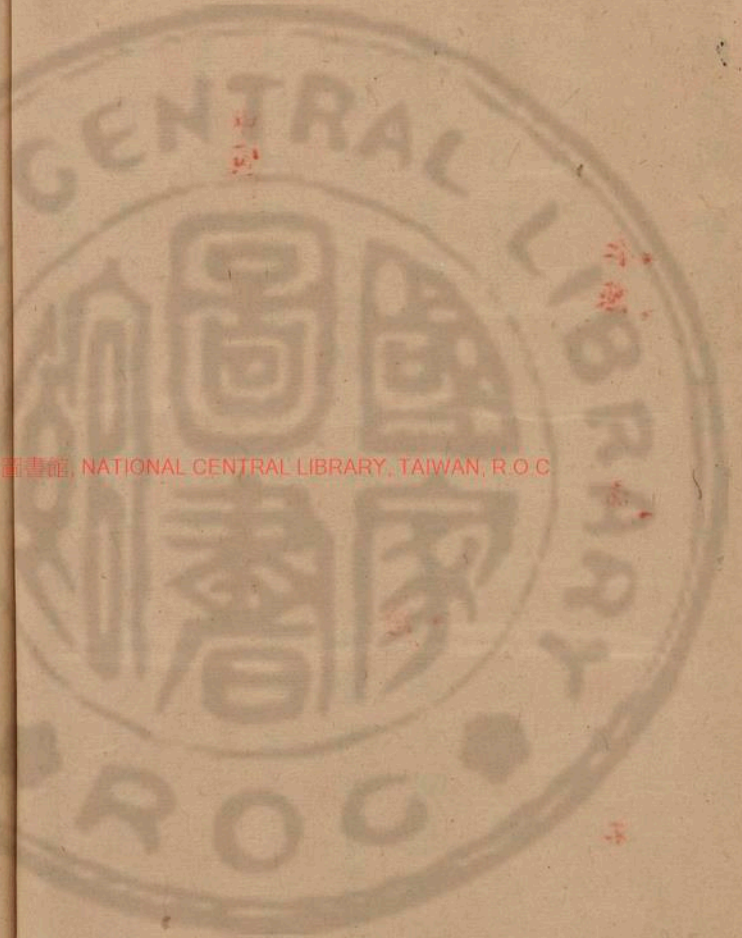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甲寅十二月二十二日戊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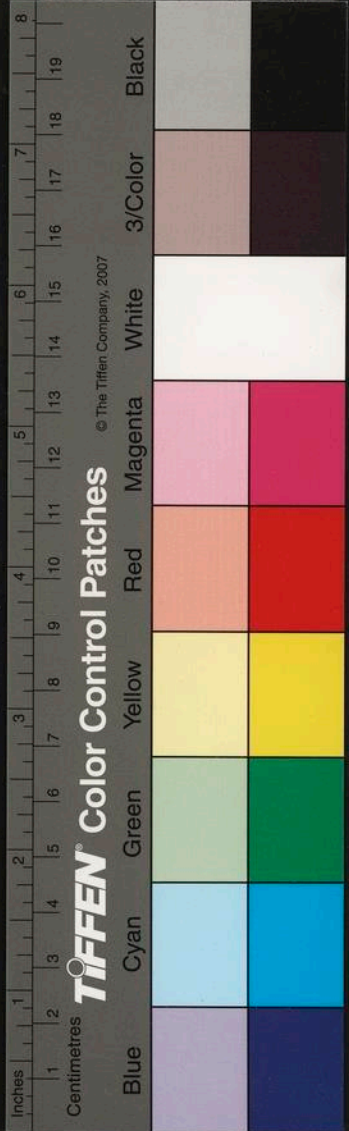
十八日再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稅諭英太學長貳令屏去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憤一季多士咸歎拂袖出季今日又聞稅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置予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智之資君臨萬邦士民以積年莫舒之怨忿乘潦相乘賊殺內侍指罵奸党蓋恃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陛下仁必能與百姓雪去怨氣而懋稅之後怨其
罵已而佐李綱遂欲除去根株又稅宣言為前日伏
闕之士其間有李綱故舊欲行誅戮臣恐大失士
歸怨

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无已時盖士民上書不約而
從者數千万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

陛下所急欲聞而奸臣所甚惡者宜有不稟上旨
敢令開封快其私意願

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于奸
人之手而忠言謹論日聞于九重實宗社万世之幸

也取進止奉

圣旨亟令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

上為感動詔嘉忠義然朝廷大臣惟邦彥稍自知

咎其餘如稅懋時雍輩不畏公論反以士庶為敵仇

現其揚言曰彼特非糾率眾庶脅天子者乎又曰

若是則政出布衣不在

朝廷矣何諛賊之深而愈不悛也使吾借听是言則

伏闕之士誠作乱耳非獻忠也且朝廷輔佐得人

惜天下才平安四夷左衽咸保万姓歡悅庶人既無



得而誣、士方詠歌之不暇、尚安有闕者、今
上皇播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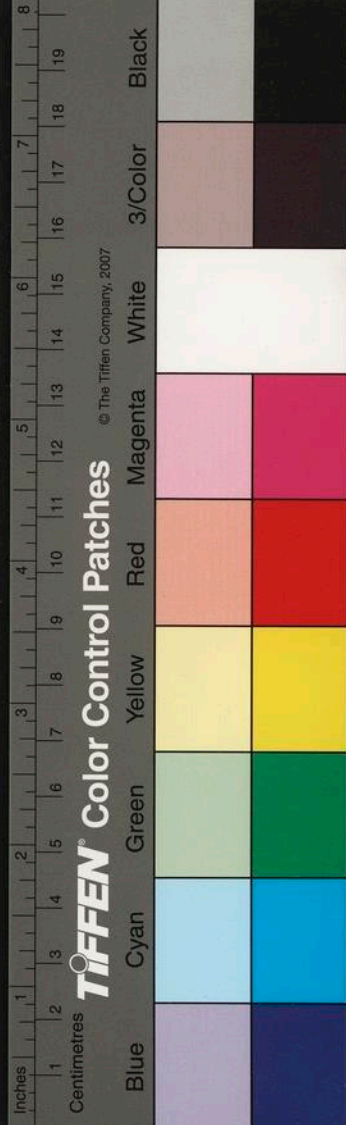
新君即政、夷狄加兵、魏闕、罔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
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奸臣怙賣國之功、群小漏機
而喪師、正人排擠而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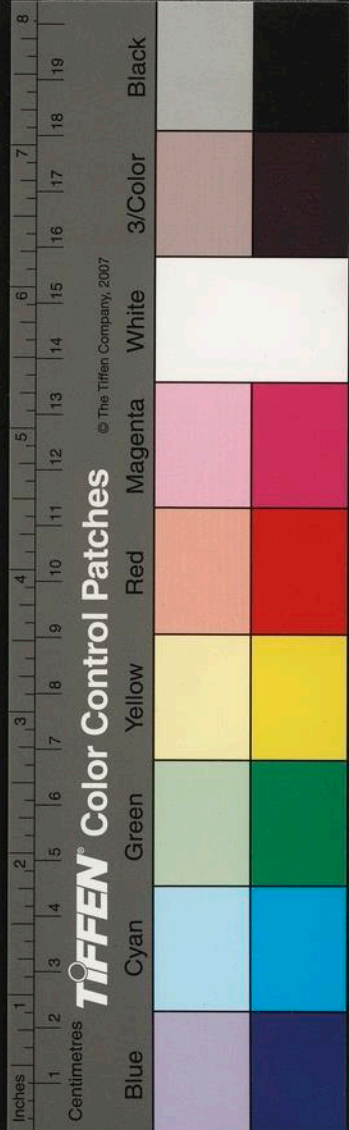
朝廷之大、死一人為吾君言之、故士庶伏闕獻忠、
論列宰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于得請、乃其時不
安、得此言、轉播人耳、故敏雖于今心、替執敷奏、數陳
多至數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願正論、布
衣魏孝友、太孝、正吳若、上書、論其失、敏安得死、失

言焉、既而稅懋乃論、太孝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
伏闕上書人、長貳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
所激之語、遂寢、稅又呼時雍、令根治、冬生、伏闕百姓
欲置于法、戶部尚書聶山、羅織之、怨吳而忠義之士
死、乃密以聞、

上曰、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悲憤、承隙相拉、賊殺內侍、
詆罵奸黨、蓋恃

陛下仁聖、必能為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時雍、惡其
罵已、而優綢、輒欲痛鋤其根株、又稅宣言曰、伏闕之
士、其間、綢故曰、必欲盡其誅戮、臣恐大夫士民、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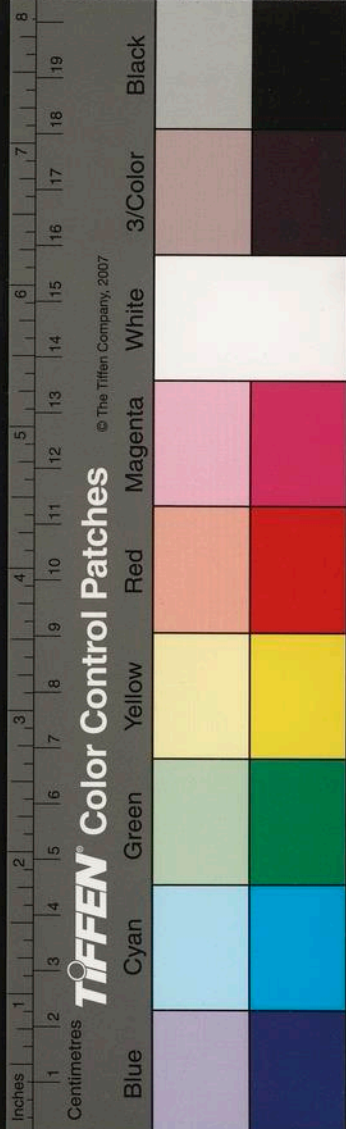




京門人固不可用矣。京相
上皇二十年。今朝中諸人。孰非京引荐者。若以是為
嫌。設置多矣。

朝是取人。賢者用之。不賢者去之。如今旁求天下。如
處仁之賢。有凡處仁而不用。誰復可用。向其諫官者
誰。乃和彥締交。謝克家也。君子小人。尤冰炭之不相
入也。豈不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
月七日。金虜至都城。軍于城西十餘里。既稱和。議十一
日。今上以康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營。右丞李綱為

親征行營使。聚兵歡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仲等夜
劫虜營。不捷。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東率其徒
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乞留綱。且有人唱言道
路曰。綱罷虜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聚萬餘人。昇登
闕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即殺之。宰相李邦彥
等。自禁中歸。都省眾詢。罵欲毆。皆奔避。凡殺內臣三
十餘人。六劫數十家。六日。以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
南仲奏言。率眾詣闕者。乃綱使令。輩數人。宜下御
史府根治。不從。虜既退。上遣兵十餘萬。援太原。以
自為宣慰使。固辭不行。至以告身納榻前。



上怒甚、事叵測、簽書密院許翰、皆蔡京交党也、翰執
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二、以寄綱、即日承命、迂延
久之、僅能渡河、居潭懷、去大原七百里、遥制軍事、多
失机会、大将种师中、世家宿将、黜其言、不納、种师中
戰没、国兵自是不整矣、綱既罷去、虜益无所惮、再舉
犯、
闕、二圣北狩、嗚呼痛哉、
諫、
惟我、
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无一塵之警、

此者倉皇南幸、踐涉山川、冒犯霜露、憂勞甚矣、

陛下天資仁孝、發于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頃臾

必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无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

乞遣使奉表、祇迎、

法駕、消日脩禮、迎還京師、上以付

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慤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

勢、難防、樓櫓未免不集、遣使莅盟、捐金帛、割土地、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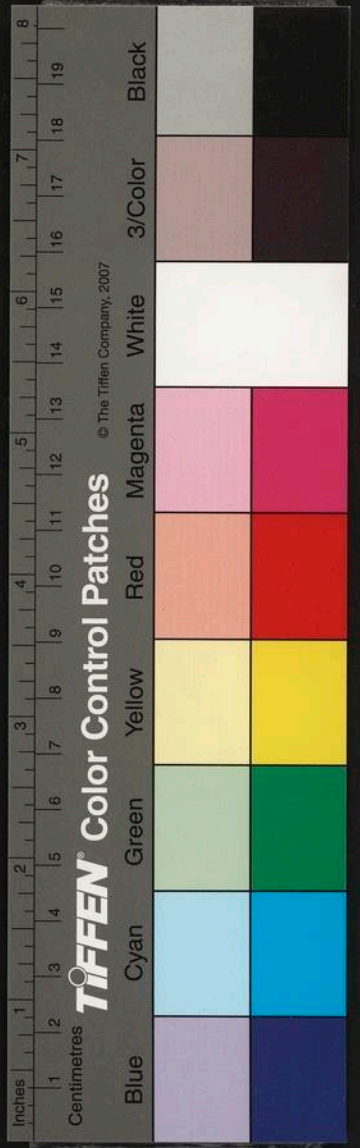
其貪心、舒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

和議為安、然、與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塞其來、予
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能弭其患、豁聲之欲、登乎
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劫掠畿甸、幸今
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
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
備、維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為今日之計、莫
善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不先然後
為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畧、以臣
愚計之、不過三鎮、使以死桿、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
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

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
無可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
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倘或合謀以犯城、
闕豈可決勝、負于擲耶、若賊先敗盟、不得已而用兵、
則大將當兵防兵塵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為大臣者
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奎輿、唯
朝廷之上、早謀而預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札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奸
謀、致寇日禍、實原于此、



陛下臨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
以是為戒臣愚以謂自秦京秉國政童貫搃兵權凡
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
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原致寇之
因實京貫之罪幸賴
陛下仁義感格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交兵
城下墮虜計之中乃李剛專行營之謀无徑遠之略
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
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寘責自
為謀則善矣獨不為

陛下計乎臣前來回奉

聖訓已有御筆指揮使令申明行下臣已

陛下寢御筆之命次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

知與兵之意不出于

陛下服我信義不踰前盟具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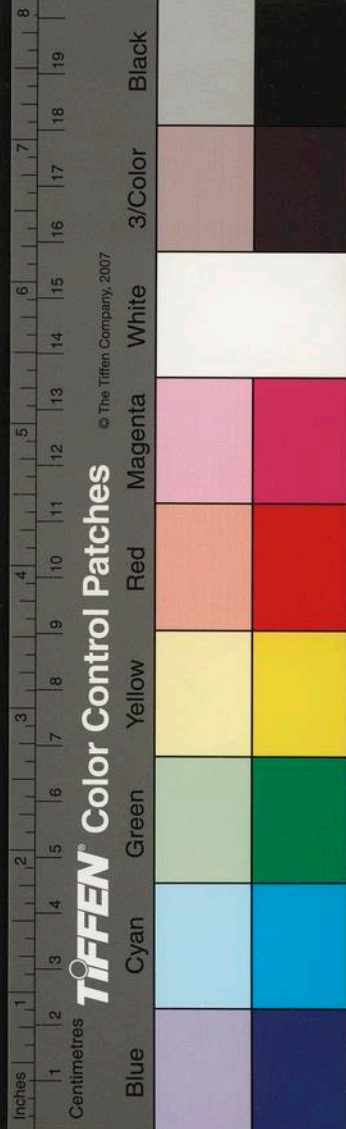
將臣震軍謀臣誤國皆歸咎于

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辦乎臣恐蒙端一聞兵禍連

結自是元軍歲矣雖食議者之內恐不足以謝中恐

伏望

陛下正綱綱 上誤國之罪為貪功生事之戒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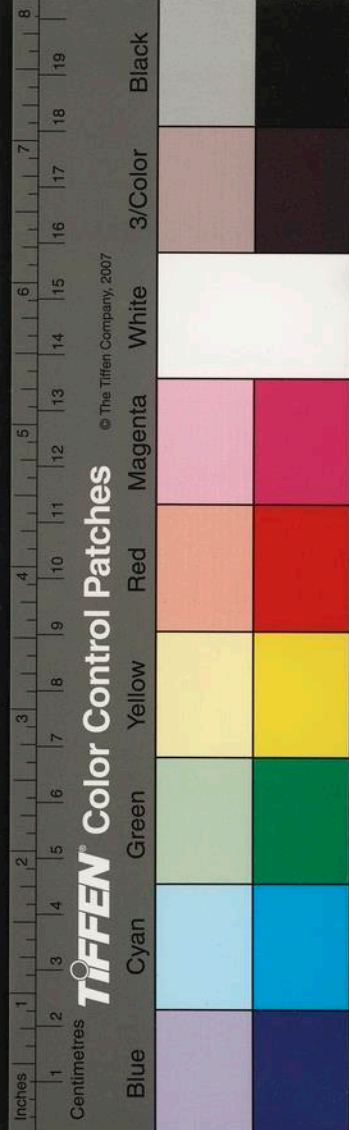


舉人之憤辭、今後臣寮、輒請御筆併乞
陛下察其奸謀、爰加寬諒、以為人臣不忠之戒、伏望
睿斷施行、毋貽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性陝西、尋路募兵禦
寇、啟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
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時以是命之、寇至渥而任至
重矣、自寇迫近、却却城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
盡被劫掠、蕃既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
避寇逃遁、為自全之計、臣前具來劄子、面奏乞根究蕃

所在、并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
按蕃天資險狡、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
吏議、按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明、難以殫舉、今且
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
國之罪、肆兩覲之誅、尚未足以謝眾怨、今赴闕之命、
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
千餘眾、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所至騷擾、甚于
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
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為叛臣矣、昔領兵越
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奸謀、將何所圖也



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
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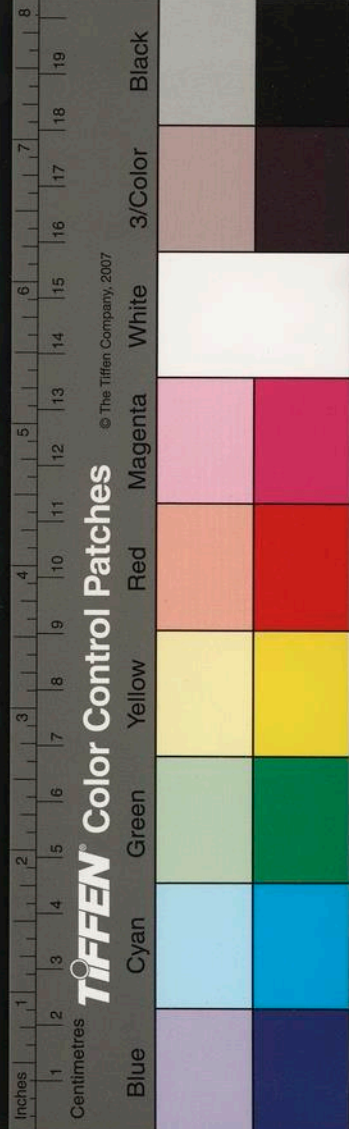
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
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患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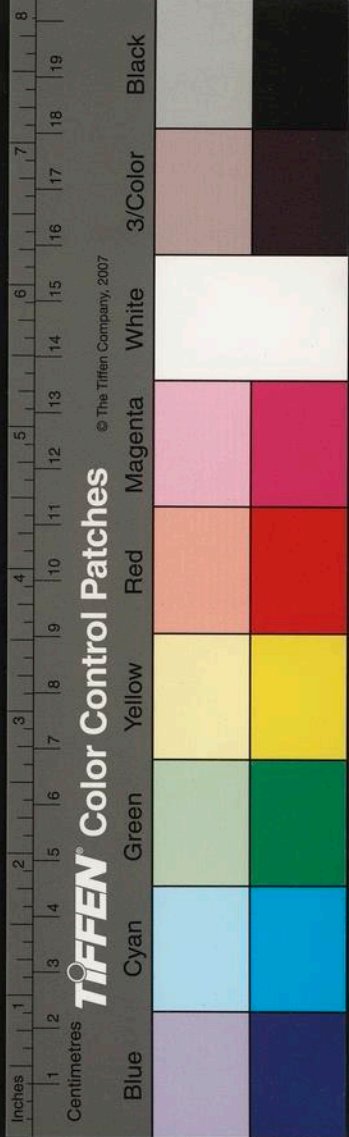
沈璿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強于符堅乎中國之弱果弱于東
晉乎而使似之尚為肥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
無所不從一切惟心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身
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今欲以宰相為首則邦
昌為少宰而遣主議和而為太宰者弗去也欲樞密

以割地界則路允迪為費書而往主割地而其為樞
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
也以至一去而為資再往而為兩府張大金之聲
勢以脅

朝廷則迂給事劉三鎮之地以威國勢則除侍郎凡
言金人之兵少與用兵之策者怒而不听夫國之所以
為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正賞罰不明其能國
乎璿所以宿夜憤心為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伏
望樞密以道仕君使天下之真才實能而用之進君
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





朝廷清明、辺和寧靜、時和安、豐、瑄、雅、在、耿、中、受、賜、
多矣、情激之深、言不能盡、伏幸裁察、瑄至是日、瓊等
尚未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為社稷宗
廟遠圖、遂投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榜云、契勤
近有兇惡之人、遮相唱拳、群聚街市、毆擊內官、及劫
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處斬訖、自合追
捉賊黨、盡行依法、配、幸遇
聖恩、務恤百姓、出于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
下

手詔、丁寧安恤、已經恩赦之人、如更有內侍陳訴、本
府更不受理

聖旨寬大、百姓當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
不得復有扇惑、今來尚慮頑滑之人、不能深體
仁、聖愛民之心、或鼓唱群聚、務要作過、仰同謀之
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支賞錢二百貫、特與免罪、其
有作過之人、斬訖奏聞、的不容恕

十九日己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屠丕遠被

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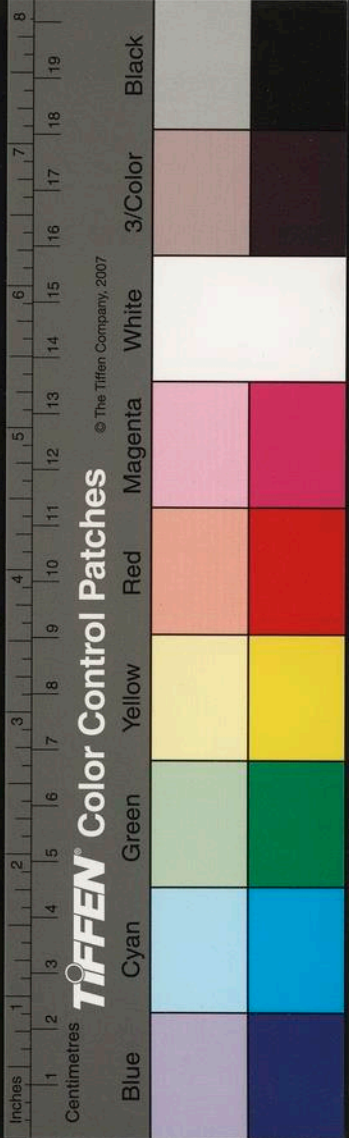
粘罕圍太原、下苗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罕苗漢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聞其有備
不敢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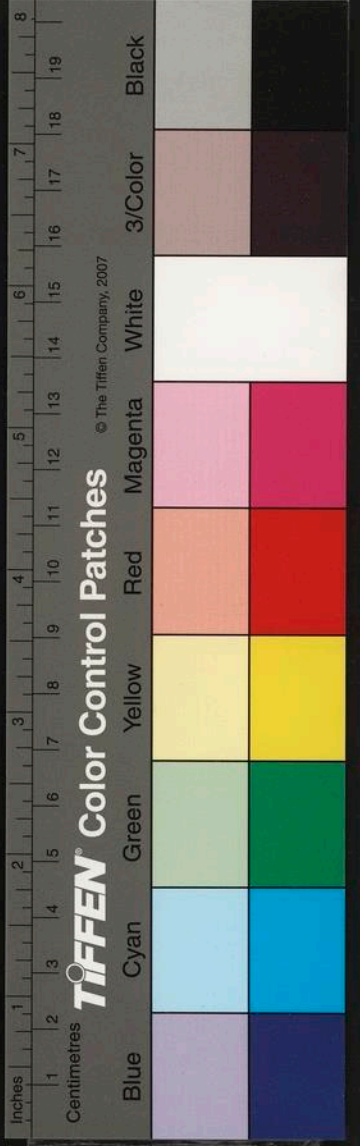
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
城與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臻皆被殺粘
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
粘罕陷隆德府以璠知府事
契勘本司近出榜召募諸色軍人敢効用者今來金
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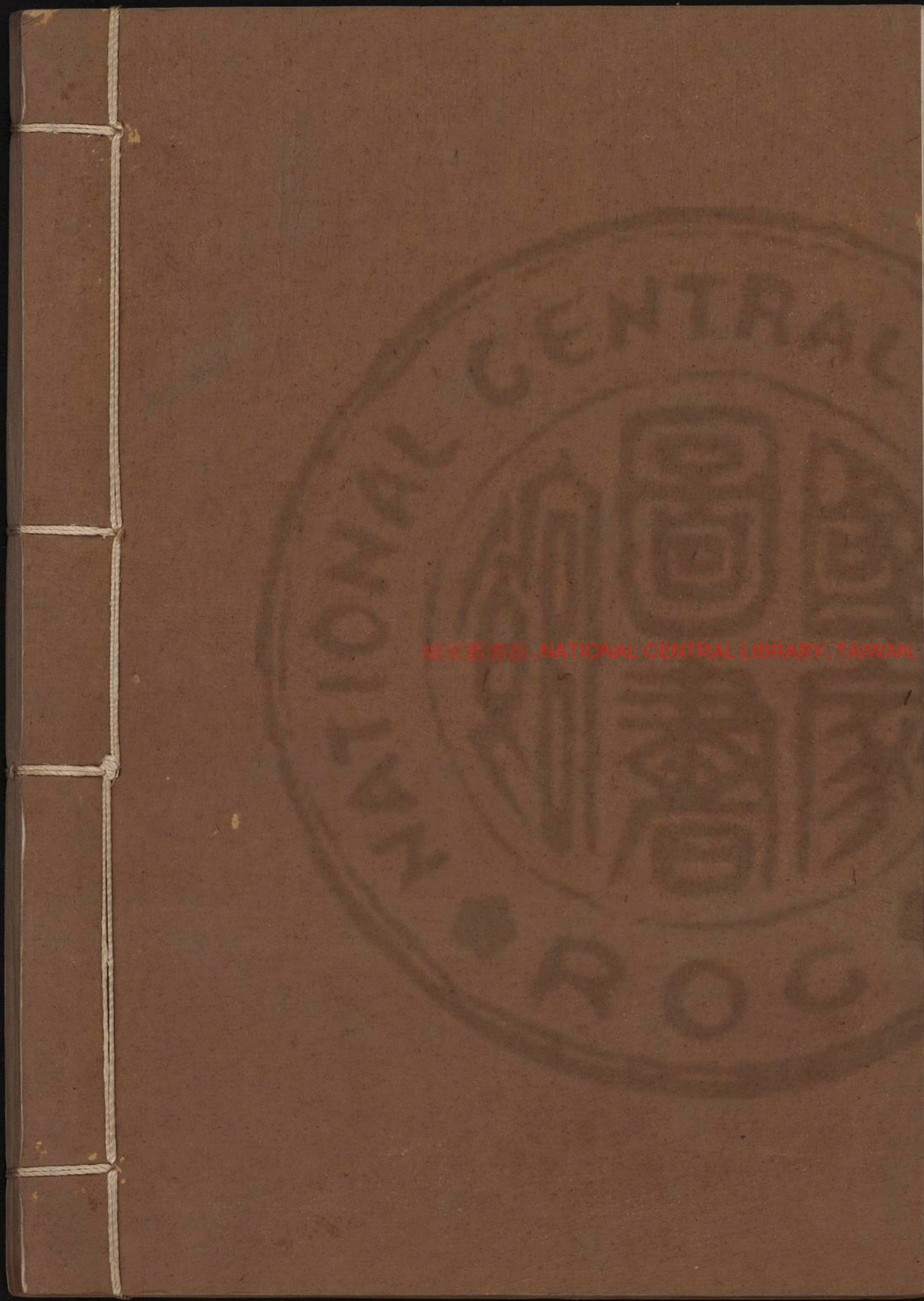
効用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榜更不召募
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嘆曰閔險如此
而使戎過之南朝无人也哉至威勝軍權軍事李司
錄者以軍獻之粘罕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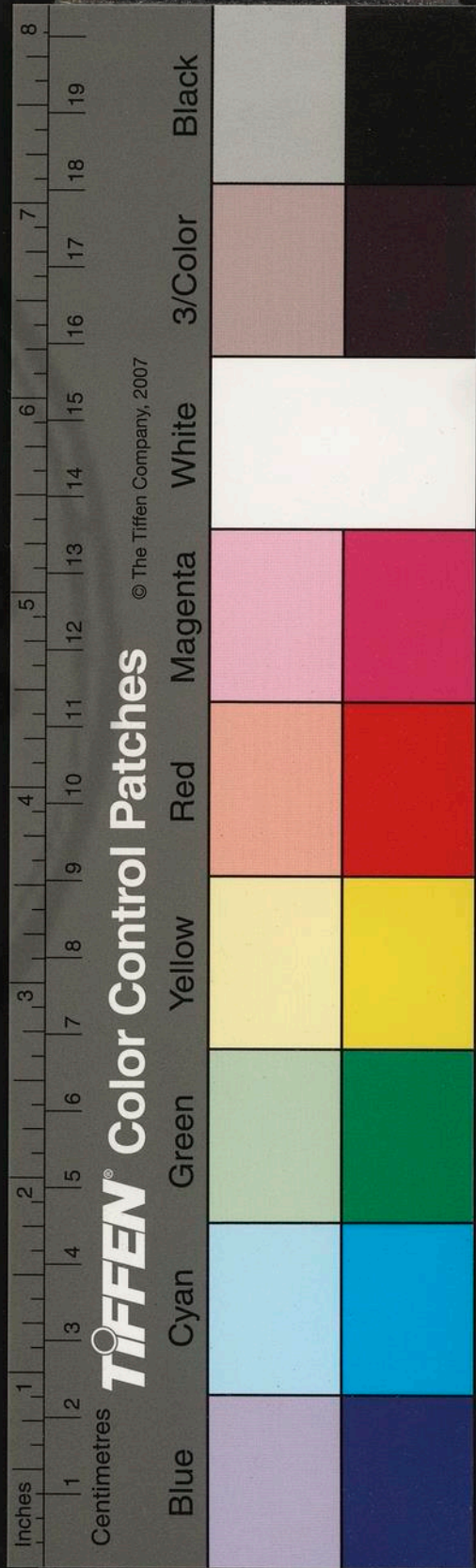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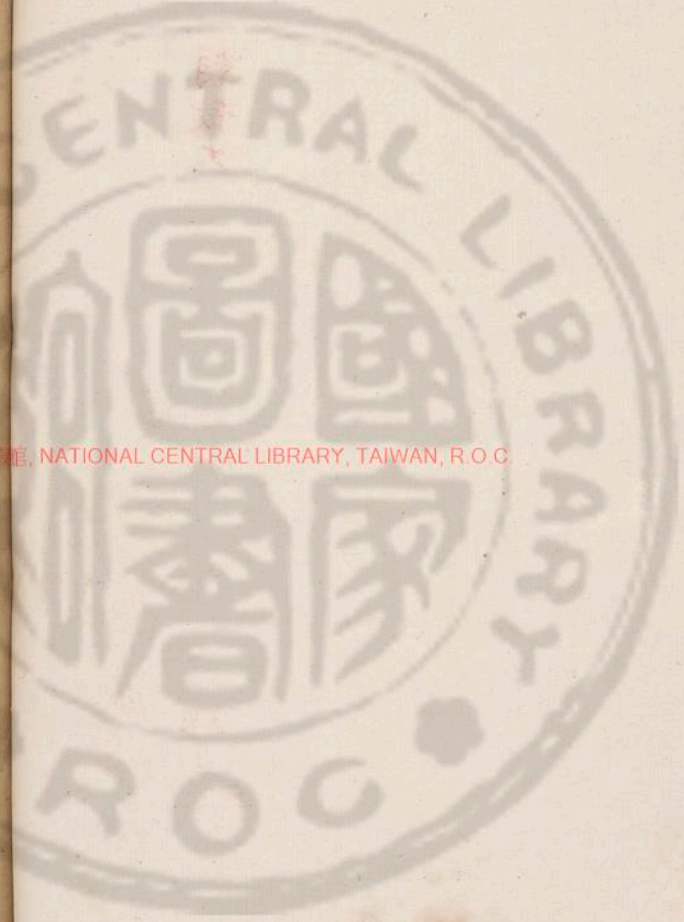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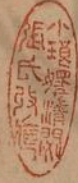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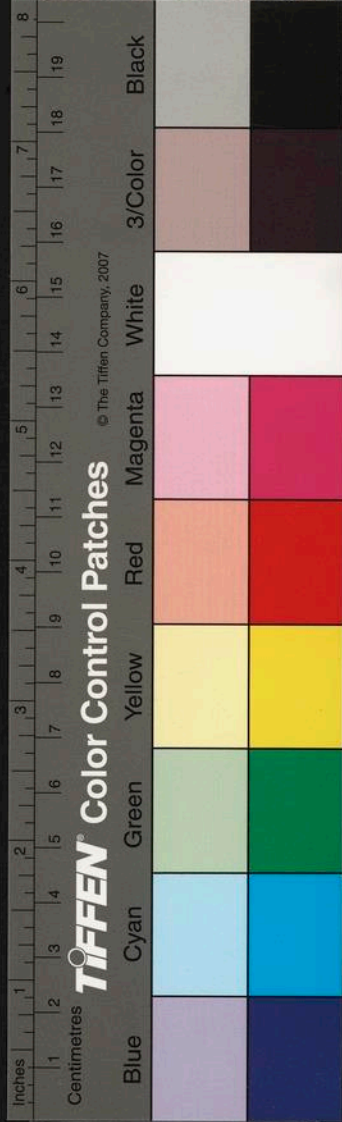


靖康中帙十六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戊午盡二十六日壬戌
 二十日戊午大學生沈長卿上書言伏闕并李邦彥等
 書曰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大學生沈長卿謹昧死
 再拜獻書干
 皇帝陛下臣觀自古天下國家所以敗亂而不可救者
 始於人君賞罰不明也蓋賞罰者人主之大柄古者之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判河東
 無司參議官賜非魚
 徐夢莘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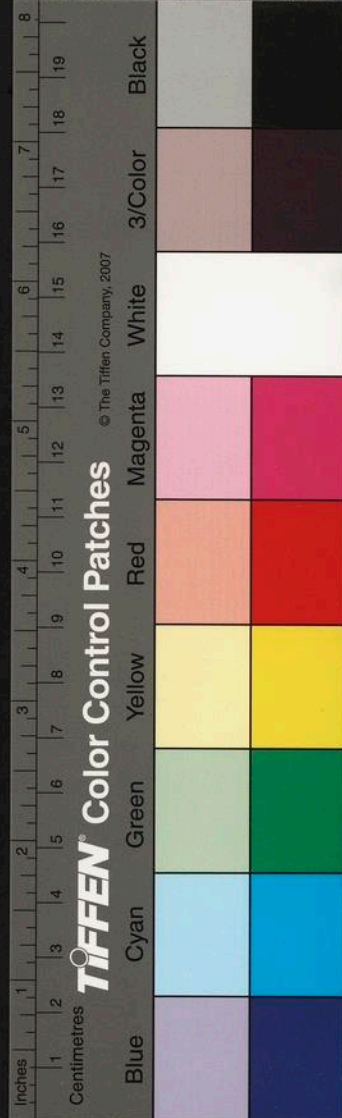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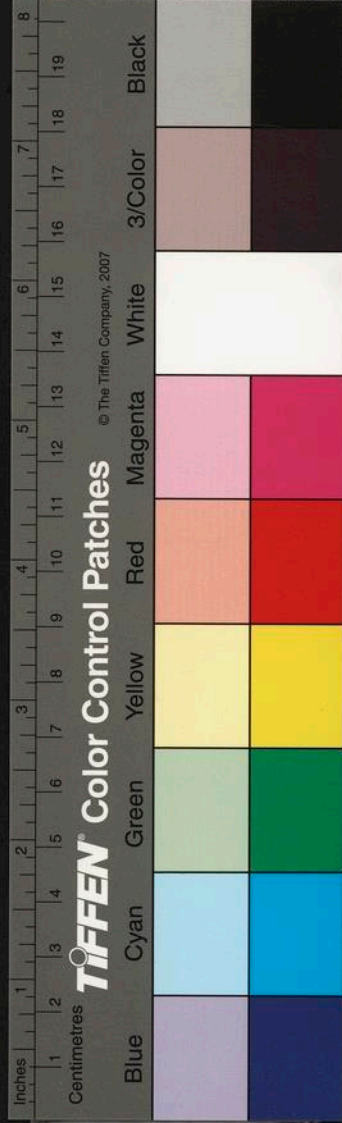
人於朝與象之刑人於市與象棄之欲其合天下之
公言不敢有異議而已舜之舉十六相也天下之人謂
之八元八愷其寘四凶也天下之人謂之禘杌謂之饗
饗夫八元八愷禘杌饗饗非舜舉之也天下之人共舉
之也非舜罰之也天下之人共罰之也聖人賞罰之柄
如此漢唐之末時君世主昏暗不明刑罰之柄奪於權
臣其所賞者未必有功也其所罰者未必有罪也賞罰
不明而天下解體亂亡隨之如漢之哀平唐之懿僖是
也此數君者未必桀紂之暴忍酷虐惟其刑罰不公
使忠臣義士啣恨而死是以亟于滅亡尔恭惟

皇帝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當取法於堯
舜可也而比班召前後或異若有奸邪周上之
臣乘擾攘之際亂亂陛下之聰明者臣少負耿介慕劉
蕡賈誼之言得事君之節而小仲舒之論緩而不切憤
然有意於劉賈臣請為陛下直言而不諱臣聞二月
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
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奸惡冀
陛下聰明睿斷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于
時京城百姓群聚闕廷不約而來者幾數萬人仰天
椎心祈哀請命興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陛下



疑率^卒聞之而解以為布衣書生以忠義被戮得與龍逢
比干並名書^以之榮然天子聰明仁聖今日
之事當自有以^勅之必不惑於佞也其後學官黃哲等
待罪陛下親降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
伏闕上書乃忠義所激爾等何為待罪宜速安賊曉
諭諸生太學之士仰觀聖訓感激流涕如蒙異恩一謂
陛下好賢樂善之誠如此自今以往天下忠言謹論日
聞於九重必不至鉗口結舌如前日也有君如此其忍
負之稱誦未已詔墨未乾
陛下復降御寶諸生伏闕係赦前已放罪更不根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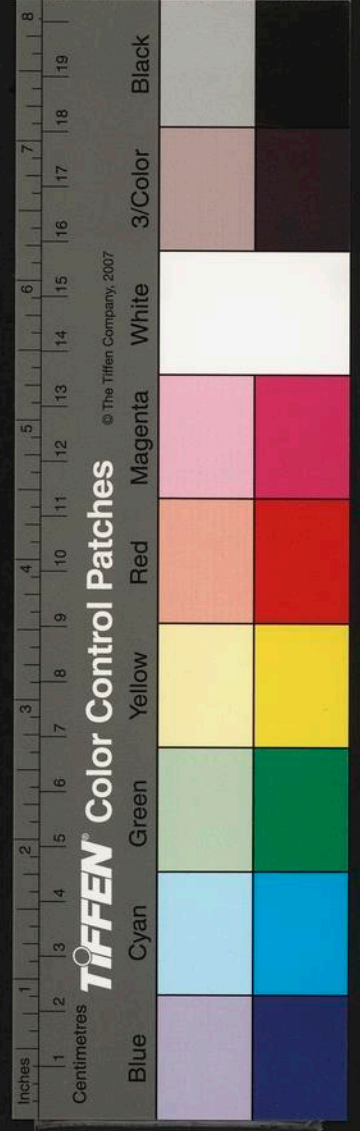
遣使宣諭復網^以職象志遂定乘^時恃象激擊內侍蓋
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今日戎虜擁兵困辱
中國奪我玉帛侵我土地非由此曹何以致之故危疑
之間發其至痛以至於是非人所教而為之也夫舉數
萬之衆不煩名而群聚
帝閭若出一家曾無異意者豈陳東一布衣寒士所能
驅率哉蓋其平日公論如此不勝其忠義憤激之切欲
訴于陛下爾諛諛無知之人阿附邦彥自植朋黨不
問士庶所以伏^望何心所言於天子者何事
外憤駭里巷蕭然^費一空臣始聞之而驚中間之而



今後復如或不所出鼓唱亂軌走紀綱崇設極刑又觀前司曉示備載御室以士庶有以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今後如更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並從軍法令王宗楚斬訖聞奏臣雖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變亂之說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終反復如是也臣觀秦始皇雄才大畧英睿之主也一用趙高李斯遂以為上古不足學三代不足法盡取上古之書而焚之當時天下之士有復於古者皆以為妖言使御史按問其罪居之四百六十餘人是忠臣義士被坑戮之禍遁逃竄伏甘心於隴畝之間不敢以儒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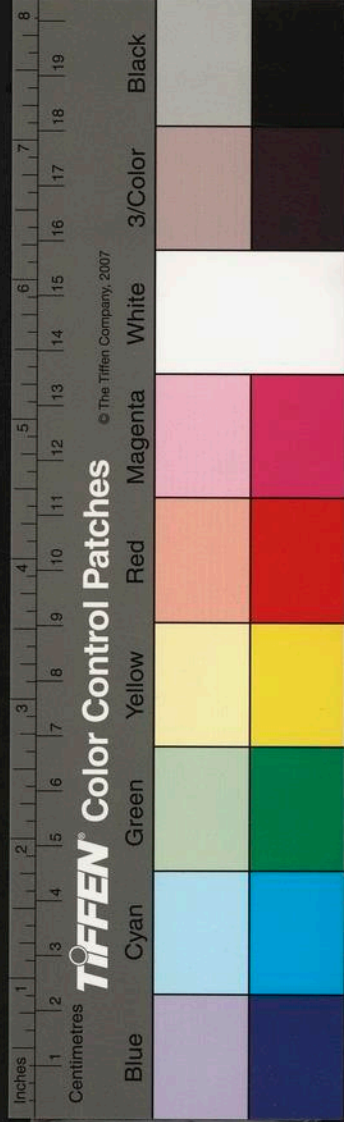
名其謀寔出於斯高始皇信之而不悟也天下士既已盡去始皇於是乃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遊不息恣所欲為而無敢有言其非後凌夷至于二世不改始皇之業遂至大亂輟耕隴上之後奮臂一呼天下響應禍在焚書坑儒而已今奸邪之人欲罪伏闕之士而陛下得此名於後世臣所以捫心痛哭思欲犯顏逆鱗以自踊於鼎鑊也夫人主所以示天下者賞罰也人人當誅必明其可誅之罪功罪不明而妄興賞罰使天下歸怨則謂之暴君可也陛下如以前日之事為可赦不識諸生以何力得陛下之赦乎以後日之犯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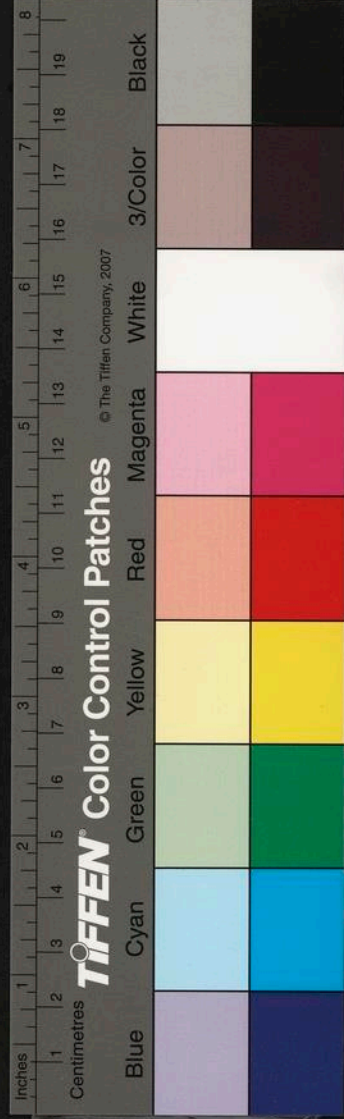
可誅不識諸何罪而待 陛下之誅乎且既名為
之忠義則不當罪之於刑法既置於刑法則不當
以忠義二者不兩立也 陛下前詔既以士人為忠義
則後日以犯 詔而誅者乃以忠義就刑者也為忠義
者既不保其首領使不忠不義者 陛下將何法以加
之乎雖然作威作福人君之大柄則殺士之名臣為
陛下過有所惜者 陛下之後恐 陛下有殺士之名臣
恐自此天下四海忠義之士望風股慄且耕且釣不肯
為 陛下下月也 陛下虛懷側席登用儒臣徐
處仁唐恪等於閑蔽之地而置之輔佐至於范宗尹朱

夢說劉寧止之徒畫蒙號召將以大用是 陛下欲盡
求天下之忠義之士也忠義之士聞 詔未起 陛
陛下罪言之名已聞於天下彼數人者敢自信于 陛
下乎 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其奸臣但抑忠義之
士以言獲罪致斥逐者固多矣然未有如今日之 詔欲
置敢言之士於極刑也而 陛下獨何忍為之乎臣聞
自古賢人君子未嘗不 陛下其君用者惟其待之不以禮
遇之不以誠是以懷鉅抱慝自甘於海濱岩穴而不出
也人君未盡禮而致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已以
從之猶懼其不 陛下况示之以刑威欲致忠實之士不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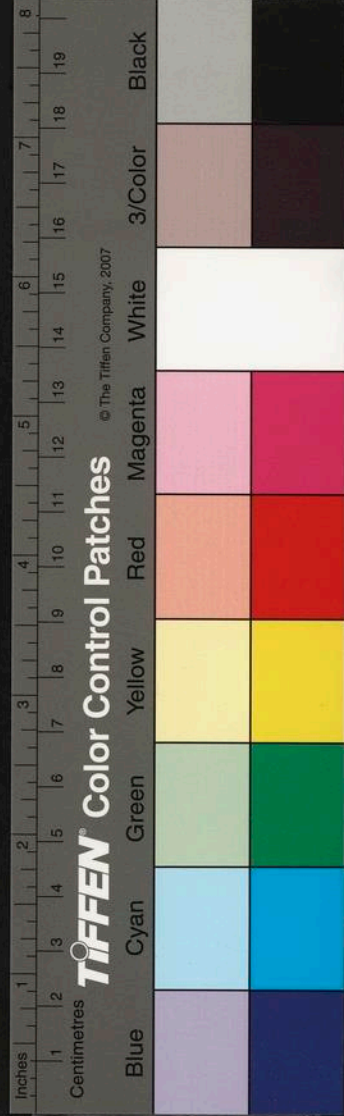
有不可聞者其後一時遭遇旋致顯位而阿諛順旨
偷合苟容坐視奸邪之臣聞邊致釁曾無一言規救
人主此乃持祿養交冒利忘耻之徒耳而敏方且以功
狀揭之市朝欺罔文法愚弄天下未有若此吁可怪也
且宰相天下之屬望任相不賢則天下之人得以設者
昔楊綰為相崔寬為之毀第觀黎幹為之減駟徒郭子
儀為之徹聲樂當時公卿大臣猶畏憚如此今邦彥身
為宰相而百姓遮道慢罵甚於奴隸疾走者闔掩關自
遁其為辱亦甚矣臣聞司馬光為相天下兒童走隸亦
皆稱頌使邦彥果賢也則天下之人當自知之當自

難哉昔燕昭築金臺禮郭隗而四方之士莫不奔燕
齊小白禮九之術而四方之士莫不奔齊彼區區伯
者之材非有五帝三皇之道德也徒以禮賢下士故天
下之士樂為之用臣願陛下念臣之心察臣之言特
降聖旨追改前語優加褒拂使天下之士不至於解體
則陛下可以得四海之心建長久之策而享萬世無
疆之休矣臣又現前日宰相吳敏有為李邦彥奸慝
暴白功狀大書文榜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
聞邦彥自有衣時街名檢放僻邪侈無所不為扶倡
優於酒肆逞顏色於庭闈其淫言媒語往往流傳人間



服之何必目敏而後明哉。就使于敏之言以為邦彥
畏憚太過，緩於事機，則邦彥亦不過蘇味道、盧懷慎之
徒耳。以輔庸主，且猶不可，況可以輔佐。陛下咸興之
治乎。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
門，漫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為邦
彥強辯者，正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孤立，原
敏之必本非為朝廷論宰相實為身謀耳。向使陛下
不能獨斷而信敏之言，復用邦彥，則奸臣漫漬事必有
大於此者，誠可為寒心也。臣觀漢之元帝，恭謹節儉，當
時號為賢者之君，而讒佞愚弄，優柔不斷，故孝宣之業

少衰，而後世貶之，蓋人君之患莫大於斯二者。願
陛下乾綱夫決夫之事，斷自宸衷，勿奪于讒佞，勿溺
於優柔，則萬世之後皆知陛下為賢君矣。豈特生靈
杜稷之幸哉。臣為此書，臣之友生有為臣言曰：子堂上
有二親，家徒四壁，蓋太學苟為升斗之祿，將以養親
而為是狂直之言，上以諫。天子下以忤宰相，吾謂子
無死所矣。臣應之曰：不然。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召諸生
誨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僕生平所志在忠
與孝，而忠孝不能兩立，苟全一節，雖死無憾。天子仁
聖如此，而奸邪漸以浸潰，使後世得以輕訾吾君，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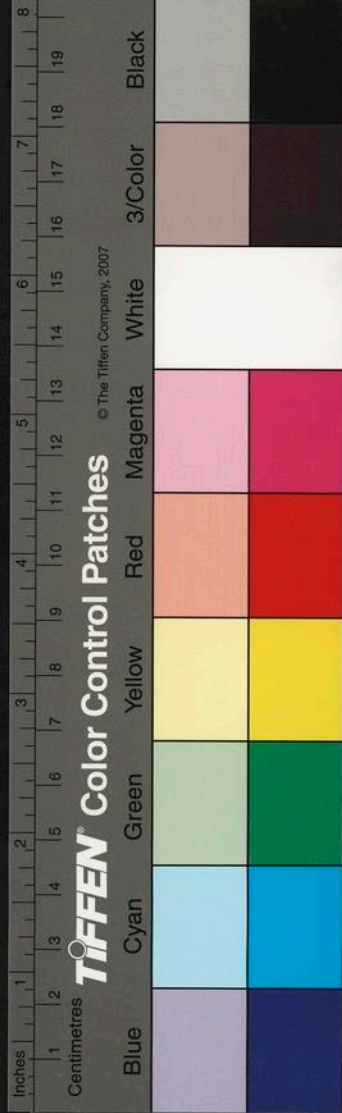
言將何以戴天而履地乎。雖以此受戮，不犹愈于今日之生乎？是不避斧鉞，直書其事，上於天。听雖蒙誅戮，萬死無悔，冒瀆天威，臣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二十四日，唐申粘罕過澤州，遊騎直至孔寨河，晉絳戒嚴。二十六日，壬戌，太學生吳若上書言吳敏、李邦彥。二月二十六日，太學生吳若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昧死獻言。

皇帝陛下，臣自正月以來，數貢封章，仰干天听，不守愚分，出位妄言，加之事迫，情危，辭語抗率，雖受誅殛，理所宜蒙而待罪三旬，威命不至，臣知陛下遭難危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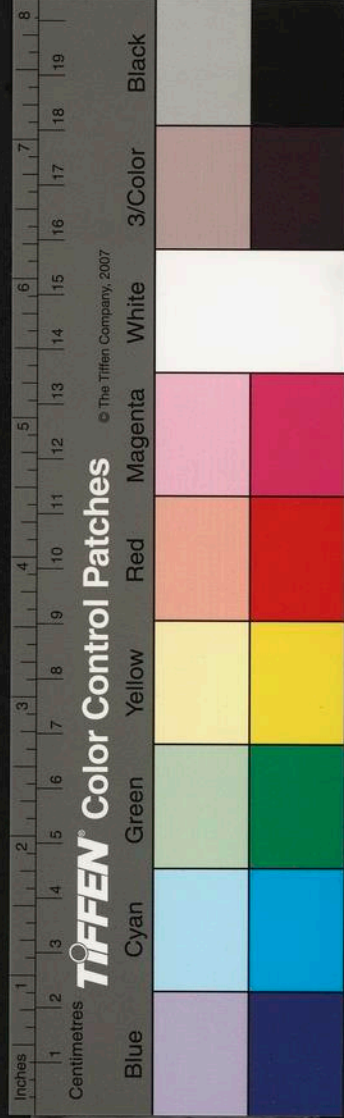
貪愚者之一得容，庶人之謗，訖也。雖然，陛下有求

言之名，未方用言之實，有進賢之志，未有用賢之方。臣竊惑之，臣恐凡愚莫測其智，但思念今天下，雖號乏材，然百官有司，識慮之过于臣者，何可勝數。尋臣前日之所謀，殫諸衆人之公論，以揆始終之事變，則陛下誠能令大臣去自私之^弊，使疎遠者咸能竭其力，參諸公論，擇通知民情者，繕守備于內，善料虜計者，持使節于外，決不至虛張夷狄之勢，以恐朝廷。愚弄攻守之謀，以惑百姓，姓如此之甚，亦未必遽欲割地之請。上詔祖宗之學也。又况辨令混淆，是非紛亂，名器不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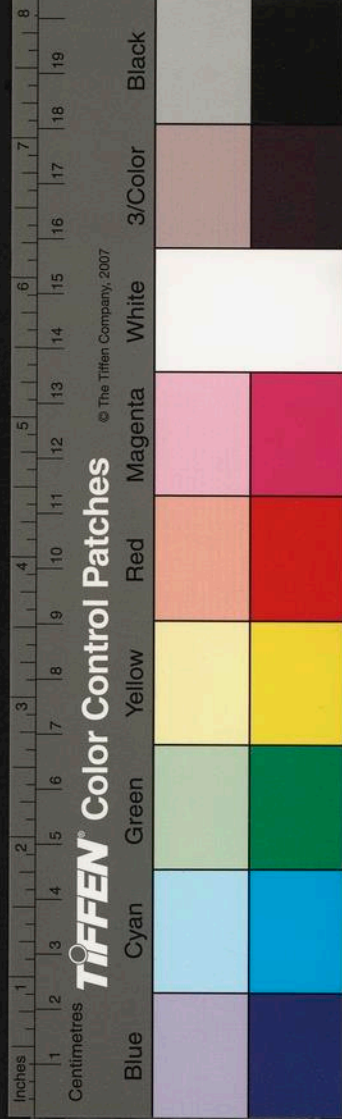
賞罰無意，群小漏卮而喪師，奸人賣國而射利，遂使兵
民發憤，排闥以借誅戮之權，朝廷有人，寧使至此，臣所
以敢疑。陛下無用言之實，無任賢之方者，謂是而已。
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而宰相吳敏、方文、飾奸言庇
邪黨罪，以惑陛下，臣實駭此。臣恐士大夫方附吳敏
之失，莫敢言者，臣不願身為陛下別白言之，夫疎賤
孤陋，姓名不達于朝廷，莫如臣之鄙者，未信而言，至
于四五，不慮後患，莫如臣之慙者，有一於此，豈能赴功
名之會，今賊退，可以歸矣，舍微祿耕舊邱，菽水養親，臣
之分也，而猶徘徊願戀，不能忘言于陛下者，豈以

陛下之儉，可以積財。陛下之仁，可以得衆。陛下之
憂勤，可以飾飾盡弊。陛下之清慎，有可以遠奸回。然
則收拾人心，訓齊戎旅，恢復疆土，雪祖宗之大耻，不
在陛下之時，而何時耶？聖君難逢，志士難合，臣實嘆
此。且臣攷祖宗之澤，觀天下之心，國家且未有凌遲
之禍，然陛下即位于倉皇之中，日不暇給，然黠賊未
明紀綱，未振軍旅，無律則粟無倫，賊本禍根，尚在腰領
而心腹之臣，如吳敏者，反附下周上，則凌遲之形見矣。
獨在陛下，卓然獨斷于此數日之內，奮張成柄，為如
何耳，何則？前日擾攘，朝廷或有過舉，人必恐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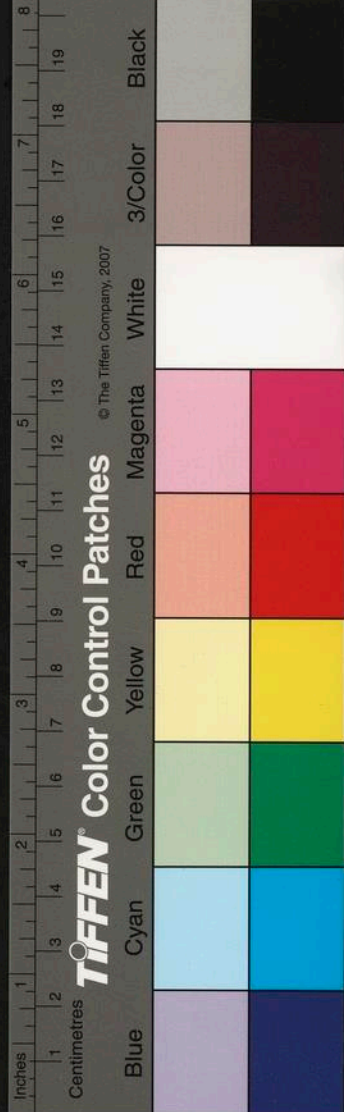
初臨大政，便歷艱危。大臣多謬國之餘，左右皆苟全之黨。陛下不得已，循用之，自然積弊未去。若夫今日已後，陛下可一洗豺狼大芟蕪穢，百姓所以期望於陛下者，亦不淺矣。陛下如尚姑息，舊奸蹈履前轍，是猶漢成帝不能奪王氏之權，徒恠夫變之多也。故自此政有庇戾，民必不怨。陛下下一失民心，內外解體，何以緝理。祖宗基業，臣願陛下當嘗膽臥薪，臨深於此也。臣憂憤以來，心志未定，言不能文，其有利害事，恭盡如後所貴。夜之間，簡而易見，伏惟陛下必加察焉。一自古人主急於論相，而於今尤為急。宰相難以稱位。

而於今尤為難。臣切聞陛下之相張邦昌，特因其面折童貫，爾夫童貫奴才罪盈惡著，面折其短，誰不能之。而陛下以此相邦昌，則論相之術殆踈矣。今陛下又相吳敏，夫張邦昌器識局促，畏避保身，決不能為陛下整頓綱象。人往之能言之臣，不能論。至於吳敏才氣必不在於張昌邦之下。然士論指為蔡攸死黨，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鈎探先旨，計會吳敏為之。吳敏立朝，庇其宗禍，臣始末以為信。及見吳敏奏李邦彥劄子，則信不疑矣。何以言之。吳敏稱李邦彥輔佐上皇，目前歲以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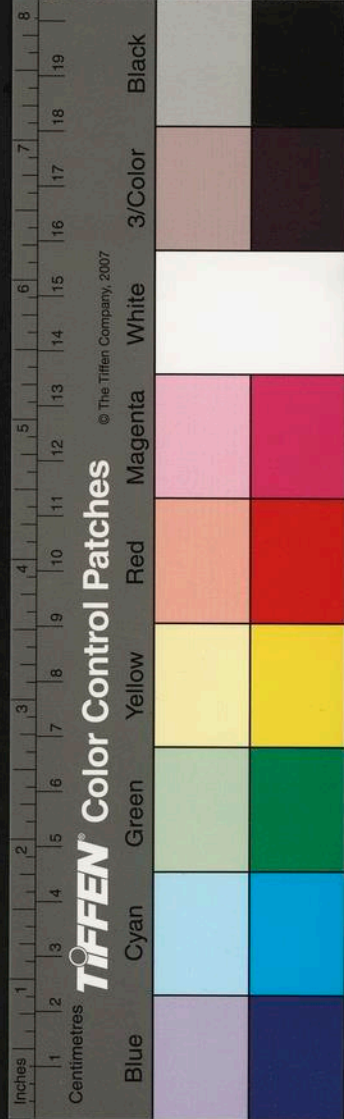
北之寇皆出其力此非徒救李邦彥乃救蔡攸張本也
又建言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嗚呼敏謂四
海不復有知識之士敢為此言以欺陛下耶李邦彥
登禁後入政府幾年矣考其進身皆不以正見政出多
門紀綱敗壞天怨人怒盜賊繁興而方竭四海之力起
燕雲之師曾不能力諫不令而去乃方蔑弃典禮復
以妨賢路王黼用事邦彥實在政府坐見_土崩之勢已
成晚乃結_{廟諱}蔡攸罷黼就第審知不能獨行其志可
起復哉蔡攸首出燕雲論功受賞起登三事徐言不便
與李邦彥情罪正同以此事君求脫誤國之刑未見其

可至于敵兵壓境李邦彥不肯撫率京畿諸_郡之民譬
曉禍福身冒矢石同致其死以捍長河乃包裹橐囊津
送妻子請_諫陛下為避逃之計不忠不智至此之極而
欲以遣李鄴為功良可驚笑臣聞割地取賂金人本謀
李鄴不能_因知其情折之以辯拒之以死但望塵設拜
以邀其歡輸款露誠以漏其机張皇過當以成其策李
邦彥等軟懦並令鄭望之徒繼往有敢捐身立異者
例抑不遣行初二日之戰李邦彥聞敗而喜故兵民叩
閭以泄其情此乃陛下聖德感民之願效死以除國
賊以昭祖宗之休而吳敏輒引元魏高歡事以劫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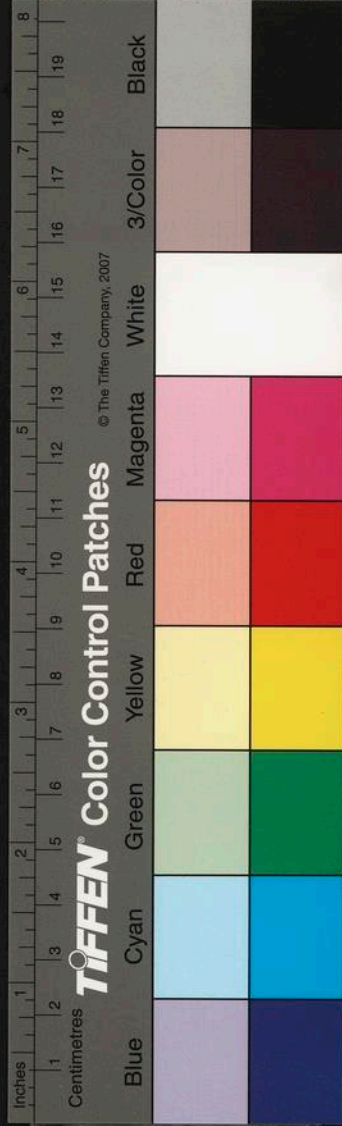
臣以勳 陛下是敏將為宰相而杜言路之兆也夫衛
士聚黨焚張彛宅怒其私也故高歡知士有離心散財
結士今兵民伏 關殺內侍欲毆宰相者欣戴 陛下
也雖使高歡復生民肯忘 祖宗之澤背 陛下之聖
而從之乎敏以此援李綱种師道亦過矣且陳氏貸粟
高歡散財雖非人臣所當為然使齊君能修其政魏氏
能撫其民田常高歡遠為我用蕭何之得民曷賞不為
漢高之福 陛下果以百姓之心為心則曰此民怒可
以作士氣曰此民勇可以振兵威豈但恢復土疆抑可
鞭笞夷狄此真中央之祥而吳敏憂之不知权者也古

今事固有形同而情異者衛士聚黨奮用_{其私}怒誠不當縱
前日兵民叩 閣第以用忠死術幾召亂耳如其區區
之意豈不可憐哉崇寧以來防民之口其潰如此使百
姓曰忠憤而有極刑者 朝廷之人亦有責矣吳敏之
引王黼之惡而天_又不及蔡京是黼逐敏而蔡攸召之
之故也今日之禍王黼之罪當居蔡攸之次童貫之竊
兵柄蔡京實縱之王黼特曲從 上皇之欲取燕山耳
當時王黼能諫則不為宰相臣未知宣和廷臣誰不肯
取宰相者王黼不為則今其無如王黼者乎吳敏能平
心用刑立正蔡攸父子之罪民猶未弭其謗如願私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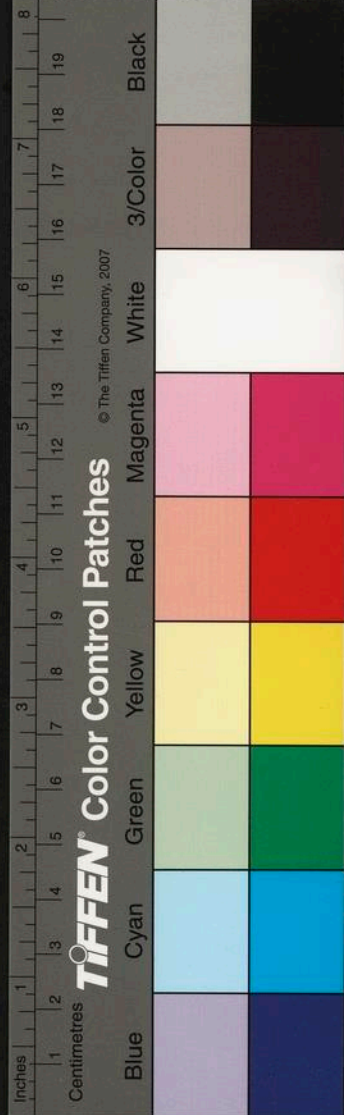
廢國法禍未息也且自崇寧以來縉紳非無才智之士
例爲蔡京父子童貫梁師成王黼所汚者舊聞若徐處
仁者號爲勤儉公方然
陛下台之而士論已喧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矣攷其
後來大概徐處仁所當固不當以此廢但士君子立身
一敗不爲清議所重決不能大有爲於危疑之際者昔
蘇軾有言君子未論其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背向
誠有是理蓋使張商英陳瓘今日立朝所謂必皆是而
士民不敢異辭使宣和舊臣秉政在廷所爲未必皆非
而士民競先興謗陛下以此揆之則圖相之術明矣

又况上皇還宮凡爲舊臣者皆有主辱臣死之責又
有進退首尾之嫌宰執之間措身何地願陛下旁俊
彥天既篤生陛下聖德必不無一賢相贊助也一道
路藉之皆言蔡京在上皇時有保獲邦本之策而
陛下不忘其恩欲全宥之且欲用其子孫此政今日禍
福之幾不可不深論也蔡京父子混亂天下爲鬼為蜮
毀壞祖宗基業誰不欲食其肉者其父子兇險而有
奸人之才如復令在朝則正人端士必不爲陛下用
而輕蹈嗜利者附之以進矣如此則民離心于下
陛下孤立於上比西漢王氏之禍也陛下之居儲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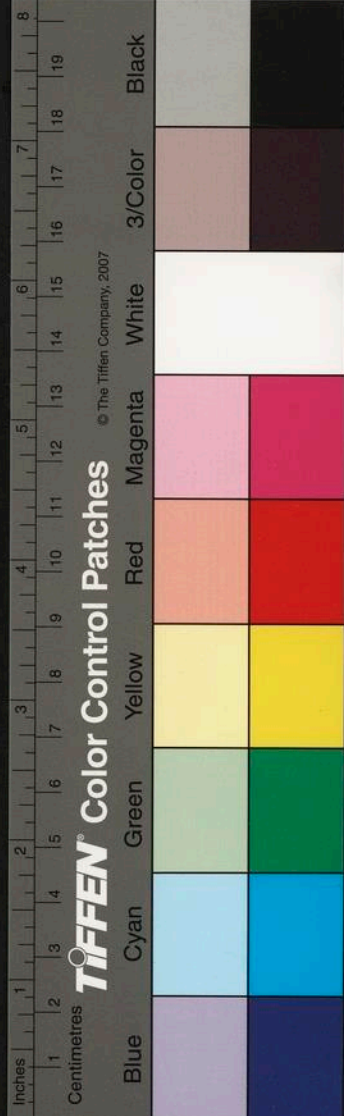
名位擊於天下，聖德聞於天下，百姓歸心，神明擁護，雖有搖奪之變，天下不從。蔡京豈是忠良，但度勢有不可，不敢異謀。爾况蔡京兄弟子孫，享國厚祿，誠有保護之言，不為分外。况為天下者，不顧私恩，丁公成漢祖者也。漢祖斬之，知其奸也。魏徵背唐太宗者也，太宗親之，知其忠。蔡京父子本窺伺上皇，自結免戮之計，非特不忠於上皇，又不忠於上皇而崇寧之初，道進逢逆之言，熒惑上皇，履霜堅冰，終致蒙塵之禍。則陛下有義不戴天之仇，今陛下將指奸為忠，義棄仇不復匹夫，且不為之。况居天下者，乎方今危疑之時，能傳位乎。

陛下此自上皇之英斷，祖宗之威靈，吳敏既饗天之力，以為己功，濫據台公。蔡京父子又欲倚此全宗，亦害天下公義矣。願陛下圖之，臣聞人主所以礪世磨鈍者，名器賞罰也。緩急之際，財帛或不足於充賞，刀鋸或不足於脩刑，尤當謹守名器，以昭勸沮之方。崇寧以來，金紫飾輿臺，公王寵閹官，有志之士，至以名器為辱。陛下即位，當焦手濡足，以救此風，而輕者愈甚。奉使如李鄴、鄭望之、張皇敵、勢賣國謀身，皆列禁省出使而未，有功悉光華榮顯，並玷樞輔，不知朝廷平日養人何所用之。一有使令，必先賞賜，又進士雷觀等上書間擢



館職薦^其獻言 陛下善而褒之亦榮於華衮矣館職
可輕授哉 祖宗台試館職之法抑可棄乎 陛下亦
知前日即官有出使不屈節虜廷者儒生有應募血戰
塗州野者若使忠魂有知必憤於此等^台賞矣又
康王和戎本無他策徒以危疑之際毅然請行厄辱受
危三旬於外勞則有矣何功之云今賞典太重前此無
聞他日張邦昌交地而歸又將待之三公耶聖王作事
動思可繼 陛下誠憐康王出入待遇之恩時使頒錫
之數超於諸王亦足勸矣名器不可輕也臣願 陛下
密諭 康王牢辭^以賞 陛下從而許之君臣兩^得其美計

之上也干冒
天威臣無任昧死



三朝會盟編卷第四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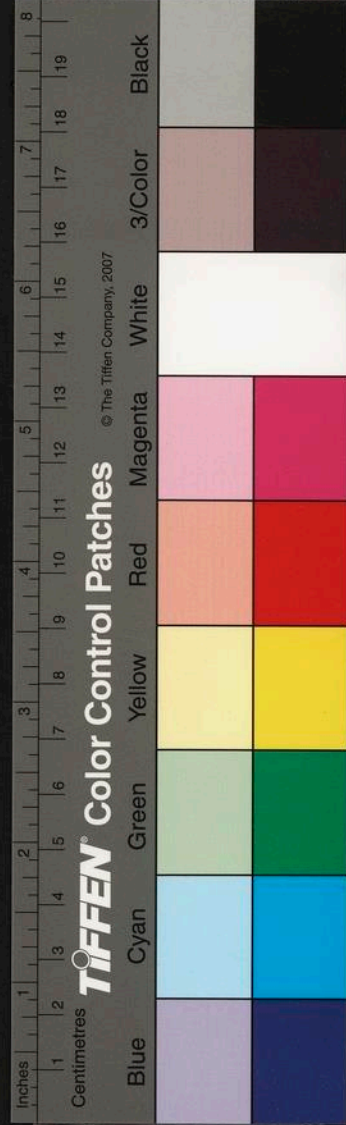
靖康中帙十七

起靖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王戌畫三月三日己巳

吳若又以書貽中丞許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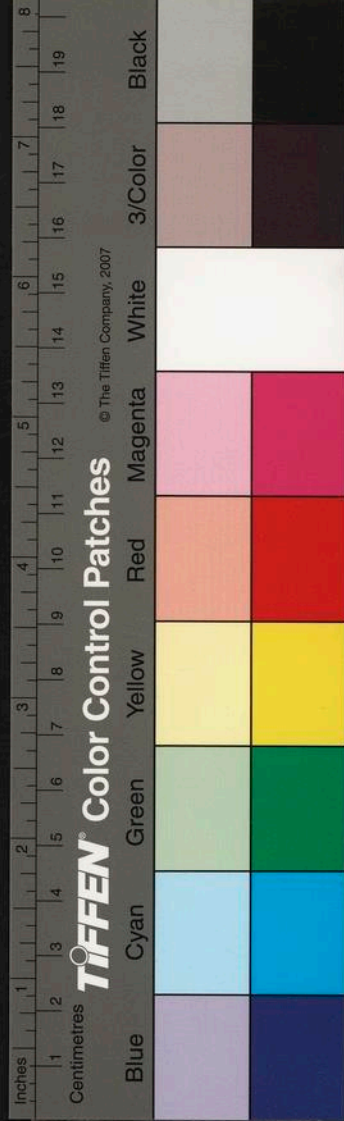
書曰若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愛人以姑息必進偷安之言愛人以德必進藥石之論
近世公卿挾穿窬售身者多矣既自售身遂以此圖人
故稍聞辨別是非者驚為村鄙况肯受人之畫言乎要
非卓然特立自拔於流俗之中者未可與藥石之論也
竊聞中丞丈昔在禁掖以代言不詭隨獲罪緩拜青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救孫傳被黜氣節如此必能受盡言矣若以願效其
區區夫主上新即位強寇犯城社稷震動賴祖宗天
地之靈僅免傾覆而承紀綱敗壞之餘人才彫喪之後
誤國之黨尚留廟堂賊民之官充郡縣國勢萎靡風
俗陵夷士民顯顯猶望一賢相出輔聖主以直道定國
是以公論進人材畫出兇邪大收威柄自慎惜名器
平用賞刑回民之怨以飭兵順民之欲以施政嘗膽醬
指雪上皇遜位之辱而吳敏乃首以奸進附下周上有
摹倣蔡京之志中丞知之而未言耶抑不悟其心崇寧
以來臺諫皆熟視奸邪蓄縮閉口及其敗露已正典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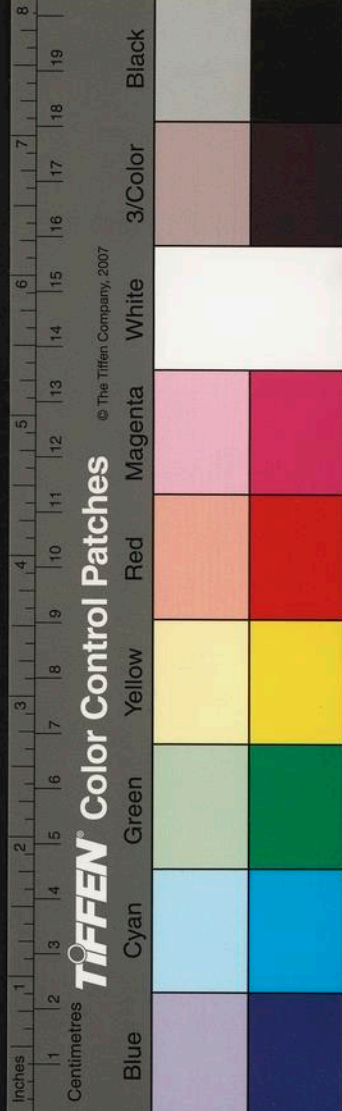
彈章始至故雖有臺職無救於亂獨陳瓘言蔡京於威
權之先至今天下稱誦以為知幾中丞平昔自負必不
肯居陳瓘之下其早察之吳敏建請上皇遜位遂授
門下侍郎之除計其趨搢豈復能自振士論喧噪回指
蔡攸死黨謂蔡氏父子探上皇旨意令敏投隙為之
幾庶敏在朝廷庇其宗禍或果如此敏特人役也果可
在具瞻之位乎然若舊欽吳敏學問尚疑其徐有所處
及見救李邦彥劄子則始驚曰敏真謬用其心矣吳敏
先言軍民伏闕殺內侍毆宰相惧致高歡窺魏之事此
蓋欲以利害動人主而鉗天下之口也次言李邦彥輔



佐上皇前歲罷是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
皆出其力此非特曲救李邦彥乃救蔡攸又建言遣業
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此蓋敏同主和議自微其
功也率言異時王黼奸惡而不及蔡京此又蔡京成吳
敏王黼逐之蔡攸名之之私也事皆不虛言庶可復昔
故^胡后亂朝魏政不競故衛士以私憤焚殺張晏之家非
為國也高歡蓄馬積財本有異志因此結士無忌憚之
心至如前日軍民殺內侍毆宰相豈間有私怨乎欣戴
主上之德欲除國賊張朝威耳雖使高歡復生知民之
未忘宋也而奸心自阻何窺伺之敢哉吳敏以此劫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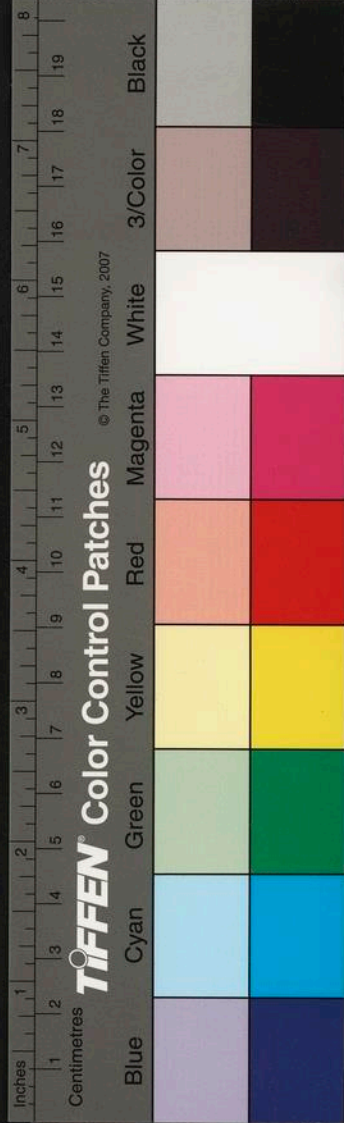
下志必有所在矣初上皇之相蔡京也京首立上書
朋黨之法竄逐義士由此遂成壅蔽之風前日伏闕之
事乃二十餘年防民之甚奔潰如此今人主即位之
初吳敏當陳人心可畏使人主惕然知復舟馭馬之戒
而首用高歡事動之此語一人言路塞矣杜牧^諫阿
房宮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夫軍民敢言如前
日迺中興之祥萬一壅^書之使至於敢而已則彼袒背大
舟者豈復與闕下我人^賞間上皇時有爭得失執憲
度者輒批曰五代跋扈君弱臣強之風故雖^賞之勇
者莫敢犯雷霆之怒人有使臣下避高歡之威則朱雲

敢字上疑脫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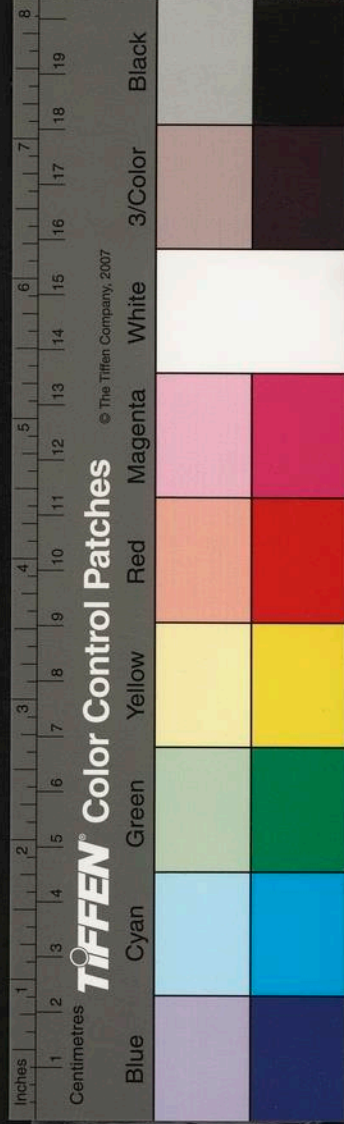
王章復作亦不肯請關，敏言矣。吳敏此言不知宰相之體也。凡為宰相者，舉措慰天下之望，百姓將以手加額，未聞蕭曹而魏房杜姚宋，俱人毆擊于闕庭之下也。至于李邦彥在王黼時，以有士言，然身居政府，知燕雲之事必敗，而持祿容身，統知親喪遽聞起復，果以天下知一日不可無李邦彥乎，則力諫，窮兵自焚之災，稍申棄親事之義，何乃深穴狹免之窟，替為鬼域之謀，結蔡攸罷王黼，身取宰相，而蔡攸復出，蔡攸亂常，猶知偃然不慚，畧飾要君之辭，終無避責之實，其為患失與王黼何殊，而欲以罷黼為功，是猶蔡京諫取燕雲，蔡攸自為統帥

父欲免謗於後，子欲微功于前，人臣寧不識機陷于王黼之黨，罪則罪尔，至於心知不可，意乃饕名，首鼠妖狐，愚弄天下，雖有刀鋸，豈能盡刑。若夫李鄴使虜，兒童笑之，盧張敵勢，震動朝野，使大臣胆落，兵將氣消，坐視長驅寸艸不結，且聞貪金邀地，虜人本謀，李鄴粗有知識，自可折之以計，而乃賣國謀身，與敵為市，及李稅一出，喪魄失言，鄭望之輩，又索高價于朝，輸忠款於異域，吳敏既在樞府，諒無籍口，於來遂借李邦彥為有援於事，机指李鄴為有功於國，其與范蠡請會稽之罪，冒犯數從亡之愆，識趣亦不等矣。若夫王黼奸惡固難追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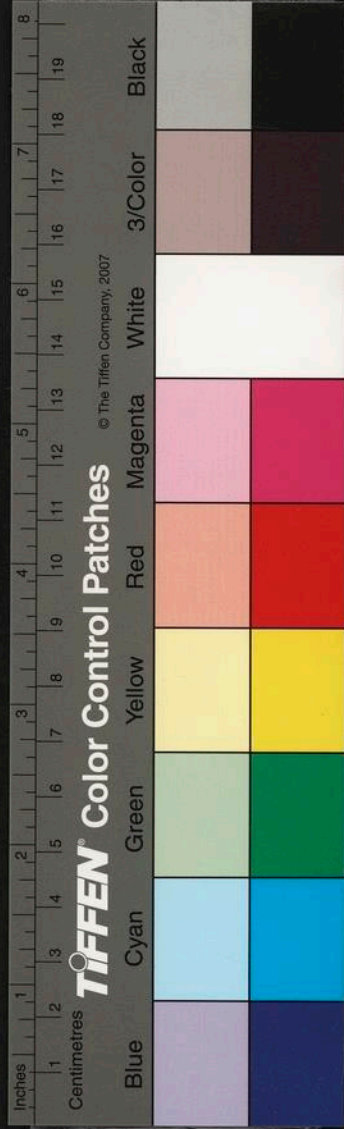
比之蔡京拾無四五童貫之能竊兵柄蔡京賢縱之方
童貫之感上皇圖出薊豈王黼特欲分竒攻取宰相
耳蔡京當國相何不死爭耶今吳敏用刑不平公論未
允中丞文如謂謀言過當則請以吳敏召用人規之葉
夢得弃于人倫遽典名郎又當過闕陸滌貪汚有素起
守南門人主新即政之時召用一人四海拭目而敏乃
召此二人何哉聞敏與葉夢得深交知其無罪夫百姓
不可家至戶曉夢得之說四海具聞蔡攸台之上皇
且以為害風教矣不知吳敏何以白之于天下曰流
俗謗議不足恤為公認而用之則夢得之私恩歸於吳

敏百姓之謗歸於主上之居矣十餘年來竭人之膏
血破人之骨肉期歛星奔盜賊蝟奮使民父食其子夫
賣妻四海豈復有願戴之心獨以主上之居春宮仁
儉清修擊天下望至倉卒之變上皇止能傳位遂舍
社稷吳敏不深念此又欲令主上抑人心違公論弃
人之望而不用舍罪之魁而不知指高歡以動群臣戒
元魏而防民口萬一使主上結怨於民中興之功不亦
難乎公嘗論上皇大臣皆有主辱臣死之責不當在
庭而吳敏之徒不當作相何則援立之功如周公之于
成王霍光之於昭帝乃當秉政不辭至於今上皇



還宮以就孝養，吳敏身自有進退願避之嫌，群下易以生間。昔房瑄但一為肅宗送寶冊，身當親任，賀蘭進明遂得疑之。瑄雖不長於兵，然陳陶斜之禍，未必不上下疑沮而致敗也。昔周武用文王之呂望，漢惠用高祖之蕭曹，國民之心遂成大業。至於漢宣帝，心疑霍光而相用魏相，唐太宗欲誅裴寂而親信魏徵，用舍之宜固自有理。中丞丈其為國家審思之，亦所以忠于吳敏也。又聞^{中丞}丞大與吳敏厚，果爾，敏不罷，中丞不當居職。蓋聞蔡京王黼之相也，開封臺諫徧置腹心，說者曰：欲逐則臺諫為擊之，欲罪則開封府為鍛練之。此蔡京王

黼所以權傾天下，而上皇不悟也。今吳敏不必能至此，但中丞丈善自為謀可也。中丞丈如無歎於心，不避此職，並言吳敏乃可免謗於天下耳。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即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妻，曰：吳即風邪，何忽如此！除大學正，上書謂敏之救邦彥，乃是救蔡攸，其端可見。書聞，人人傳觀，上不欲拂邦彥吳敏之意，故斥吳若與舍人差遣。即日出城，若欣然而去，頗為士林之所深惜。粘罕過澤州，逢奉使路允迪等，言城下講和，已割三鎮，乃



還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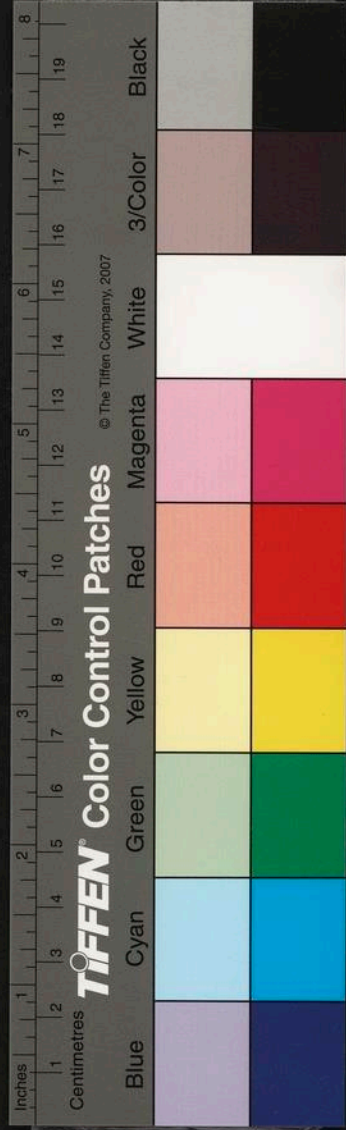
粘罕還太原於城外舊城築而居之號曰元帥府盡陷屬縣運芻粟為久居之計

御史中丞許翰上書論決戰有五利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終夜不寢方以為憂夫以夷狄之性貪黷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土地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聞姚古引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一以閩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當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經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固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不能復此三鎮故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既盈將驕卒懈時益暄熱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隋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頌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敗弱者奮况于閩陝百戰之士外誘於金繒而激于憤耻破敵必此可以決戰三也神師道特重名保今雖老疾智畧足恃設者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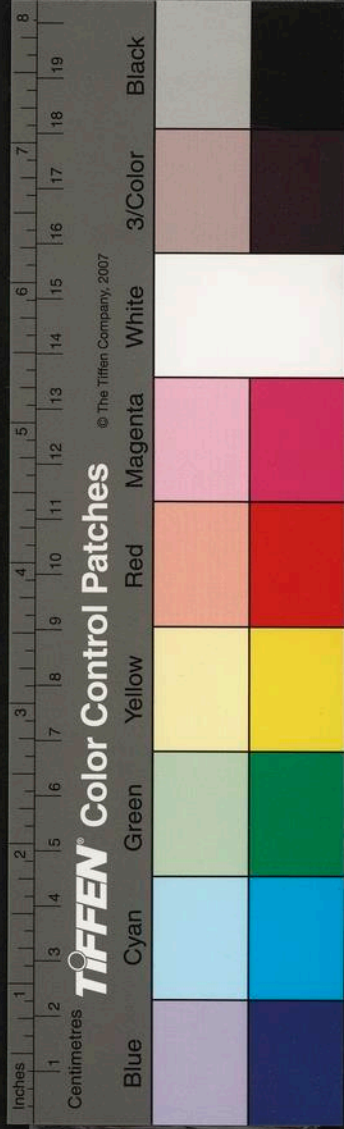


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
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帝在江左聞
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
師道自少沉毅蓋其天姿介冑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
然宋可遂疑况今濟姚古必能相與立功此可決戰四
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死以
滌中原之耻而發七廟之憤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
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
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勢虛惴恐劫苟安目前為患萬
世其意亦無他不過謂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

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
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奸回自營使便於此非
得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願夫一勝一負兵家
常勢要觀大計如何耳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
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
陛下斷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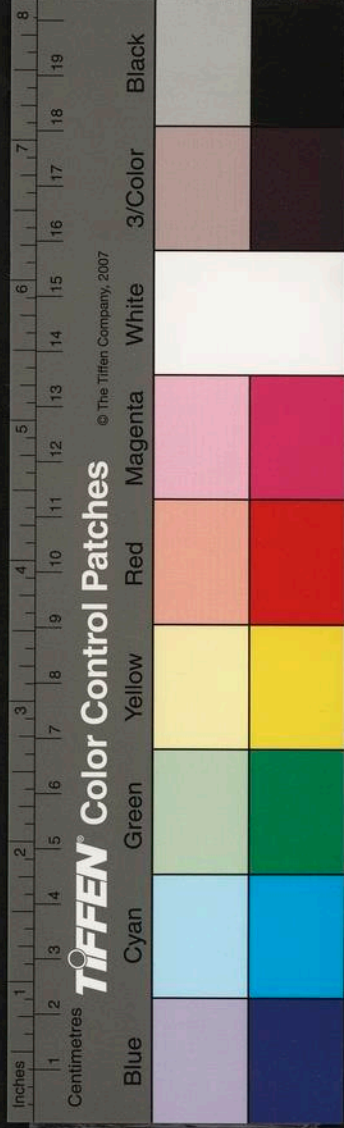
又上書

臣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疑
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
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庇之此精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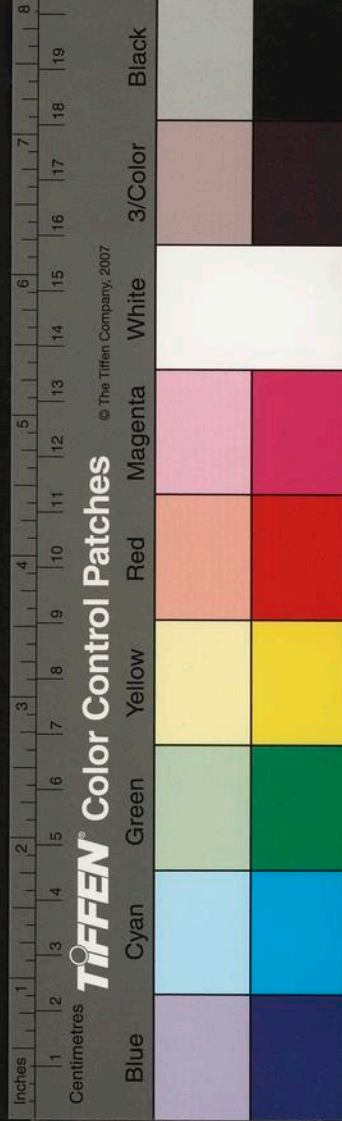
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攷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也。定於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復，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十二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河地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汴不可都，謀度江南臣考永慶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陷胡貊，後世有王道

謝安之才，則東晉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由不得已何者？擇禍^若莫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未有江南晉蜀，而率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侔矣。因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躰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和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



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然皆素治不計小却
專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
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
今為和說苟取目前之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河西
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為虜則南向作賊死為中
原鬼使三鎮之眾發憤怨怼人為寇攘非小變也姑息
目前亦未易况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自古用兵必
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不翼而已其他
罔不反曰艱大晉武其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
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討

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
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震周世宗即位北漢引
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
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
疑者度象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種
師道為後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
少撓之使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江湖中此利
誘使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
之功在不用老将而用驍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
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



改

復來臨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與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功効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令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矣夫固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詔曰是事甚大可令三省樞密院議取長策以付諸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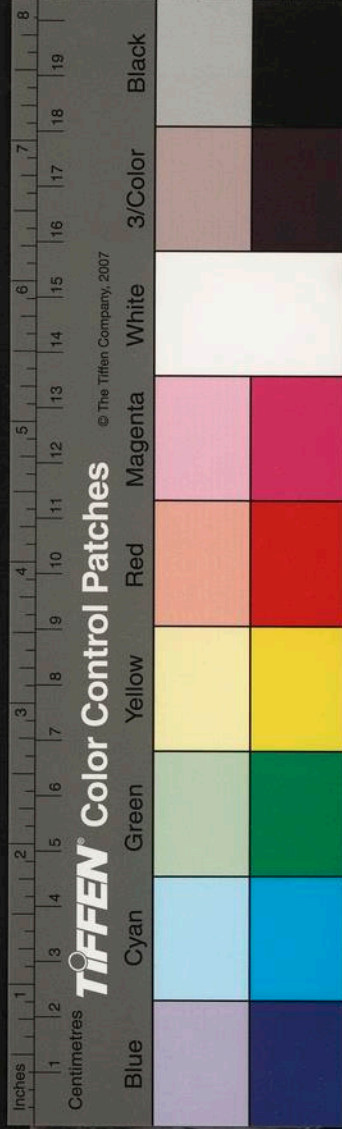
金字牌

誅

入內侍省狀比因金人入寇截欄遮角內有御前金字牌子竊慮効倣製造欲將舊法御前劄子等不得入鋪朱紅金字牌子改用黃添朱紅字牌子奉聖旨依奏

梁方平

臣寮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衄弃河不守灌望風而遁今灌以重傷死于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奉聖旨依軍法初金人在城下梁方平守京師西壁方平命軍士矢無發候賊近則射之百姓以為方平叛率衆數千喧囂執方平開封囚之謂方平家藏金人乃入其家貲官司斬



旨亂者數人乃定至是李綱建議誅方平遂斬于市
靖康前錄曰是日汴梁方平械送開封府不守河之罪斬
于茅座橋下

一十九日乙丑李邦彥乞持服依奏
三月一日丁卯朔賞功詔書

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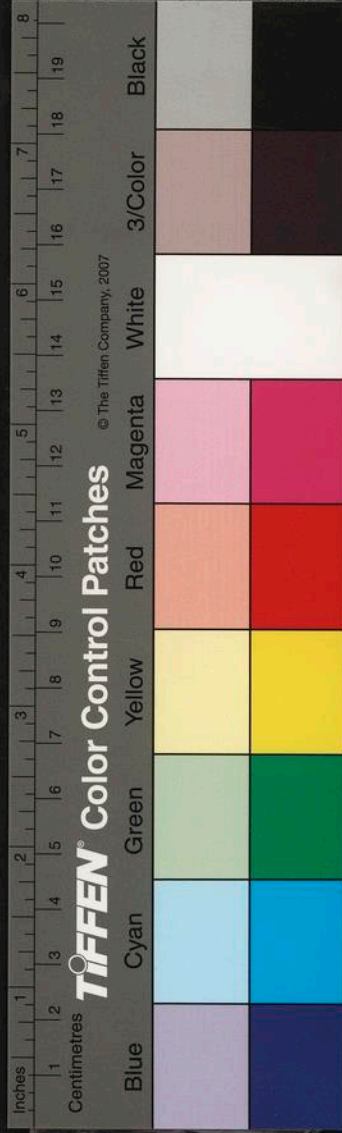
朕初歷服適遭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大夫
擐甲胄冒矢石捍寇勤王率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
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搢威福
之柄馭賞罰之权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

速具等第立功將士之名來上毋以愛憎為高下務在
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厥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
功戰功實有勞績之人外並無恩倖非泛轉官賞賜播
告遠邇明知朕意

二日戊辰詔得安府進士張柄大學生雷現上書論事可
嘉並與同進士出身補迪功郎除秘書正字

詔詞

朕初宅王祚務廣聽納庶采異同之論以滌壅蔽之奸
雖布衣之士一言之善亦兼收並取而不遺然尔等器
識之美術業之富剡牘來上文義燦然肆加褒渥以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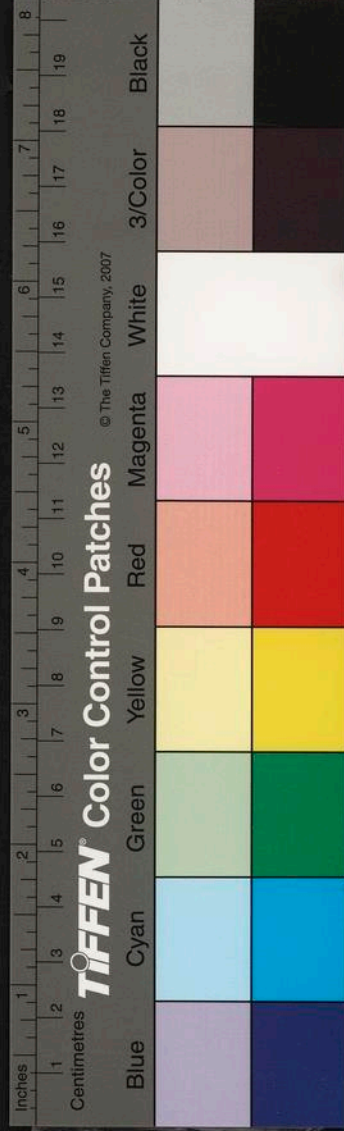


官使夫博士師儒職也尔自諸生遂陞此選其亦榮矣
得之非難持之惟艱特祗
朕訓以克有終可依前件

靖康錄曰

上自即位以來芻蕘之言封章日不下數十函乙夜觀
覽未嘗稍厭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與大臣
設論嘗輟食吐哺前席咨訪陟自東宮時徙宮中服御
器皿與夫府庫之積間兼輜重共不及百擔而圖書居
其半幃帳無文綉之麗机榻無丹漆之飾也規為素樸
听政未有月餘聞革其弊政凡一百五事收其贏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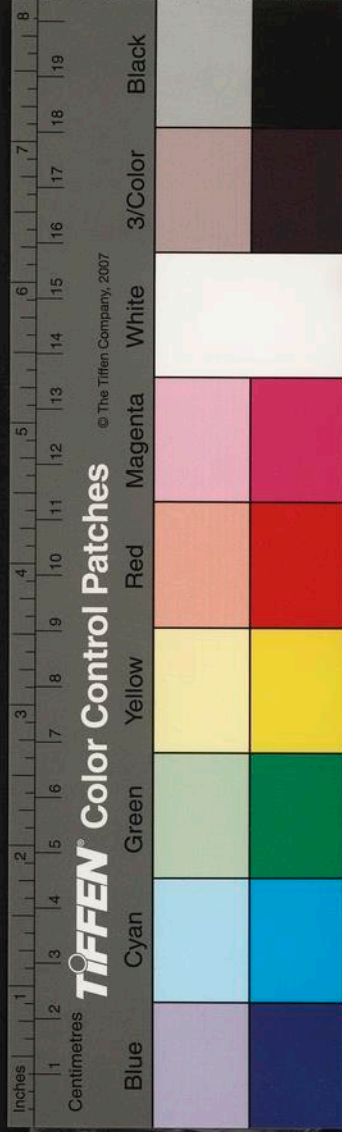
其美率足食足兵故攘却夷狄而歛不及於天下者慎
乃儉德之所致非矯拂所能為也六賊如王黼梁師成
李彥譚植或竈或殛至是蔡京父子童貫朱勳亦皆正
其罪斬方平首戒後之領軍逗遛而歸者何灌罪與方
平等雖死不赦奪官及其子孫起唐恪為樞密許翰為
中丞供職姬古种師道師中為制置使馮澥何臬陳過
庭梅執礼皆被召徐處仁上心眷之俟其至虛上宰
未除輿論快然大平之期跂踵可待三月二日太學生
雷觀張柄以二月五日上書合
旨賜進士及第試觀二子之書論事各得陳東甲一而



台衡丙吉有聲，就獨擅邊書之脩。王商多質，有戾漢相之
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真祠之逸。陞華秘殿，庶尚便於
諮詢。陪職爰田，用昭宣于物采。於呼留候，知足願遺人
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
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加食邑
七百戶。

三日，已巳，太宰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
門下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
體。眷予元弼，為國良臣。用舍雖繫於時，始終且篤其義。
誕敷明命，敷告治朝。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
昌，智尤而識精，氣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
先。允願政机，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于社稷，俾正位于
舉，不可以率料也。

已東已免戮為華，而二子榮遇如此，彼使金人不屈而
死，如即宮傳察者，未聞褒崇，盡言極諫，忠衛社稷，不諛
君父，不附宰机，如吳若者，反見斥逐，天下事出人意外，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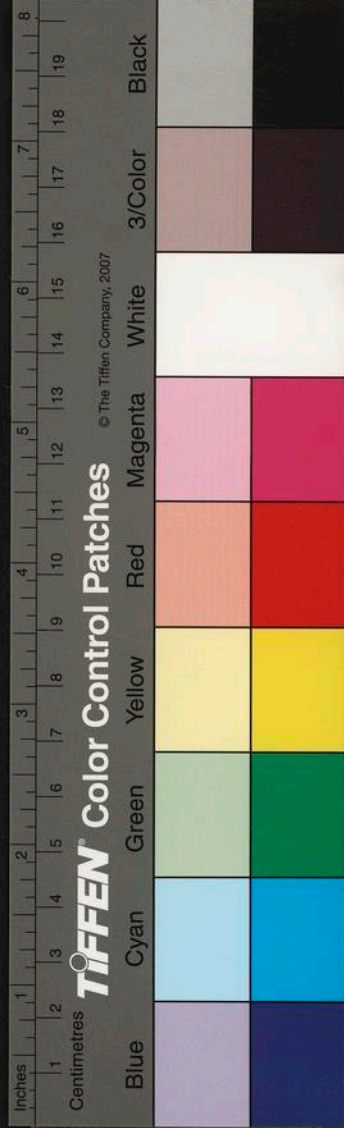
靖康中秩十八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日
己巳蓋十六日壬午

中書侍郎徐處仁太師兼門下侍郎

門下因猶置罷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有之宜迭
用方更張于初載蓋固任于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
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中強固守道端方器
博而周知輕薛宜之方略才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
尚猷黃髮之詢寔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
藝祖之限佳法仁皇之志今周封八百國當謹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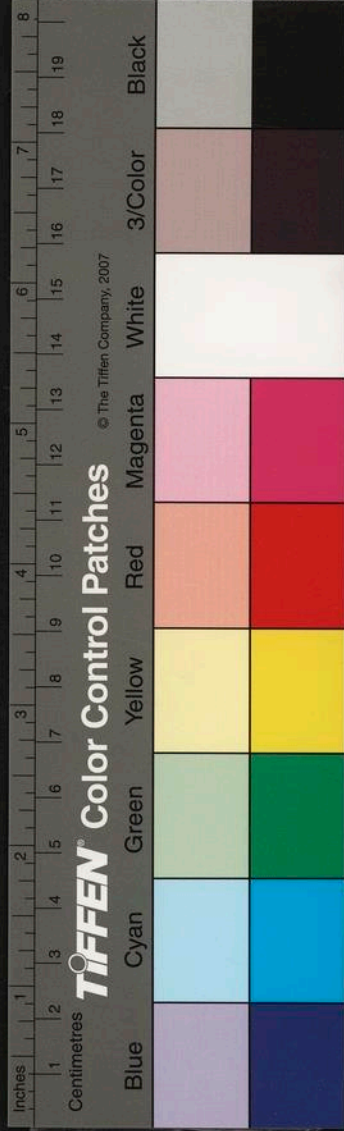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區漢制一千條期盡遵。既迄欲興至統無踰近
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堂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
嗚呼多難手與在勉強而行道無為而治期^華拱以仰
成其^端古人之為母負天下之譽可持授通政大夫太
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
唐恪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臬^臬尚書右丞耿南仲尚
書左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梅^執禮翰林學
士提舉陳過庭御史中丞簽樞密院事尚書右丞
李^執棨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靖康前錄曰前此遣使臣追虛中本欲治脫身之罪
是日晚金使人適來和議正乏人奉使乃令虛中行
初至賊營與藥師相視而笑講燕中旧好故也使回
欲以兩府指畫地界政府皇恐之甚虛中因此為樞
密使再^往姓談^說令以次官行乃大學^正因
秦檜借禮部侍郎往河間
程瑀借戶部侍郎往真定^路先迪往太原
沈晦借給事中^齊誓書入國

虛中還朝不自引咎挾奉使之功洋人然甚有德色
卒以言去之青社當時三真^一
及晦所^齊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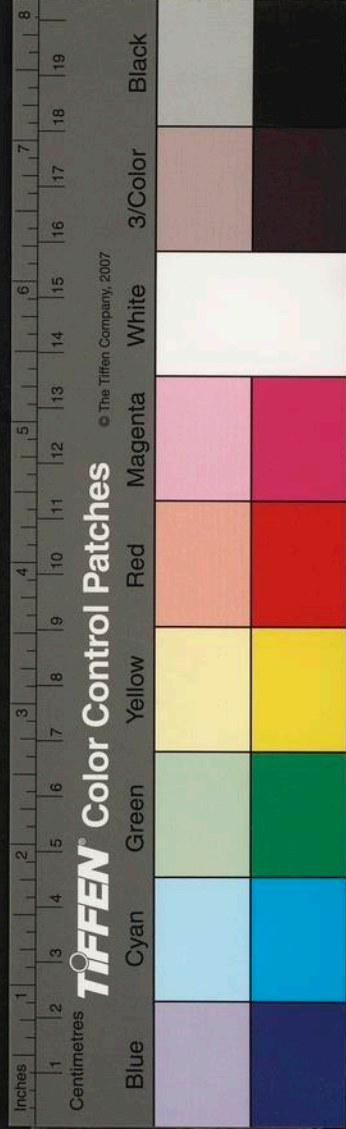
善其間有云虛中詞也

五日^{辛未}王安石中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隨州居

臣察上言臣洎賞罰國之大柄人君所以馭群臣定
國是立主威蓋功同賞異不足以示勸罪同罰異則
罰不足以示懲昔漢宣帝致中興之盛本于信賞必
罰而已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由此也謹揣大中大
擢舉南京崇福宮王安中性質奸回善自緣飾任數
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
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

任可為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
童貫論奏者莫非訛說之言講誦者莫非祥瑞之事
至于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閉防軍民利病朝廷所
當存撫未嘗有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
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
戶焚蕩賞財委弃父子骨肉肝胆塗地仰貽陛下
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成助邊患之所致也
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領祠
宮擁厚賞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為計不遇如此實未
厭天下公議臣愚欲望 陛下自宸衷明正典刑



投匭遠方則上以慰

祖宗在天之灵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取進田^止

三月四日奉至旨王安中帥燕日久稟師結^廟諱叛

命並不譏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

已速數^將上取旨重行貶竄

三月五日奉至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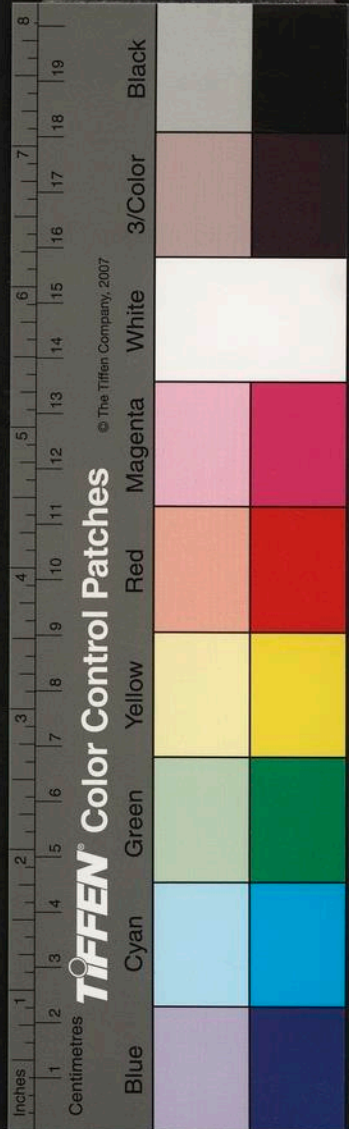
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園住

王著瓊州安置

孫覲妄言大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汪濂上宰批劄子乞迎太上皇還國^瀕

^其嘗觀孔子陳世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奉父母自
庶人等而上之其位愈尊其德愈大至天子則曰愛
敬盡于事親而德教于四海豈不以天子以天^下田為
家顧天下安否如何耳天下安親必其焉古之言孝
如舜者亦可以已矣或問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
瞽瞍殺人則如何曰執之然則舜不禁歟曰舜為
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有所受之云者言受至公
之道于天下以治斯人之謂也舍是吾無以為治矣
然則徇一切之私害天下之公欲上安君親下治天
下古無是理恭惟



重字疑恐字之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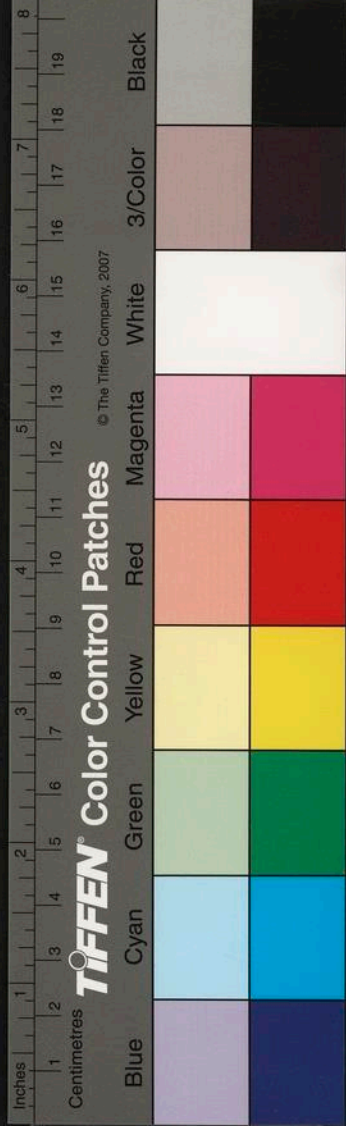
重違

太上皇帝以二十六年臨御之尊一旦上畏天威舉
神器付之主上此堯舜用心也是宜太平之期自
今以始然乘輿一出中外悵然非不知天子仁孝

謂字疑為字之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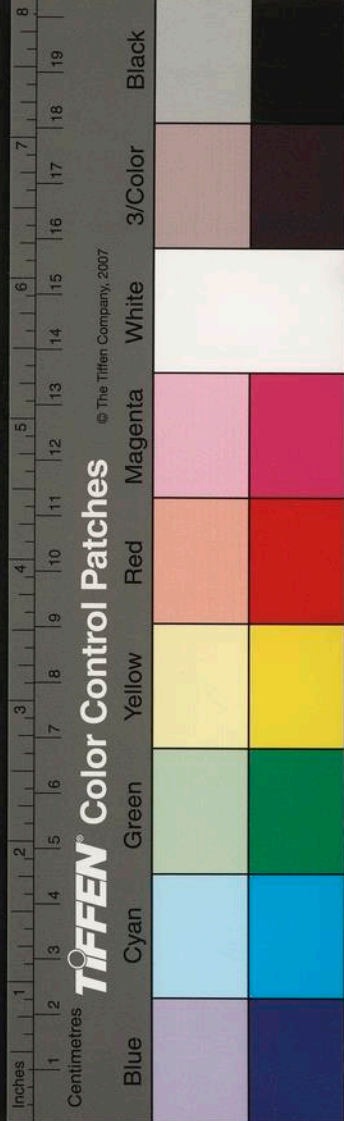
上皇之心姑順違之而訖者謂廟堂諸公無以言救
止于扶顛持危之計為不審矣何則以天下養者其
慮下可以不深而
朝廷政令不可以不一也戎狄之患何代無之政使
犯闕謂上皇者當痛心悔懼與吾君共守雪宗
之耻慰君氏之心為主上者當遜上皇宮中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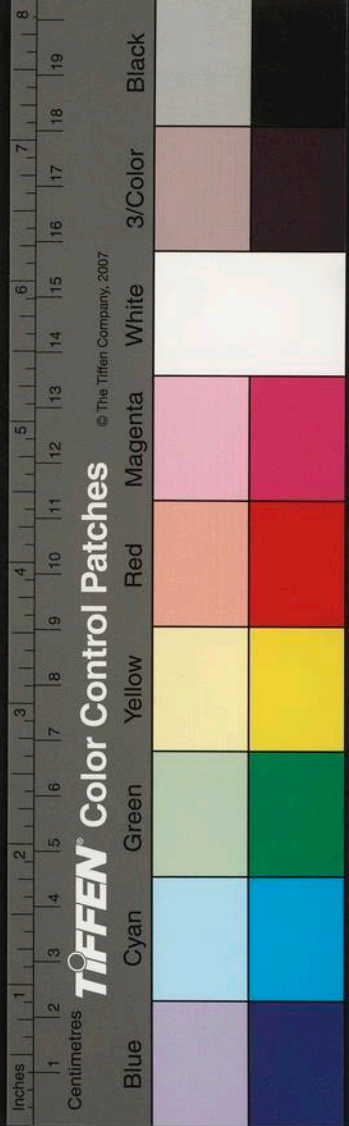
夕定省以寬其危疑震憂之念乃使倉卒南征暴露
野次越在江海五十餘日未知還期乃一先驅所至
有霜露之侵是為人主能以天下養乎方車駕之出
也衣冠皇駭傾國南奔小人之有罪者皆以扈後為
名未聞有請于朝而貴臣近侍受國厚恩者率奉頭
鼠竄曾無數人在君側為國家守者而朝廷亦未聞
呵止詰問也是謂朝廷尚有政令乎且四海之師
使之勤王者天子之詔也此通泗州聞上皇之
詔止勤王之師守臣皇莫知所從雖行宮意有所
在非道路所窺要之人情觀望不無疑恐既以兵軍



士雜行天長道中皆口語籍籍以南幸為非有不悅
之言所至藩籬雞犬蕭然一空為之寒心者數日玉
揚州聞有奉迎之詔道路不安旋聞渡江無不失色
比得鎮江報官兵日給六千餘緡而小人敲訖者繕
營宮室移植花竹贖買園池科須百出矣墨制紛然
轉易守令迂官賜服畧無虛日矣唐恪翁彥國師也
惑于誥命並行而莫知有朝廷矣朱勛奮除其家率
歛州縣為乘輿法物邀請臨幸者相属于道矣昨日
又聞行營指揮頗勤王之師以自衛傳者曰遂
以為江津非給符不渡獲常數州居民迂守者皆不

安其居蓋天下之弊嘗極矣天幸倣戒曠然大變真千載
一時也謂當繼此坐薪嘗膽胆不容更有秋毫之失自靖
康改元所謂慰人心者果何事哉民未見德而自江以
南已絕維新之望矣今敵尚未去郊此何等時也而小
人已無忌憚如此人何望耶以鎮江行營日給計之月
當用二十萬緡二湖之民將見塗炭而東南和羅揮指
使于是廢格民既愁怨加以三軍道路之言懲往時青
谿之役而兵方春以瘡死人土思其勢必亂上皇
豈得高枕而卧耶以為上皇糠粃天下蹙裳去之
蓋已超然万物之上矣其中豈無所慮而人不能無私





憂過國者以群小在側耳嗚呼小人平居猶無頷肯况
自知惡^檢天下之所不赦^舒國^舒歲月之死亦何所不至
此社稷之至計廟堂之深憂也使廟堂慮乎車駕不動
之前亦無今日之患矣不惟是而已小人揣上皇享
國之久平時極四海之奉方富于春秋以龍德為隘引
周穆王瑤池之事以勸其游陳肅宗西內之戒以箝其
返挾此為奸駸^不則予我劍南一道之言有時而
出矣不知何以答之自江以南^{子果得為孝子}詔令將壅不行而上
皇晨昏之禮缺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患矣上皇不
歸則典刑不正典刑不止朝廷可越此而治他罪乎方

字疑係字字之說

國家危疑之時天子釋位而去矣首惡之臣乃恬不之
問又何以^治令天下乎如是則所謂曠然大變者果安
在哉為今之計莫若重為禮^子以必上皇之婦遣見任
宰臣為迎奉^宮上皇使天下率百官東向臨遣于庭退
而齋居蔬食清^宮以待且責行宮使必以死大賞隨行
將士令扈駕以婦庶^幾囚父子之誠有所感動若小人尚
敢^率制則自行宮使以下擇其甚者易之彼為奸謀者
既去^首真言日聞則上皇亦不復留矣行宮既復二圣
重歡雖上皇亦不復留以万机関心然関天下理義
多矣大事應稟而後行志同于上命一于下乾坤再造

國祚魚彊 天子之孝孰大于是舍是不圖異時遂追悔
恐無所及伏望垂鑒而少加意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李柷鄭望之李鄴落職不許宮祠
李柷鄭望之李鄴落職宮祠以奉使失詞故也

門
下侍郎趙野充
太上皇行宮迎奉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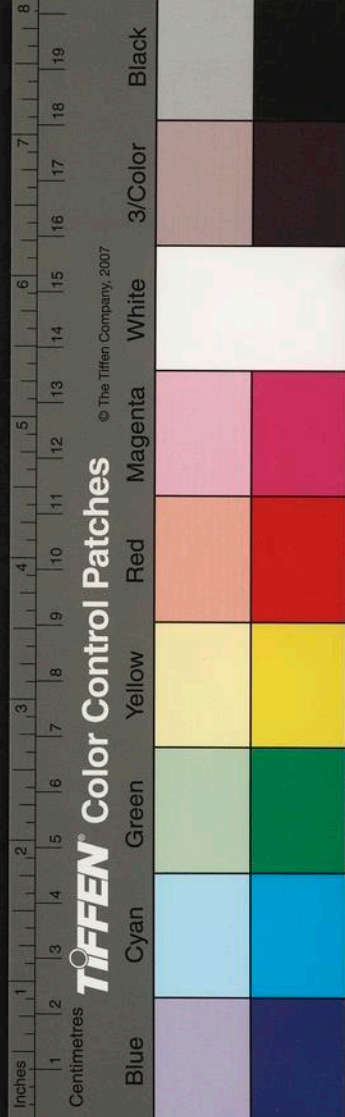
傳信錄曰初

道君以正月初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
內侍數人扈從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于岸
側得般運磚瓦舡乘載飢甚于舟人處得餅一枚分食

之是夜行數十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
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火懋宇文粹中及
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以
如維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

道君決意南幸行遂如鎮江道君居揚州皇子帝姬皆
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婦者初恭謙行宮所以都
城關閉止啟東南通角又止東南勤王師又網運于所
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為然道路籍且言
有他故而大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佞臣于是遣行龔山
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曰奏事福寧殿留身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故不可
怒然聶山之行恐

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祕諫其
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頸泣曰
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

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一挾道
君子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
奈何余對曰罷山之行顛責童貫未勸之屬陛下降
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銜輿可以不
勞而事定矣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朱勳之

繼罷去

屬道君皆相太上將回銜故遣趙野前去迎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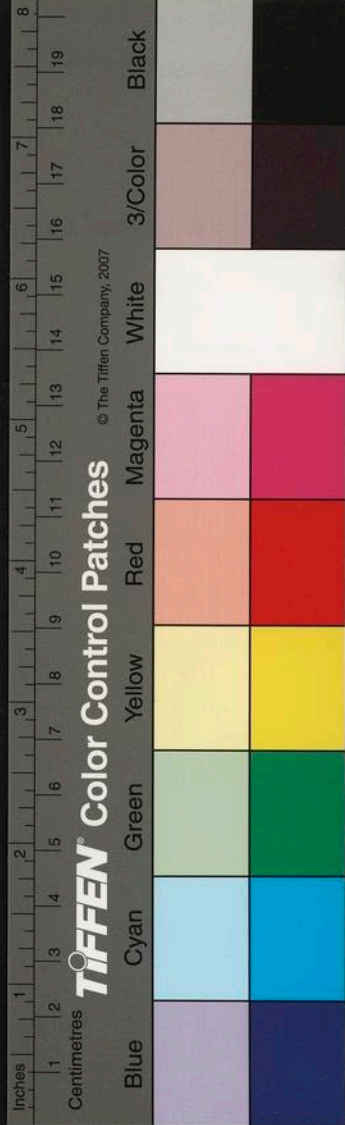
七日癸酉詣景靈東宮燒香

八日甲戌詣景靈西宮燒香

九日乙亥詣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乙宮佑神觀相國寺燒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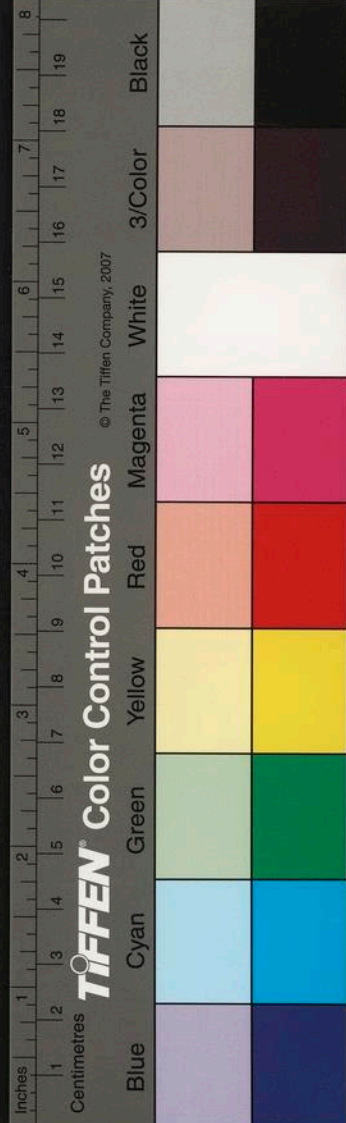
戎馬已退躬謙祖宗也今在京寺觀為違齋醮道場
追荐陣亡將士被害人民
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擇相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陛下初臨万幾遭
此擾攘深軫至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下勝痛憤臣



有愚見^判不避死亡之誅上干天聰伏惟^陸閣下少^可
神為輔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
而^平澤潞平自古剪除寇難兵復治功必亟排斥眾議屏
除奸邪而信任忠勇有為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臣
自聞邊寇為警夙夜危懼曾詣都堂略陳守禦之策見
任宰相大臣皆狐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條畫措置
並未就緒况此數人事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祿
養交未嘗建明^時一事裨補聖朝致有今日之患盖平昔
無事尚不足^時豈可使^數當今日之變乎^陸閣下今日
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以了今日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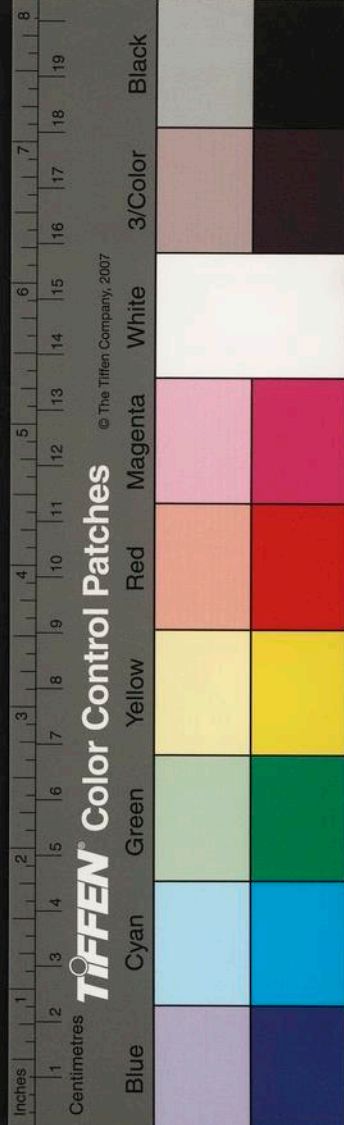
日名必誤 陛下臣謂前日奮不顧身力贊 陛下登
此寶位必安社稷臣固當知之矣胡不宜專任委以軍
國大事不使眾議^移之^移邪^邪沮之使盡其才加以了天
下事至于朝士大夫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帝強得罪
在外亦不^無其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為 陛下言
之往^往引用皆其親黨臣竊惟 陛下前日積德東宮
謙恭謹畏退托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
万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綱繼離之明與大利除
大害上以承 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生靈之望
不宜拘守常之論為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



况 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知為群邪所誤痛
罪已 陛下誠能慨然有為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
任真賢興舉治道是乃奉承 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
德何以加此臣疎賤小臣輒敢言及 朝廷大臣冒犯
天威自知必死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大臣有
非其他諫官御史可以言之今侍御諫官宰相門人不
肯言也侍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肯
言也惟臣小官無所顧恤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為
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
何足以論天下之治哉又况 陛下當即位之初以論

相擇人為先不可不謹此一舉願 陛下斷而行之實
天下幸甚

書奏乃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為少宰出邦彥知鄧州
孝迪以資學為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為大名尹召徐處
仁唐恪于外郡處仁名為中書侍郎恪宣和初為戶部
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
七年召為戶部尚書是歲秋以延康殿季士知杭州聞
京師被圍兵官助順以兵勤王大學士陳東上書乞召
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荐恪遂召還闕除
同知樞密院事



十五日辛巳
太上皇誥賜宋暎

誥曰

予夙心慕道託神眷于嗣圣王國天^{承命}喜無所喻然有
恭謙難即燕安舟御東來重煩有司御兵僅滿三千庶
事^艸固^創可知也邊事弛條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
而都城晝閉道路隔絕深自為念恐貽嗣圣之憂固^資而
浙兵以自衛至于止糧網絕遠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固^資寇
爾緣此三事奸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
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笑及于^躬興言及此不覺流涕

比緣嗣圣遣宋暎齎書至行宮遂得交通父子之情話
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曾中魚有芥蒂重惟
宗庙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功至若使父子間歡然畧
無纖毫憂疑者換竭力為多也傳^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効矣暎周
旋兩宮幾^底于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暎
十六日壬午秘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劄子乞

擇重臣迎候

道君皇帝

奏曰恭聞

上皇子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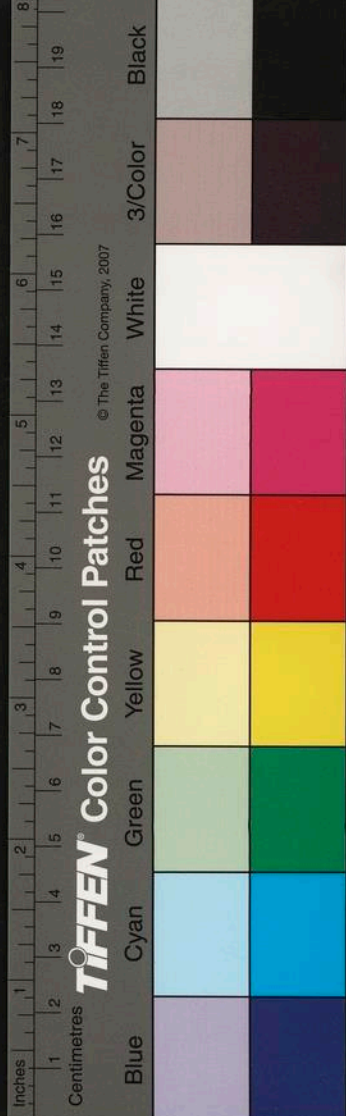
卷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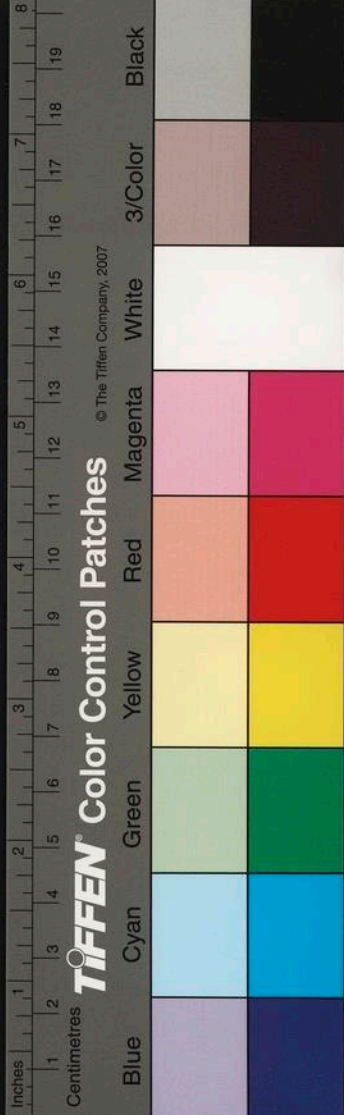
所感天下之幸也。誠以者以為上皇左右有懷奸
臣創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國之仰惟
上皇臨御日久去年冬夷狄侵擾因厭刀机之煩遂欲
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
室此為唐睿宗因星變而吞天戒太子惶恐入請事
稍類豈比明皇帝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歡
好之情雖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
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為念合
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哉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

慈仁陛下孝德二十餘年間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
之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于陛下親耶群臣親邪臣
謂上皇之親無親于陛下也臣恐臣察未悉此意
遂回道路相傳之語皇國感聖听致父子間自有所疑
此不可也况上皇聰明勇智度量豁達不防奸邪侵
以欺惑既已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
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
蠲除宿害殫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已周公改過
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尊上皇去年十二月
詔書也臣恐趙野等不能變曲為陛下感激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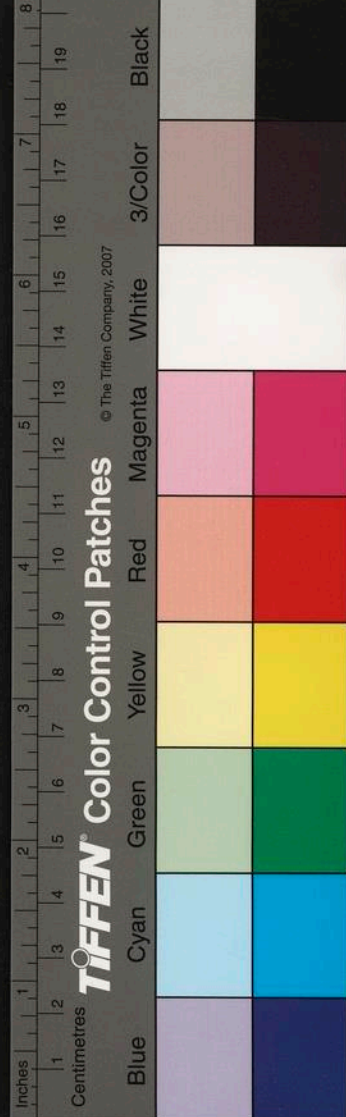
乞更奉重臣節次上前路迎接萬一上皇聖意少不
所疑即當總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開具去年
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于誅逐奸惡明正
典刑乃深憤群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
君父之耻孝莫大于此也陛下英睿剛決倘此意何
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盛陛下奎輿親出
近郊后妃嫔御親王貴戚下至公卿百官士庶耆老皆
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
如此自非陛下堪任付托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又
安庶事修舉人心歡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

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借奉
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為令戒使
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
仍乞于人中選端直之士有德行孝問全忠孝大節
者輔贊上皇日侍燕閑開道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真
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已神蓄神敏明清心養養氣用保無
疆之壽豈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陛下貴
為天子唯父為尊得盡孝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
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父人
子間洞然無纖芥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諫和



不及也慈愛愈隆天地百神保佑聖躬臣將見
下全万年人子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
有勞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衷夙夜不忘
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
僭越之罪妄意及陛下父子之間臣死有餘責圖伏
惟睿慈特賜裁處臣不勝恐懼激切之至上先是門下
侍郎趙野往奉迎而諛人離間兩宮公輔奏此劄子上
覽奏感動遂除公輔見閣諫官
詔河北三帥固守三縣鎮
詔曰朕承 太上皇付托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

師已反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弔禍賴
宗廟之靈守備弗缺久迺退師而金人屢盟終弗保今
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
敗元灼又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痛
何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棣李鄴鄭
望之悉行罷斥已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
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保全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
不忍陷與三鎮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
告中外使知朕意
遺史曰金人犯京師也城下之盟割河北河東三鎮以



講和好。金人退兵。是太原猶堅守不下。而河間中
亦為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設者謂三
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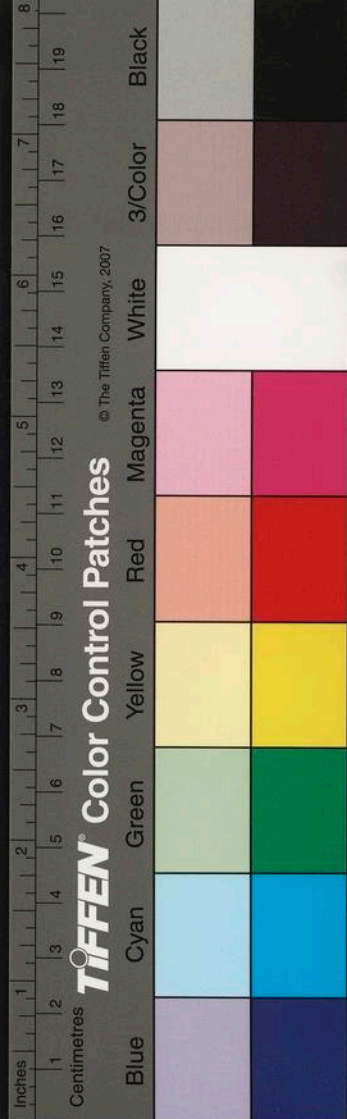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
癸未 終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

太上皇回壘。次南都。遣李綱出迎。并賜行宮。官屬茶藥銀
合。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
全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
臣及吳敏來。與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
陛下左右。臣願前表迎。如蒙



講和好。金人退兵。是太原猶堅守不下。而河間中
亦為國家守。朝廷知三鎮人心不願割地。且設者謂三
鎮之地不可割。遂令固守。乃降是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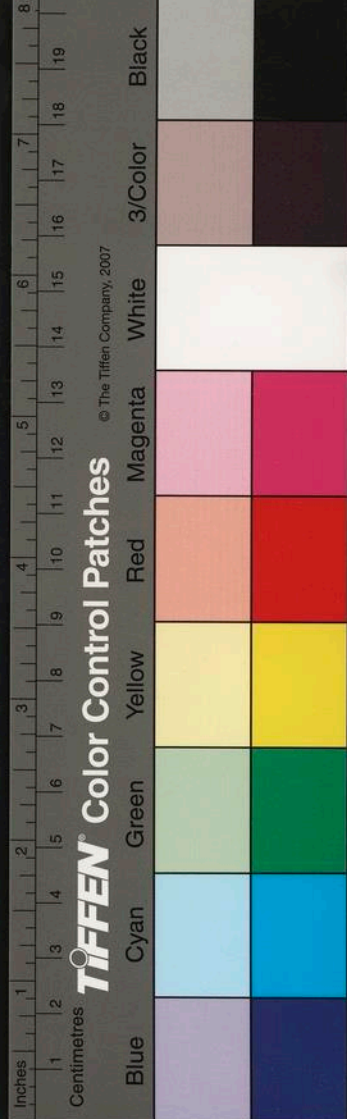
靖康中帙十九

起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
癸未 終二十八日甲午

十七日癸未

太上皇回壘。次南都。遣李綱出迎。并賜行宮。官屬茶藥銀
合。

傳信錄曰。先是。太上皇回。次南都。不進。批吳敏。李綱。
全一人來。莫曉其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
臣及吳敏來。與他欲知朝廷事。爾吳敏不可去。
陛下左右。臣願前表迎。如蒙



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_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听。而徐處仁等謂余此行。有賁育之勇。余笑曰。古人猶單騎見虜。况吾君乎。上令余齎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

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并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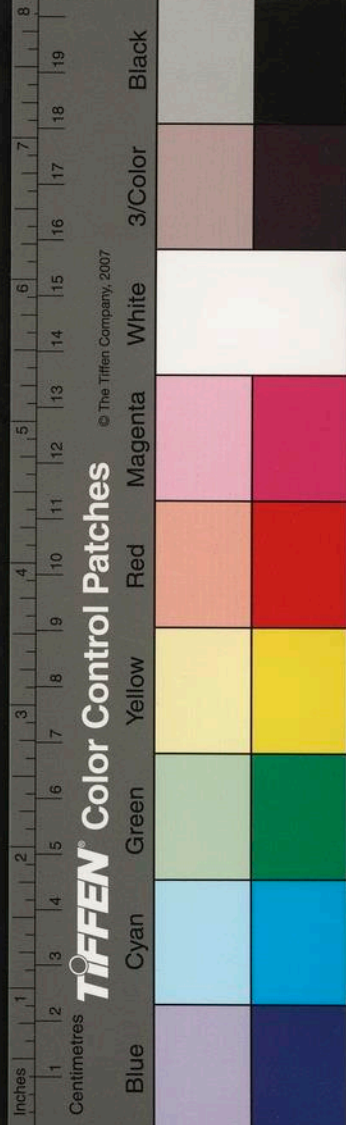
二紙進呈。其一乞

道君早回。奎輿不須_{治毫}圍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

自叙蒙道君教_育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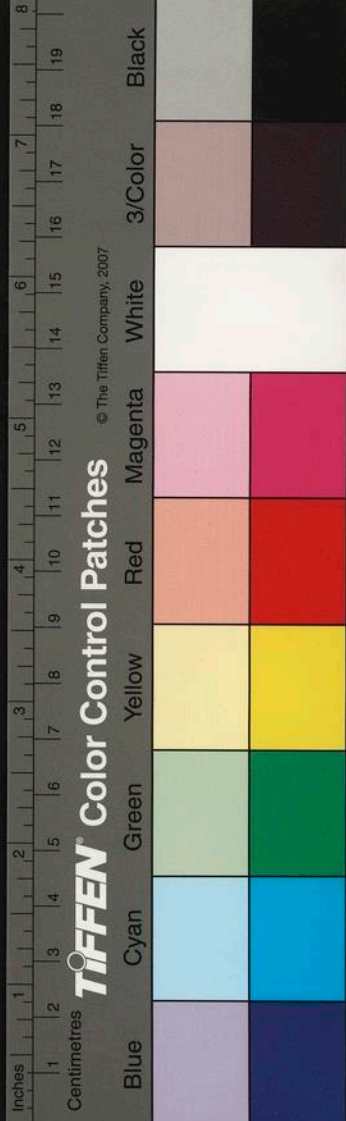
于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蒙聖恩寬絀斧之誅。迄今感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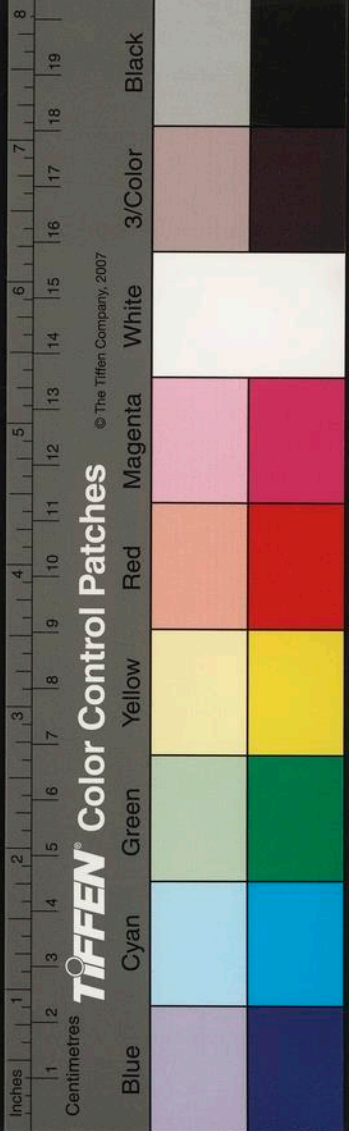
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善者。余愧對。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無道之國。水不冒侵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為今日兵革合圍之兆。大抵災異。



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容有不至者在聖度照知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逐一解釋謂進贈司馬光正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之意者每得御筆批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有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時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懼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改革今宗社魚虞四方以寧

變故猶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于氣色刑形于脈息善醫者知^能之非有物使之然氣自運爾所以圣人觀變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問虜騎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余于是竊嘆道君大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通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難時





陛下回鑿臣以為有以大慰安

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

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因緣性快問後即魚事因內

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因來皆喜以

此慰意便可珮服余因辭不允因服以謝而退二十二

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次拱州見奉迎

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由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

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儀物造至南都士女夾道聳

觀得旨早辭再對于惺殿此先還闕賜酒食茶等二月三日辭

道君出青詞常一紙俾宣示宰批百官乃

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真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

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公誠惶

誠恐顛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

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職致

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宝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遐迕歸

順宇宙得寧而基業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

是兵賊偃戢普率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

頌天昭覽臣弗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圍窺伺我獲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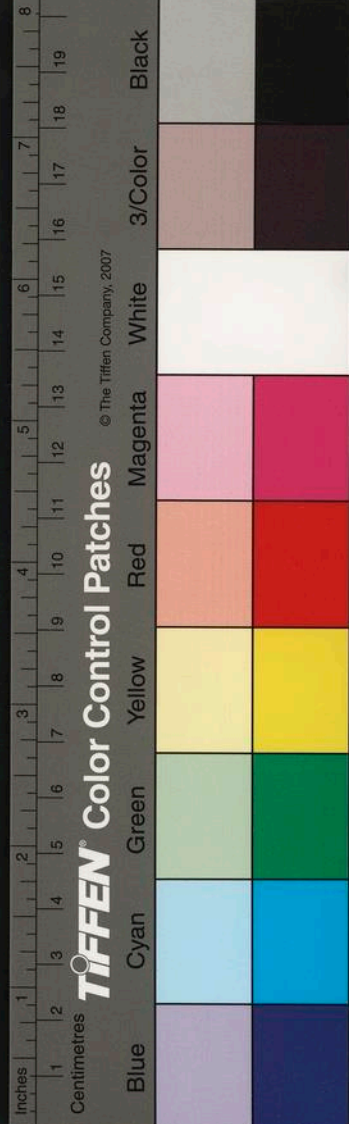
心夫已祈懇未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取躬庶安

窺伺以下九字疑有舛悞

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覽臣謹同神霄直日公曹吏當臣密表一道
請神霄玉清三府引進^臣曹伏願告報臣誠惶誠恐頓
首再拜以聞
道君宣諭曰本^欲往^毫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欲
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
歸達此意慰安皇帝曰袖中出書付余乃宣諭曰公
輔助皇帝捍賊守御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沮當書青史垂方万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
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語奏知上批荅曰卿

遣來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

十八日甲申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勘會
高陽關路安^撫使陳^兩諱狀申曰批探報大金賊烏約
二萬餘于中山府北唐河北岸蓋起五六座橋見搬運
車仗過河岸正寨及已有過保州界分之人所有本路
即今並無賊馬州郡守禦平安又中山府路安撫使詹
慶^美三月十八日金人到城下探知城中有備及人心堅
確往連夜發行車仗及路接塞北歸兼令王觀察及
程瑀到城下云非是不來打城反為兩朝和好不欲違
盟我大金人馬與太子即君慈且頭北去也不是怕你



大府自圍閉以來不住接戰斬獲數多羨曾殺其四太子都厮棘大王等首首及城上多張神臂弓及石等乘間擊射賊人往往畏避不敢輕犯密使人探得賊情大段憂疑至數日必是遁去又竊虜民間尚有疑感已榜

十九日乙酉

太上皇后還京師車駕出郊奉迎

二十日丙戌

太上皇回壘至南都

二十三日己丑高世由等守澤州有勞除直龍圖閣通判

時御極名除直秘閣

三省樞密院同奉圣旨澤州高世由等守州城使粘罕不敢以兵犯宜加褒賞詔三省樞密院同奉圣旨知澤州高世由特除直龍圖閣通判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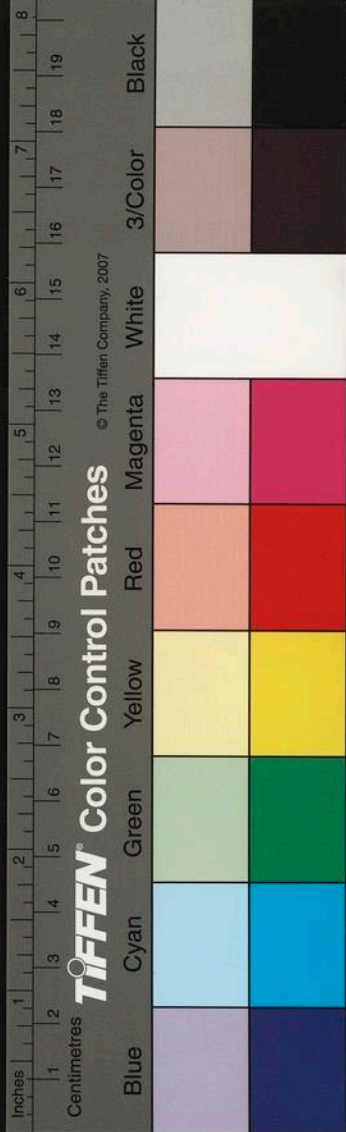
秘閣其餘守城有功人今世由等具狀報明閣奏奉勅下項朝奉大夫通判澤州特

故國高世由等承平日久戎備浸隳屬胡騎之猖狂悼

吾民之奔潰爾等奮于忠義克保孤城相彼徑行率多降敵稽考其効敢後褒旌朕我恩榮終全名節可依

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二十四日庚寅姚古收復隆德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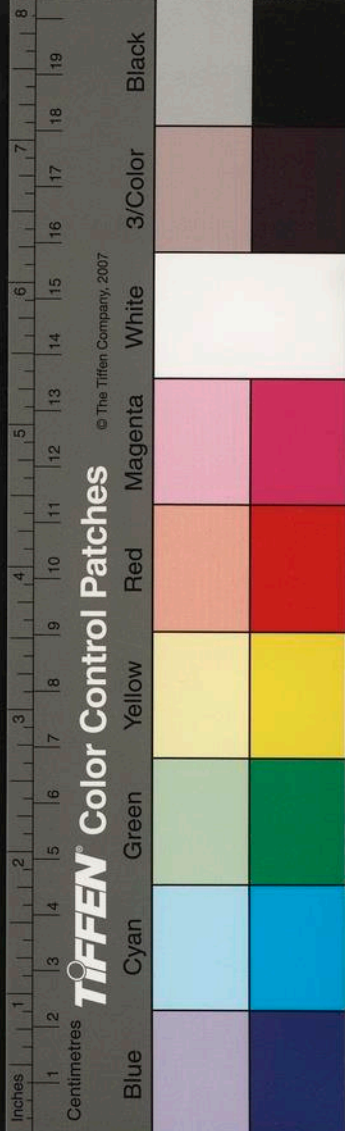
河東制置姚古狀申尚書省恭依聖訓公遣將兵前去
救援大原已今月二十四日收復隆德府訖及生擒偽
知府姚璠太師通判郝伸少監知縣儲汝并通知印記
會解送姚璠等赴闕者

幼老春秋曰姚古克隆德府初姚古為熙河路徑畧使也
鞏州王德有赴功名之心以勇武隸其麾下古為河東
路置制使以兵救援太原府也與宣撫司幹當公事折
彥質相遇于懷衛之間未得虜之虛實聞隆德府威勝
軍已為金人所陷古乃遣德硬探得斬虜首一人持首

以還具以虛實振服古遂補進武校尉復令德往且戒其必
得生口將親詰之德許諾引十六騎疾驅入隆德府生
擒偽知府姚璠太師以還古大驚謂曰昔介傳子班超
之倫何足以相擬他日功名須遠到古即引象疾趨遂
復取隆德府擒偽通判郝伸少監偽知縣儲汝并知縣
印記解送赴闕上臨軒問姚璠被擒狀璠曰亡臣為
夜叉所獲自是德有夜叉之號

范仲熊北記曰姚古別將陳迪擒大金所置知府姚璠以歸
手詔諸路選將練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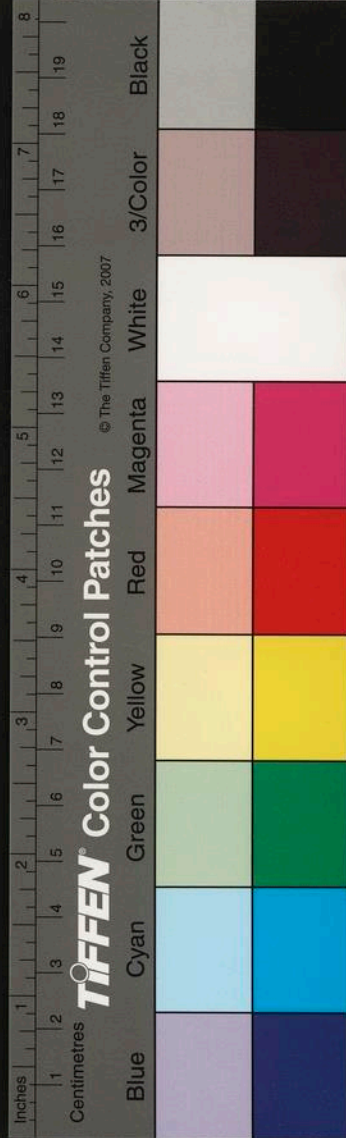
詔諸路選將佐訓練士兵五拾納闕額器繕治甲儲畜



糧獲備軍須陝西諸路召募敢勇河北訓練保甲盡數
團結陝西選^擇保甲三萬人分作十軍鼎澧路予箭弩
手揀選六千人一千騎湖南北路峒丁練選各六千人
听候朝廷指揮河北京東西予箭射生戶預行團集仍
具的確人數申樞密院
二十五日辛卯李綱自都回至闕
中山路安撫使彥度河東安撫使張孝純高陽關路安
撫使陳^應守城有功並除資政殿學士
宇文虛中落職宮祠鄭望之李蕞叛除戶部侍郎并給事
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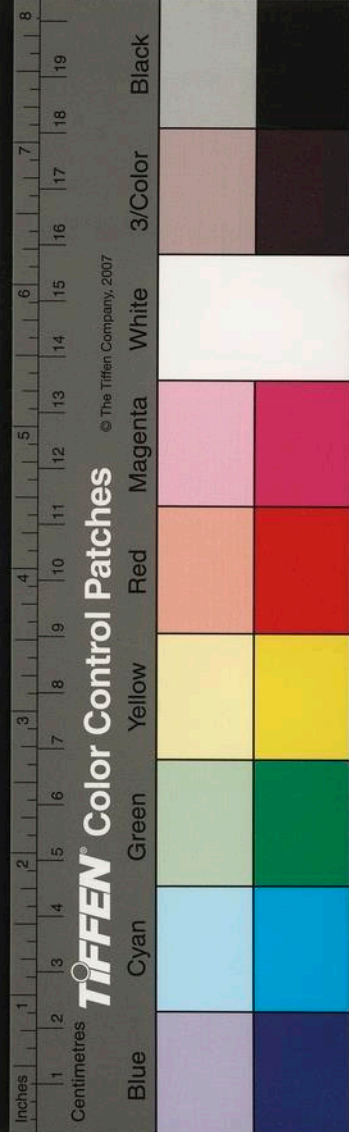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壬辰姚古收復威勝軍
尚書省劄子照會殺退金賊出榜曉諭

河北宣諭使种師道奏奉^作聖訓保守三鎮逐金人出界臣
措置催督進兵救援隨机^應追逐掩擊去後今月十日
聞^據种師中中契勘金人兵並已逼逐出界其中山河間
府兩鎮并沿邊諸州軍並安奏聞事又中山府路安撫
使司奏契勘金賊三月三日回途再到本府臣率士率
撓其塞柵賊知難攻遂過唐河迤邐北去今月四日五
更保州苛處迫逃出塞並已過易州城分去訖本路保
順祖陵寢並魚踈虞本路前後接戰及劫



戶則暗；則愈疑，自疑其間推之，其患至于有不可勝
言者。耿南仲當以克舜之道輔
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採
上笑之。而南仲拂然怒，且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
乞。南仲忽起奏曰：臣遠遇左司諫陳公輔于對班中，公
輔乃五月五日，李綱結廟諱士民伏闕者，豈可批諫，敢
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批皆慢然，余奏曰：臣遠與
南仲必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卿臣
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已鑒察，臣不敢復
有所辨，但臣以菲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少

有所補報區；素忠，欲俟賊騎出疆，道君登輿，還闕，然
後求歸田里。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安敢復留
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
闕士庶，以德萬計，如何結廟諱朕所聞知，卿不須如此。
南仲尤不已。余目再拜辭出，居啟聖院，不復歸府。入劉
子未去。劉子曰：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
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狗國忘軀，而至于揣
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責天听，伏
念臣賦性蠢愚，多問荒淺，比由庶僚，荷
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寃心，外捍強敵，內



少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退
師、京邑安穩、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
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文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
智術殫于思慮、意氣索于憂虞、內度綿薄、實難兔強、况
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于廟堂、德意下流于
海隅、自比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連茹而進、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以之副陛下夙願治之意、願如臣者、材
術既疎、心慮憤耗、深恐有誤、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
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
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于異日、干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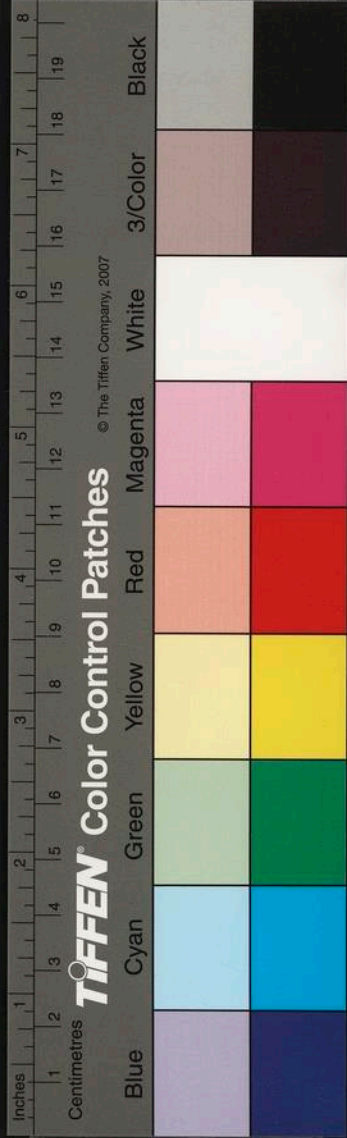
天威、取進正、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陛下付
意至矣、更勿以疑、不得再有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
任之

誅趙良嗣于郴州

監察御史何舜欽奏伏見今日廟諱、成邊惠幾傾社
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今猶居郴安處、典刑未正、公
議不容、奉旨趙良嗣取首級、令廣南西路轉運使李
昇之監行刑、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

二十八日甲午李綱再乞宮祠

第二劄子曰、遠具奏、以徭徑憂虞、心慮憤耗、乞罷臣知
樞密院事、條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特降封回



透字下脫字

可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
臣糜指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
陛下龍飛之初。適逢_丁艰难。國家多事。被降獎擢。得見危致
命。少効臣節。都邑_底寧。夷狄遁歸。斯皆

陛下聖德所致。如_臣何力之有。然而危疑之跡。踈拙寡
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塞而保全之。寧

有今日。賈_{音願}願_{音願}侯。賊馬既退。三顧無虞。上皇盡興還闕。

二聖重圍。目現盛事。乞身歸休。安于田畝。乃其素志。適

今_疑早_疑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

謂_疑臣_疑結_疑席_疑辭_疑臣_疑至_疑欲送御史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管。橫遭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賤。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
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冀哀矜。使遂所請。_木填溝
壑。誓當_捐驅_捐以圖_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啟。聖院
安住。听候指揮。取進止奉。御札_依頃已降旨。不許般

出啟。聖院依旧赴院供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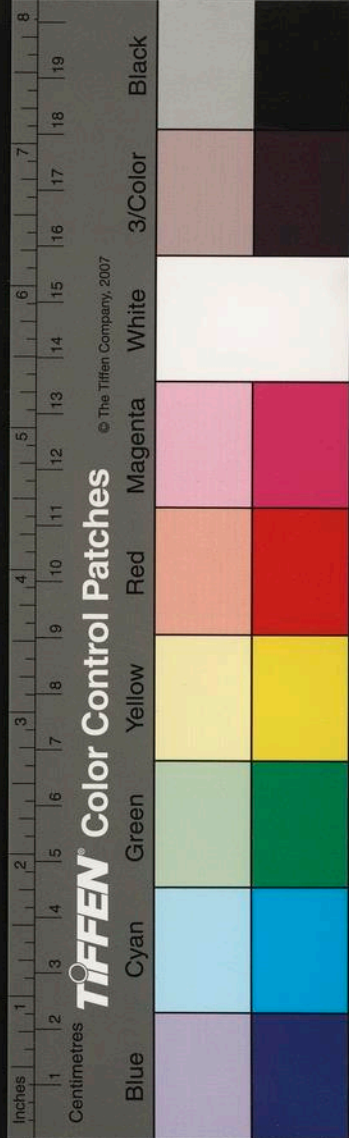
第三劄子曰。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三劄子。乞在外

宮祠。乞降御批。令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矧

深感戴。臣聞難進易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且

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特達之知。擢參大政。遂長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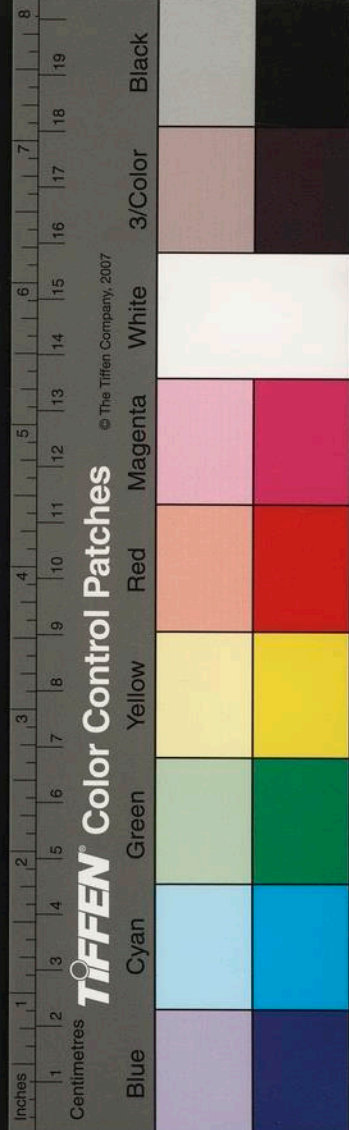
心。所以輒受而不敢固辭者。蓋以時方艱難。義當自竭。



能冒非恭不自知其不可然于君子難進之義已不
能無愧今日戎馬既回國勢初定庶几引退以補前愆
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况曰廷對同列議論
偶有不合遂遭詆誣苟包羞忍耻強顏取容不惟有玷
國體亦將取輕于陛下其何以協贊惺惺之謀折衝
万里敢仰恃天恩乞身而退庶几去就之節上無愧于
古人伏望聖慈矜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使顛
躄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啟聖院听候指揮
取進止奉御批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
卿奏

監察御史余耒劄子言中人不可預軍事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
漏師子^多魚國^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
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國家近年邊事^彈專委童貫譚稹
終為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擇選將^帥當固委任
責以成功^敢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振文書而已不
使之干預軍政也臣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
畫一乞今日報將兵復驗首提點賞犒摧促糧運及差
答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
受其實監軍也夫軍政不專于主帥而闕于承受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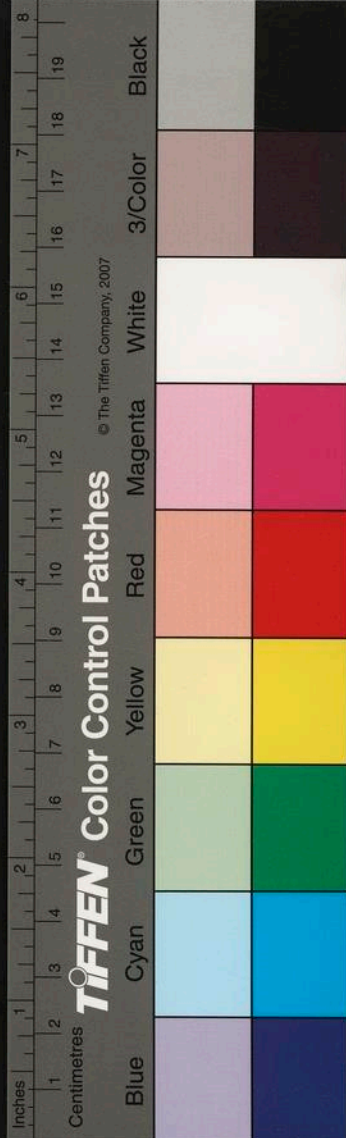
重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乞以隨軍安馬各兩隊、防護居近裏、廟諱當抽摘隨行防護、以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擬自赴敵死于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他時為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覩童貫之初用事也、為河西南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使、終之爵郡王、先管、不宜譚稹之初用事也、亦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使、未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為淮浙制置、又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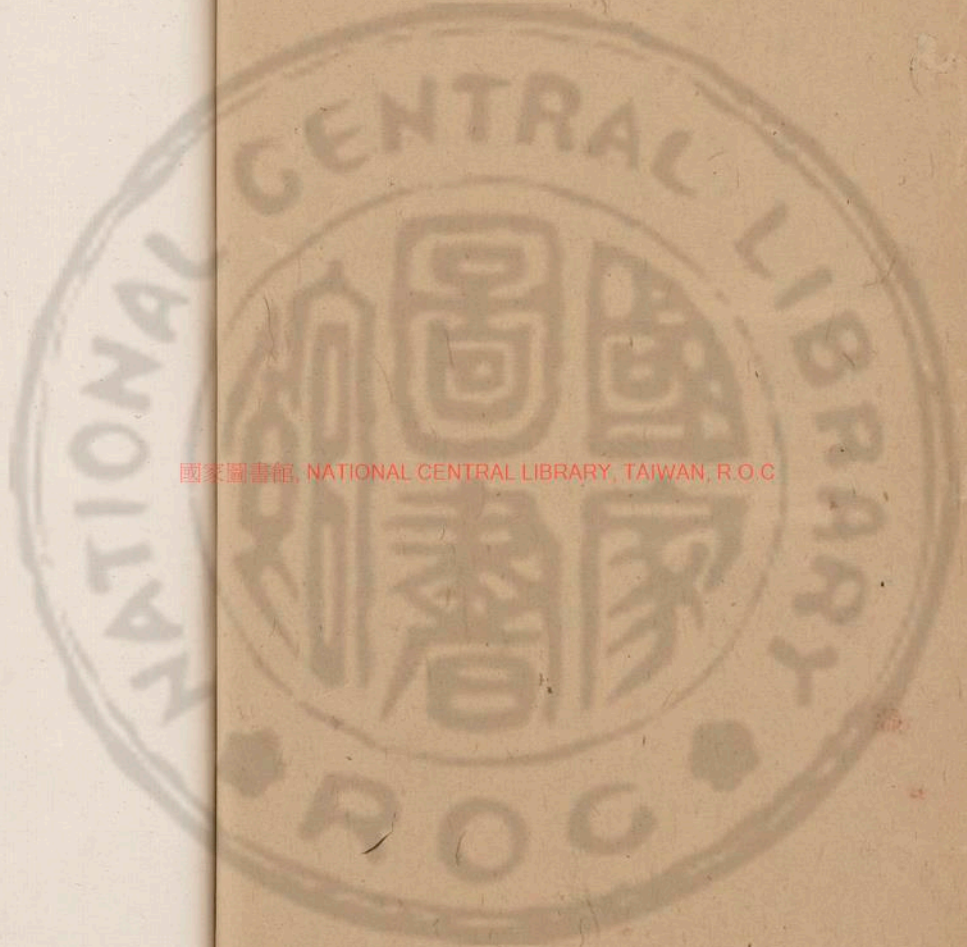
日之所積也。今嗣昌初為承受、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後不復有貫稹者乎、易有之曰、履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辯于早也。

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任將帥以治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廟諱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以自便、首為亂階、漸不可長、伏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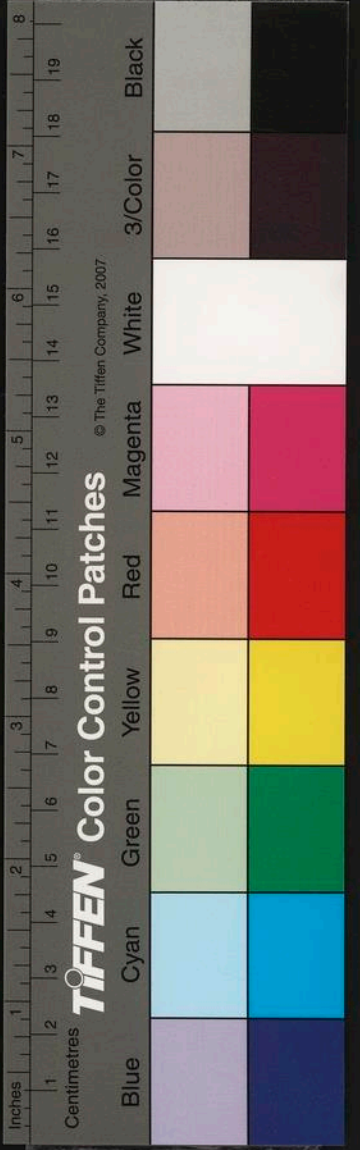
聖明追還所請、重賜寬責、以為中人預政事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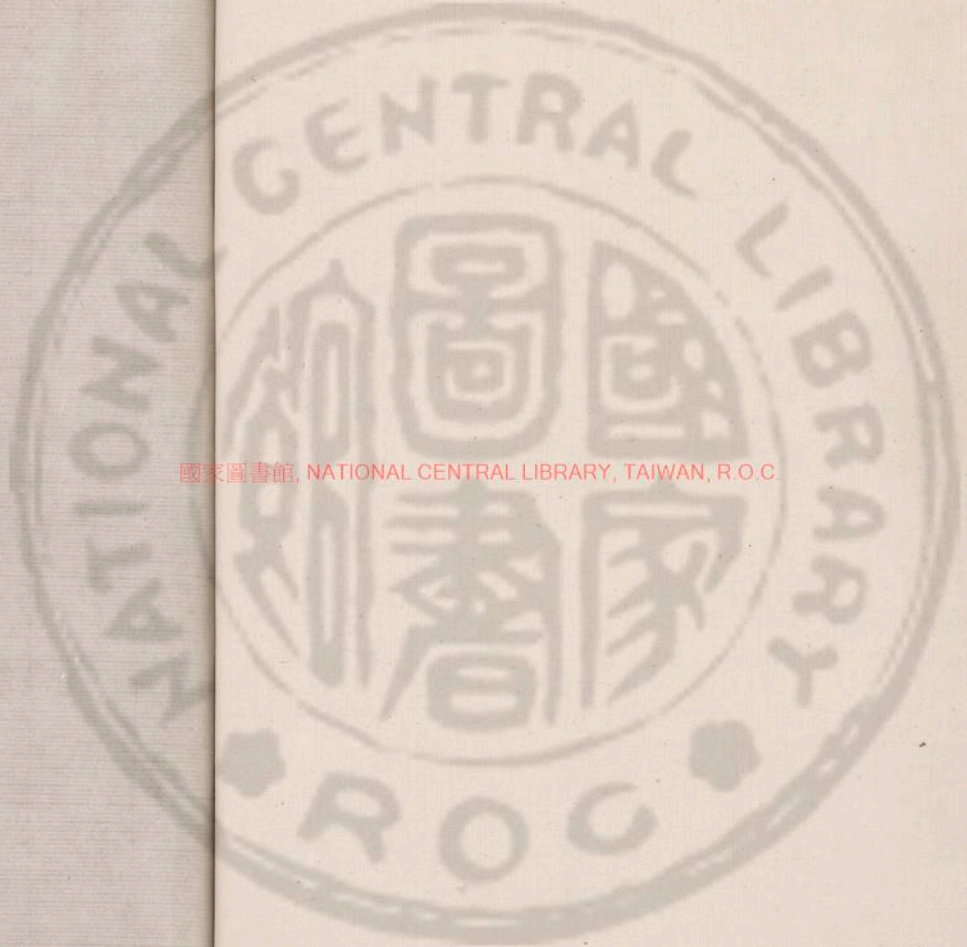
冬、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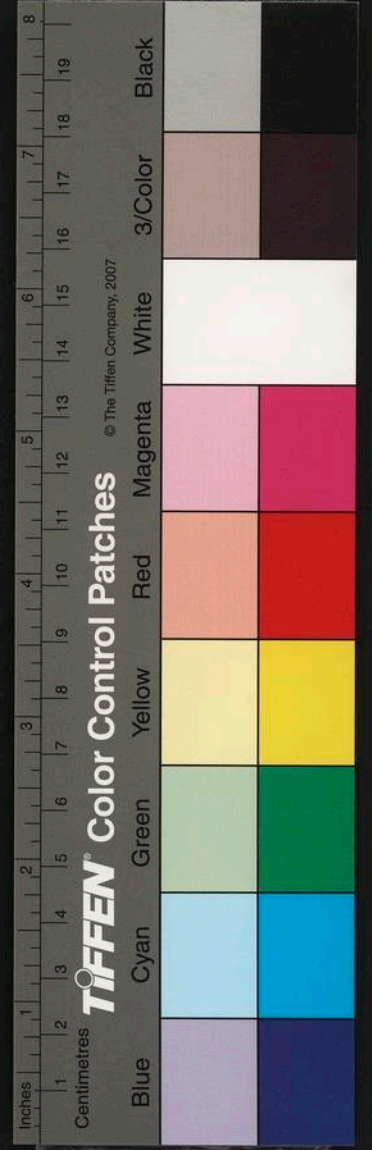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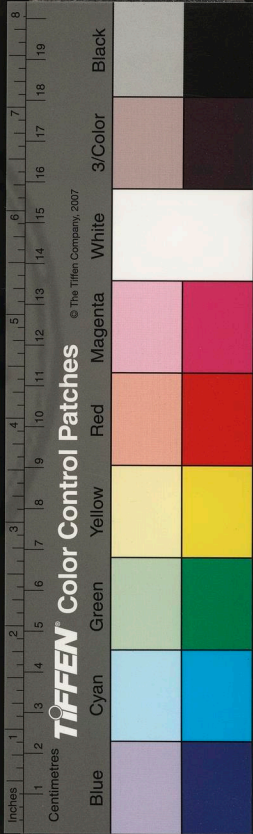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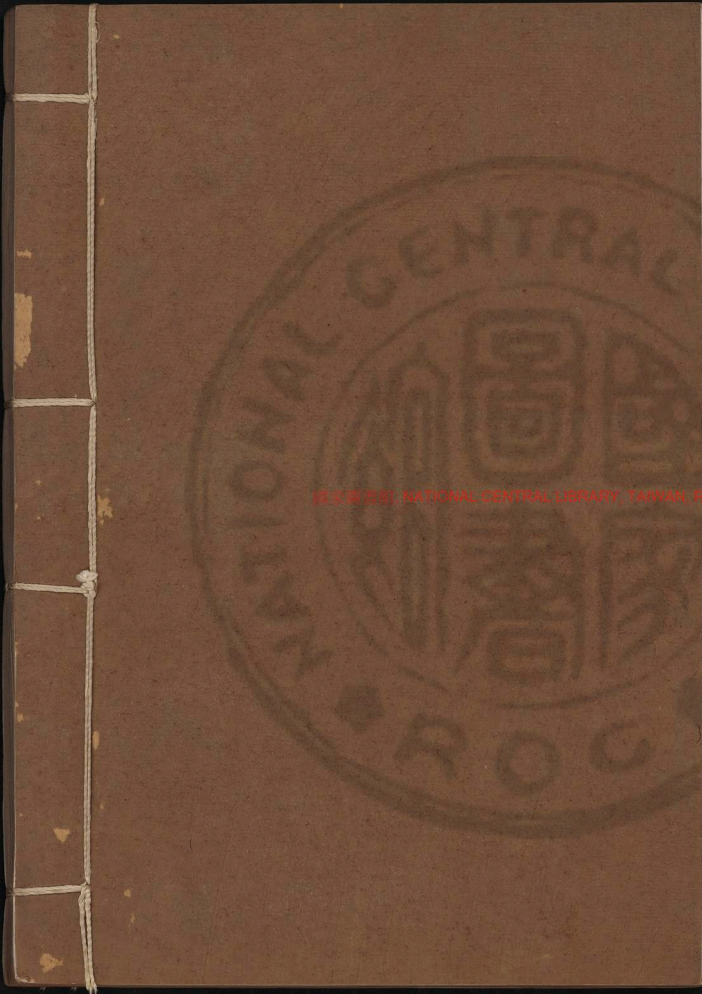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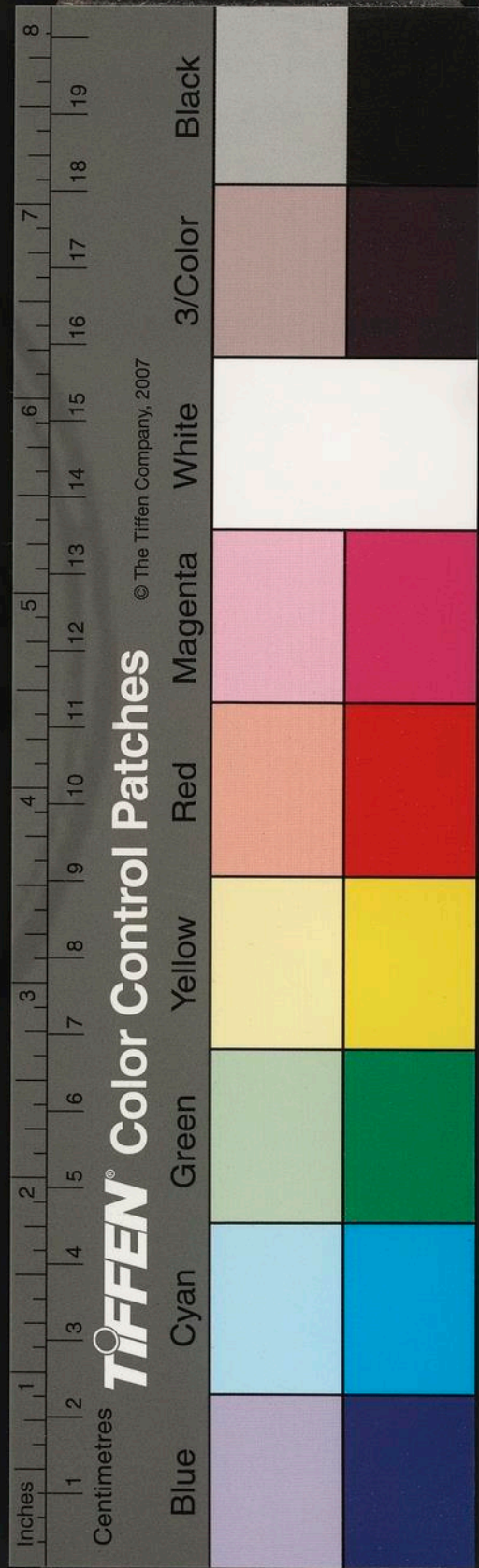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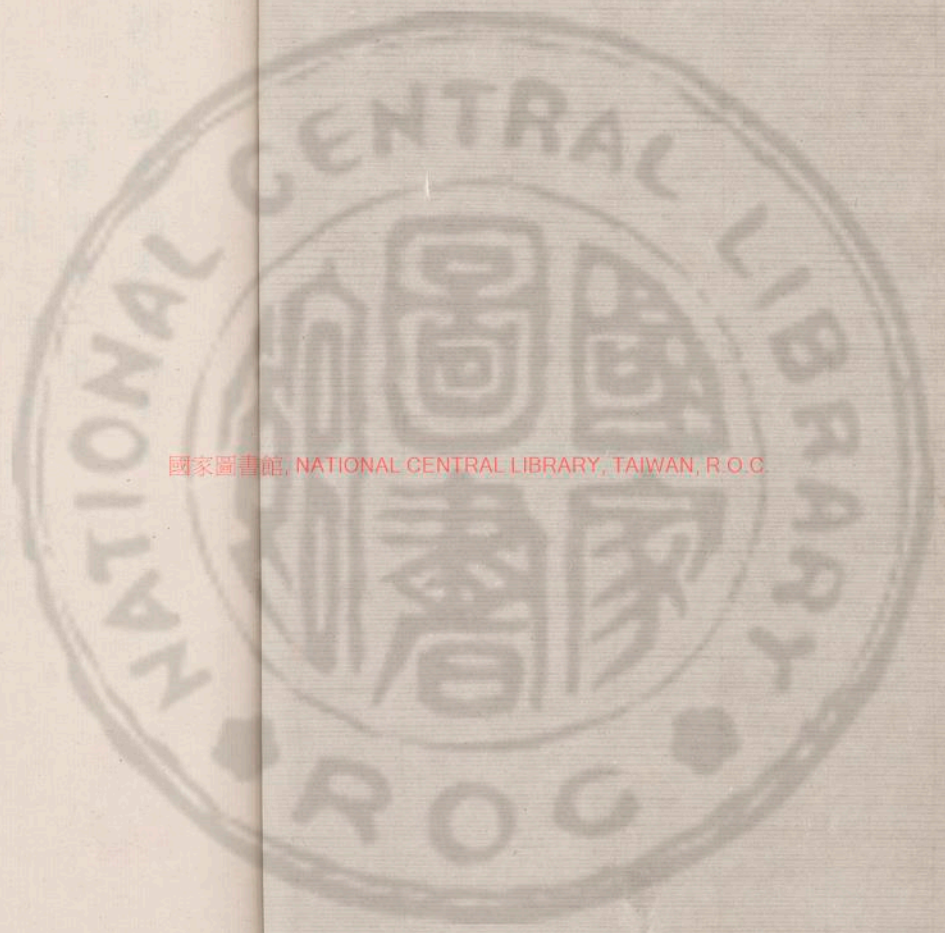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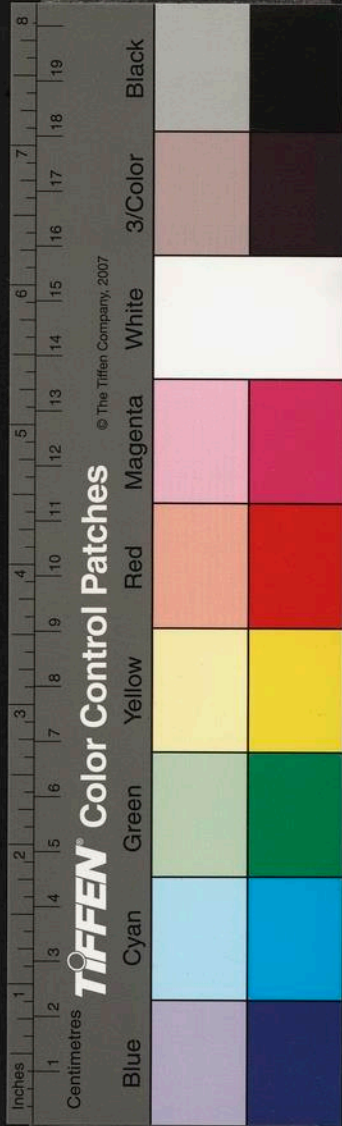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4130 v.1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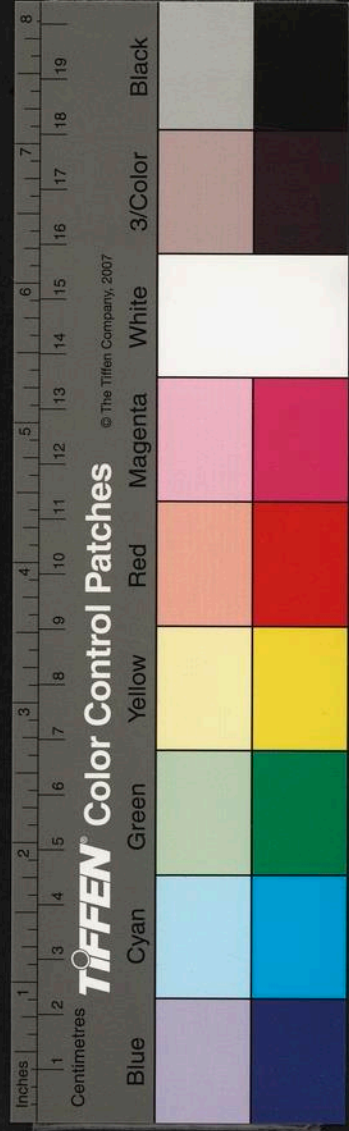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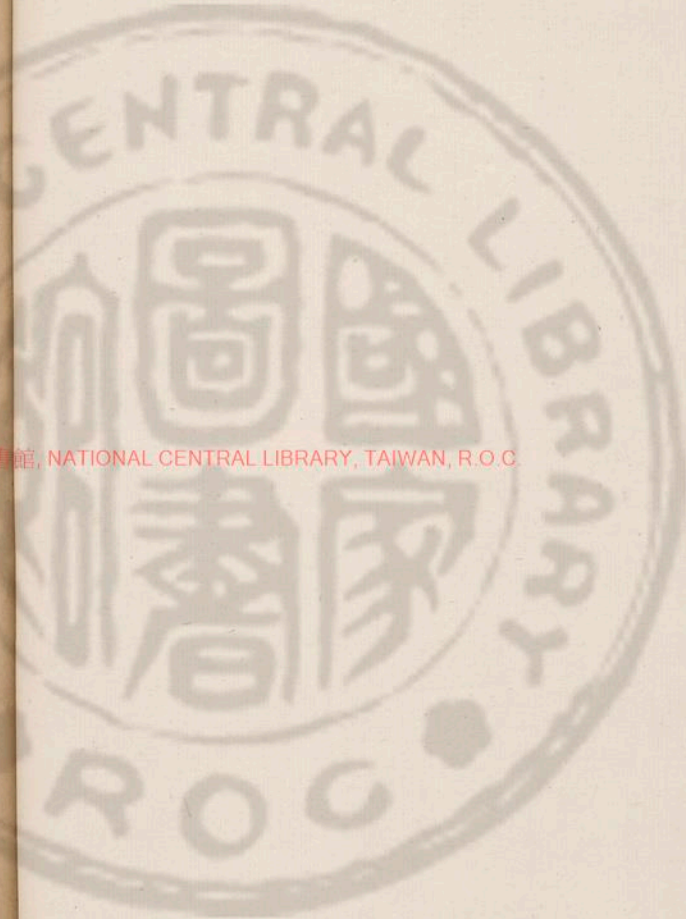
靖康中帙二十

起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
丙申盡四月十六日壬子

三十日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德安

府安置蔡攸前去省侍

太上皇自淮浙回壺已汴汴過宿州先是蔡攸已降授
大中大夫提齊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已解行宮使又
有旨令攸專一扈從
道君還闕攸具奏奉迎副使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宜
退伏田里乞依已降^贖命罷專一扈從事聞又差攸行



副使、
宮^四朝臣慮攸入京城別肆奸心乃上言故有是命
臣察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窮

美威柄敗壞綱紀使朝廷失信于四夷致上皇負謗于

天下君臣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他元

惡巨奸悉已竄迹軍民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

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听民言

深可憂慮若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万一驚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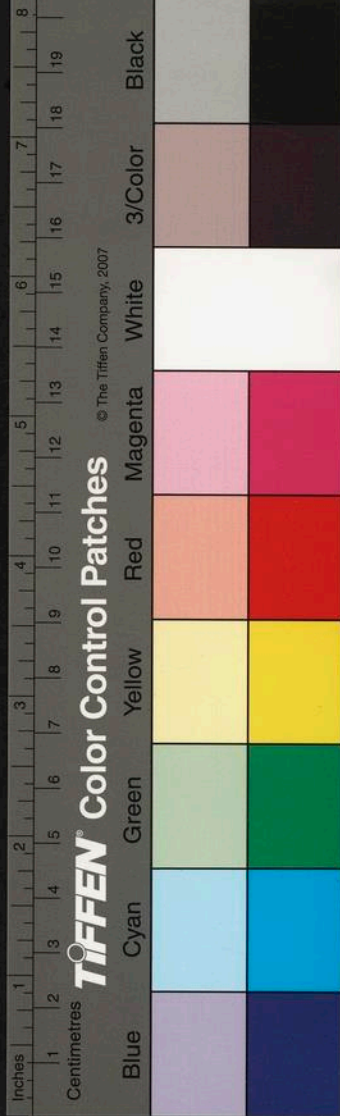
皇^上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逐責施行

三月三十日奉 聖旨京攸累有言章蔡京可責授崇

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為勸 上皇
北歸已降授大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旨指揮擇令前
去省侍

勅呂刑三千論罪莫先于誣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于
去凶若稽先圣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于凶惡敢
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秘書監分守南京致仕蔡京
以疎愚不學之資使輕果敢為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
張巧詠詔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
蕩無餘一吋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竭府庫儲儲以供
浪費偷爵祿之柄龍以市私恩黎元痛苦而無復樂生志



四月三日己亥

十隱憂而至于祈死當
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回衆惡而斥疎圍以自
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真同妾婦之為熟
異穿窬之耻連耿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狗國
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蠢敗已無及于噬臍悉舉愆
尤殆不勝于擢髮彈章疊呈匪朕敢私謂捨彼豺狼安
用狐狸之問而莽茲稂莠灼知禾稼之傷原情本合于
職夷遠佞姑從于屏弃休于恩宥無怠省循可責投崇
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太上皇至自鎮江府車駕出宜春苑奉迎

太上皇還自鎮江上出郊奉迎

太上皇戴玉並桃冠着金銷紅道服袍入自梁門都人皆

夾道觀之無不欣喜居于龍德宮耿南仲建議屏其

左右于是內侍陳思恭蕭道李琮張見道十人並行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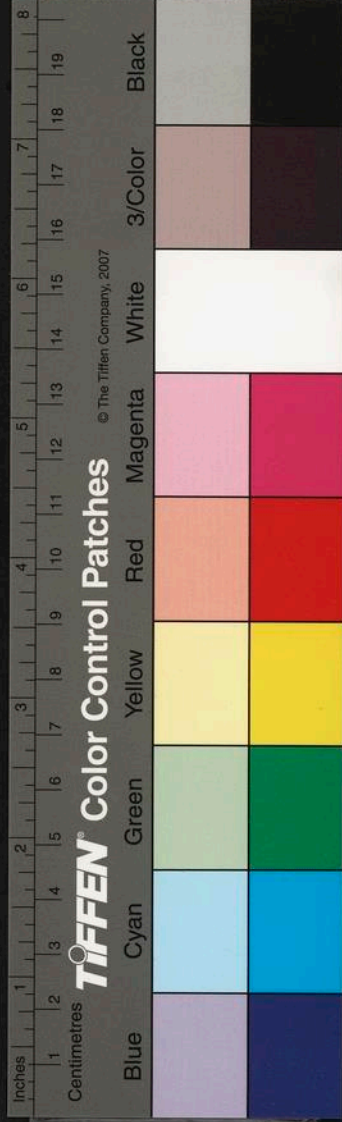
黜不許入門敢苗者斬

六日壬寅車駕詣龍德宮起居

靖康遺錄曰

上皇每有手筆付上自稱老拙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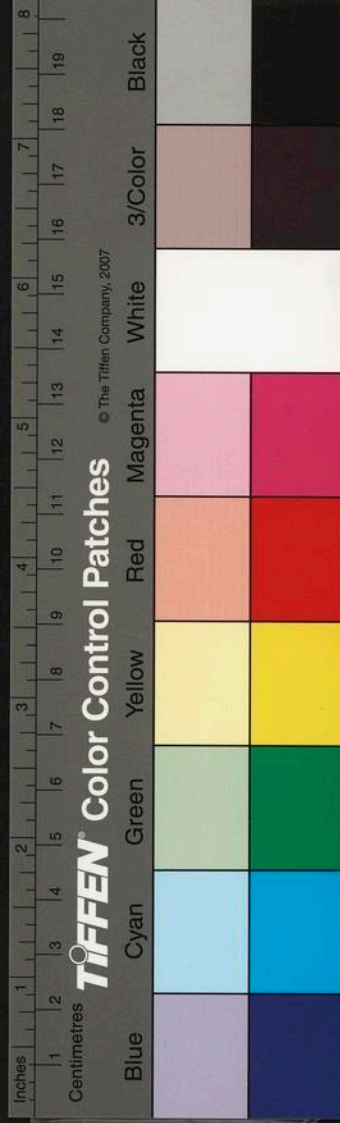
上為陛下猶對取財物頒賜左右



上令開封府戶籍所入龍德宮物數目有得賜者出即納之于宮。

李綱狀奏乞免從駕再入劄子乞宮祠臣伏蒙陛下特賜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傷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闕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趨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具狀聞又第四劄子臣累具劄子乞在外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平等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于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天听伏望^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

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臣區區之志欲以俟境邊寧靖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乞外輔已嘗累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回事^輒伏望睿慈察臣忱辭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具四劄子奏知取進止四月一日奉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指揮勿更有請詔卿忠義之志予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賴共濟不得再有請便赴院供職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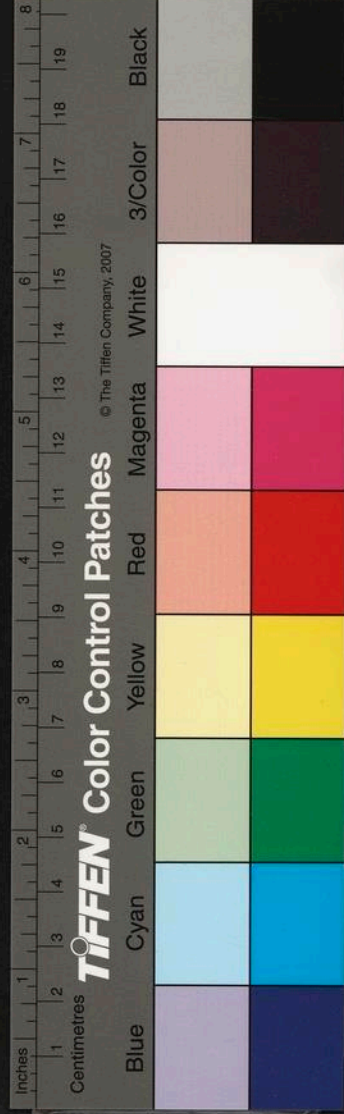


所不至故知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
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隔塞以議已悉罷逐方今四
海所顧以為輔佐者多聚廟堂朕于任賢勿二却邪
勿疑自以為庶幾為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
國事 謝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
筆手詞曲加接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菲詞方
惧雷霆之震特頒溫語竊窺雲漢之章既明因其謗邪
又勉所以國事思隆命薄感激涕零伏念臣結約臣竒
迂愚有素幸逢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于

李綱奏脩邊禦敵八事
帝倫得謗遂生于意外倘非上智曷諒貞忠伏蒙
皇帝陛下烛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黜閣
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必博陸之謬實由
誤帝之明臣不敢不仰体眷懷勉安戩守修政事而攘
夷狄方日奉于睿謨損軀命以振國家誓力酬于大造

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官吏軍民不圖陷溺夷狄
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浸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
能久苗即便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背前約
及今宜飭武脩邊防勿恃其不來特裁有以待之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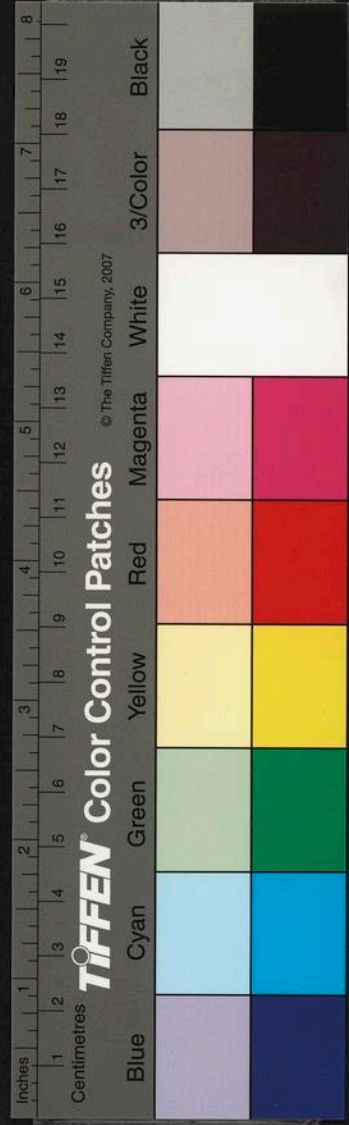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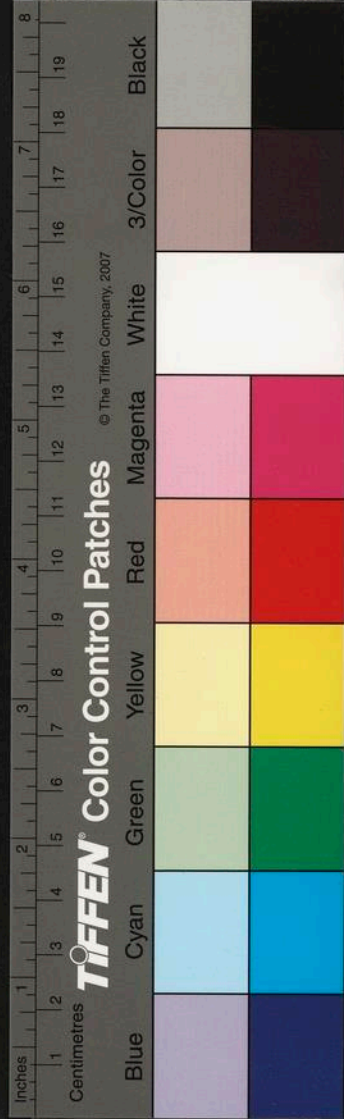
上條具所以守備禦邊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雖累有变故率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鑿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固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日之計莫若太原鎮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其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其營平相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涇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

其二謂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

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闕習又徑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僅及一半宜遣使固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武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兵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于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盡水州高敞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畜以充數官吏具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缺





馬者大半宜復

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方之馬可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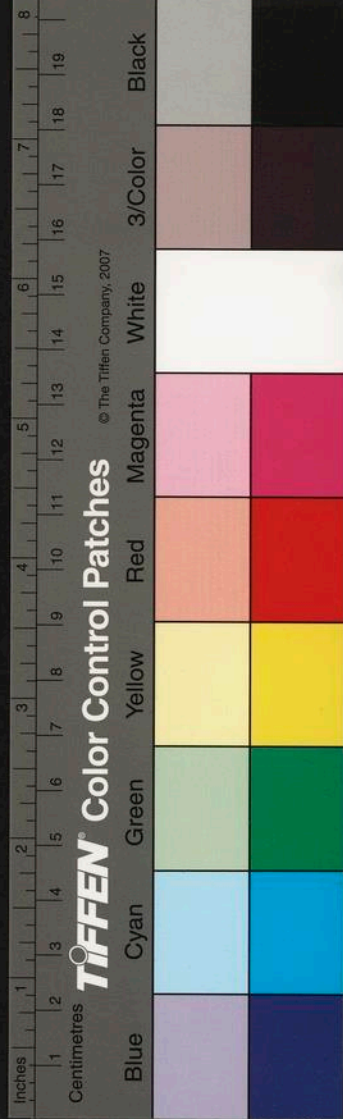
其四謂河北滹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而比年以來淤殿乾涸不復開浚潘官司利子稻田往泄去積水隄防地壞又自安肅廣信以下下西山地形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臨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為頽圯埋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諸郡畿邑皆須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

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

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為賊所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賊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誠以慰其心者

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為急務糴買糧艸宜復祖宗加擡糧艸鈔法一切以見絡圍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緣邊諸郡積蓄豐行則虜不敢動矣

其八謂陝西解鹽魚煮煎之勞而拾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賞不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亦益陝西邊益貧願復



祖宗旧制以慰閩陝民心

臣察上言將擅去朝廷人先賜罷斥以先公議

先是上皇東幸亳州大臣權貴不問恤國家難者皆乞扈駕將家屬從其餘百官家屬去者侍從自尚書而下逃遁者如張樞衛伸達何大奎等五十六人故有此論

舉使臣武勇指揮

圣旨在京令監察御史以上在外令監司知州軍及路分鈐轄以上候指揮到限三日于大小使臣內以心選擇曾經邊任或戰陣及有勇武可以統衆出戰之人各

舉二員開具歷任脚色保明聞奏即不得泛濫緩急擢用仍不妨別處注授及圓一般文困申樞密院

十五日辛亥幹商不回燕山

許採隔燕錄曰先是幹商不隔燕山進兵南寇留蔡靖

在燕五月十五日幹商不蟾目國王郭藥師等自南歸而肅王張邦昌同行士大夫見之有泣下者幹商不來

約蔡靖以下官于昊天寺相見遂袖中出本朝所與國書令王萬等讀示蔡大學讀訖幹商字乃謂蔡公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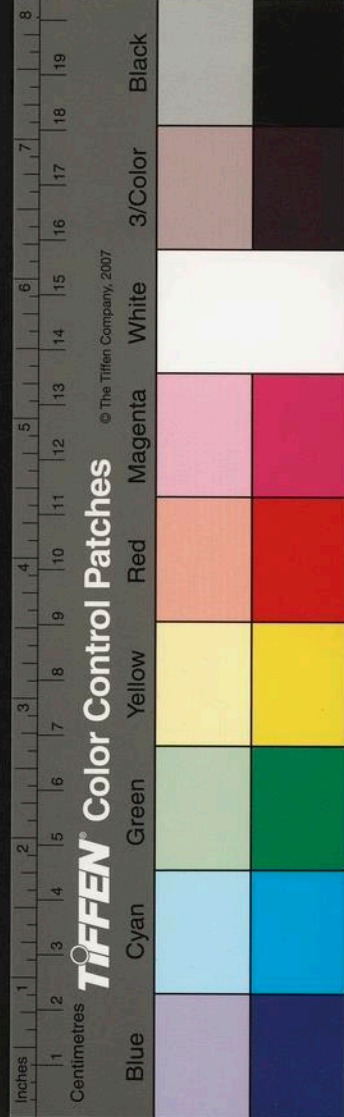
官曰趙王失信致我南侵却聞少宰甚得人情不然吾未回來入寺且安心坐為有少邊事議未定緣候定奪

却令典肅王同歸。兼以形將少金銀。令充果費。其言頗似婉順。良久。又謂蔡公曰。大學有事。可以說及。蔡公曰。念靖南歸好。幹離字大怒。頭面發赤。曰。待與他商量。好事都不肯商量。却只要歸好。其蒙霜特姑。蒙霜特姑者。棍子敲殺也。明日。獨廷蔡公一家于皇城。衆皆為公危之。詰旦。余往見侍中。劉彥宗曰。昨蔡太學見二太子。語言稍力。聞已迂皇城。或者恐有不測之禍。望侍中與周旋之。彥宗首肯曰。少間當言之。請無慮。予既回。又遣人諭及曰。但放心。央保無虞。後聞彥宗入皇城中。既回。乃望見幹離字。又兩日。復廷蔡公于高固練宅。巡邏呵

衛之。後幹離字又來。約本朝官于姚材淀觀射柳。見肅王張邦昌已在。而王雲曹暉亦來。坐次甚遠。語言不相接。幹離字乃謂蔡公曰。大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令隨肅王過去。因有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瑗。厚禮也。

金人建元帥府。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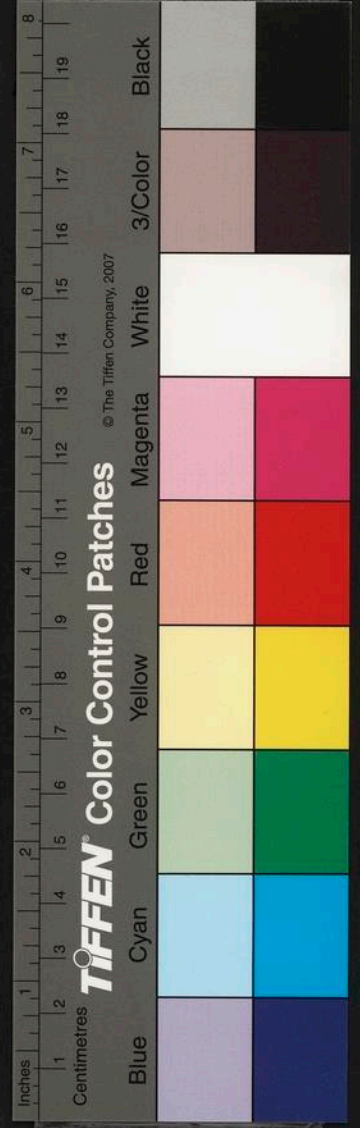
節要曰。窩里字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東。稱都統府。至是改曰元帥府。乃劉彥宗之建議也。以諸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偽皇弟盧不魯。偽貴字極烈。粘罕為左副



元帥偽皇子窩里孛為右副元帥偽皇弟撻懶為左監
軍兀室為右監軍偽皇弟闌目為左都監契丹耶律余
都為右都監東路之軍罕里孛主之西路之軍粘罕主
之虜人大呼作東軍西軍東路罕里孛建樞密院于燕
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于雲中以特
主愛主院事虜呼為東朝西朝廷

十六日壬子太學生陳東上書辭免恩命及論列蔡京父
子
書曰臣于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勅一道賜臣迪功郎
進士出身臣不敢冒恩命今已具狀繳申尚書省乞

敷奏遣還成命者皆契勘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合在學生伏闕下上書乞誅奸臣蔡京等六賊又于今
年正月初六日三十日臣兩詣登聞檢院上書蓋因
太上皇南幸申言六賊之奸又于二月初五日再
學生伏闕下上書乞復用李綱并乞罷李邦彥等是日
軍民不期而會不同而諧者十餘萬眾扣闕號呼驚動
九重臣之罪固自當戮
陛下仁聖赦其萬死在臣之心已是僥倖臣雖至愚粗
知公義豈敢復萌一毫私心希朝廷恩賞今來遽被
寇命臣恐懼莫知所以伏念臣所言奸臣蔡京等六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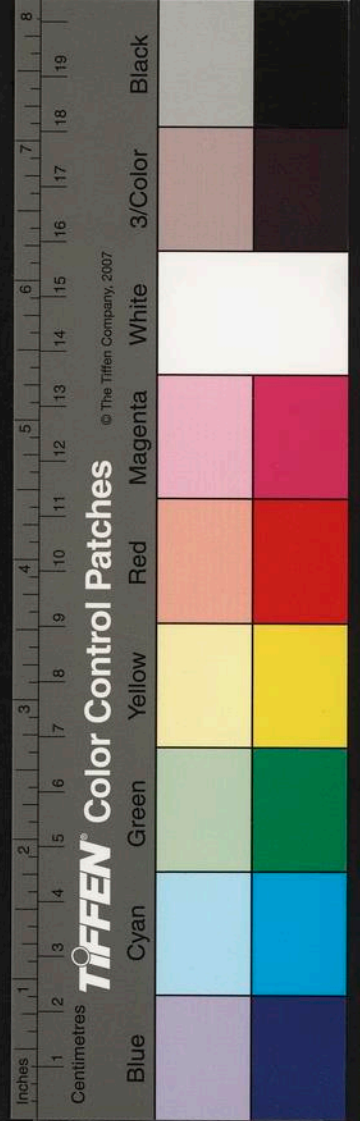
者以天下壞亂至極，乃致夷狄侮慢中國，上皇避位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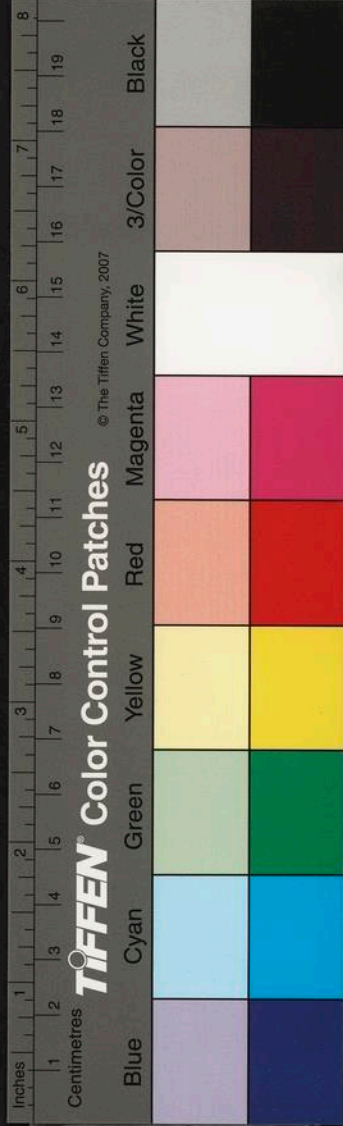
陛下新即寶位，遽勞北顧之憂，事至如此，皆京寺所致。臣等諸生，謂

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又况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不振，是必先誅京寺，然後賞罰明，而國威立。則在位之臣，必能悉心叶力，助陛下大有為於天下。誰敢懷奸，誤國如京寺耶？夷狄聞之，必望風遠遁。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二月五日，所言

乞斥李邦彥等，而復留李綱。蓋于初四日早，聞得李綱廢置，而軍民怨憤，物不可畏。臣等深恐不測之變，瞬息窮筭，料朝廷之上，侍從臺諫之中，必無為陛下言者。願乞亟復李綱，以安軍民之心。此臣等伏闕之本心也。臣等諸生，遭遇

聖明，各欲書忠竭孝，以戴君父事，干宗社大計，奮不顧身為陛下言之，豈敢于此僥倖官爵。臣謂今日之所急者，退小人，進君子，修政事，攘夷狄。今小人未盡退，君子未盡進，故政事未盡修，而夷狄未及攘也。方今天下事無大小，罔不盡瘁。臣須振額起廢，刮磨整齊之，而後可。奈何！伏坐視而不救乎。





臣知之矣其大意有二焉
 陛下不斷則主威不立大臣懷私則公道不行主威不
 立則雖有大禹之憂勤文王之恭儉未能濟功也公道
 不行則雖伊尹之志周公之功亦不足覩也已臣何以
 知
 陛下之不斷而大臣之懷私乎蔡京蔡攸尚違典刑臣
 以是知之也蔡氏罪惡貫盈雖族滅不足以償天下之
 憤自崇寧以來蔡京專權跋扈壞亂天下窺伺神器動
 搖國本天下共憤之臺諫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
 望等論列京罪章數十上近日言者脩阮蔡氏父子之

惡象論不^容如此終未正厥典刑以誅殛之臣以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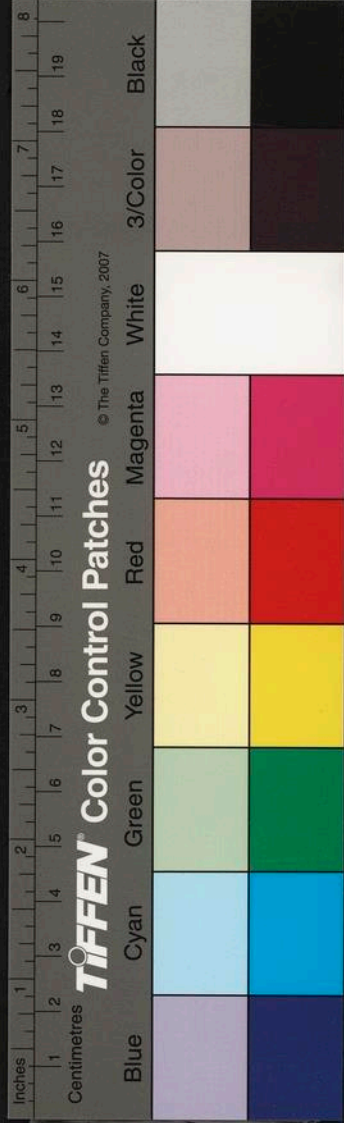
陛下之不斷也臣^其知
 陛下非不^欲殛誅之也所以未能斷然不疑者

朝廷之上有為之營救也乎今之大臣率多蔡氏之黨
 往^附轉會希合以蔽蔡氏之罪臣以是知大臣之懷私
 也臣謹按蔡京用事每有異志蓋嘗與蔡崇陰謀是時
 陳瓘之子來訴于朝蔡京怒之編置海島天下州郡城
 門之嚮帝都者素號朝天門京乃令更名曰朝京^欲為
 天下朝己之識創典章法以貢士退歸者為退送意為
 送者宗也欲為退宗也欲為退宗之識甚者建四輔以

分天子之兵置三衛以翊天子之勢托祝聖而植臨平
之山假立民而決與化之水動皆不軌致姪侯之告變
而認為心疾受孟胡之訛言而與之以官趙植以妖術
附之張大成竄說其惡前后言者論之甚詳想章疏具
存

陛下試取觀之可知其奸也至于獲道曲河相通宮禁
持君父言者或未及之又改公主縣主郡主為帝姬
宗姬此其用意尤章者蓋趙出嬴姓而姬姓蔡所自
出京乃使天子之女悉從己姓悖逆不臣有如此者
頃歲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萼所告聞封府制勘

懷素供通倫言京嘗有謀是時開封府戶林撼御史中
丞余深實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護因交款及
京者必令禁毀京遂倖免後據深聞廷宰批答京有以
報之也京在相日動以數年不除一諫官意切掩
上皇從諫之聖以絕天下議己之言愚弄朝廷幾同
見戲天下皆知京有宗楚客之心使其得遂厥志必為
王莽無疑幸宗社之福其志弗遂耳京兄弟被遇三朝
崇寧間京為宰相下為元樞弟兄將相之權國朝以來
所不許也京之凶熲可畏當特無敢言者京父祖子孫
坐享高爵厚祿倖冒恩寵二十餘年義當子孫捐



軀報國前日邊報驚急實在

陛下即位之初北顧驚撓不勝宗社之虞蔡京蔡攸乃
典童貫朱勔等盡挈家屬強挾扶上皇南廷使

陛下父子離隔晨昏之念日乾聖懷蔡氏父祖子孫不
下數十人無一二苗者曾有一毫事

陛下心乎京既以扈從上皇為名乃獨留拱州已魚

心于上皇矣灼見京留拱州甚不後然意凶穩坐中

間伺兩宮之安危然後自為之地也萬一陛下當時
果從臣之議決意他幸都城不守京必起為賊用京
固_知不_知狄醜類必不能久有中原歲去之後必乘勢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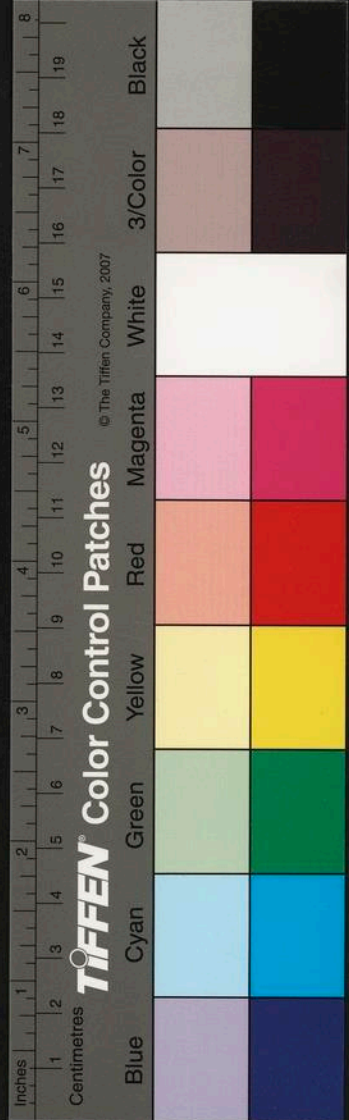
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以償其素志其子孫朋黨內
外遠近更相應援陛下雖欲力圖恢復恐未易也若

歲或上皇渡江之後蔡攸等變亂遂成京必奔馳必就
其子自江以南非朝廷有京之奸計每如此聞京前

日在拱日夕飲宴樂聲不絕比至_國往西都則帶花飲
酒倘祥城_圍自若_塞是曾以朝廷君父為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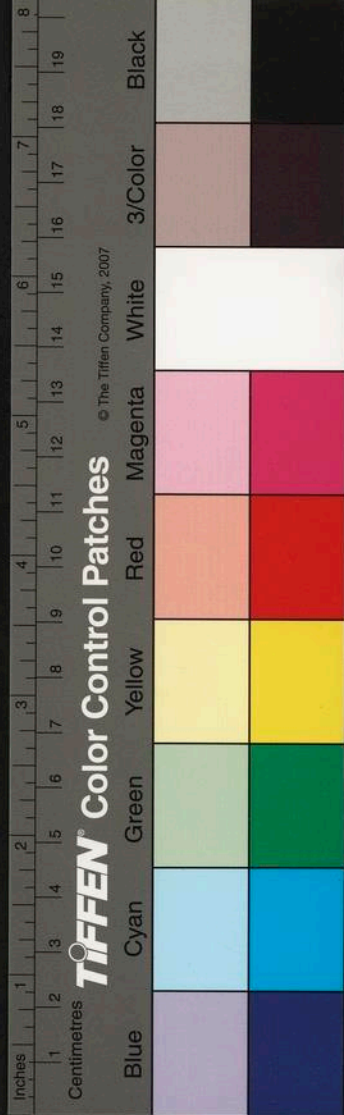
陛下謂不誅之可乎蔡攸之罪尤不容攸之為人驕淫
狠傲在家則無礼于其親在朝則無礼于其君不忠不

孝天下向聞閹門淫穢復不可道招_權怙勢侵亂朝廷
燕山之後銜起于童貫而攸實副之隔沒士馬捐軀後



帛不知其數買空城因以給朝廷冒取尊賞躐致公卿
久願^元樞之任前日金賊初起邊城告急章奏累至攸
^再願之乃于私家收拾金宝密自為備在
朝廷臣皆作去計畧無一分禦捍之心直至虜寇漸逼
乃始奏聞遂至賊兵衝突造城下道路言皆為攸父子
及貫勛等共虜人結為內^應欲分我中國而主之所幸
城中奸細數敗自知計弗得行乃扶我上登倉遽遁
去聞上皇為攸等^路劫^無所不至臣正月三十
日上書正為此也願陛下早登英斷以鋤禍根則在
廷之臣孰不為陛下正用如王黼梁師成非為黨與

在朝廷者然二人已死彼亦灰心雖欲懷私不可得也
今朝廷大臣心懷蔡氏萬事掣肘遂使陛下刑威有
^未當蓋京父子不誅而童貫朱勛亦得倖脫童貫之
罪大于梁方平方平伏誅貫猶未也朱勛之罪大于李
邦彥邦彥已死^當當何如蔡京父子之罪大于王黼王
既不免蔡氏父子尚可容乎陛下即位以來天下指
以俟京滅乃遲如此天下失望聞京近到拱洛二郡
百姓父老皆欲毆之今蔡氏父子所在之處萬一有為
陛下^起起而誅之以快積年之憤因成變亂陛下雖悔何及蔡氏不滅則天下之心愈益疑^惑終不



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哉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此
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陛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
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處事勿玩法徇情以苟且
目前當事之思為萬世法正如以臣上書之故遂欲自
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為萬世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
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甚臣以布衣一介臣敢
抗辭君命罪誠万死臣無任皇恐待罪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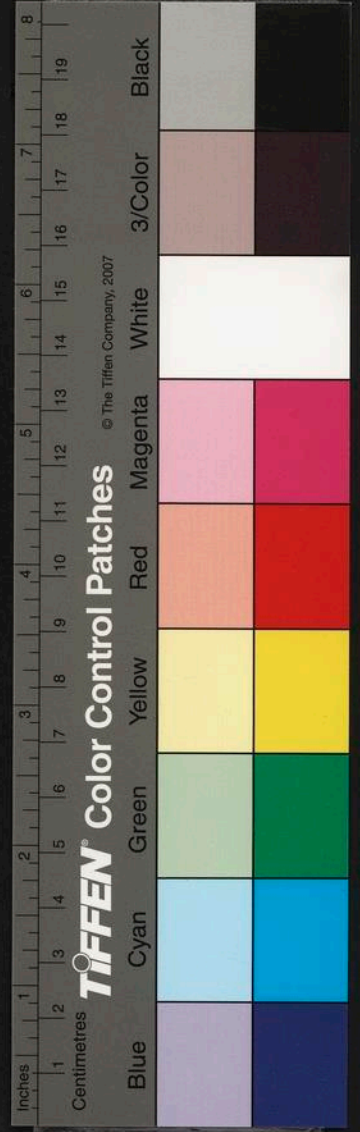
三朝老盟會編卷第四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
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壬子尽二十
九日乙丑

置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彬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

臣僚上言竊惟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
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
無備敢以數万騎直犯京剽者盖將相大臣同惡相濟



可解欲望平治其可得哉夷狄侮慢之患何時而已此
皆大臣懷私不恤國計陛下又不斷自宸衷必殺無
赦天下何賴焉臣願陛下處事勿玩法徇情以苟且
目前當事之思為万世法正如以臣上書之故遂欲自
布衣加以爵命此豈可為万世法哉願陛下察臣誠懇
追還成命臣獲安義分不勝幸甚臣以布衣一介臣敢
抗辭君命罪誠万死臣無任皇恐待罪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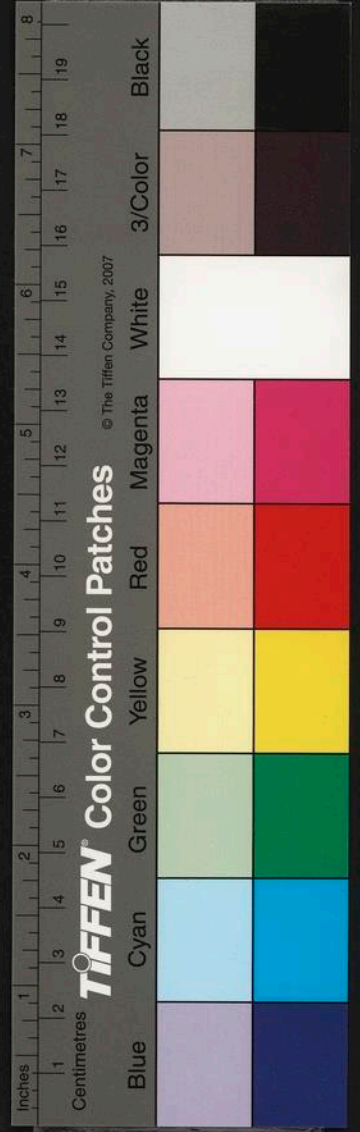
三朝老盟會編卷第四十六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
莘編集

靖康中帙二十一
起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壬子尽二十
九日乙丑

置
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彬州安置蔡攸永州安置

臣僚上言竊惟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
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
無備敢以數万騎直犯京剽者盖將相大臣同惡相濟



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弄威柄^子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于內，童貫敗壞法^度于外，爭^度板競利，其勅雖相為矛盾^盾，至于包藏賊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前後臣僚累曾論其罪惡，臣不復重陳，造為亂階，均犯大惡，竄殛之刑，獨加于王黼。而蔡京童貫止于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陛下即位之初，大明賞罰，以弭令天下至于亢惡大奸，罪狀顯白，乃復寬大，雖天心隆恕，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疾何。奈四夷侮^疾咲何。若京及貫者，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厭天下之意。臣愚伏望陛下特加睿斷，將蔡京童貫與王

黼一等行遣，庶使刑罰均平，足以為賊臣之戒。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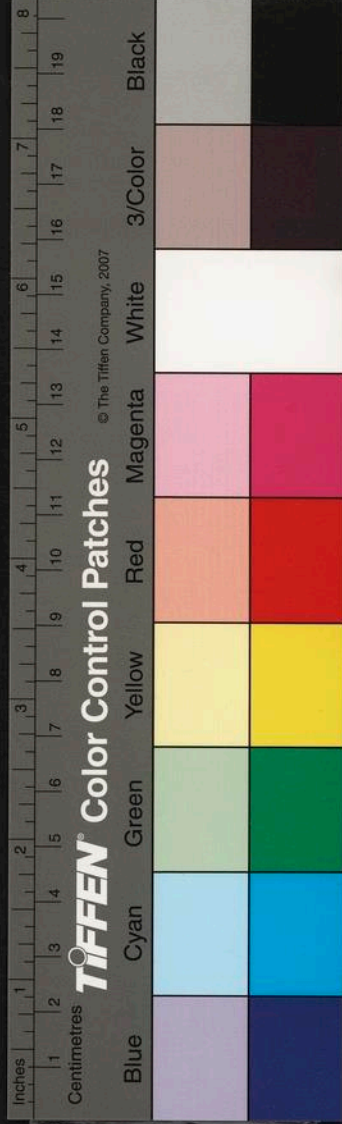
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柳州安

置。蔡攸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王孝迪落^職國宮祠。

臣寮上言，臣伏觀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黜，如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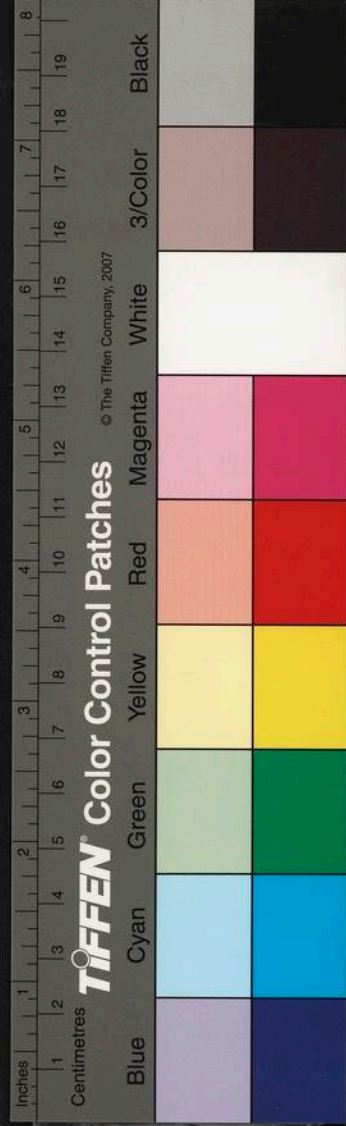
邦彥、主和、李稅、李欽、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于民間，而措置乖方，為國歛怨，莫知王孝迪。今猶以秘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未所諭也。謹按孝迪，天姿庸陋，無一可用，為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為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為翰林學士，則文詞踈謬，取笑四方。其不



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為中書侍郎當國家艱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_效死以濟緩急又豈受其寶貨也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廸輒大書巨榜揭于衢以虜人殺戮掠_為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差從官指叔貴之間差牒未受降官至今士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于此使臨方面民必受害伏望睿斷特賜罷_黜仍褫其職名釋國人怨憤之情奉 聖旨落職與官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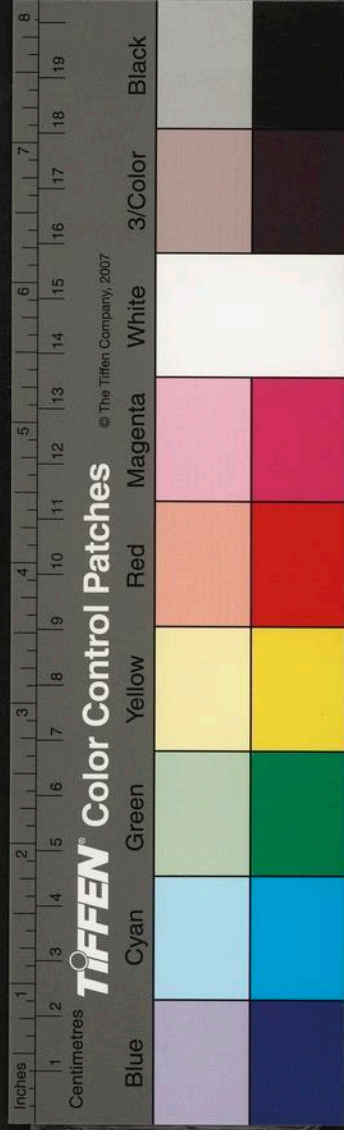
右諫議大夫楊時論姚古救太原

臣比聞粘罕三月中自太原分兵入邠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無人之境所經縣鎮林劫屠戮殆無孑遺王師坐視不救若非已事至四月半賊離邠州還太原統制林即器等四人方至邠州入城十餘日坐糜廩粟無敢向敵者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留不進宜諸將皆肯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留以軍法從事久未_恭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進諸將逗留古實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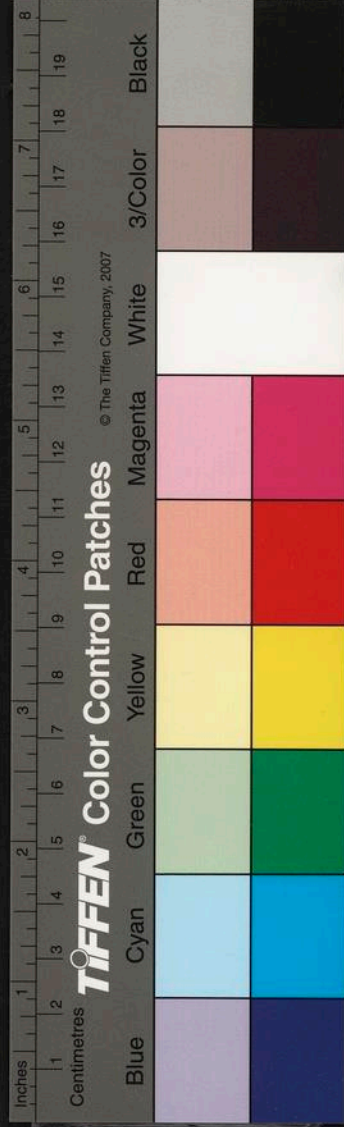
地柰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
太原之氏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
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
人知必有南窺之意郭藥師逆賊也包藏禍心人人
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覬幸脫歸不復以告蔡
靖抗章論奏而白特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蔽蒙苟安恬
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
鑒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
大臣悉力措置速正姚古逼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
揀有武勇略可任者代之福禔仍有不用命者一以軍

法從事庶幾士氣又振稍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
欲遽誅大將始用唐故事則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
責後效猶之可也不尔則殊冬之交夙致草哀強寇長
驅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听之
林泉野墅記曰古陝西人為邊將從重貫伐西夏屢有功
又從收燕山累官秦鳳副總管後為熙河路經畧使加
節度使金人犯關率衆勤王圍解加檢校少保河東制
置使及虜再圍太原詔諸將解圍古及种師中聞虜兵
少不知其詐也于是各率兵數萬約古出河東師中自
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



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虜謀知以輕兵拒險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至榆次縣相遇大戰師中死之後數日古因遇虜于盤陀兵皆潰子平仲善騎射從童貫戰西夏城蕩勇冠三軍平方臘立奇功後种師道入援都城上密令以屯兵七千劫虜寨不勝李劉蕤瓊王師古率兵援之皆敗平仲被殺今上即位思其忠勇疑平仲不死詔諸路尋訪發赴行在十八日甲寅詔以虎符起兵詔曰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陵侮侵犯邊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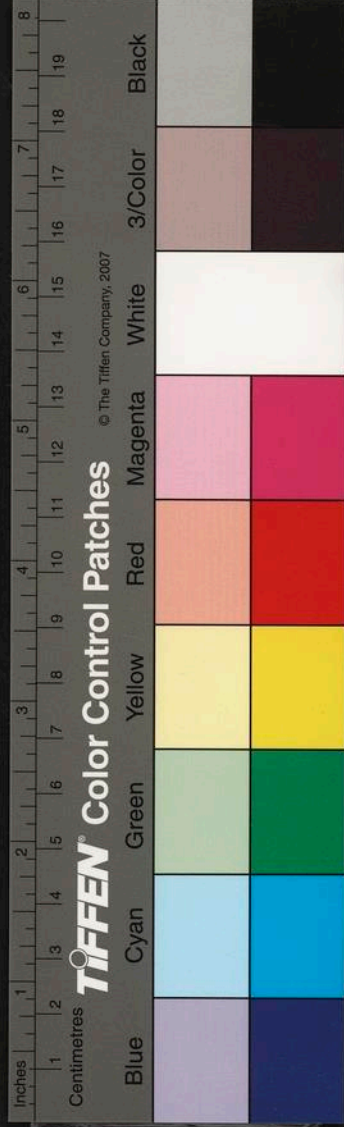
達于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啟朕心屏去奸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荆部無虞其天下同因慶然而虜情狡狴未有四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穢群醜則何以震固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央之策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名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听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



徐處仁奏行馬政

徐處仁劄子奏臣間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澤從之隴右監牧之制始領以太僕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各六閑為祥麟鳳苑二廐以繫飼之後又增置飛龍廐于禁中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正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万千置八坊于邠岐涇寧間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畊之以給芻秣八方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又折八監于河西豐曠之埜方因時天下以一鱗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至開元中王毛仲領閑廐初監馬二

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倍蔣苕菱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他蓄售絹八萬匹由是觀之馬政得人其利如此今川陝馬綱道路芻秣不時比至京師僅存皮骨給與諸監往不堪養飼斃于牢檻所費雖多無補軍政今欲乞令外路軍合請馬兵給級券差官管押親詣陝西見今有馬監批合用數請領其不切養飼致有死損壞戾行科罪雖有往返勞費然自此軍人各得善馬可備出戰為利甚大所有起綱馬至京選大小使臣管押添差人兵嚴立殿最賞罰必行庶几稍革目前弛慢之弊左右驥驥院每月令本曹郎官本院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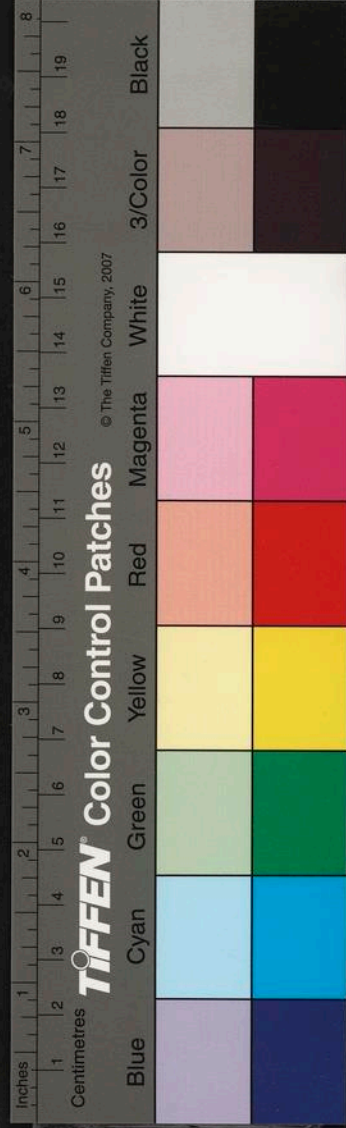


太僕少卿分詣點檢驥驥院官吏及教駿兵級據所管馬死損多少以為賞罰莫馬政漸脩禦戎有備如蒙聖慈允許乞送詳議司檢具各行條制及畫一措置事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

徐處仁奏乞拘戶絕等田土召募鄉兵

徐處仁劄子奏臣切惟金賊遠道邊鄙稍寧正當豫講經遠之謀以善其後訓兵積粟今正其時然多屯兵則糧運至難少屯兵則不足禦敵要之二者皆非經遠之長策也臣今乞委河北河東京東西安撫提刑司京畿提刑保申司搜括州縣逃移戶絕籍沒應係官田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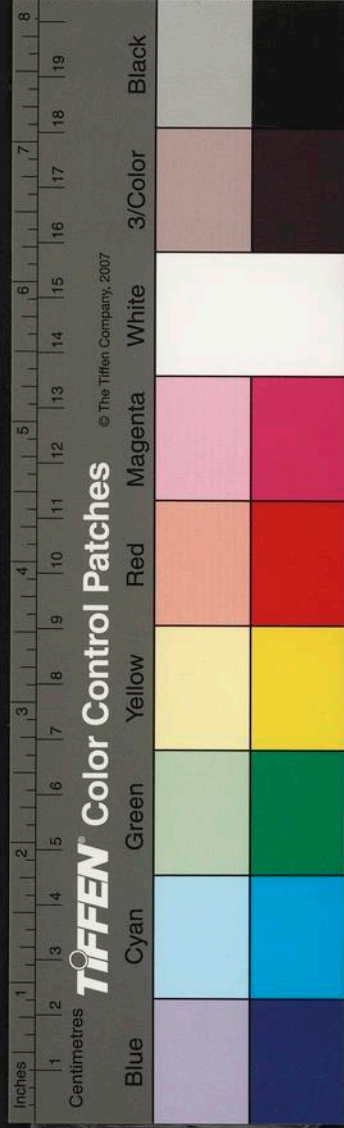
不出賣召募強壯之人授之以田使為永業各養堪披甲戰馬一疋其頃畝之數課習之法部轄之階級賞格之地並依陝西弓箭手條法無事則服田力穡有警則釋耒荷戈抗高強者時與激賞捕盜有功者稍加錄用使之競勸樂于征戰以上並召人情敏仍許世襲則一二年間可得精兵數萬既皆土著之人習山川險易且有保護坟墓財產之心遇有警急人自為戰較之發兵以往萬不侔唐韓愈去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此之謂也仍欲乞將河北等五路給養馬戶下所養之數願依弓箭手計地養馬教習者聽其給頃畝亦依弓箭



手若人戶自有田業願奉馬習戰者將戶下田土依弓
箭手法所給頃畝免夏秋二稅及諸般科役專委提刑
保申司春秋兩次通行點檢課試給賞並如弓箭手法
則又可得騎兵數萬要在監司帥守悉力奉行委有積
効優加精擢擢如或更似目前更張虛數俸院莫賞典及漫
不加意州縣當職官及監司並宜重行誅竄以革誕謾
之風數年教習既精軍聲必振不惟可省轉餉之役兼
可漸成安強之威其利甚溥惟性閣下果斷兩力行之
如蒙允許即乞送詳議司檢其合用條法畫一約束事
件行下合屬去處疾速施行從之自後亦不見成效

趙皇待汝厚汝反趙皇我無金帛與汝等汝定亦反我我
無用尔等於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女貞四五千騎
以搜檢器用為名于松亭閑路無問老幼皆括之并取
其財物由是常勝軍之起義八千人皆盡而藥師平日
所謂爪牙者無類矣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令徽甚
惶恐又賜郭藥師姓廟完名顏為燕京留守實不與府
事後幹商不留彦宗同遁山西與粘罕議事從而藥師
並家屬亦往或云拘之泊淀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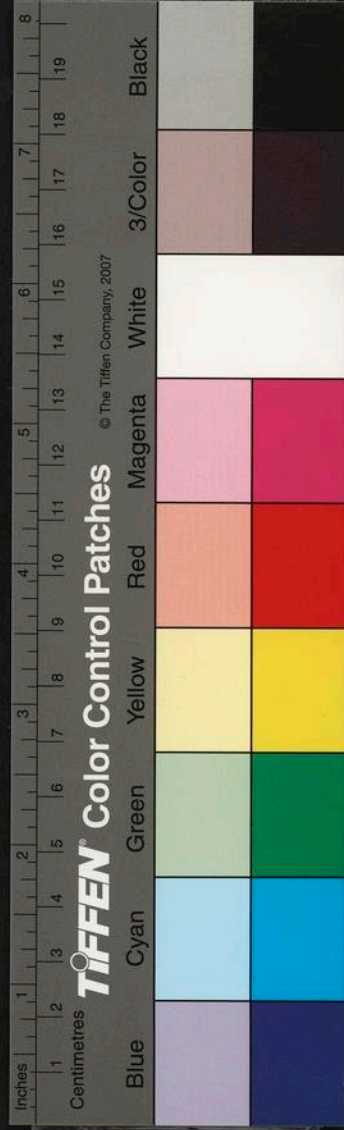
與姓氏叛逆傳曰郭藥師契丹將也初遼人為女貞所
召募遼東飢民先自宜州募到者謂之前宜營後募



者謂之後宜營如前錦後錦乾顯大營巖州營揔謂
之怨軍以董小醜羅青漢郭葉師為將令領隊長以統
之有八營共二萬八千人董小醜被誅羅青漢率怨軍
作亂軍遼人遣蕭幹討之葉師內變殺羅青漢就招安
蕭幹擢用為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葉師累
功守金吾衛上將軍守涿州燕王死童貫以大兵駐高
陽閔葉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餘先遣園練使趙宦考奉
表于貫將精兵八千鉄騎五百并一州四縣皆歸于朝
廷加葉師處州觀察使令隸延慶軍為鄉導葉師獻入
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葉師選常勝軍及西兵五千騎同

耿南仲門下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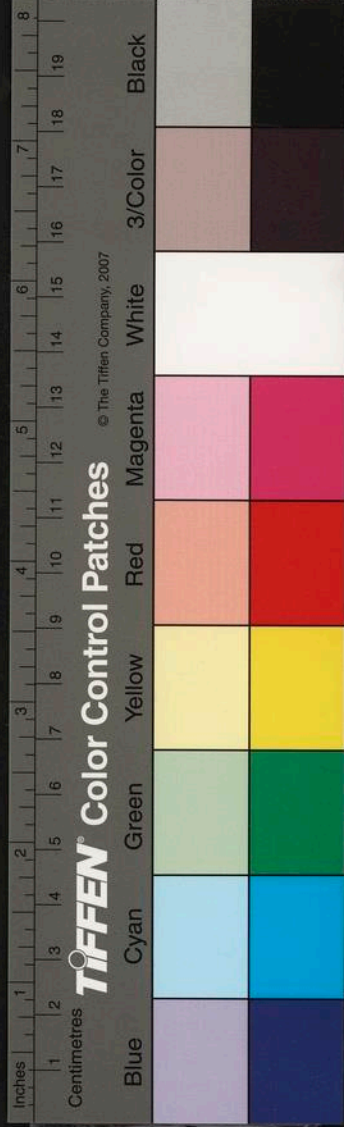
勅為君莫大于知人用人莫先于求舊置諸左右必惟
正直之臣重于典型蓋頌老成之智春時賢弼進二東
臺肆敷指卷章以昭茂烈太中大夫尚書左丞耿南仲清
明不撓御名大有容迪德為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
音道適堯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贊青宮久資調護
之益參三陪岩廟更殫啟沃之誠智謀善畫氣貫金石矧
薰門出納之地大政襟喉之門茲疇雋庸用申褒律噫
呂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豈愧前
哲勉據所享永底丕平可門下侍郎三十日丙辰幹商



不發常勝軍歸本貫至松亭關盡殺之以郭藥師為燕京留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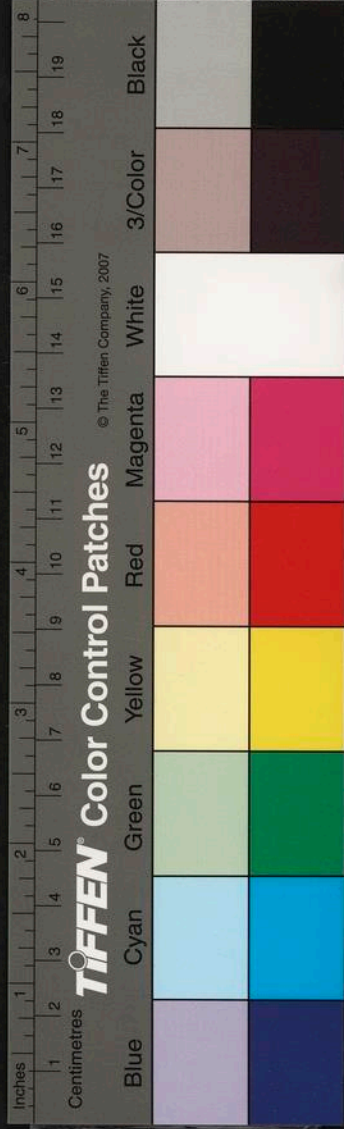
幹離不回至燕即令常勝軍納馬已而納器甲弓劍其自南歸所部常勝軍三千人行至泳易亦令納器甲至燕山又令納馬立賞以捕之而常勝軍無敢齟齬者四月十八日金人榜市曹云先起郭相常勝軍皆鉄州人久離鄉土墳壠仰于四月二十日盡歸本處居住常勝軍官千人長百人長等數十人往見幹離不辭其行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等恩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及天祚

襲燕山藥師遣教隊雜鄉民奪迎春門入陣于憫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進兵抵宣和門外遣人諭蕭太后令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雙門下馬步戰又敗皆乘馬與揚可世墮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蕭幹牽藥師可世全裝甲馬以示延慶軍恐而潰後以平蕭幹功加節度使金人以燕歸朝廷其詹度同知燕山加檢校少保藥師以節鉞准居詹度之上朝廷移詹度河間府藥師以降為上將將寵遇錫賞之厚不殫名或引之入宮禁藥師沒驕識者必知為朝廷憂時人比之安祿山詹度在河間嘗奏曰昨蒙恩師燕窺見



郭藥師瞻頽不常。輒向懷異。蜂目鳥喙。怙寵恃功。兼常
勝軍暴掠燕人子女。攘奪居舍。藥師縱之。不復彈壓。臣
嘗論其逆節已萌。及尾大之患。漸不可長。仍乞以閑田
授常勝軍。計口支糧。以便公私。皆不蒙施行。而藥師凶
橫日甚。居處服用。率用蕃儀。仍借舊有之禮。如置差遣
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臣竟緣藥
師不依御筆官序互論列。尋蒙改命河間。自後雖異之
通書。講論鄰師之好。然探賸往來之人。知藥師必有陰
謀。所以夙夜守疆。密為之備。計其利害。不在燕山之下。
今果聞其金人交結。背負朝廷。興禍不測。緣臣素與藥

師嫌疑。當此之際。固當竭力挫其奸謀。更幾速授兵。庶
殄滅以寬。至主北頽之憂。詔深州盧宗原。体完未行。而
閩幹商不犯燕山。藥師出兵白河。初與之馳逐。其將張
令徽不戰先走。步軍隨逐。大敗。藥師執安撫使蔡靖。轉
運使呂頤浩。李興叔。提舉茶鹽沈瑄。以燕山府叛。降大
金。盡以宮禁奢侈。中國無備之事。告之大金。尊之京師。
將二千騎至浚州。先據橋南。以邀王師。擁入河者數千。
直至城下。大金用之。大金退。每用藥師。陷河北諸州。幹
商不回。至燕山。知常勝軍反。下。令盡焚。歸本貫。至松
亭。閩遣女貞數千騎。盡搃殺之。以藥師為燕京留守。又



遣平州後粘罕以余觀叛疑藥師預謀追至元帥府獄
鞠之既而復獲免藥師家富于財牛馬不知其數婢奴
千人粘罕謂財能動人盡奪之囚婦女真之域子安國
亮時預南侵之謀亮犯^淮上統兵為先鋒亮被弑安國
為亂兵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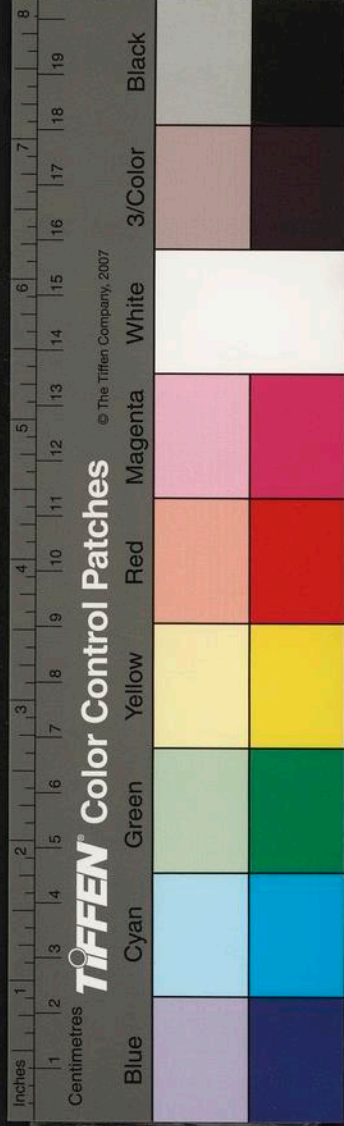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日甲子廊延路軍馬使黃迪與陝西諸路人馬王
迪等駐軍于汾州東北上賢探騎報金人賊馬見去三
十里下寨是安夜叔都就黃迪令造飯撰甲以待見賊
至傳令之不得出兵各守本寨
二十九日乙丑何濬子孫并行羈管姚平仲令主賞捕捉

臣寮上言何濬姚平仲敗事其何濬子孫若行剽奪羈
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既及子孫有以累其心至如姚
平仲恐當差人捉捕行遣儻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
復用無所懲罰敢進正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何濬子孫竝勒停送唐州羈管姚平仲立賞錢三
千貫文告捕白身人補承信郎有官人轉三官

粘罕破黃迪寨皆被害

是日凌晨粘罕遣甲騎千餘人自太原路來至黃迪寨
^立移時觀望我壘是時王師駐于上賢者凡九寨并
在此岡上皆相去數里咸遵黃迪令並不出師金人斷



又有騎兵分九頭項前來並有別騎去寨之五里間其
元家者千騎反起汾州路去把我李路其九項賊馬各
對一寨駐馬騎久望黃迪寨者先來逼壘乃遣神臂弓
三隊出寨于高阜上射其賊馬相射移時我矢告盡迪
復遣三隊出寨方將半賊馬不避矢石其直衝棘門寨
遂破繼而諸寨皆被其害韜甲軍須悉皆委弃官兵市
民洎運糧人夫死于賊者無數餘兵奔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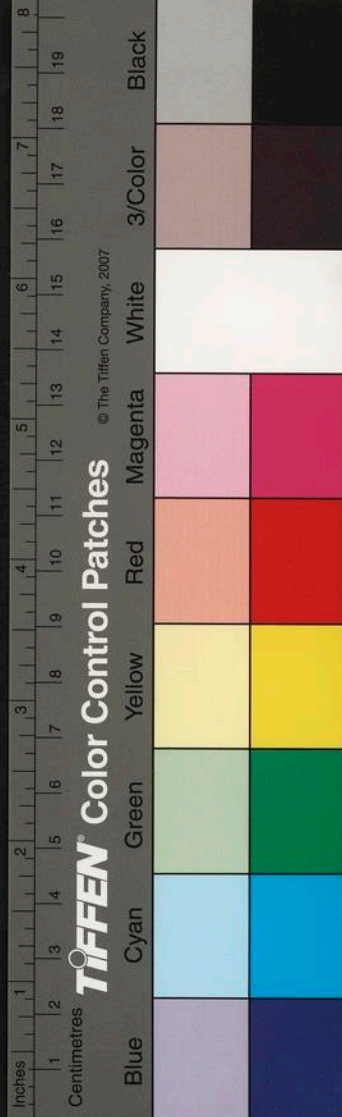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第四十六

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七

靖康中帙二十二

起靖康元年五月初日
庚午盡二十五日庚寅

五月五日庚午詔勸士民以財穀助軍興詔曰朕嗣
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庶養元元以為
無窮圖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師以
振國威然而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方積弊之後朕痛
自刻剔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用
誠未有贍乏也昔漢武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
之今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以為
億兆養生之圖將以有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



又有騎兵分九頭項前來並有別騎去寨之五里間其
元家者千騎反起汾州路去把我李路其九項賊馬谷
對一寨駐馬騎久望黃迪寨者先來逼壘乃遣神臂弓
三隊出寨于高阜上射其賊馬相射移時我矢告盡迪
復遣三隊出寨方將半賊馬不避矢石其直衝棘門寨
遂破繼而諸寨皆被其害韜甲軍須悉皆委弃官兵市
民洎運糧人夫死于賊者無數餘兵奔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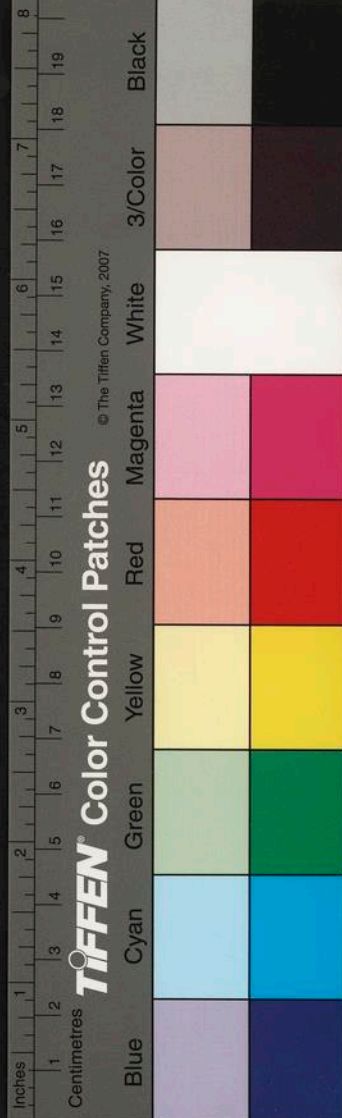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第四十六

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七

靖康中帙二十二

起靖康元年五月初日
庚午盡二十五日庚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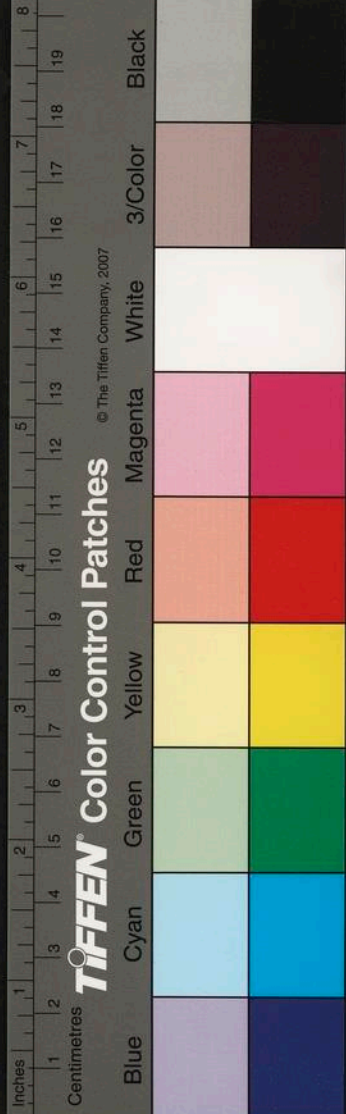
五月五日庚午詔勸士民以財穀助軍興詔曰朕嗣
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庶養元元以爲
無窮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國師以
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積弊之後朕痛
自刻勸固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用
誠未有贍乏也昔漢武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
之今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以為
億兆養生之衆因將以有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



難之妹也。一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
 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
 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費。其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
 將等第推恩。以為忠義之勸。八日癸酉。河北河東宣
 撫司乞招兵以備防秋。河北河東宣撫司言河北諸州
 正兵缺少。以禁例物于陝西募游手惰民充募。五
 路各四千人。可起防秋。從之。仍令尚書省撥降銀絹。
 蔡攸移尋州安置。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艸之
 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為禍福。非不較然。
 坊見自昔人主有幾失而莫救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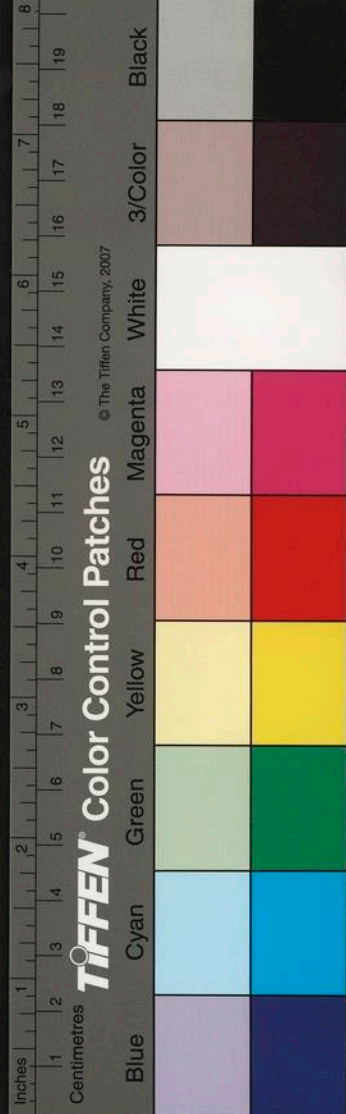
蔡字下有脫字

以樞機之臣為排優鄙賄之事。淫言媒語。巧發應機。怪
 服異裝。排而出入禁闈。遊處冒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
 嚴敬之公。圍圍不限堂圍陵夷攸之罪一也。盜柄驚息
 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
 京譴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延滌陽。
 積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父。攸之罪二也。
 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比昵息私。互輸誠款。推挽呼吸。相助
 彼之目。三也。燕罪之後。開蒙啟戎。以方爭為恢復。以並
 復為撫定。以營平擅之地。捐之金人。蜂蝎在懷。虎兇出



抑且公肆誕謾以為不世^績繼疇功之際超取上賞國
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晚居之不疑彼之罪四也
金虜渝約詭謀已形藥師背恩逆迹又著帥臣將校章
疏迭來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切切私語知禍必至
而彼帷幄謀臣邊樞在手縱使不敏覩形亦悟而^秘隱
戾匿不告于朝惴惴然惟恐前日因功冒賞奸迹呈露
致使金虜長驅藥師助叛畿甸為之駭騷兩路罹其荼
毒^主聖困宵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彼罪五也彼既有必
致之禍不告于朝不謀于君上而乃且汲汲為妻孥念
其家所蓄器皿若金銀首飾之類先自銷鎔為輓裝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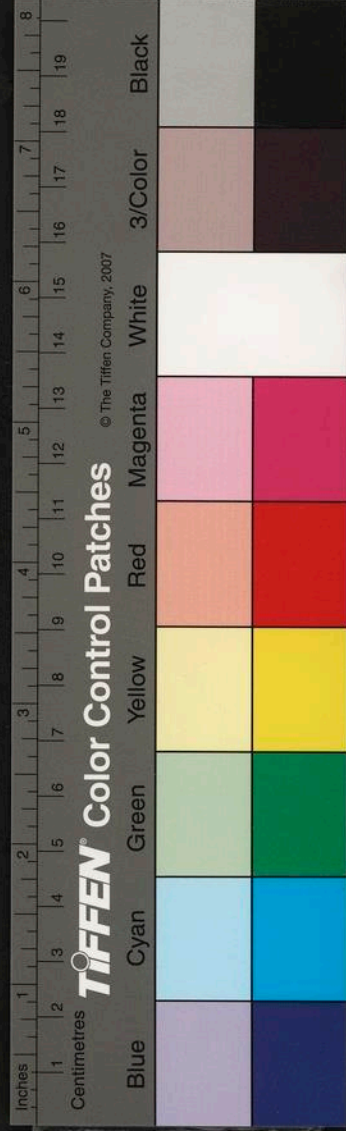
从虜將至捲室而東去襁褓之子苟不受者悉攜以往
猶偃然肆語曰得奇虜上皇駕縱使當時忌者得命
亦合而家屬京師與國分憂臣頃在外州見潤州來人
云六夫人^其出^其寺^其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待制詔
使修撰某日過江而去蓋彼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寔二
月二十四日在上皇渡江回鑿之後其避危圖安^返
寢^慮熟^慮直^慮至于是夫為君為宗廟社稷為百姓謀其忽
如彼為妻子為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其于
此者乎彼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
之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為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况



身為輔臣乎况前日我在樞机樞机寔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寔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都監小邑果尉寇至而適比之官罪固加等若廟謨兵机所寄先衆而道其法當如何哉彼之罪七也彼有七罪寔天下共知不独微且言之其前四罪縱付輕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秘禍殘我生民恤身謀家忘我宗社燕君臣之義擲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之大惡其可復容於覆燾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三思陷唐室以再亂曾不知桃上之蟲若羽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

彼之奸狡說秘公卿大臣有圖計中而不悟度其一二年必有為游說如許及門旋遂造室廁足有地奸計即行鈎引支黨同惡共濟蕭牆之禍事出意外是時哀痛愴悔嗟嗒何及臣愚欲乞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奸如散官安置湖外之類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取進止五月五日奉聖旨可移潯州安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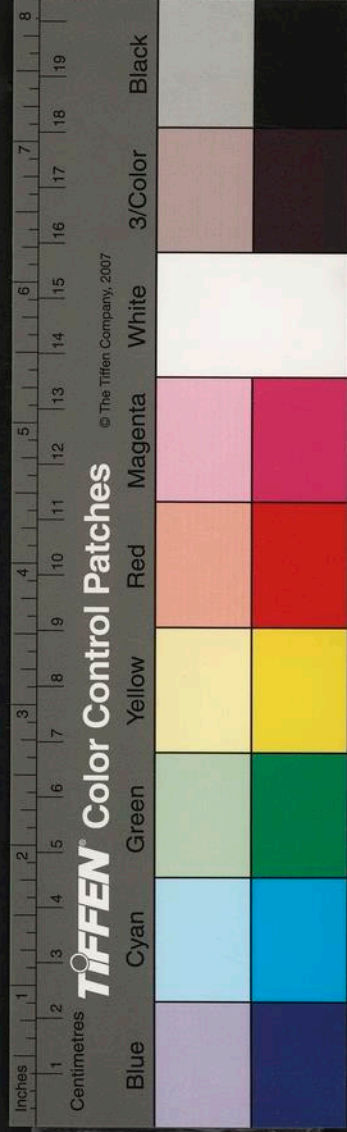
九日甲戌神師中敗於榆次死之河北制置副使神師中軍于真定樞密許翰怒其不進下書一日六七至有逗留玩敵之語且責必解圍太陳贖罪師中屯於胡柳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諸軍以神臂弓無退之



師中欲取金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初師軍約姚古張灝兩軍俱進師中屯于榆次之境而古灝不至甲戌金人婁宿悉兵來攻古軍先潰前軍亦奔師中率麾下死戰自卯至己所餘統百餘人身被數鎗裹瘡力戰又一時而死之年六十八姪沔招魂奉柩至京師上哭于禁中親製祭文公云吁嗟虎臣公尔忘身遣内侍張實致祭贈嚮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族屬三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子濬潛師中既死朝廷設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駟子馬行市副圖刺張師正統勝捷兵方屯大名蜀下知大

名府李彌大斬之衆遂潰後為韓世忠招降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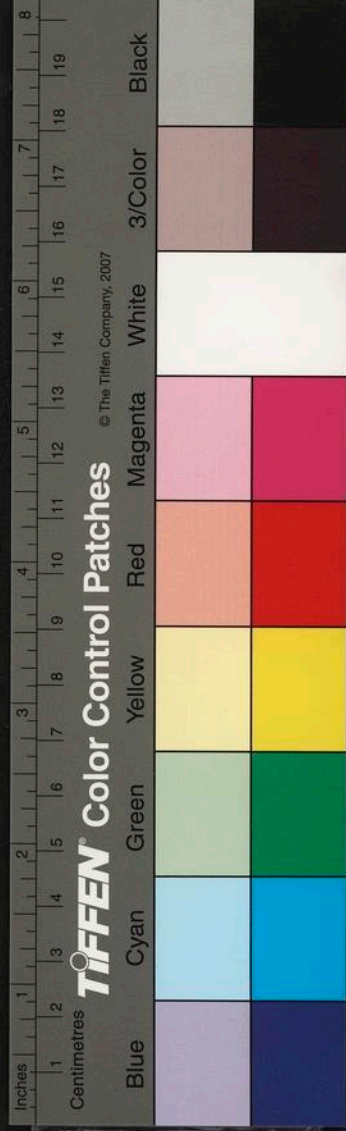
封氏紀年回先是師中被詔以兵裹送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覆太原遂自天長登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間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為金人知我師至悉心遁去而我師肆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僚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屯有報榆次縣路金人賊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零婦將着令後軍去收捉轉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鉄騎來衝奔潰被傷不可勝數師中遂歿幸脫兵將十無二三矣節要曰



金人圍太原，多于汾潞兩路，以拒王師。蓋王師時在汾潞也。不謂師中由平定出門，一旦去太原不遠，一合賊衆驚惶，謂自天下而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相為表裏，彼賊粘罕之徒遠去，而王師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師，自可進至太原。則太原之解必矣。而師中至是自謂孤軍深入，復懷怯懼，回趨榆次，為圍宿所襲，大敗死之。自賊入寇，西河河北更無一戰。河東大小，雖有數戰，惟孫瑄折可永，神師中之戰，有可以與賊相持勝負之理。至于敗也，誠可惜。

之故，臣皆有說焉。其餘焦安節敗于團栢，景于交城，楊志敗于孟縣，解潛敗于南關，范瑗敗于介休，劉韜敗于平定，張徽敗于郭柵，皆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無足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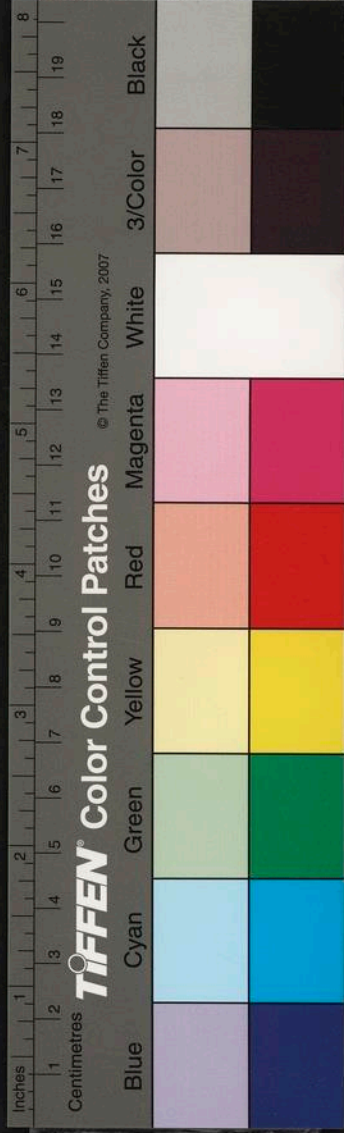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中，始幹離不，既盟城下，擁衆北還。詔遣公將精甲三萬，尾襲其後，賊迄出塞，不敢肆暴。因公令留也，真定未幾，趨公援太原。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昧於兵機，以峻文統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畫所宜，并待餉饋稍給，方乃鼓而西，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曰：事之不濟，天也。吾何愛一死，不以報國耶！乃由土門下井。



陞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
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皆有飢色。翌日賊
遣重兵迎戰，招安臣寇揚志為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
歸前軍，參謀官黃友戰沒，胡騎四集，官兵潰散，公獨與
親兵小校數百搏戰，左右以名馬援公，請俱去，公謝
之曰：「吾大將也，事至于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嬰賊
鋒，公遂力戰而死。嗚呼！古者闖水之事，將軍制之，然後
可以責其成功。趙充國百戰老將，猶曰：『百戰不如一見。』
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圖度，迫公使前，不容措度，又以
餒餓之軍當猖獗之寇，非戰之罪也。既不得盡其折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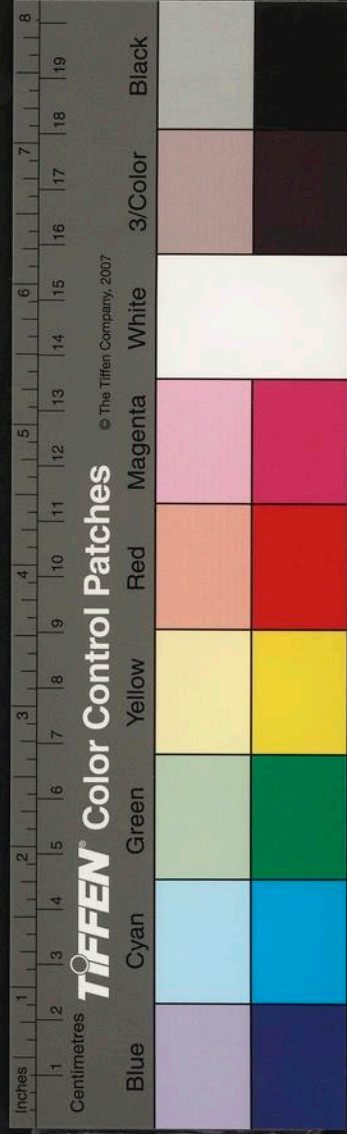
之畧，獨有一死以明其忠，則公之死也，可不為之大哀
耶？詩曰：『虜鬪晉陽，帝為旰食，豈推其牙，乃屬勲力。』狂生
誤國，不暇頃刻，賚無見糧，進非乘隙，公能死綏，以明忠赤，
休有取光耀而不息。

中與姓氏曰：師中字世儒，師道之弟也。以世履，常歷秦
州司戶參軍，授內殿承制，環慶路第一副將，擢知寧州。
邠州德順軍環州守環十二年，所至皆有治聲。除大名
府路兵馬鈐轄，知涇州。後十二年，所至皆有治聲。除大名
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破夏人成德軍，加立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方童贊用薛嗣昌等，欲攻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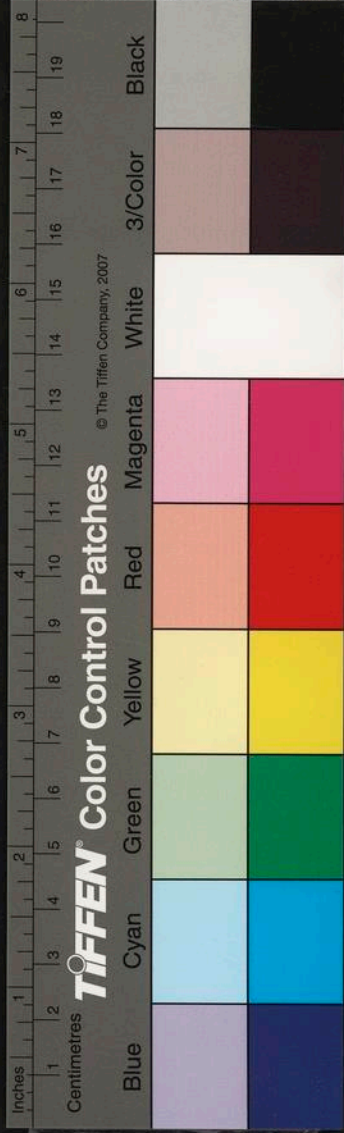
師中謂貫曰公此行得非以燕寧乎貫曰無之師中賀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軍律不嚴浙民苦官軍之擾逼于方臘方虞蕭牆之禍反用嗣昌之輩而欲僥倖契丹耶貫又曰無之後移師中為燕山總管路尋以不稱職降御名州防禦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後起為環慶路經略使宣和末加崇信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大金犯京率兵來勤王而大金已退師中見上上雖有以虜沒入不擊為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加河北置置副使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者則令賊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師中渡河上疏言粘

罕已至澤州以候路允迪到尚須旬日若許臣自邢相間徑取尚黨攻其無備破之必矣朝廷駭馬許翰逼之進兵遂至于敗傳信錄曰粘罕圍太原詔^神師中率兵由井陘^{井陘}掎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人行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行司銀監祇數千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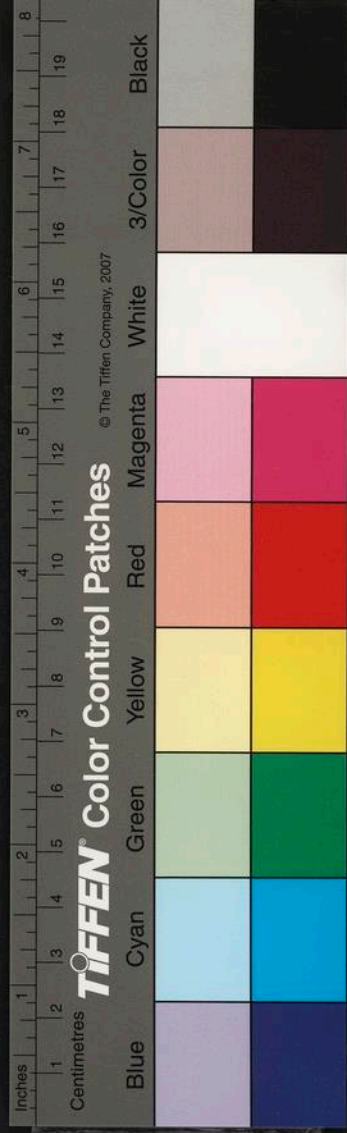
靖康前錄曰先初二之戰雖平仲堅挑失利然四千人夜
襲其堂之陣虜亦緣此稍懼初六日猶以三千鉄馬
渡汴河西王^師率萬人夾河放神臂弓虜再却而坐
射死者六七百人自知勢非前日之比遂決意北歸乃
進兵南向識者知其為遁去之計廟堂諸公方大恐懼
又贈送金銀繒絲其車相望于道初七日康王歸自
賊營肅王繼往附馬都尉曾巖侍行初九日翰齋不繼
火熱其寨初十日北去嗟夫种師中之來既不獲施設
于城下賊退之日种師中以三万騎尾其後俟半渡而
擊之十一日賊兵去絕此意發兵隨往是夜有旨取种

師道節制收兵還京議者罪綱之貪功盡能而此遂使
二种重兵遠來不克略行其智識者為之扼腕賊既退
語于衆曰料南朝商量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玉帛
子女于中軍以諸國兵衛之驅虜之民在左右兵騎為
殿接轡徐行殊無懼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
又數日令种師以二方騎屯滑練兵河上不得輒渡西
兵既遠來而不獲逞衆口喧然种師中^槽發千三騎過河
繼而得旨尽行至趙而反之密院追三將兵回河上賊
復抄掠所過之邑及被旨許令追襲而賊之輜重已出
境三將追至真定賊雖未行吾之大軍復奔馳疲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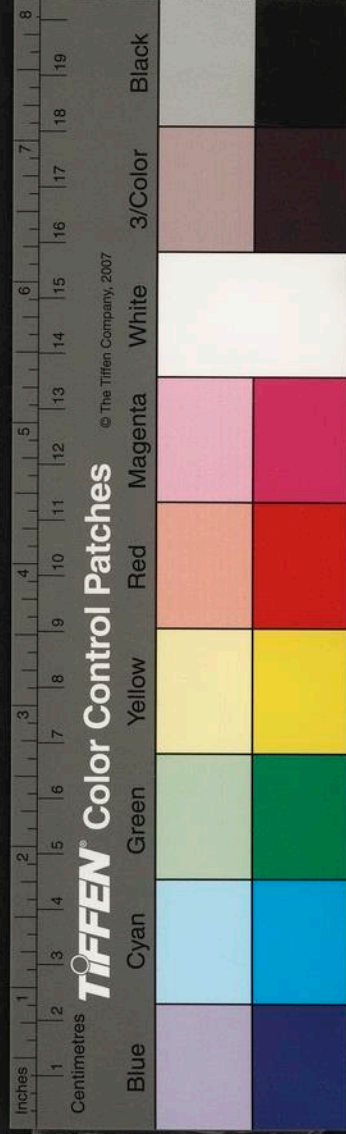
甚豈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迫出_界非諸將之罪也若于
是時就真定犒設降詔諸將論趨并門誰不效死彼而
堂諸公曾不推原功罪貶師中之秩使自效以贖過一
如待姚古故此所以取榆次之餉也奉使王雲回至闕
下言金人欲得三鎮罷兵吳敏不從罷雲報使先是朝
廷以姚古种師中黃廸取餉乃遣王雲入使金國至是
日雲至闕奏上皇言金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稅租
效闕南十縣旧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坐到稅租歲
計銀絹數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處詔諭從所請即便
解兵仍不得爽雲雲曰夜奔馳凡六日至京具奏

上大喜顧問群臣可否而雲與太宰吳敏素不平遂沮雲
請朝廷既_不從請遂差雲出知鄧州雲再三論列利害
言朝廷既賞許三_鎮誓墨未乾豈可變盟今幹商不俯從
雲言云中非金人所處之地譬如吞舟之魚蕩而失水
則蠓能害之吞車之歎介而商山則蠓能噬之蓋君非
其所也然貴朝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
租稅而已不若闕南之地今南朝歲上稅租此万全之
計也雲數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熟議敏曰幹商不既
與聖主上立盟回_後之後反陷隆德掠我子女_{焚毀}府
舍是金人先已_論盟三鎮不與固以宜矣雲曰雲_嘗語



此于幹裔不、幹裔不、云粘罕我之後軍、後來應軍期所
過州縣不伏、即攻隆德府、過澤州、粘罕未知兩國講好
後、既得我旨、及貴朝移文、即便北去、太原專候交割之
便、雖間有劫掠之事、乃爾兩國必講好、小事勿
論、難稅租之請、自有部籍、早上其數、雲即還朝、敏曰、公
為中國臣子、堅為夷狄耶、主上已賞降詔、諭天下百端
沮雲不報、
十三日、戊寅、道君還闕、御紫宸殿受賀、
道君皇帝還闕、有旨、太上皇已還宮、可擇日御紫
宸殿百官賀、

十九日、甲申、姚古兵潰于盤陀、太原圍急、先是詔諸將
解圍、河東制置使姚古、及副使种師中、探知金人兵火
不知其詐也、于是古將兵六万、師中將兵九萬、約古自
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
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金人探知、以輕兵拒
峻、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師中敗于榆次、死之、金
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師皆潰、裸將焦安節在威勝
軍、盧傳金囚、且至、劝古退師、至隆德府、又劝古遁去、
二十五、庚寅、詔求習武、統知兵書人、
詔諸路軍州府監、有習武、統知兵書人、仰知通不限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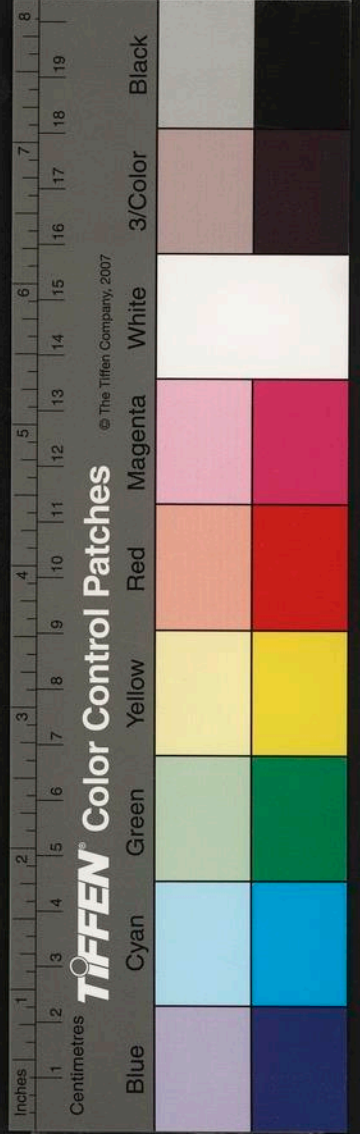


保明解發赴闕 朕將親策于廷量材授用其籌策深
遂菴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孝生仰禮部擇日考
試具等第以聞不係在學人亦許自陳收試策義弓馬
優異與推恩其大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
奏舉武舉人依法施行六月十九日大常寺主簿劉定
言伏覩近者^軍令府州監有習武菴知兵書人並解發赴
闕親策^切于庭^切惟武藝之人間有不書者州縣慮其不
文無以應大庭之問不敢解發願詔中外武藝精強而
不知兵書者令赴^所在投狀州縣閱試別作一項解發
赴殿前司按試藝能使之前詣^收邊陲圖大功效以稱強

邊却敵之用從之殿前伺候解發到按試武藝精熟人
于崇政殿引呈

切賜劉韜束帶戰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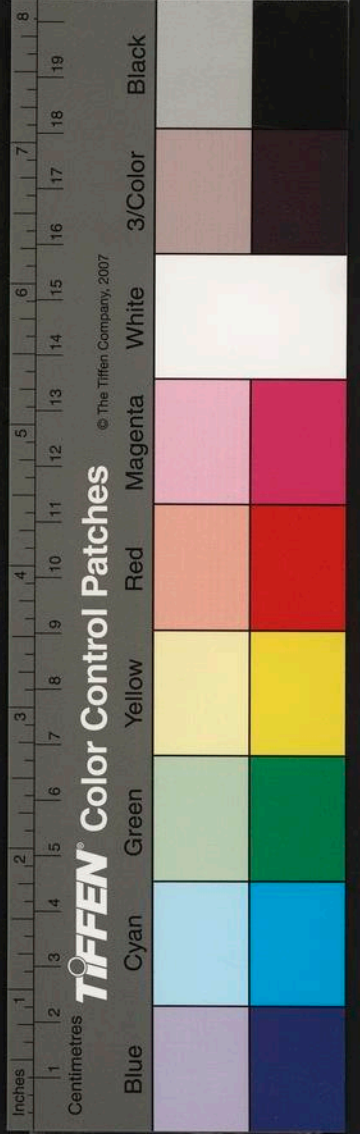
勅劉韜屬者金寇犯順神人共憤頻兵翔部意在三閔
賴卿睿謀能止畫界之吏不^墮點虜計中而^適逃託用
安堵函封來上朕甚嘉之惟功難成惟時易失勉奮忠
力庶保令名其体朕懷勿辜眷屬今賜卿金帶一條
金花戰袍一領茶藥各一銀合至可領也故茲親笔示
諭想宜知悉夏藥熱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晚諭潰散將佐指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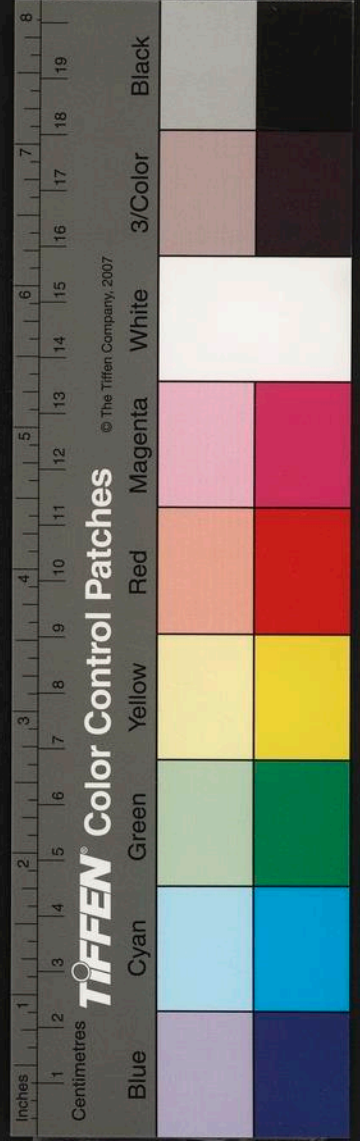


勅中書省刑部狀承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使劄子河北
東路宣撫使司奏勘會种師中下潰散統領將佐使臣
已降指揮並與免罪限十日首身軍前自效如限滿不
來出首並依軍法施行近據都統王^淵申投獲潰散使
臣忠訓郎杜養及雲擅將弓箭李^友因所騎官馬出賣已
差官并兵級管押杜義赴遼州宣撫使劉鈐軍前交割
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未曾出首將佐使臣奏聞事
奉聖旨限今來指揮到日更與再展十日計^今因所在州
軍出首免罪特與支破運馬驛券疾速赴軍前自效候
立功日優加推賞如今來再限滿日更不首身當取

見姓名重立告賞收捉候獲定行軍法仍多出文榜曉諭施行

司諫陳公輔上言乞戒大臣寃心邊事臣竊^聞河東
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竊
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福也伏惟少寬^見至心容臣
之言盖有難則恨無難則息人情常也朝廷日河北金
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
廟堂大臣相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旁寃徃事或經營
私意論經術是非寃礼文詳畧至於兩路邊事曾不寃
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内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可





為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也徒憤嘆終日無如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之遂以為無事固仍媮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

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後經營盡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後臣僚上殿必須先及邊事陛下苗意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之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群策而愚者千慮必有得勿謂群臣之言皆無可採也即

陛下若今如此時日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未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臣為愚豈獨臣之幸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八

靖康中帙二十三

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丙申立盡十八日癸丑

六月一日丙申朔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更不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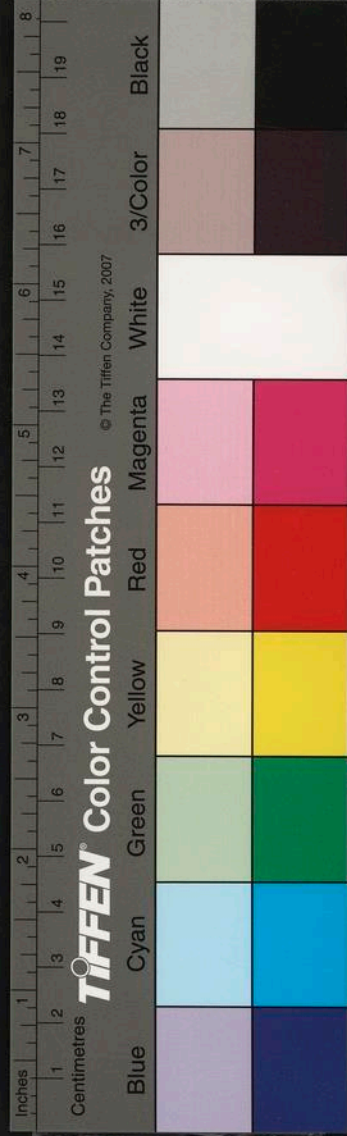
行

三日戊戌知河東宣撫司种師道罷以李綱充河北東

路宣撫司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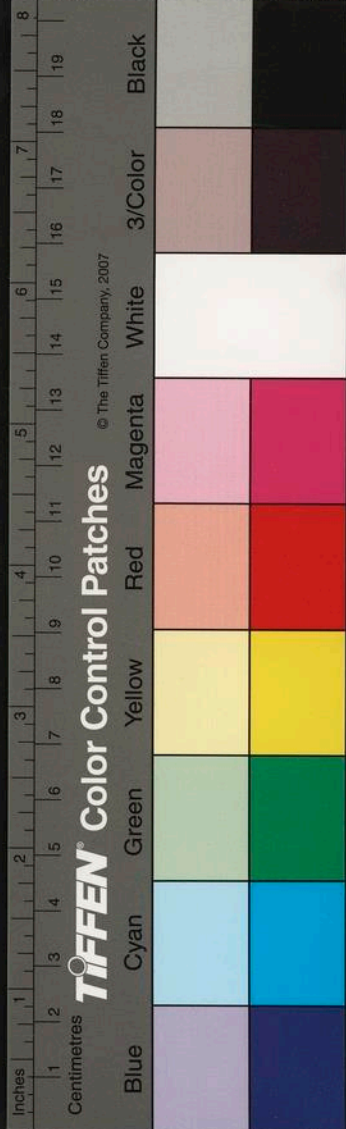
遺史曰种師中失利于榆次金人急攻河東种師道請
会山西陝西京畿之屯兵于青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
計朝廷不從遂罷師道宣撫使少宰吳敏門下侍郎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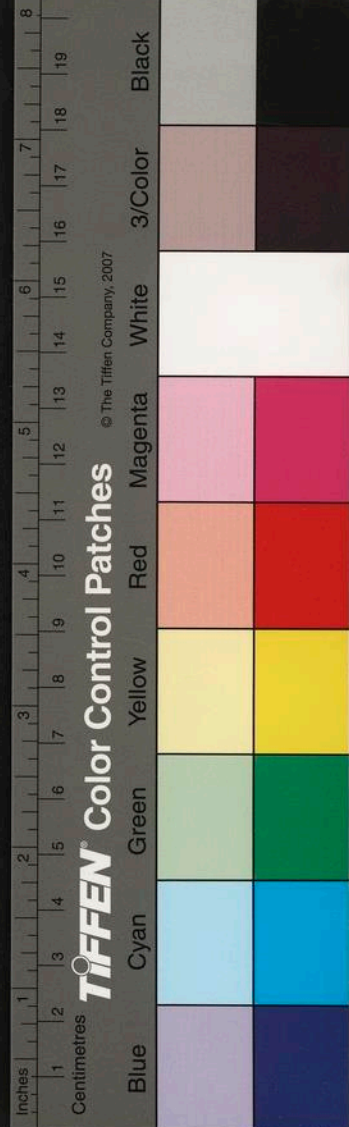
日成功六死敗事六死敗不宜遣綱使綱出則太原失守
貽憂國旬近禍生不惻非計之善督耿南仲以他將庸謬無
踰綱者朝廷以樞衡之臣督責諸將則孰不為用是時
太原安撫使張孝純教遣人以蠟書告急上深念太
原困悴而朝議咸欲用綱且見忠梗果銳期于立功乃
以綱為河東宣撫使公輔與諫官余應求言綱不當去
朝廷皆上怒皆罷之
傳信錄曰神綱帥中歿於軍前師道以病先師執政間乃
有密建議以某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商不之師還
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

南仲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无益宜割三國鎮以
賂之謝國謝克家孫觀李擢李公王及之王時雍劉規七人
結黨專附南仲以堅和議知樞密院事李綱以謂
祖宗之地義不可棄割之徒資敵勢使生靈陷于夷狄
豈為民父母之道哉
上固念
祖宗疆土哀惻黎元乃從綱議為再按之計耿南仲請
以綱為河東宣撫使上欲用綱而綱辭以非帥才不在
其責御史中丞陳過庭侍御史陳公輔皆言李綱儒者
不知軍旅將軍必敗又言綱忠梗異裒為大臣所陷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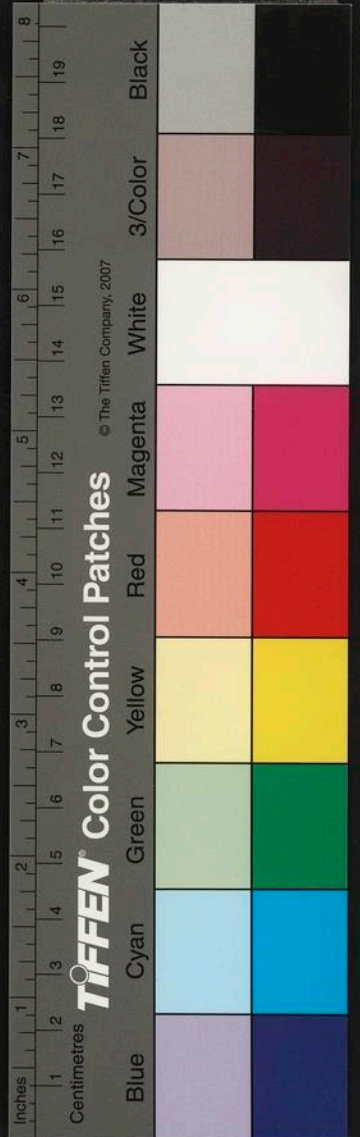
及割地使苛躬至城下說論即以矢石不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神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姚古進師復降德府威勝軍○南北關累出兵至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即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某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軍危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帝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某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為

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某退即移疾在告劄子乞致○力陳所以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卷敵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臺官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遊說斥去乃無敢言者或謂曰公知上所以遣行○意乎此非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尔公堅卧不起諛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柰何集感其言起上命錄裴度○以賜予入劄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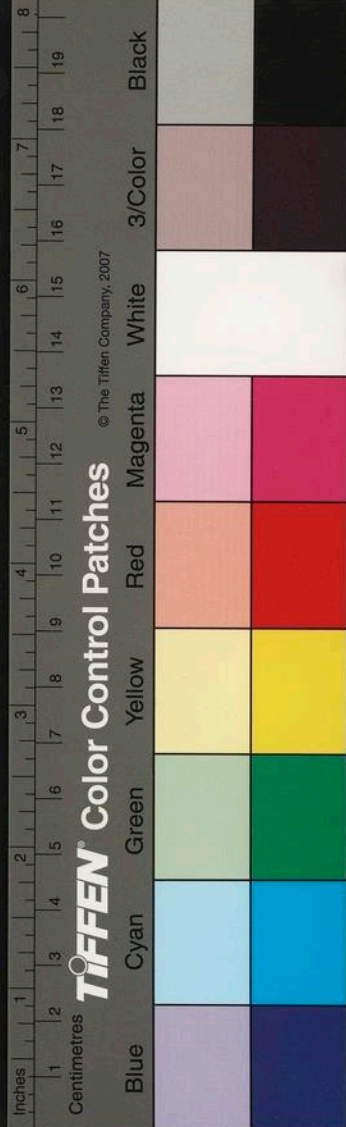
曾不足以望裴度百分之一。以度况臣，實為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外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也。誠以寇圍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久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去，必去奸邪。元禎用能成功，焜耀國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設古以然。良切切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小人君子，尚猶混淆于朝。翕訛成風，殊未退听。謂宜由神

照察，在于攘逐夷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禎魏簡章疏，節其語，輟陳天听。上優詔，宥答宣撫司湟兵二萬人，而闕馬某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乏馬如此，無以張軍容。天保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師安知無窺覷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為然。今條具聞。既而勝于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軍事，屬輅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勝同。余竊歎息而已。期于六月二十六日啟行，而教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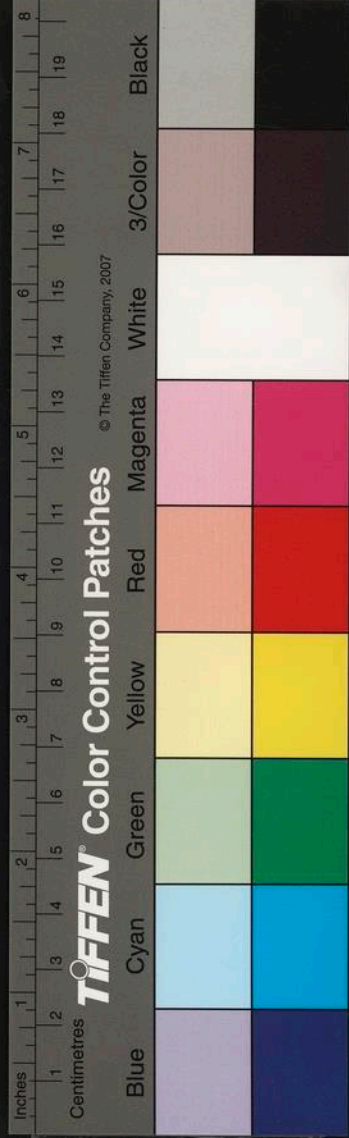
不行豈非拒命某惶恐入劄子辦所以未可行者且曰
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
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母乃不可乎願併罷樞密之
任擇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_右丞知樞密院事
宣撫使告繳_納上封還遣使輒召數回余入
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
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成行
五月庚午蔡京蔡攸永不放還
臣僚言爵祿者朝廷設之以待天下之士崇德報功雖
人_主不得以好惡_私焉况天下哉自古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然後百度修庶績凝方夏_安奸_究院消伏戎狄不
敢輕侮中國百王由之若出一軌自崇寧初蔡京輔政
首亂舊章排_斥異己汲引_類同_類待以不次朝脫尊散暮
翔禁近常情鮮克自重于是枉道求合汨喪廉恥靡然
成風凡所厚善不獨显榮其身又及其子孫不獨具子
孫又及其親戚故曰陰相依重盤根錯節卒不可破二
紀之間明生故吏充物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者事
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刻遠_送告病此犹非京之本事
也察其立三衛置四輔疏與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
許郭_敦仁奉請



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為朝廷寒心哉幸
其族子有所陳告^其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令
^納許允令整其故山京之^終僭心不肯已加王安石王爵欲
自為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而
蔡確荷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為例封王矣本朝之
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隳國朝之法長奸雄
之心京兆悻之情表事報法不可一二數也賴太上
皇聖明不為京兆說所惑京兆狂謀終不得逞于是結
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為以耗國財以弊民力
心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遜之忿節洵武范致虛寺托為

紹述之言以助京兆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樾薛昂
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
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為此輩壅遏是以人心日益怨
國勢日益凌替^遠權門日益強盛朝廷日益孤弱趙挺
之劉^遠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
群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
違異有若仇讐考其踪跡^實皆自同惡相濟至王黼為
相奢汰愈甚^邊開邊賣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
勢位相軋乃相攻^逐隔致大戎窺伺生變一旦
太上皇播越宗社^危雖其所致非一原其造端立本



捨京而誰天賜

陛下剛健文明自嗣服以來元惡大憝以次竄殛忠臣
善士悉皆搜揚蓋欲恢復祖宗憲度以幸天下傳聞
四方靡不呼舞然京之降黜雖屢有指揮而罰不當罪
輿論所鬱縱朝廷未欲誅于西覲之下尤當投之海外
以示薄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至顯官者望悉改正
上以謝宗廟社稷之靈下以慰生民之望無使遺惡復
熾殄敗風化然後將_何執中余深節洵武等第其罪惡
名加貶責所有王安石等王爵亦乞寢罷陛下明目
達聰察而撥之大革澆淳一歸淳厚則太平之基可立

而四方曰請矣願陛下尚神明察取進止六月五日

奉

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寮敢有引荐當正刑章仍根
行言章

六月辛丑有流星大如五斗器自東南起明照地衆星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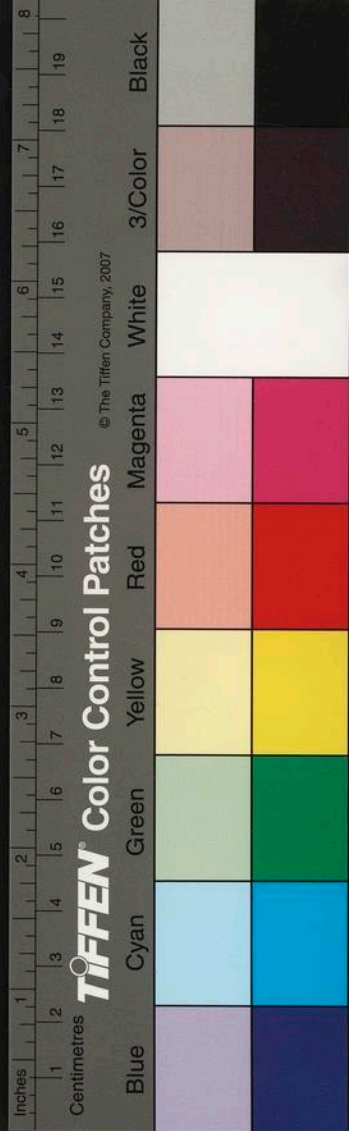
之向西北而墜有聲如雷熒惑犯古執法

資政殿學士劉韜除宣撫副使解圖港除制置副使代姚古

徽猷閣待制拆彦質除河東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

治兵隆德府自威勝軍救援太原張灝節制河東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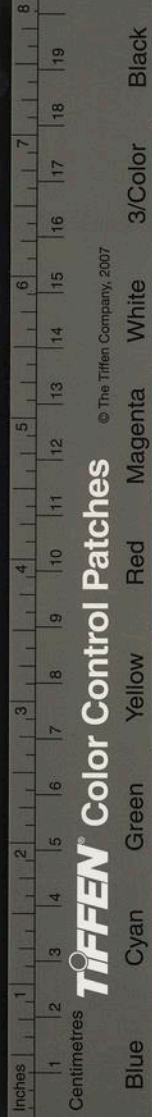
軍馬應援太原是役也拆彦質為宣撫使幹當公事與



解潛治兵于隆德府，潛辟趙昂為制置司，幹當公事。是時真定在河東，最為堅壘，朝廷以金人方攻太原，防其東軼，犯海翔之池，乃以真定府路安指使劉鞫為宣指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扼其後。真定府路提管王淵發轄，李質皆從鞫辟置。先是統置武漢英，將京軍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來。真定見鞫不與，漢英至五台山，見龐僧正正源龐僧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劫金人之軍未出。五台山界過金人，戰不勝，漢英走入平定軍，踰珈寨，中推搗木下，打死漢英，雖不得真定之兵，然真定勇盡為鞫卒之，以西路由是真定遂虛矣。

八日癸卯，張孝純除武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總師以順為武，克宣捍敵之能，行賞無常，取功宜懋。疇庸之典，眷特賢師，迺國名臣，允資屏翰之良。誕錫絲綸之渥，弗龜諷日，讀命賜廷，資政殿奉士光祿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張孝純，奉梓而行，高志剛而識遠，恂恂儒雅之度量，盤薄乎胃中之奇，憲憲備文武之全材，縱橫乎域外之議，自專將閫，實廣廟謨，閭里輯寧，士卒悅服，屬戎虜之侵軼，祇并門而攻圍，夙夜勵兵民之心，咸奮節誼，上下體朝廷之念，計贊謀，訖保金湯之強，屢割大羊之銳，載唯忠蓋，良劇勤嘉，是用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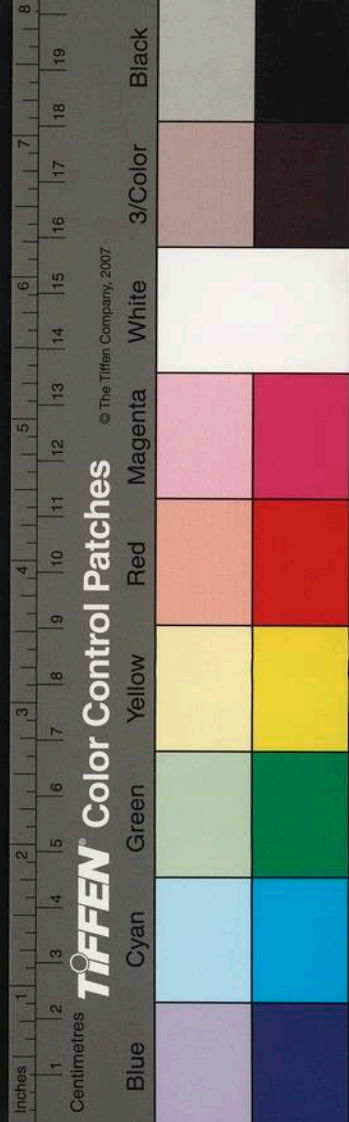


撫大南之故疆、遙授武當之重鎮、橐龔戰轟、益佐于多
儀、干戈威揚、靡繇于內御、亟視袂于亞保、兼進侯于舊
封、衍以爰田、陪之真賦、併推異數、昭示至懷、于戲光弼
之守太原、終成殊績、吉甫之伐玁狁、尚倚壯圖、往承寵
章、祇迪猷訓、可特授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進封開
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差遣如故

王稟除建武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鷹干戈之衛、烈士之所以願忠、圖疆圉之名、
明主之所以經武、眷予宿將、願以殊恩、侍衛親軍馬副
都指揮使鎮西軍承宣使武安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

王稟性質沉雄、智謀深靜、便弓劍之習、負劬氣于山西、
貫韜鈴之書、走雄名于塞外、久率戎伍、夙著戰功、此摠
即屯往護、并晉屬金寇之誓、誕窺邊堠、以陸梁城之受
攻、自冬及夏、協王師之策、飾備則嚴、屬兵民之心、致命
无二、精意可動于衆瞻、声威能折于奸鋒、歌示勸於茂
勲、顧向害於異數、高牙大纛、超授於价藩、貢食爰田、并
加於上、賊於戲、賞不踰國、月、矧已厚於念功、至敬及時、
上益肩于許國、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特受建武軍節
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
十五日庚戌、勅解潛諸將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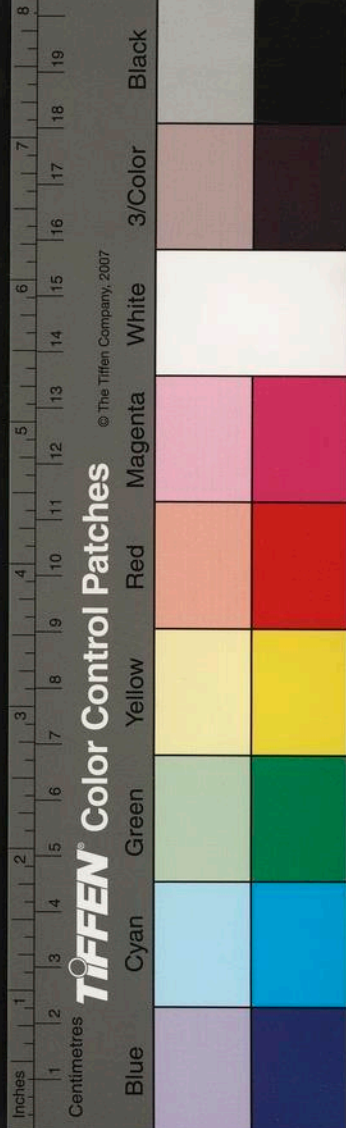


朕以戎錫犯順，倣擾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解，卿等率師援命，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冒犯鋒鏑，奮不顧身，非忠義所及，安能如此。朕聞之感，致不忘于中。然賊衆方猖，未即殄滅，一方之民，久困荼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無前，安能使

朕得寬憂，顧但戰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冒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苦在己。今降賜金一千兩，束金帶五條，戰袍三十領，卿可用激賞中傷，用命將士，將來第功自節度使以下，皆為賞典，若更有奇功，便加開府儀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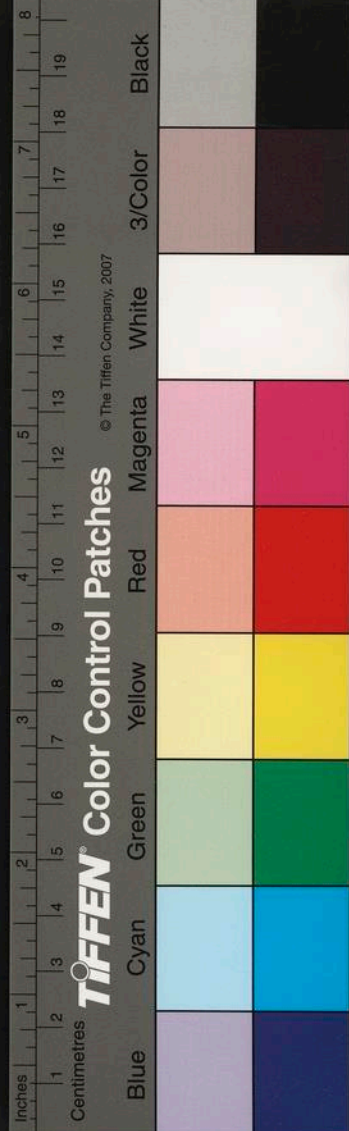
司。朕自聞進師，寢食俱廢，卿等其副朕懷，早建勳烈，身履富貴，津流子孫，日行捷音，更宜加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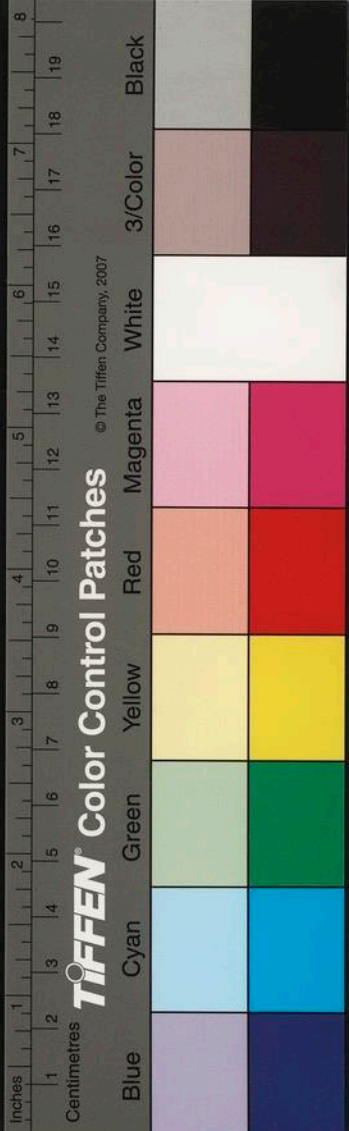
十月日辛亥，白時中李邦彥並落職。臣察上言，臣聞宰相得人，則嘉謀日告于上，善政日施于下。四夷聞風而畏，道百姓安土而樂業，儻或不然，而又懷奸，誤國，則罪不可追。臣近論累列前，太宰白時中、李邦彥素無耻，悖慢不遜，及與王黼、梁師成、蔡攸相為表裡，苟事未蒙指揮，施行况其罪惡更有甚于此者。臣請言之，昨金虜匪茹，提兵犯闕，北入京城，聞陛閣下嗣位，感歎畏服，已有悔過之意，宰相不才，倉卒無



謀時中則請避地于襄陽邦彥則請割三鎮之地謬懦
不忠士庶憤怒流放之誅其可後乎昔在章聖時契丹
率國入寇是時或請幸蜀或請江南惟寇準獨主北伐
之說狄人畏威求盟而退現此則時中之罪大矣及仁
宗時契丹驕蹇輒請闕南之地是時富弼奉使為利害
之端而狄人辭服現此則邦彥之罪大矣其謀雖異其
罪則同今尚以特進大觀文優游里第典領宮祠未正
典刑士論洵之臣願陛下特敷睿斷重加黜責以為
大臣誤國之戒取進止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自時中李邦彥並落職

中興姓氏錄曰李邦彥宣和七年拜少宰時四方已亂
而奢侈愈多小人滿朝略無一言諫諍靖康初拜太宰
聞金人軍中嗤笑曰信果無人大金犯京師邦彥功上
為避中之計又力主與之講和為便使令李鄴鄭望之往
使于大金請和虛張勢勢驚嚇朝廷肅王張邦昌往質
于大金諸路勤王兵來皆欲力戰邦彥怯懦力沮之李
綱出兵救姚平仲為大金所敗邦彥乘勢罷其右丞士
民怨憤太學觀上書言其罪陳東引進士數十伏闕上
書言邦彥乃社稷之賊也軍民數十萬大呼闕下會邦
彥詞殿出右掖門士人慢罵曰汝是上皇時浪子豈





堪作相、至以瓦石擊之、而不可前、從者徐行、偃蹇略無
 護保之意、衛士羅列天街、至拔刀以待之、邦彥乃竟、遂
 急乘馬、衣皂綿、藏於家院、直抵晚、象人散盡、方乘轎、
 令私僕、擡歸府舍、乞罷相、數日、吳敏上書薦其功、遂復
 為相、神師遣奏請俟大金退、必三陟河、伏兵一擊、使
 遣類姚古亦請半渡而擊之、邦彥力阻其謀、罷將師以
 堅和議、故大金得肆其志矣、次日、陳公輔言其奸邪、遂
 罷為現、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臣察再言其誤
 國之罪、安置四年、范宗尹為相、荐復旧官、
 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職、官祠分司居住、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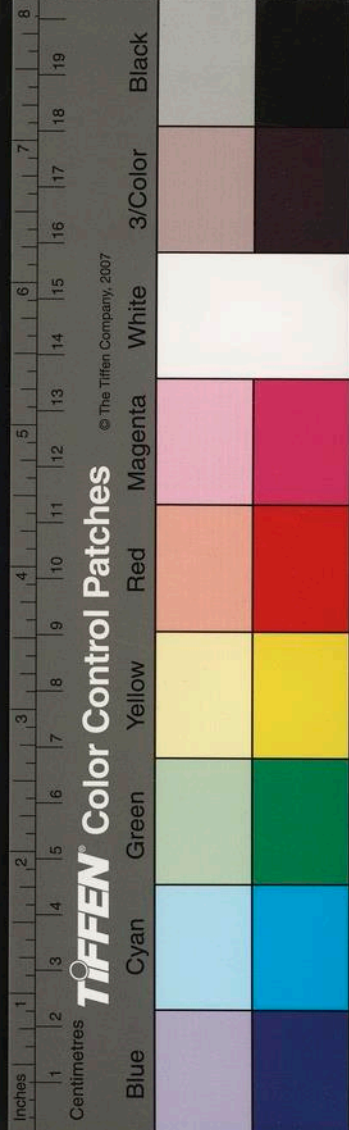
臣察上言、謹按蔡懋天資險薄、臨傾側、附附蔡攸、結為
 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京可以頻對、使懋日論
 王黼罪惡、黼雖罷相、道君皇帝、蔡攸素無學術、不命
 宰相、攸尚引懋同為樞密、以報助己之力、當賊擾攘京
 城圍閉、特懋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陛下
 當自知也、今陛下以邊聲未寧、雖在盛暑、日再御殿
 訪納孜孜、不遑寢食、而懋為大名帥、不恤民情、不憂邊
 事、日用伎樂飲醺、廣造舞衣戲衫、酣醉優雜、殊無体國
 之意、軍民皆不堪、命殺之言、喧於道路、大臣如是、可
 謂辱國、又按懋昔以父確事迹加增詆詆詆、
 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皇帝、乞御製確

訪係飾字之
訛

橋字下有脫字
疑是誣字

傳載懋誣詆之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又
懋可誅之罪也 陛下政事尽法 祖宗之旧而
宣仁皇后保祐前朝功德甚高為懋誣詆言不可讀忠
臣義士氣拂其膺願早昭洗 陛下尚未暇及臣所以
甚惑也今懋猶帶孝士均逸宮祠 陛下何以示天下
何以勸忠孝臣伏望睿慈落懋非據之賊治其莫大之
罪授以散官投於巖嶠永不放還仰慰宣仁在天之靈
天下幸甚候勅旨六月十六日奉 聖旨落賊宮祠又
上言奉 聖旨蔡懋落賊宮祠者臣竊見所降臣寮章
疏若止言懋身為旧輔任當元帥邊事未寧 陛下憂

勤肝食之時而乃日事飲宴至軍民怨望形欲殺之言
合重行竄斥又况所論誣詆 宣仁聖烈皇后欺罔
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于此按懋所著父確事即一
出私意妄加增飾自古奸臣愚弄矯未有敢如此之甚
者蓋具天性兇暴輕蔑朝廷故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憤
嘆陛下臨御以來有一矢之冤固不得伸者必為之
昭雪而 宣仁聖烈皇后為臣下所以誣負謗抑者有
年矣陛下可不為動心乎今懋乃止于落賊宮祠豈
足以坐誣誣欺罔二罪之罪哉伏望睿斷明正懋罪亟
行投竄候勅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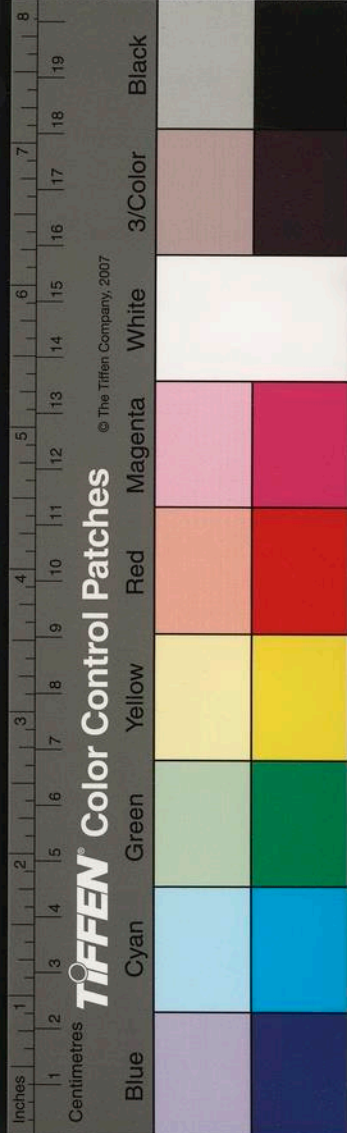
御
聖旨蔡懋降充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臺州居住
中興遺史曰先是蔡懋二月罷上書左丞以資政殿大
學士戶大名府得宮祠中書舍人安扶繳納詞頭論之
粘罕復奪所割與夏國天德雲內等地
節要曰金人初攻遼獨慮力不能勝之遂于海上許
燕雲以結朝廷既得志復叛盟取之又欲入寇中國亦
慮獨力不能遂許割地結夏人至是既見中國之易又
復取先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入館武州惟金肅可清二
軍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
御
聖旨約東^河北之臣不得遣家屬

尚書省劄子奉御聖批 朕托于兆庶之上所賴以共
守 祖宗疆土者實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朔河東尚有
弗思休固唯務便私沿擻去官先遣家屬有一于此民
何望焉 朕念今歲之春我實无備故外賊之吏遽其
大戮今也計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弛忍不取
五申三令誅將必行咨尔有衆体予至意

二十五日庚申賜御筵餞李綱于瓊林苑

李綱以二十五日成行前期賜宴于紫宸殿又賜筵于
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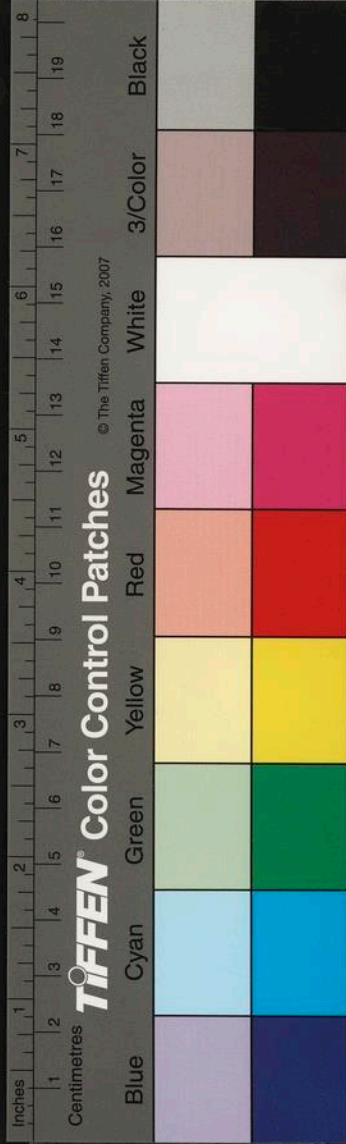
二十六日辛酉宣撫使李綱犒軍斬樂州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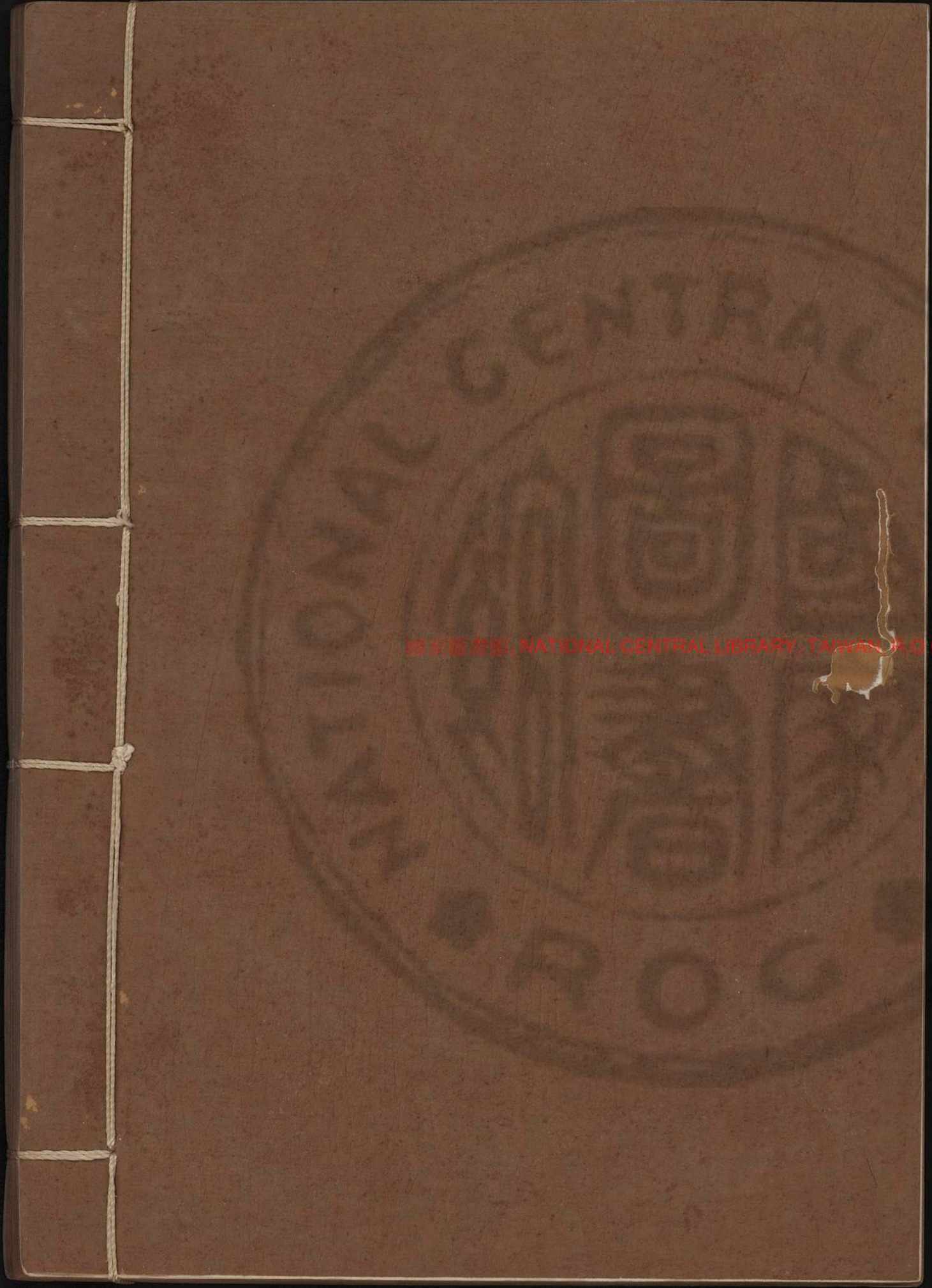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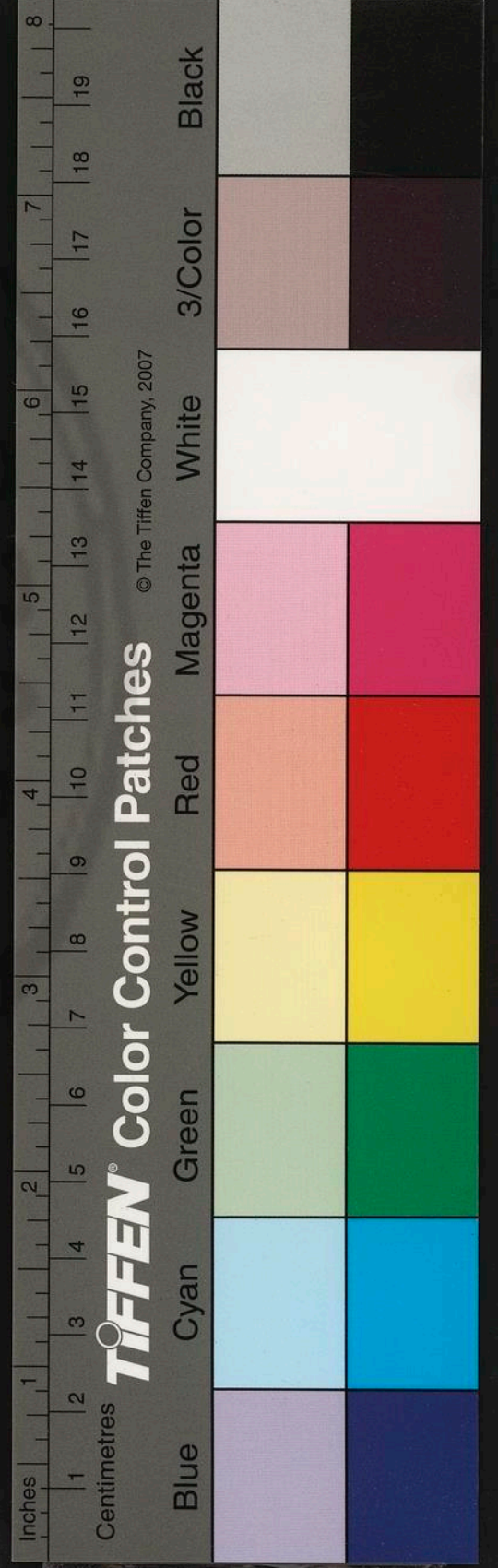
護統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
初焦安節隸姚古帳下威勝軍虛傳賊馬早至安節鼓
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道去于是兩郡之人
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網台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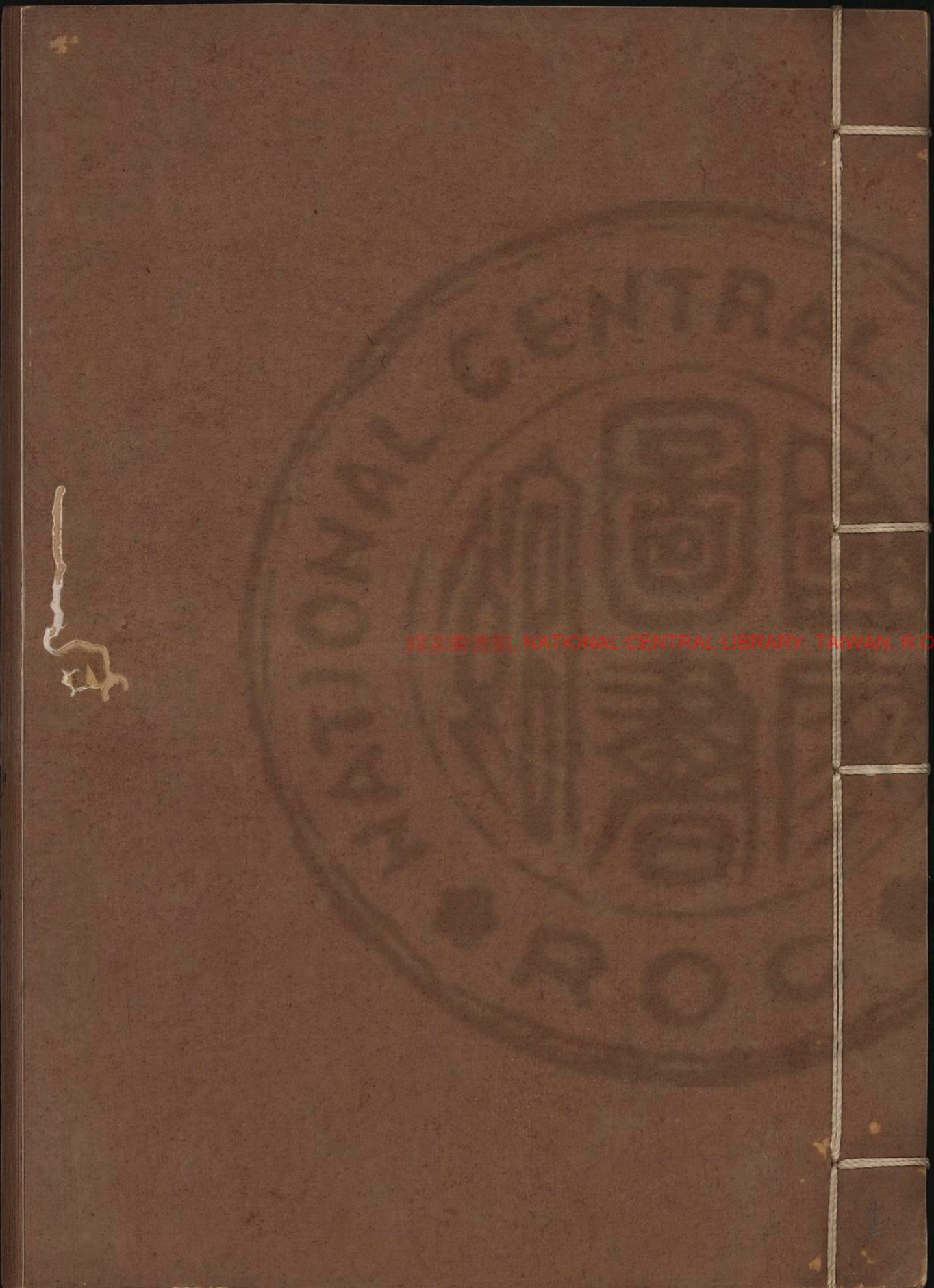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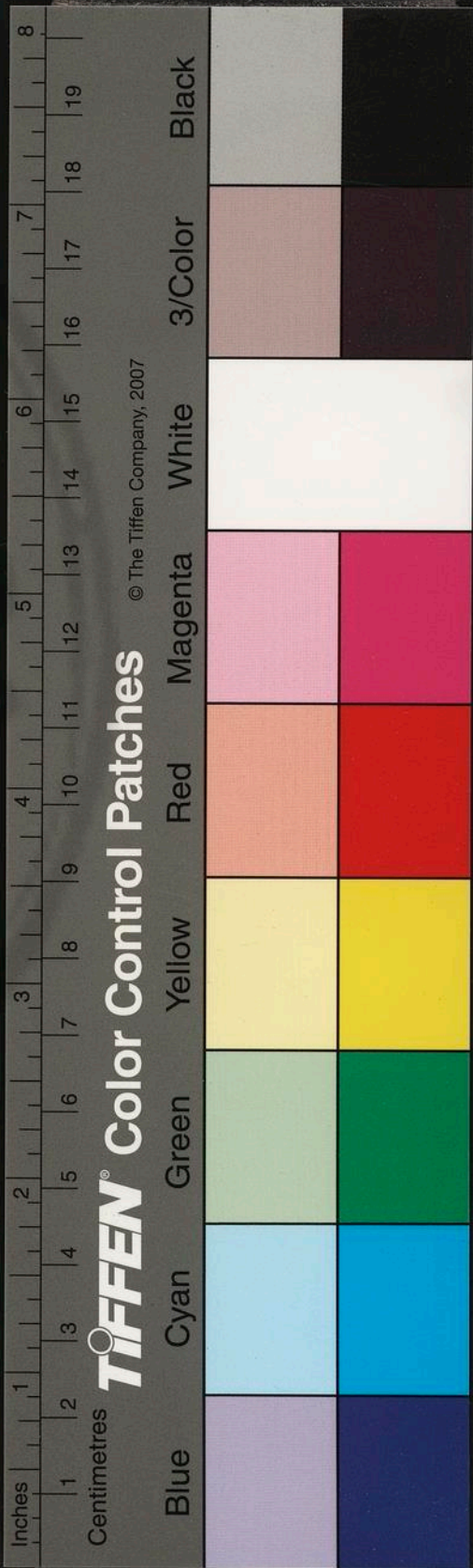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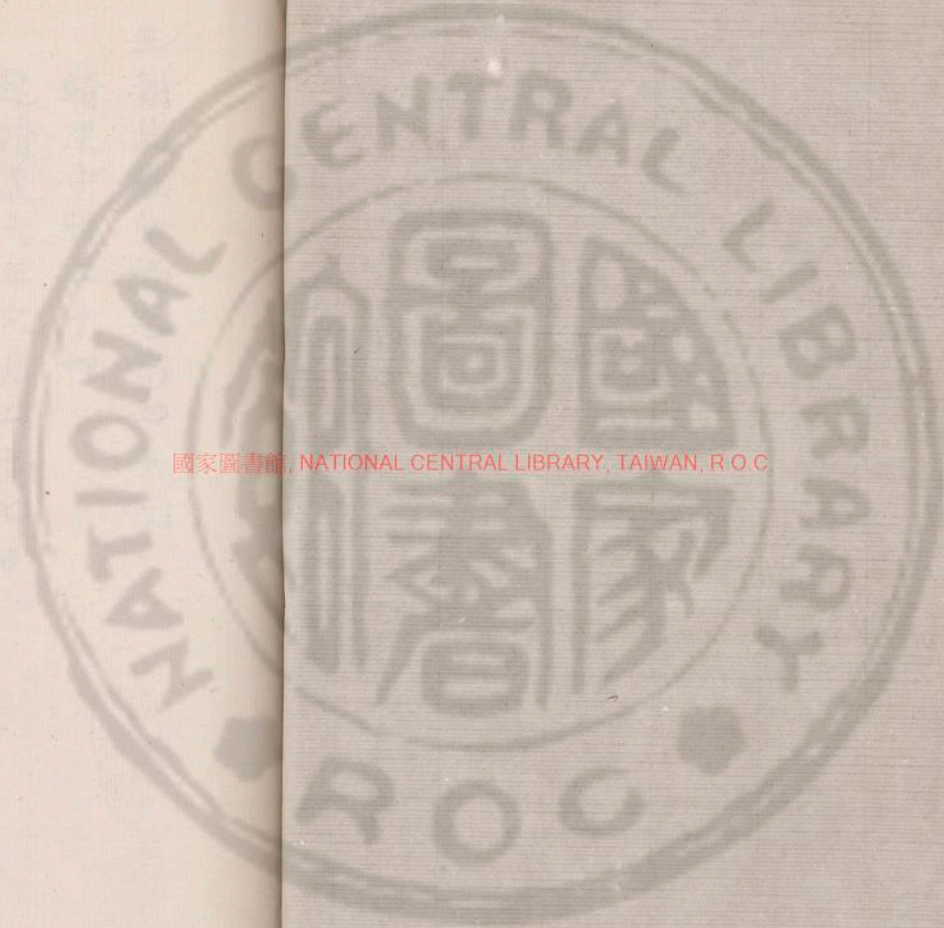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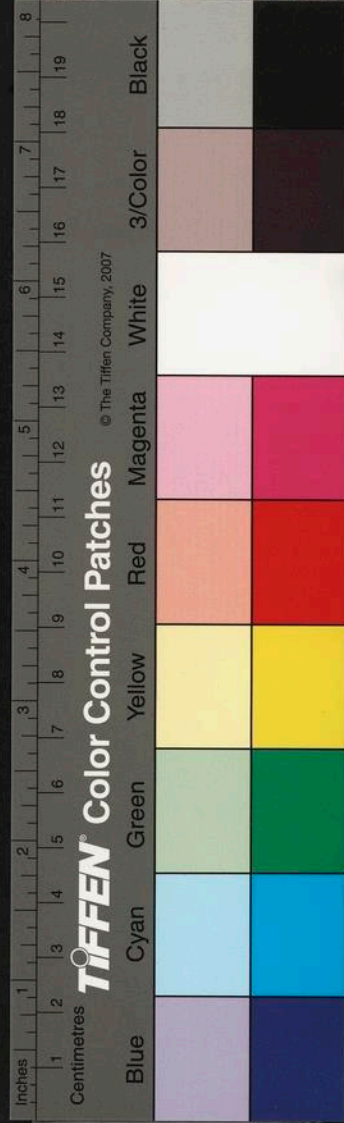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74131 v.1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九

靖康中怏二十四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

壬戌盡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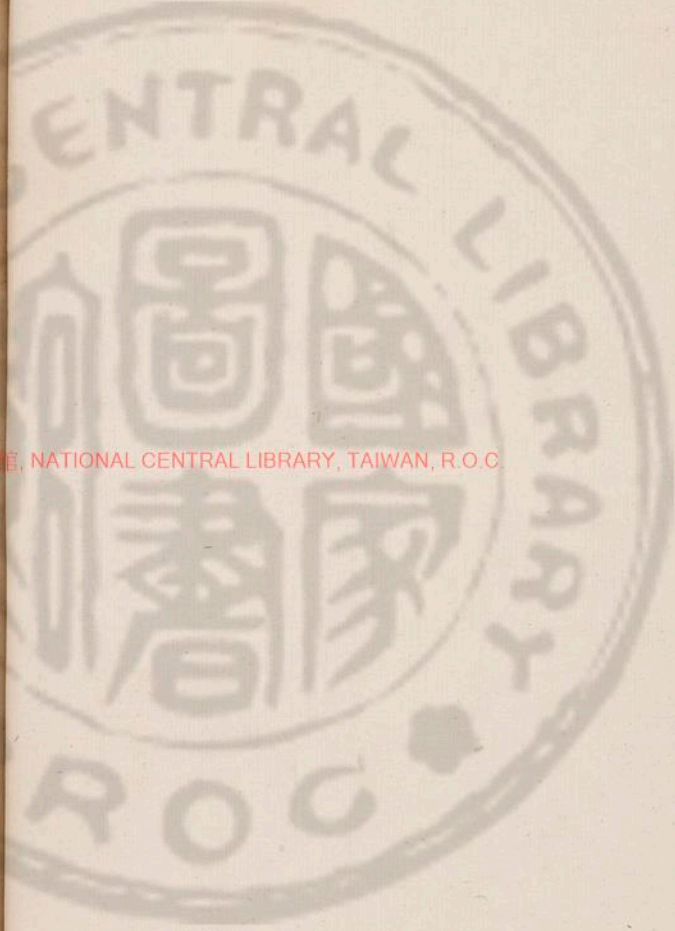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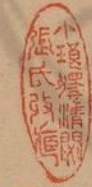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壬戌李綱以宣撫兵發京師

遺史曰綱以宣撫兵發京師种師道送之歸而嘆曰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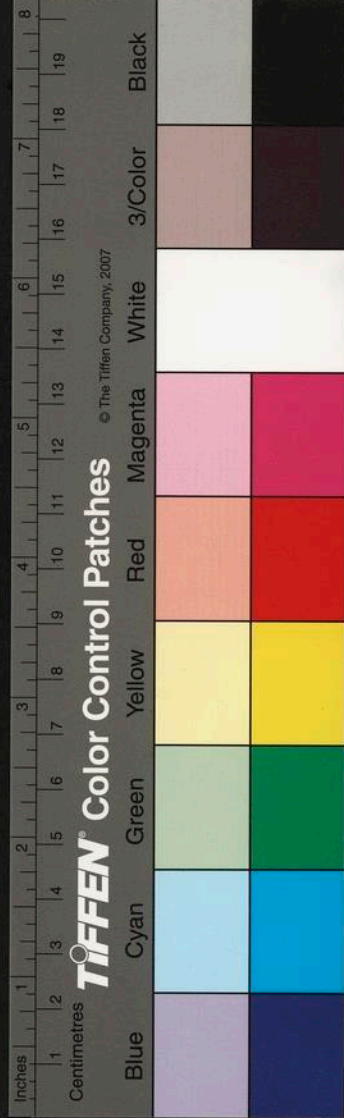
可憂矣

李綱抵河陽入劄子論罷起兵事

傳信錄曰綱入劄子以歲旬泥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又因望拜陵寢，潛然流涕。恭惟

祖宗創業，宇成垂二百年。聖訓傳授，以至陛下。達丁艰难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當但思振勵精求治之日。敕徐考

祖宗之法，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論言為足

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

圖中央，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

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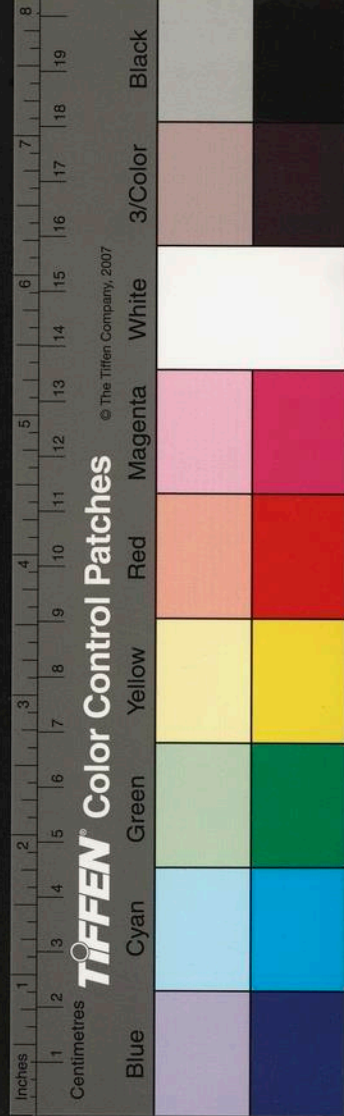
陛下信任之篤，且將設國，故于此申言之。上批答有圖銘

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進次懷州，自出師後，士卒不得擾民，有趨奪人之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弃物，決脊圖黥配逃捕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騎，不勝車，舍人以鉄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施皮籬槍，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鉄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練習之。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戡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缺額不補者過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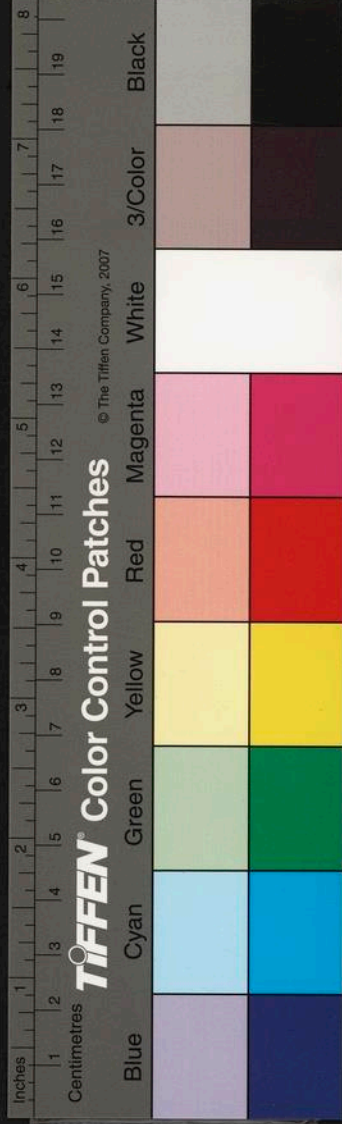
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金人得以窺伺既
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未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
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
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言之所不忍聞此誠
宗社之羞
陛下嘗胆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
之地不割賊馬出并邊郡寨柵相連兵不必休太原之
圍未解河東之勢危甚
旁近果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挺秋高馬肥虜騎憑陵安
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

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捍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
驚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_揆為陛下措畫
降詔書以圍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
欲分布河北沿邊惟伯等二十餘郡中河間真定大名
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今朔衛
王室隄防海道其甚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
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中數萬之衆一皆到果能_是
用而無賊馬渡河之驚乎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
幾朝廷已尽改前日之書調發防秋之兵既用罷刀弩
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



南北路係將兵不係將兵而京西諸郡又皆特免起發
是前日詔書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
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特不留意于此也臣思之
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四
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
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收自解圍四也探報四有林牙
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
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日期天下兵今以七月當
時聞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
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勦_勤王之師約回之_解勦也一歲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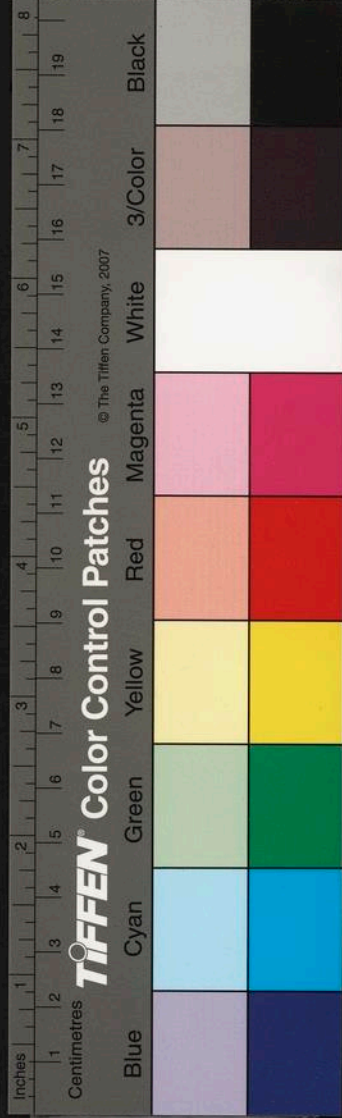
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
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因_水事在戎宗社
安危所繫且行且_止國有同兇_臣切痛之若以謂錢糧
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蔽致今_誤國土地室貨人民皆
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備臣恐後未所取又不止于
前者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_兵各令資糧以行則錢糧
犒賞之乏似非所患_深廟堂不_恩祖宗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
下無事則_報日_報金人_聚兵_聲言某月入當取某地
強敵臨境非和_非戰朝夕_悚懼其後來天下果無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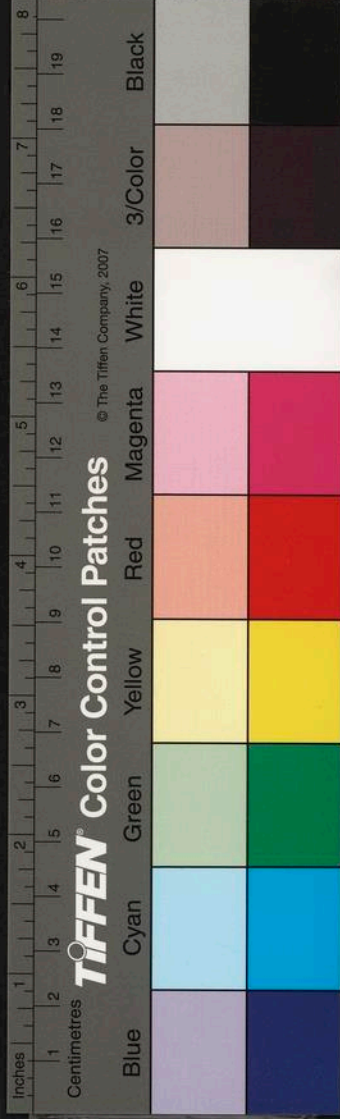


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然也、始於烈燄之旁而言笑、自若矣、若以謂大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神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旦皆潰、彼未嘗有所傷、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謂非愚則誣、至于林牙高麗、兵牽制之、國有之、終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衆、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忘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有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

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則

陛下胡不令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不依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有餘路、乞依原降詔、旨起、威不誤國事、未報聞、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缺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間、再止之、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下更論失信之意、昔周為大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率烽火以誡





守低二字疑有誤

報

之諸候之兵大集知其誠已皆怒而歸其後真峯烽火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始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以和議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勤諸路起兵而以守_後闕_後罷之臣恐_後闕_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終不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御史中_丞陳_承過庭上言謹按姚古雖本將家其長懦

素無戰功所以登將壇持節鉞者唯以名馬寶貨市鬻

於童貫之門濫被恩賞以至於是然處高位重祿荷國厚恩宜思所以振稱自太原被圍提重兵威勝隆德逗畱數月未嘗寸進及神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盪期弗應遂致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虜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入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輒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及夜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老携幼斃于道路哭泣之声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於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所以南歸於後夫般運糧草器甲及民畜在箔者委弃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與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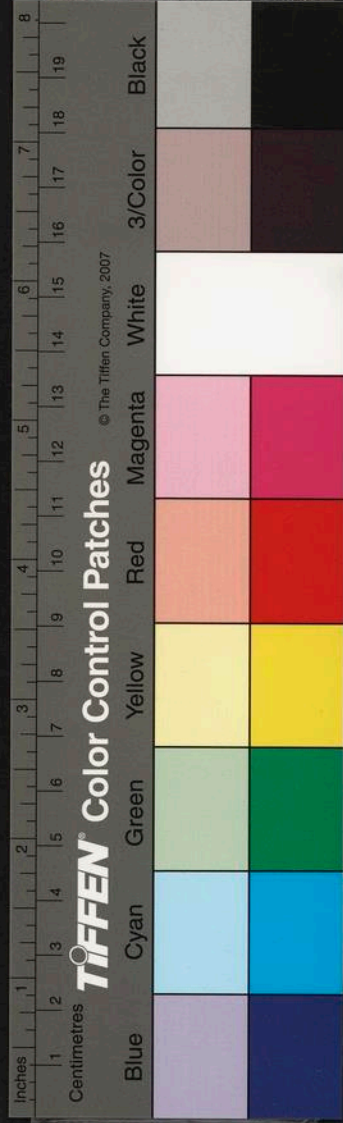
初、有効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縛偽守、俾以獻、不血刃而
得一郡、古乃掩其功、因狀不實、奏聞、此十五人者、止於賜
帛而已、士氣沮傷、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偽
管之守隆德、存卹其人民、保護其婦女、賊鋒敢犯、立斬
以徇、又聞賊兵於他所、不許妄出、於於粘罕遣還、其自
言先是、乃汝穎間人、深有效順之意、一旦縛至軍中、古
若能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
可解、古乃貪冒功賞、獻囚於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
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於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尼數
十輩、擁騎而載婦女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婦女、不可

勝數人、無^關心、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
師、無以發端、忽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虜騎迫
近、何為尚留於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輒送其
言、領衆審道、實古之謀、假手於安節耳、此古之可斬者
七也、貼黃訪聞、姚古^隨行使臣兵級、尚有數百人、見在
城外、伏乞至慈、指揮先將使臣與兵級放散、或拘收他
後、然後施行、庶不生事、奉

聖旨、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彗出^{紫微}發^{微垣}

金人西路粘罕兀室余覲東路幹高不楚懶門目會於山



後草地避暑議事
節要田粘罕兀室余觀三人猶棄太原北去往近千有
餘里而朝廷援兵霧合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可見失
計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車駕詣龍德宮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

右正言程瑤上言臣近嘗具劄子論蔡京罪大責輕宜
竄海外尋因奏事再有敷陳仰蒙
陛下賜允可伏候累日未聞施行臣竊疑之然公論
未厭民德未孚京者旦暮之人使逆_蓋然明罰之行徒

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_讀哉按京好心_諷計世
無可比假紹述之名行脅持之術擯逐正士援引儉人
交結閹宦密為梯媒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十年間遂
而復用致仕而復起_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所興建歲
月相仍藉以固寵無非蠹國害民京名為遵用熙豐之
典乃寔肆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敢為欺誕欺罔
上下道凶焰盛天下之人不敢議而心敢非卒至政令
紛錯風俗凋靡國用匱乏生靈貧困賄賂公行盜賊竊
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於鑄照列名位居九五臨平
之山托名祝聖秘笈引河潛通宮掖引援_關字公_讀

妃嬪閨門活穢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軍出國賄賂
不行盜賊霜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於鑄鼎列名在
居九五臨平之山托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
關障公瀆妃嬪閨門_事雖始于童貫而成于王黼與
京之子攸然致邊備廢弛本實由京金人入塞入室東
去門生故_吏締親密黨其_徒如雲蓋不復知有
陛下不復知有宗社非昔叛而何跡其奸惡正名定罪
死有餘責
陛下既遵
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為巖表實與內地

無異天下之怨京入于骨髓

陛下灼知京之奸惡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實無以慰

寒人望情_愆之氣何由解釋伏望

陛下奪乾剛厲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

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刑俾尚帝姬隳廢法劄亦合_離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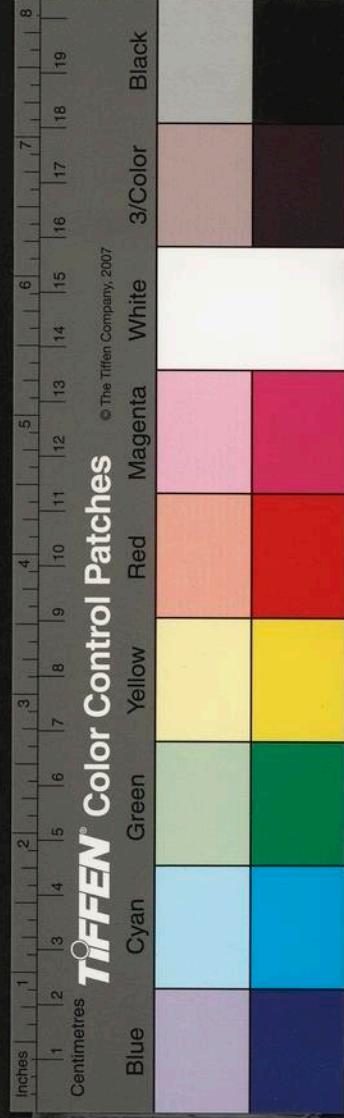
不當尚聯禁戚其餘並乞禘奪官爵母使尚廩給縣官

養贍賊種天下幸甚取進_回奉 至旨移儋州下開封

府差人押解前去蔡攸移雷州安置右正言程瑀上言

臣聞亂在外為奸在內為執姦御以德執御以刑古之

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為此息亂弭奸之



分法蔚結四字
疑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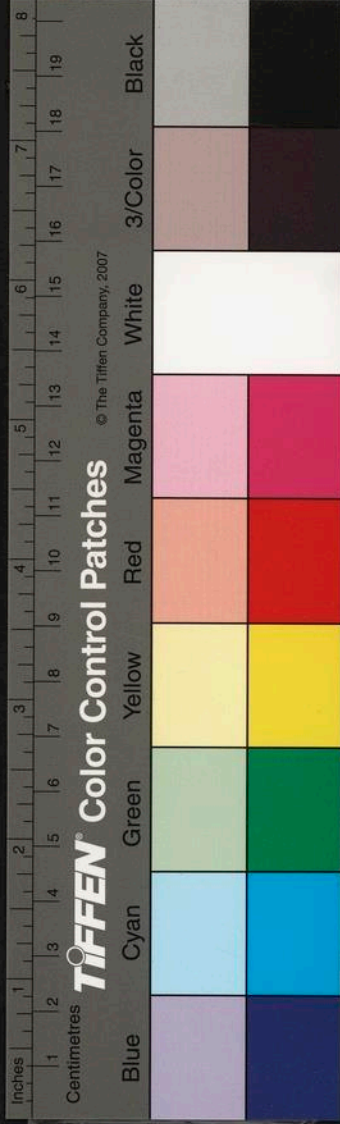
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為可殺。陛下未能明罰，
飭法，公法蔚結，按猶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
挾媚道以忤權操，謂以固寵竊弄威柄，至于位師，傳
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汚蟻宮庭，則厥父或未至
是，蓋死有餘責矣。又說燕山之役，攸與童貫同為宣撫，
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開闕以招金人，
始厚與歲賂，易其空城，招寇納侮，自此其始。及金人為
南犯之計，首設于復初，決策于秋末，任樞府，任邊吏來告，
不以上聞，及其犯關，不復計守禦之事，圖家南遊，名為
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念陛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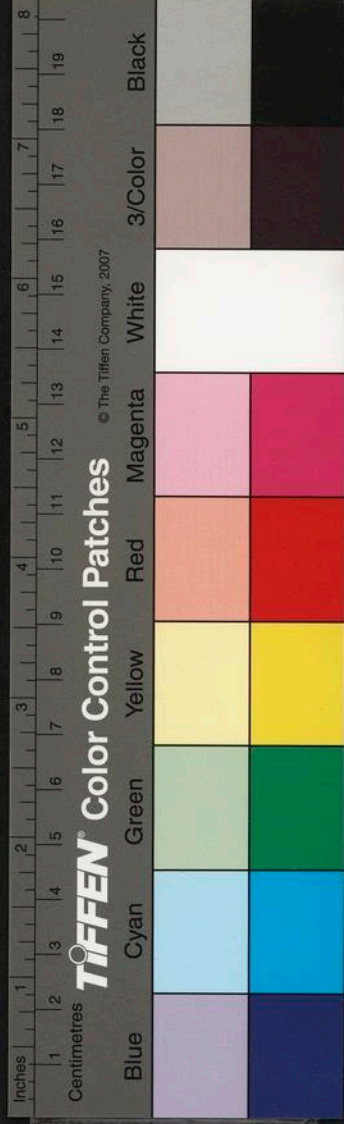
二字有誤

于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蓋弄臣，陛下上皇，
豈復興之論，乃敢肆為誣謂，謂勸上皇南歸，蓋取
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內憤
疾，言章交上，而名為逐之，廣南乃實處之善地，修其政
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
汚我海內。實快天下之望。取進止七月十日奉
聖旨，移雷州，下開封府，差人管押前去。

十

三日丁丑童貫移吉陽軍安置。
臣寮上言：臣近具奏狀論童貫罪惡，法當戮誅。今月九
日因戰事上殿，再請奏陳，退謂遂有處分。今復未聞臣





伏見童貫罪盈惡稔，訖戡甲養士，跋扈難制，反形逆節，彰彰顯著，見已合誅夷，而致寇召亂，幾覆宗社，何可久追天誅。大違人願，伏望睿明，早賜指揮，檢臣前奏及臣察累次章疏，早賜施行。所有假子若孫，亦乞處分，庶幾威令果行，奸惡知懼。候勅旨。七月十三日，奉至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安置。

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

蔡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據隨行幹當人魏觀狀，蔡京自鄂州扶病前來潭州，路大暑，愈覺羸困，昏卧不省，粥食不進。乞差醫職前來看治。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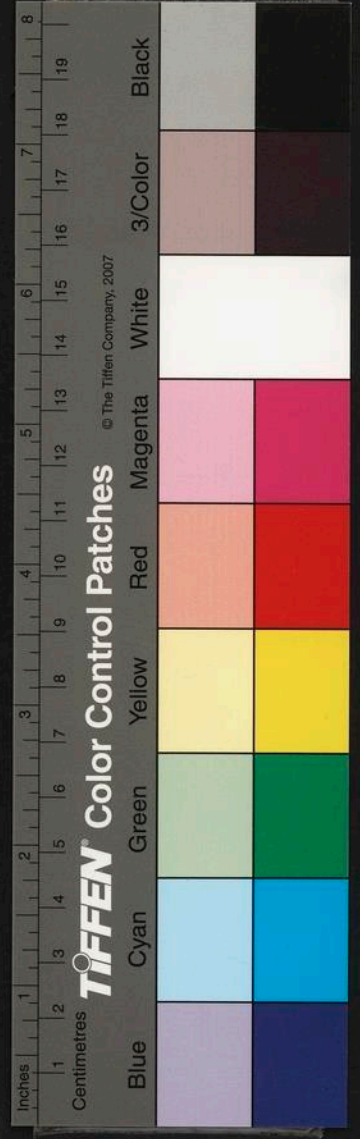
第四行第二字疑係
殞字之訛

幼

差醫助教譚從羨，易緩看醫。是日，管押官修武即監德安府稅趙康，轉申蔡京于此日為患身故。州差保義即城東巡檢王從禮，迪功郎長沙果丞權縣事董陔前去審實得崇教寺因患身故。州司以京于崇教寺殞，殞老春秋曰：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人也。熙寧三年登進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惇為相，京與弟卞皆誦事之。孟后被廢，京草詔，無一言之諫，又欲滅劉摯等家屬，待御史常安民，京其姦邪，京讚逐之。紹聖二年，卞為尚書右丞，四年林希同樞密院事，故京怨惇之，未薦已也。與惇絕，為翰林學士承旨，交納內侍，却隨劉瑗，外戚向宗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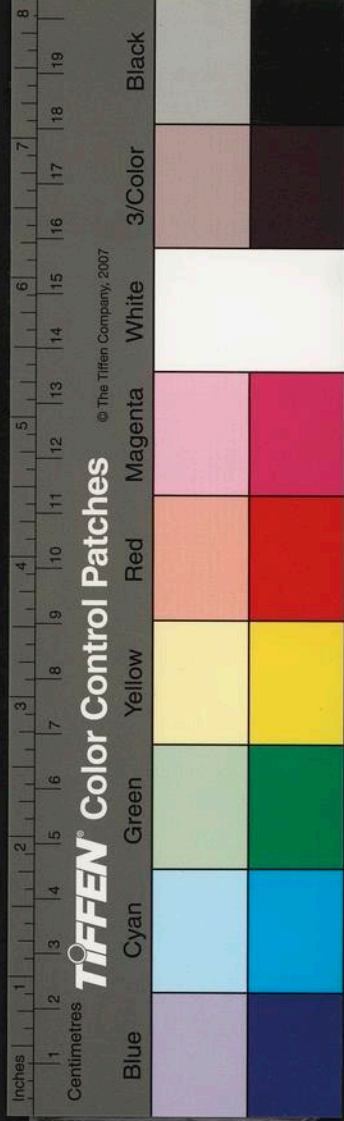
等故勢益牢元^符末諫官陳瓘以四章力彈之殿中侍
 御史陳師錫兩章言之以^端闡明殿^端李士知永興軍瓘再
 言其奸險有滔天之罪僱蹇無人臣之禮遂落職提^舉
 杭州洞霄宮建中靖國初召知開封府惟曲奉權倖堂
 殿處約苛私賣恩澤京不敢推治為侍御史孫升兩章
 彈之崇寧初建中大夫尚書左丞俄陞右僕射三年^遷
 右僕射深結宦官探上所欲務迎合之善書大字^官
 斬^斬功^功德院額名多京親書姑息堂吏出知州軍變壞
 祖宗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回馬光張高英蘇^軾
 劉安世而下皆指為元祐^奸黨禁^其家^受引奸佞之

士皆登要路廣營產業以收復^淮中加左銀青光祿大
 夫四年以收復^鄆鄆^圖寺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宮祠罷
 大觀初復拜左僕射以康居夜^郎之屬納^土加太尉二
 年拜太師立^回御^阻筆^阻之限以壞對^駁之法務^興國事功窮
 極奢侈以蠹^回國^財賦屢改^法以困民力陰為蠹^回
 害民之政妖人術士^功之曰與化公之鄉里也若決水
 壩之則^旺氣愈壯臨平公之父^故也正占龍勢未有兩
 角若立塔龍角成矣京^用其言^詐言欲利民田遂決
 其^水又言欲^祝聖壽遂建其塔^權專^聲色起土木運^花石
 以^蠲惑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權盡歸於京矣三年彗星



見御史中丞張克公二十一章言其姦邪陳朝老上書
言其罪十四吳執中又言其罪乃罷為中太一使封楚
國公臺諫多再彈之四年詔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
不引避公議不容降為太子太保以楚國公致仕全歿
臨平之塔後為宦官提薦不已政和二年復詔京拜太
師領三省事京亦陰為壞國之計與蔡崇逆謀為陳瓘
之子正彙來告京怒送正彙汝門烏編管為責全通
居住諸州門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也京改朝京門大
孝三合法以貢士退歸者京改為退送皆國陰合讖兆
張懷素吳階等謀反為湯東野范蓼所告勅得其實詞

連京開封尹林據御史中丞余深力為掩覆之京皆驟
遷二人為西府國姜慕容氏等皆封夫人門吏若王瑜
李奎魏伯初張亮等十人皆為現察為橫行賜金帶者
數百人名園甲第連于宮禁諸子皆奉士金紫桓赫子
條尚茂德帝姬拜駙馬都尉自古執政之盛莫與為比
馮浩以為不誅之必亂天因下京怒譖之送浩循州編管
言路遂絕中央姓氏奸邪錄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後詔
拜太師領三省事陰懷謀國之計天下大權一歸于已
日請上遊宴以酒色困之宣和初內侍馮浩力言京
必亂天下宜速誅之京怒譖于上編管浩循州至蔡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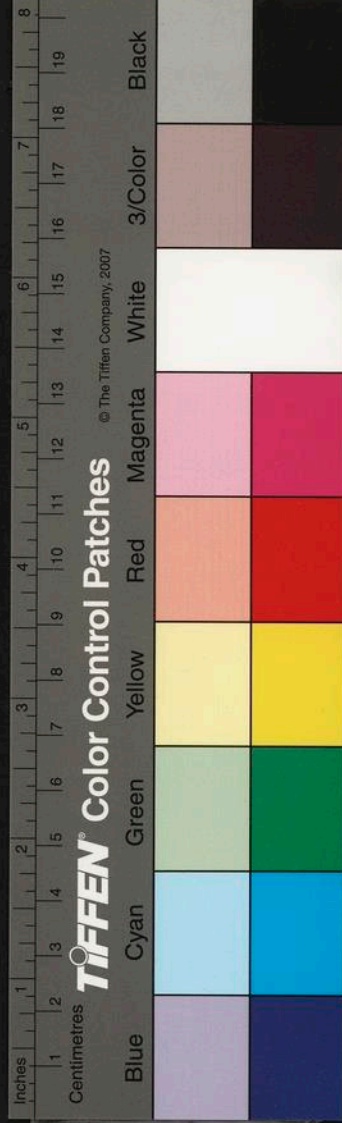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九

卷四十九

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誅之為恨

使人殺之自是言路絕矣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方臘反
 于浙四方已亂王黼言于上予彼亦屢言京之短乃
 勒京致仕四年五月河北京東群盜蜂起各十餘萬民
 被其害者數千里皆京所致也七年復起京領三省俄
 以目疾罷大金入寇京功微
 宗幸江南京奉族皆行太孛生陳東上言書京為六
 賊之魁靖康初臣察力言其罪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
 監分司南京致仕其子備姪內和孫衡術微術皆落賊押
 歸本貫臣察又言京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
 安置後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于東明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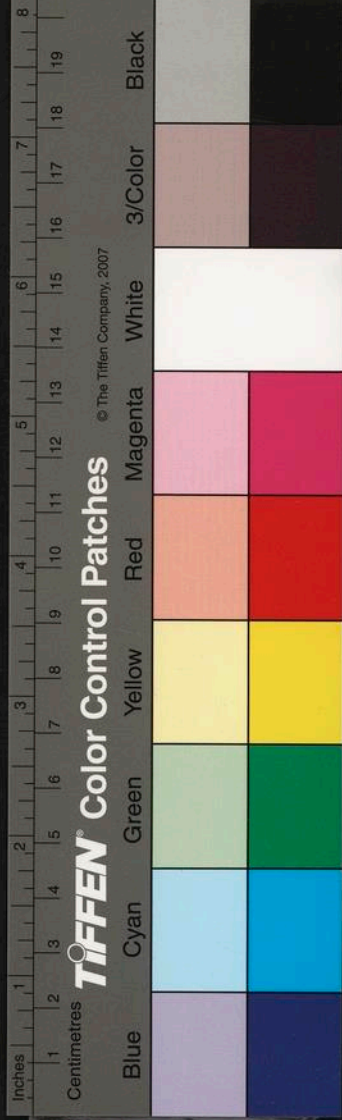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

靖康中快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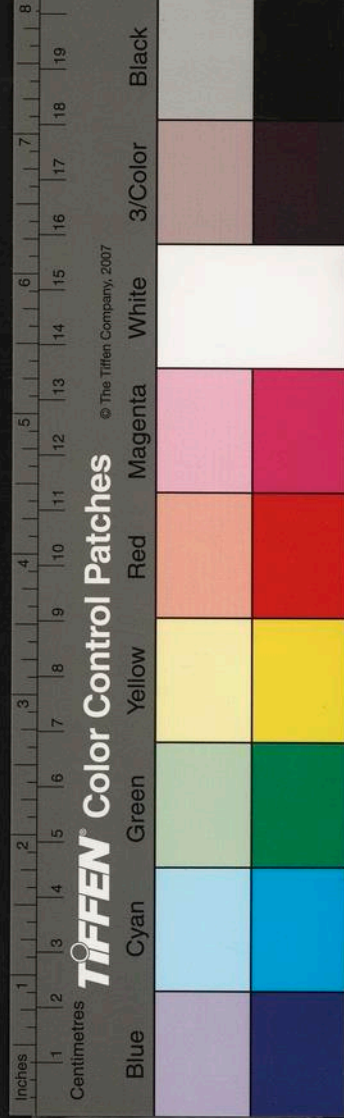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乙酉盡二十九日癸巳
 秀水閑居錄曰蔡京四入相崇寧元年拜相四年罷大
 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元年復入宣和初又罷六
 年冬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宰未幾京東
 盜起京黨聞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一三
 省許私第視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心十目盲不能書
 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條用事凡判筆圍皆條為之仍代
 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為奸吏賞罰無章黜陟紛紜條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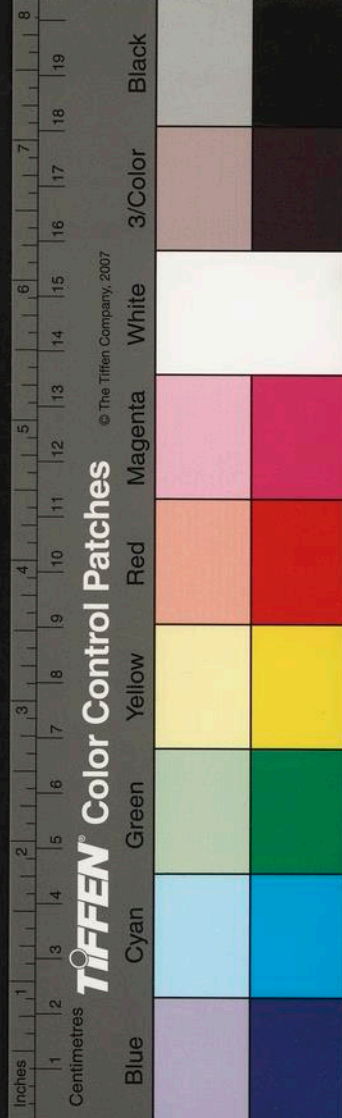
元韓輅者驟用為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
虛日條每造朝待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與堂吏抱文案
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荐之不喜者
令劾之中外縉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作丞奉司從四
方貢獻之物以市規宥于是效之請置宣和庫以中置
式貢司以分諸庫如泉貨與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皆其
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罔不圖取元豐大觀及庫權
貨務見^在錢物皆拘撥收充專事供進次年四月條惡
日著二^金嗣不能舉我條充收發其奸狀京罷條亦被譴
是年冬虜犯闕得非將亂之兆耶蔡京久在相位植黨

擅權無敢言其罪者惟大觀中再罷政後中丞張克公
一疏及內翰林張閣一制粗能數其過惡天下傳誦張
克公疏曰臣先嘗論奏前宰相蔡京罪惡顯著且加嚴
責上蒼天戒下慰人心未嘗睿旨施行苟依阿不言非
特負陛下之責天下之人皆以責之矣義當竭力不敢
但依京項居相位擅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
輕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皆出誕謾務誇大以
與事肆^為擾援引小人以為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塗
以至交通豪民與產業天子將作營葺居第用泉官人
舡運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己營私之計若



是之類其事非一累有臣寮論列臣更不敢具陳若乃
名為祝 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勢詭言灌民田而
決水以符與化之讖語致佚悟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
孟珙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貢欲輔之以妖術張大成
竊訖其奸意駭動遠近聞者寒心此蓋足以惑天下
而為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於此必加炭刑而京兼
有之乃獨泰然忽視朝廷無復畏憚人臣強盛莫甚于
茲去歲東南諸路皆罹旱暵之災者乃其效也聖恩寬
^貸大為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氣充塞海內屋瓦變
異豈無意也蓋京之罪戾積稔滋久上賴聖德昭格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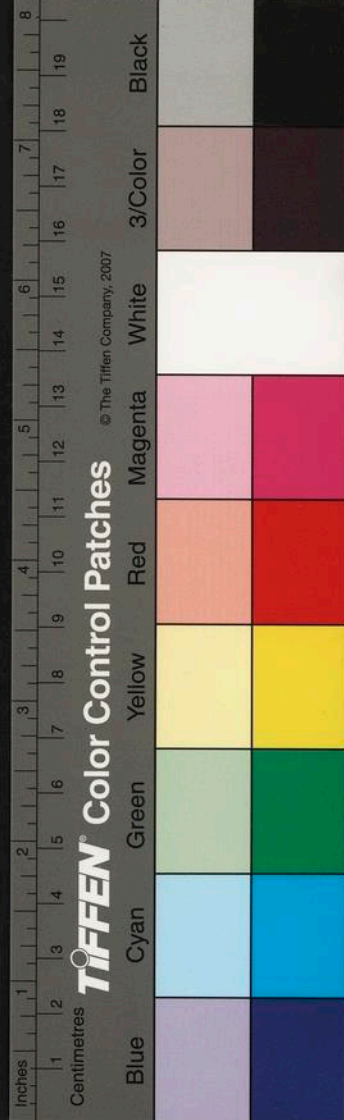
天眷祐益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灵于是星文再昭
示其意既嘗罷京相消弭於前則正京罪誠有待于今
日也雖天之垂象不當其事應而當無所不戒然京之
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既再罷相士民稱慶
以謂京去朝廷必矣既以宮祠又許其致仕賜以蘇
州南園尚無去意然以哲廟實錄未畢猶可為說今書
已成而去計杳然是終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 陛
下則人力何能為哉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听
自我民听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天之視听因
民而已君之用刑視天而已臣願 陛下順民心以奉



天、体天道以用刑、暴正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為人臣
之戒、則和氣格而災診消矣、于^冒圓天威、罪當万死、伏望
圣慈深察愚衷、特賜听納、早降睿旨、張閣行責官詞、曰
政事所寄、尤虞誤國之誅、之臣之奸、莫重欺君之罪、我
有常慮、揚于大廷、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
二千六百戶、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傾以時才、父膺柄
准、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于治、
而總秉眾務、出入八年、事皆寢于^未復、園謀悉違于初議、
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
用、借助烟底、密布要途、^後園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

民^以決具化之水、托祝聖^壽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待
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跡、每連狂悖之慚、雖僅上于印章、
猶久留於里第、^繼偃塞弗避、傲倪因悛、致帝意之未孚、垂
星文而申譴、言章^上公議靡容、顧彼留恩、用難屈法、
其視師臣之秩、^戲裨參宮保之官、姑慰群情、尚為寬典、於
乎、天道尚象、明罰所以彌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
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休前楚國
公、勲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陳朝老書曰、臣竊觀 陛下即政之初、布告治朝、爰立台
輔、當時群臣在列、聳听以為所用必奇才也、向麻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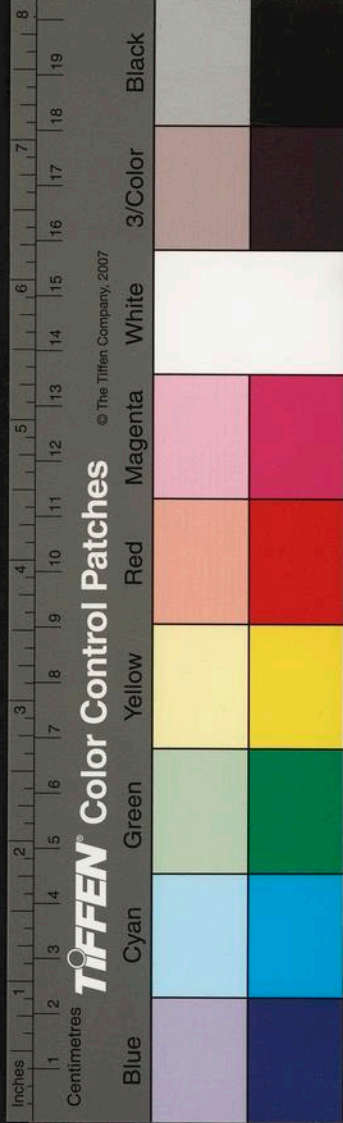


得疑特字之說
年疑時字之說

天下失望夫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後以高才大器
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為自古人臣惟一切曰循苟簡
以為治無敢橫身為國建議立志者于是出而銳然更
張以紉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人
惟京為所行之事惟京為從故蔡京得以恣其奸佞
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觀行法出令狗名失
實無異于兇曾稚子終日嬉戲以塵為飯以木為器何
其於飢飽哉且兇曾之戲已則棄之無有後矣以蔡京
之所為求其所欲其為言豈得一方其當年蓋將徧四
方之廣以年萬世之遠而末艾也厥今天下何如哉官爵

此移字疑福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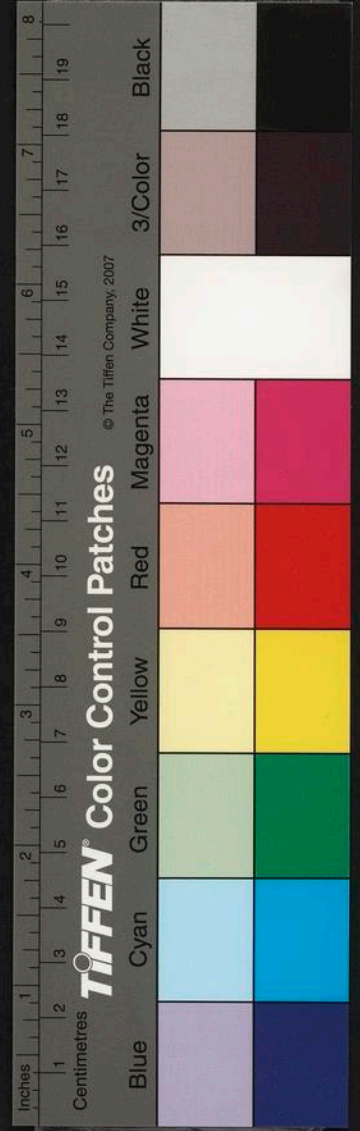
冗而非^雜繼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已^恩澤濫而僥倖成
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釋移^小人學校^分更而士失所
業諛佞成俗而上罔聞知恩寵擅分而多侮法^{錢興}
俱重而無術以平之其他害國蠹民誤上罔君^{不可}
回救推其弊之所生良由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今
之縉紳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
私恩而不知國家之工議幾成風俗具爵祿^名位天下
公議权且盜之以植私党遂為有國有家者之大患况
蔡京尤能深結陛下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曾為之隱
蔽是以公肆誕謾無敢誰何陛下漸成孤立可為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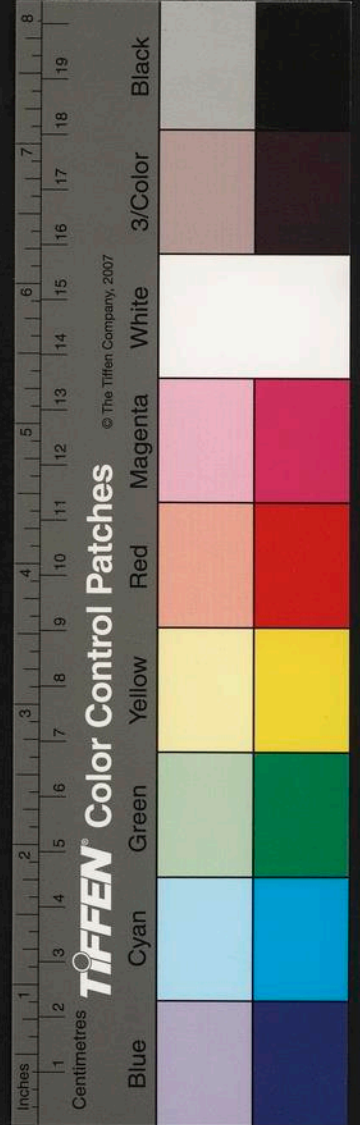


心幸其解去機務退處祠園宮天下之人鼓舞拊蹈有若
 更生今既已謝事尚上都犹安處常度門闌如市以交結內貴
 其意犹欲觀他日之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小人恐
 其去國失所倚恃旁為之取疑陛下不何察牧願陛
 下奮乾剛之斷勿二勿疑置之遠方四禦魑魅庶以杜
 絕其望方快輿議議臣嘗觀其所為之事合天下之人俱
 以為非公論大失切於勢利導諛成俗無一人敢為
 陛下言者前者之伏溝載象皆伏下風俗懷芻豆之愛
 上下相蒙未以為非臣觀考蔡之之所為合而言之則
 其事止十有四曰誣上帝曰罔君父曰結真授曰輕

爵祿曰資費用曰变法度曰妄制作曰導諛諛曰鉗臺
 諫曰熾朋黨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穿土木曰務遠略
 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豈毫楮所能盡載我臣久困羈
 旅不能具紙墨陛下不以臣不肖願詔有司給筆札
 使臣得盡其胸中之所言偶天下是非之寔以告陛下
 下臣死之日猶生之人草萊無知輒議國家大事罪合
 誅夷干犯天威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右正言崔鶡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蔡陰蓄異謀潛窺神器
 故竊爵賞買天下小人以為朋黨相與遮蔽人主耳目
 率致遠夷猖狂直犯畿甸宗廟震動社稷蕩擯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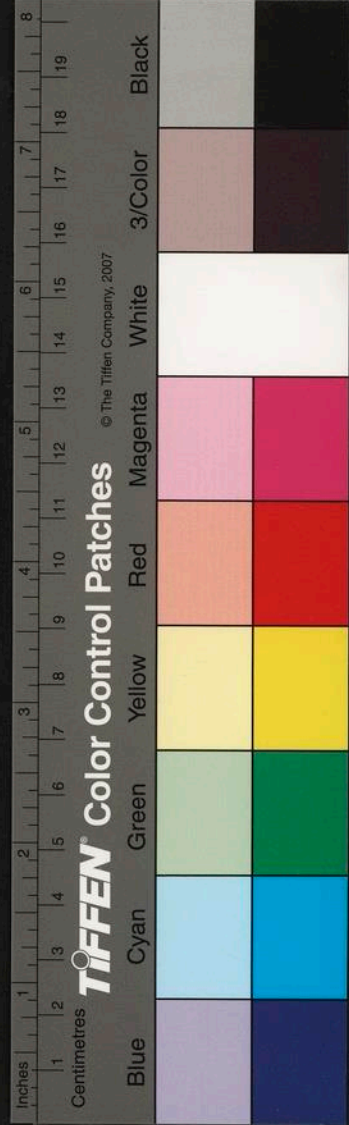
南逃、肅王北質、百姓屠滅、天下之賊其罪有大於京者乎、此賊、祖宗神靈之所切齒也、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特賜睿斷、斬此奸臣、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又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誑耀人主、大圖王類而朋黨之衆、則又萬萬於莽之奸邪也、刺井田、更錢、鑿設六院、造明堂、起辟建靈臺、頒特令、築學舍、萬區以誑耀其君、于是辛攘其國、而有之、而京賊亦用此術、其意安在、然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豈如京賊收天下之士、以為腹心乎、遂致盜賊蜂起、夷狄亂華、雖

宗廟神靈、為之震駭、然則京賊之罪、宗廟神靈之所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心、獨斷、戮此巨奸、為萬世戒、取進止。

二十六日庚詔解圍太原。

詔曰、朕惟金賊攻圍太原、百五十措餘日、其勢危感、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于警言、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糧、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又安能使之必克、進者屢劬、其弊蓋出于此、朕每一念、疾首痛心、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黠虜築圍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糧道不通、勢益



危殆，卿等宜究心悉力，廣加蒞謀，益兵置糧，不吝爵賞，以功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解圍，若稍有悞事，不惟卿等負，朕倚注之意，朕朕於負荷之重，亦豈敢委私獨事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潛自威勝軍進兵，屯于南關。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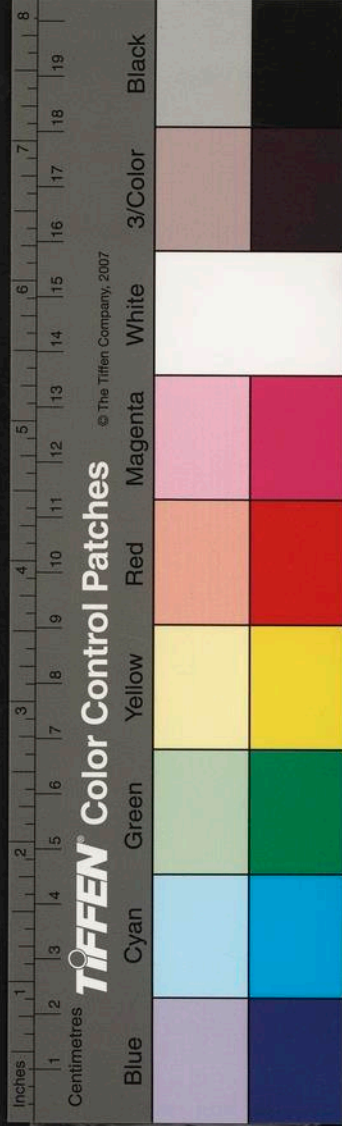
初，諸將欲進兵，劉韜以河宣撫副使，至隆德府，張俊苗傳皆諫，麾下與諸將期七月皆進，王淵與韜出平定軍，遼州路解潛折彥質出威勝軍路，張灝折可求出汾州，粘罕在太原，援兵至，乃多積糧於南關，伴若聞潛至

而慎懼者，怯匿強壯兵馬，使輕兵守之，戒曰：解潛必自威勝軍先趨南關，俟其至，再偽遁，有潛遣人圍偵，則探止有輕兵，乃以兵趨之，金人皆遁，偽潛以為真遁，漸遣人運其糧食，金人犹未動，已而潛悉遣士卒車馬運糧，已裝載就道，而金人之兵，衝突而至，官軍不敵，棄糧而趨，死者相枕藉，自此潛不能軍矣。
張灝及金人戰于文水縣，敗績。
張灝者，孝純之子也，朝廷以為察訪使，河東，使河東義勇禁軍五萬，由遼州以來，援太原，灝命統制張思政為前鋒，遂同折可求到文水縣，上賢村馬村下寨，金人每

日出沒過官軍則偽遁未嘗有勝敗而思政以為不足
慮遂不設備金人忽取別道徑至思政失措官軍遂大
敗初朝廷命可求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太原也知麟
州楊宗閔告可求曰朝廷命公解圍未審由何路以入
若路出汾陽以步兵當突騎未見其可願節制建上將
之旂鼓行而聲言圖救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之
所則太原之圍自解可求善其言而不能用卒至于敗
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宗閔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
兵餘輕

傅信錄云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西路劉

豁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張灝折
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察訪使周名當公事皆承受御
前處分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使雖有節制之名特文
具耳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
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于南
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
平定遼沁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灝又為節制用統制
官張思政復沁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亟為上論
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困力制吾孤軍不若
合大軍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



判官方袂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

御史中丞張徽追童貫行刑

臣僚上言臣事有其失甚微其貽禍有邱山之重而不

可勝救者廢置誅國是也請以古事驗之昔國既誅董卓不及赦

涼州部曲李惟郭記知不免矣激其下叛遂貽漢室之禍此當赦而不赦之失矣唐德宗有涇師之變倉卒出狩或勸取朱泚殺之否則相逼為亂將大德宗不能用涇師得朱泚果僭逆遂陷京師賴有良將相與戮力僅能克復此當誅而不誅之失也臣竊觀童貫以閹宦僕

隸之微盜有兵權幾二十年其壞祖宗軍政開兩河邊患結新造之遠夷棄耶律之旧好禍及華夏至于今不止其過惡誤國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誅斥獨輕于二人公論固已鬱矣臣為

陛下言其大者以消未聞之禍童貫久持內外兵柄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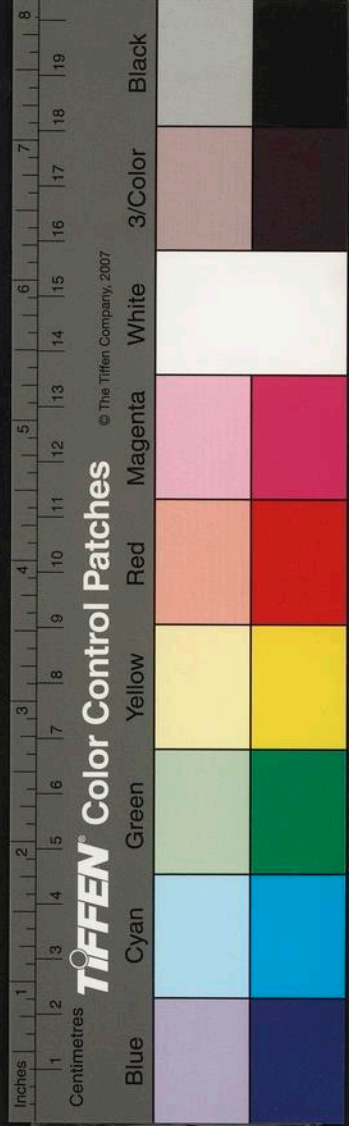
右諸道勁兵號曰勝國陰常蓄養為牙兵以市私恩其

督戰也不使之臨行陣特以自衛已戰而勝則歸功享

賞不勝則權之以道其賞功之根濫至數千人皆為將校

驕從飽滿無復聞志其實有戰功者皆抑而不賞使西

北戰士歸怨朝廷者皆貫縱之使至此必其隨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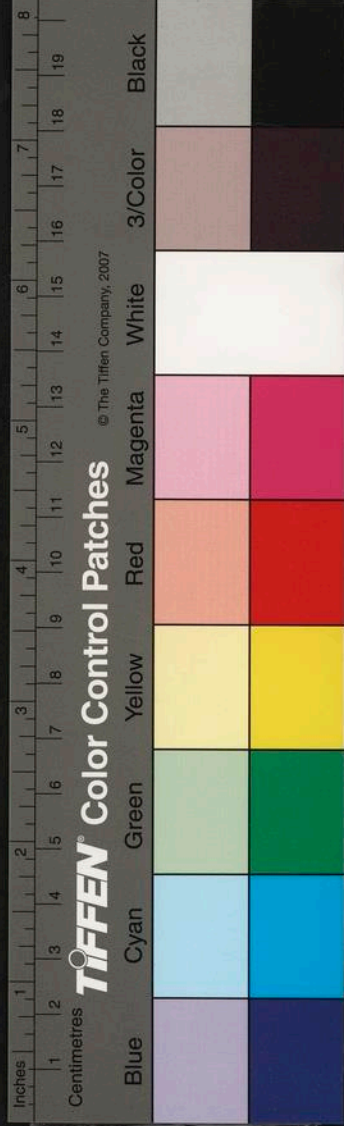


之南狩也貫劫之東三日用券直或旬時犒賜至純用
金銀以給之適為優厚冀得其死力朝論謂之至今以
為疑也臣又覩近日張思政領勝捷餘卒敗于河東潰
而東歸宣撫副使李弥大執思正而戮之復遣敗亡餘
卒赴真定為援將率疑惧挾其渠首以叛思滑青至今
震動貽患一方論者恨其遣潰師之遽而誅思正之早
也則漢不赦涼州部曲因事之大小雖異其失則同矣臣
所謂其失甚微而禍有邱山之重者也雖然此已往之
失不可復追未然之事尚可圖也臣聞諸道路山東叛
卒文其旗曰負寬勝勝健健意意欲自沂密入寇淮浙萬一闕

貫尚在素懷蓄養之恩一旦烏合豈不大為東南之患
此臣所以夙夜過計不能無涇師得朱泚之憂也陛
下豈得不過為之慮哉况貫自用師持權以來毒流夷
夏以無事無罪之民驅之死地所殺傷者不啻數十
萬象隸貫而破產流離者延及四方之民皆陛下之
赤子也今以誅一貫之身曾不足少謝穹蒼之怒釋兆
望庶之怨陛陛下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曉也伏
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貶所正典刑聲其罪惡以謝
天下無辜之民以絕群小懷望之怨又上言臣竊以
謂祖宗垂憲于治兵無事之時殺大臣勇當在所戒

後世有亂天下危社稷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况
 如賈者闕腐刑餘在祖宗時止宜掃除之役豈真所
 謂大臣者哉賈握兵柄幾二十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
 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
 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
 餘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典國虜右微歸却其表而不
 受虜主潛道脊指其從而使擒丹臣痛入骨髓髓假手
 女直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為敵讐虜騎欲入貫統猶
 往太原虜破忻代即捨太原以歸具舟楫載所親兵
 家屬佩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印浮汴渡淮江而去

于是時何有陛下柰何卒赦之又上言臣謹按童貫
 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過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
 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莽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
 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宥姑投海裔今者竊聞有司檢
 校其家器用復有校椅以青龍首金銀綠具為飾者士
 論傳駭以謂不軌蹤跡暴白無甚于此臣愚聞之史氏
 為國者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蘊崇之絕其本根
 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若賈之謾國召兵幾危社稷而
 覲之誅已後天下之望今暴其罪惡復出其不軌之器
 苟復置之何以益臣女元惡之戒奉



聖旨童貫罪^{十首}朱^勳起^力花石引趙良嗣^減契丹修延
福官寺^册朕在東宮屢為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候
敕命擅去南^東差苗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之而去家中
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
徽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
亟首赴闕當設齋送宣撫司^{司軍}前一行人漏泄者依軍法
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童貫子孫仰張
徽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多差兵編管押前去如在
別州軍即移文監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温州觀察使提舉河北西路保

甲兼權提點刑獄真定府李魏除青州觀察使知真定府

是月望日遣使與金人元帥皇子二書

宣和錄曰七月望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

專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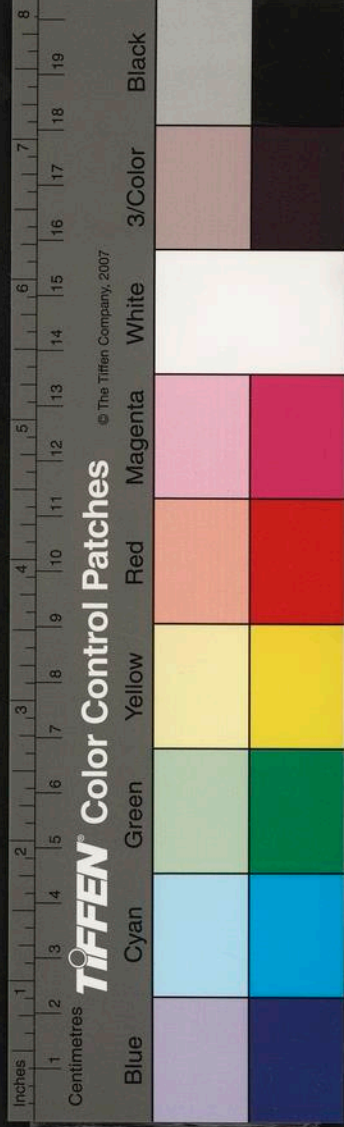
土顧恋以堅死守雖令不從遂致宿師升日已久重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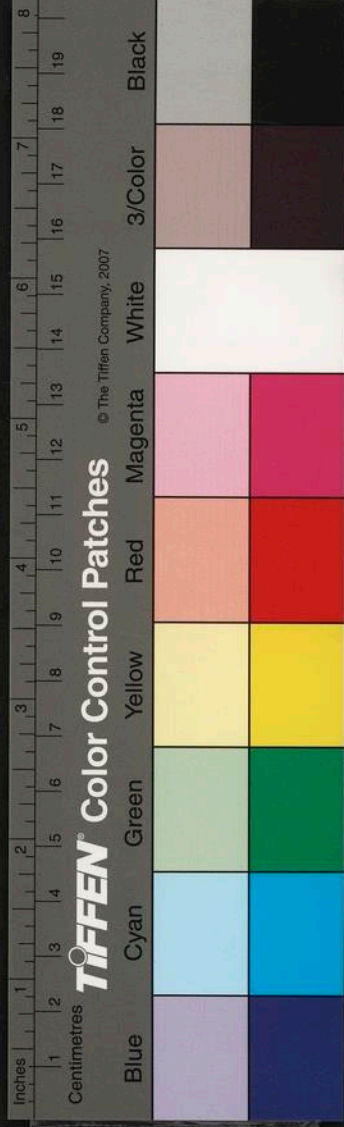
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款三鎮稅租

納充歲^幣既不失通和之說抑亦為長^久之恩諒惟仁

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即君今再命車

復陳本末願^加^已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畧尚^畧熾





咸平以下有注
字

粘罕入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王安、臨江軍安置

更希保護白一、日、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
 即君比嘗布問、具致悃誠、近使介之旅、尤詳、御圖博、御圖
 好之意、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願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
 引日之久、重惟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
 用願以三鎮稅租、納充歲幣、方昭天信、諒不受于關言、開
 將究遠圖、豈自生于細故、成年長利于兩國、存仁人之
 圖、談想為英聰、必能休亮、已遣使大金國相元帥、合再、暑尚熾、
 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聰察、有少礼物、具如別幅、秋暑、
 更希保護、謹白

目察上言、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承建節、如燕、山、府、
 委任之寄重矣、借令無材、可办边事、至、於賊勢強弱、與、
 因、邊兵食之缺、饋運艱難、民戶、錢幣、象所共知者、早自合、
 條具本末、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自合、
 脩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蒙蔽、蔽終不端、然其事、
 數奏祥瑞、誤謂諛、以固寇祿、成養廢邊患、一旦虜騎長、
 驅、燕、薊、覆、沒深入、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茶
 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以為
 誤國者之戒、雖、授官、復處漢東、近地、恐公論不以

為允矧以太原被旨而末解強虜壓境朔部戒嚴若不特賞罰之公厭服物論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

徐夢華集

靖康中帙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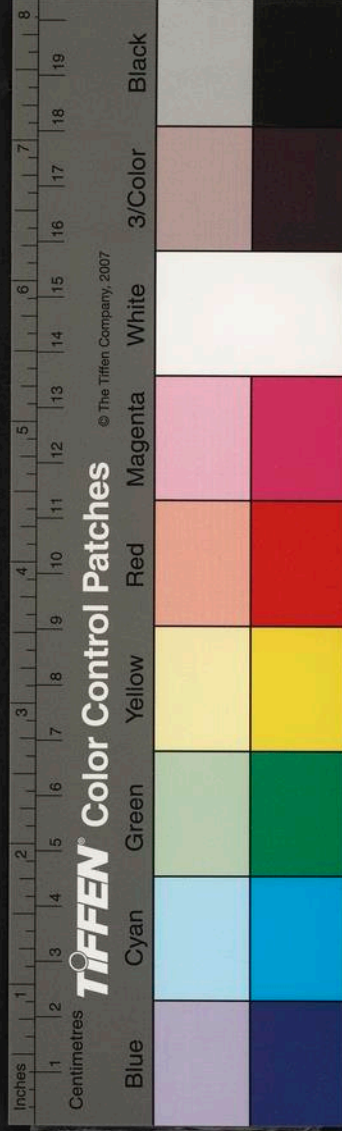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
乙未盡二十日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並罷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門下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闡著于事功體親務全于

誣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



為允矧以太原被旨而末解強虜壓境朔部戒嚴若不特賞罰之公厭服物論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聖旨王安中移臨江軍安置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五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

徐夢華集

靖康中帙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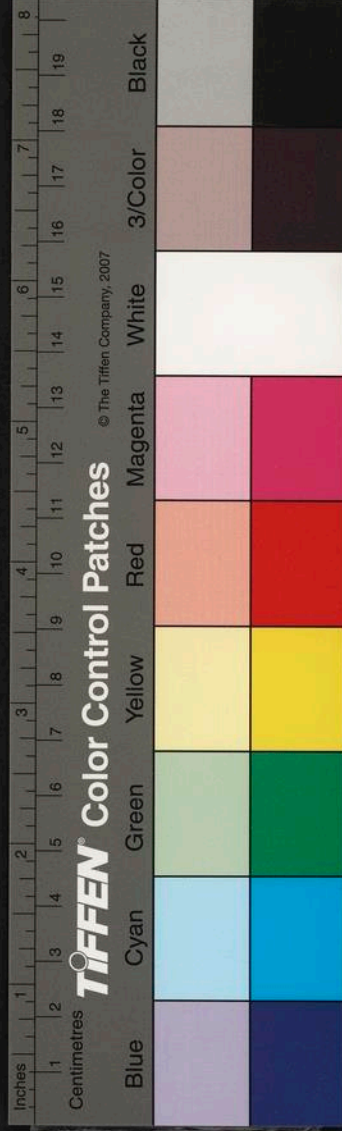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
乙未盡二十日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並罷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門下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闡著于事功體親務全于

誣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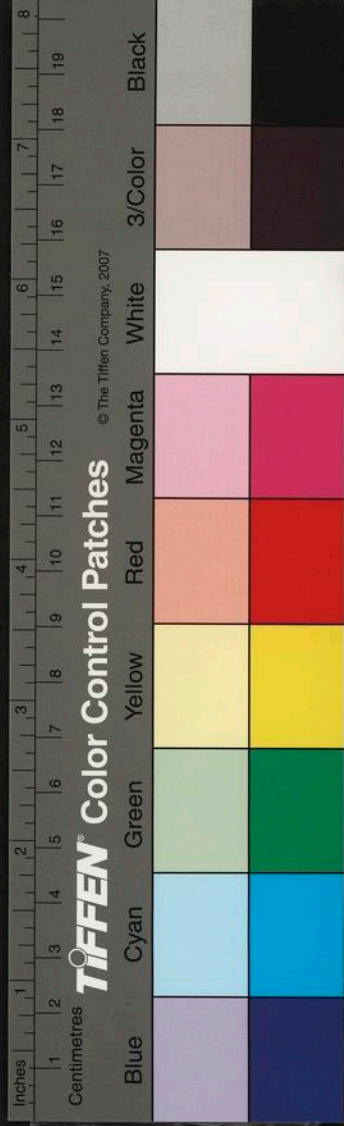


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卻蚤年
治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
雅望劉處宰司允籍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
日乃廟堂叶贊之時不知龜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
固寵乏可否之相濟惟同異之是聞冠患未平方寸
陰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
輿嘆覽封章之引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升
秘殿即祠宮之優逸昭命數之休隆併衍爰田申陪
貢試於乎任舊人以共職初朕心豈有意於遐遺
詢黃髮則罔愆惟爾躬尚無忘于辰告注祇予訓其

體眷懷可觀文殿大學士甲太乙宮使依前官加食
邑七百戶 吳敏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

制曰門下朕嗣承丕緒統馭萬方當論相之初賴
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處于
廟堂務曲全於禮貌我有明命揚於大廷通議大夫
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謙靜深器資閱遠高文足
以華國鯁論足以濟時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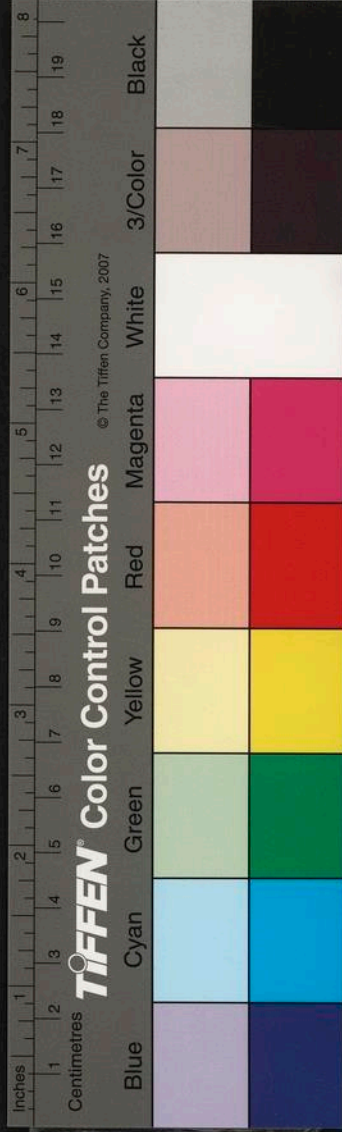
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逮躬踐祚首登揆路之
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
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



唐恪除凶宰

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鉛刀之一
割稽違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刻章而滌
懇宜解鼎固之重任就升秘閣之隆名均逸真祠併
昭異數於乎閔勞以事尚素蘊之可觀益勵乃忠想
嘉猷之未替祇服休寵勿怠壯圖可觀文殿學士醴
泉觀使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之休戚守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聽予告正奉大
夫守中書侍郎建康郡開國公唐恪器識宏遠德履
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托召從
外服智畧輻輳於朕前揚歷政途風采想聞于天下
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資為時顯人宜膺大任
亟陞華於右揆仍兼秩于西臺申行爰田陪廟名貞
食於乎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議盈廷當求善策念
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刑以固本根謹闕
防以消外侮母因殫財而易賦母黷武以貪功母願後患
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母忘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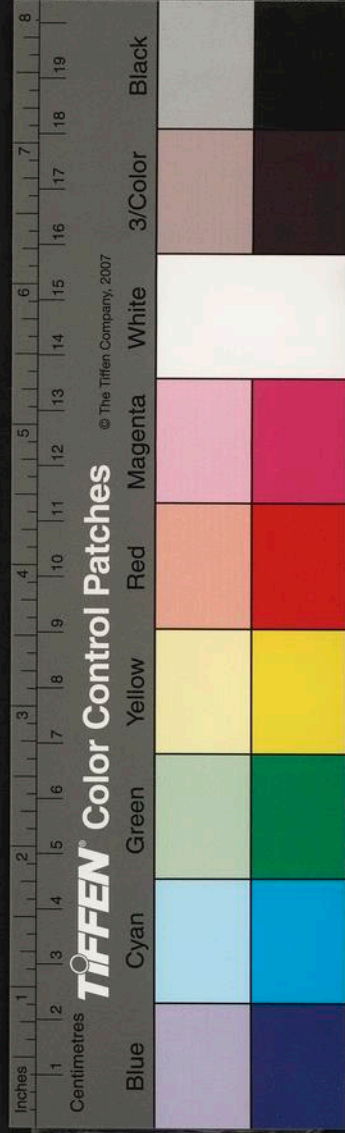


初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戶

徐處仁知東平府吳敏知揚州

臣僚上言臣等歷考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傳說周宣王則得仲甫漢宣帝則得魏相協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戎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可掩已至唐肅宗復兩京迎明皇非不有功也而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于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知緝熙之學期于日益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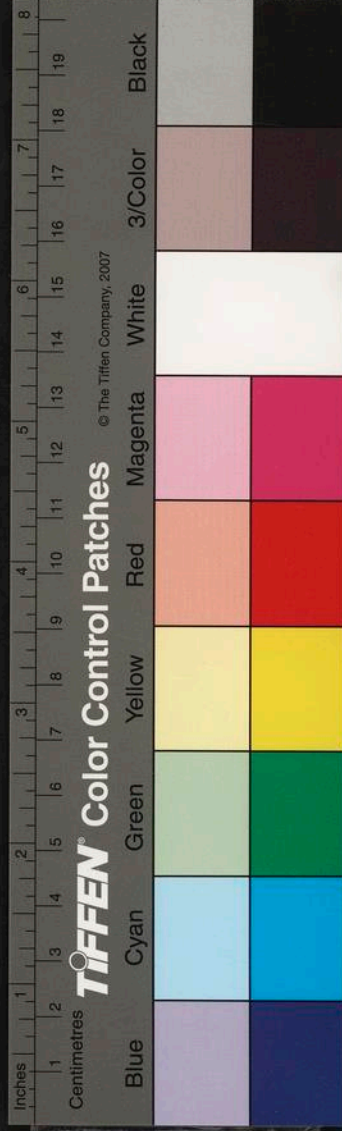
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而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以來今三時邊陲未靖黎元騷動興滯補弊之患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縉紳駭其速化而不聞見有善譽也今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為首相蓋將與圖天下之務取生民愁嘆之弊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知大體知識滯暗不通時變曾不能宅百揆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居于謹按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靡私試高等入任因與京結為死黨



上皇朝縉紳目之謂在劉昂林攄之右 上皇內禪
睿志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
旨而乃貪天功以為己力處仁叨竊相位使其効力
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奸私植黨與凡其施設悉
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雖處仁暗猶識之二人因以
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每行政出一令命一官
除一吏不恤宗社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為務已言之
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
人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惠其心
也方令北虜鴟張重兵壓境河東之役師老糧匱天

下之憂日益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
怨讟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與
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
義矧以小忿交爭黼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
等採之僉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誤國負恩罪在不
赫伏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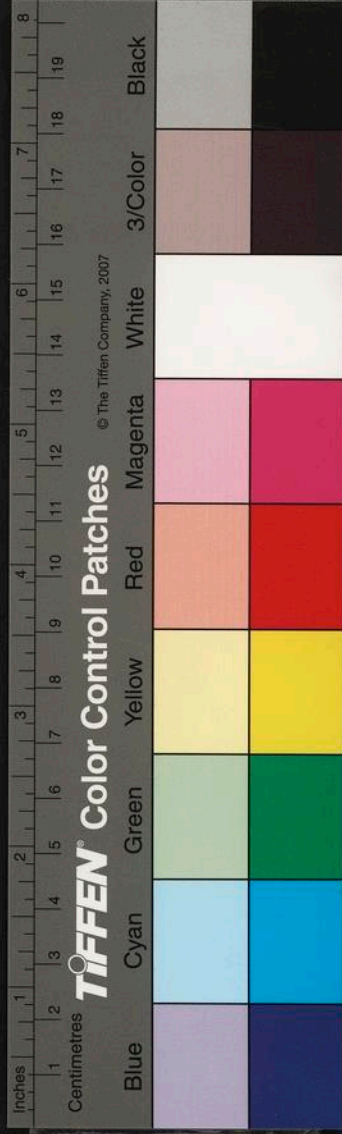
陛下仰念祖宗創業艱難之重 上皇罪已傳位之
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別圖任
賢庶幾中興之業不愧於商周天下幸甚取進止
八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吳



敏知揚州並放辭謝不便受告般家接人疾速發赴新任

靖康遺錄曰初駟召徐處仁於北京今星夜前來赴闕二十三日制以徐處仁為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始為北京留守以剛廉自名因太學生言其可任遂以通奉大夫召入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局殊無嘉謀良策談者失望時中國多事符檄紛紜處仁不能決又與吳敏不協每朝議事互相詆訛未幾吳敏于政府見處仁處仁方秉筆據案敏既坐有所咨啟語漸相侵處仁忿然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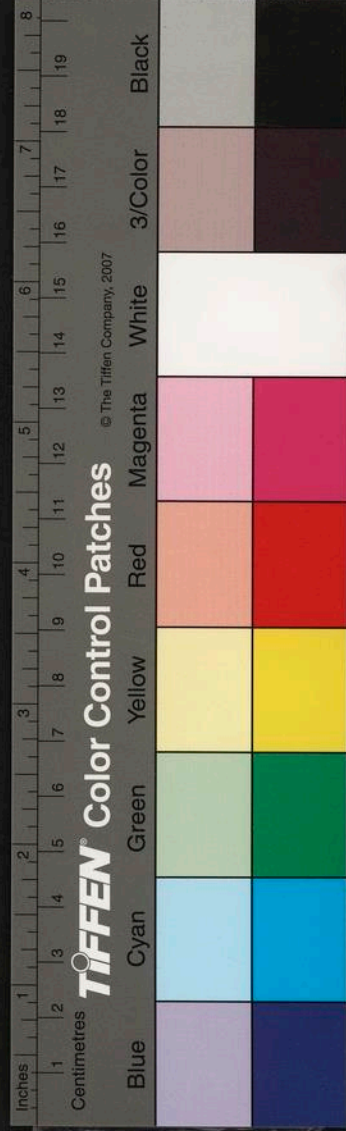
唇鼻皆黑同坐者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而御史亦相與彈劾不踰月罷敏以年少多不習事胥吏將文牒至有所呈覆敏不能裁遣但云依舊例可也是時軍期緊逼憲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劄子乞令學者添治春秋又因同業楊時上言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聾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為奸以誤上皇皆安石啟之也又謂安石不當繼十哲宜依鄭康成畫壁從祀上從其言下太學如敏所謂時人有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



管聶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舉
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
子蓋識其不切時務故也咸謂深中時病
林泉野記曰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登
甲科累官為工部尚書太觀元年遷右丞梗正不阿
俄丁母憂蔡京罷相處仁奏十事乞留京士論醜之
頻歷外郎有治聲靖康初召為中書侍郎俄代李邦
彥為太宰時金人已寇河東朝廷多故處仁奏陳八
戒諫游幸近習戚里佛道費用等皆遵而行之庶可
刷金人深入之耻及虜使來請和處仁請付神師道

處置少宰吳敏主和議不允敏又差注親戚數人處
仁抹去之由是不和加正議大夫與敏交爭于殿上
坐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退居鄉
里敏亦罷去虜圍應天城中民作亂目處仁為奸細
劫奪其家資殺長子感疾而卒年六十六子康度後
皆顯仕

何奩中書侍郎陳過庭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
聶昌自開封尹除同知樞密院事昌舊名山
上嘗夢為兩日所逼乃改山為昌以厭之人皆莫曉
其意或謂欲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昌



又曰 上一日謂鼎山曰山大物也何以為名山曰
臣素慕周昌為人乞改名昌於是奉御筆改名昌
救曰 朕惟京師衆大之居是者獄市井容之寄卿發奸
摘伏號稱神明扶弱抑強濟以寬猛兼孔門果藝之
選繼西漢趙張之餘載省風聲不忘嘉歎故茲獎諭
想宜知悉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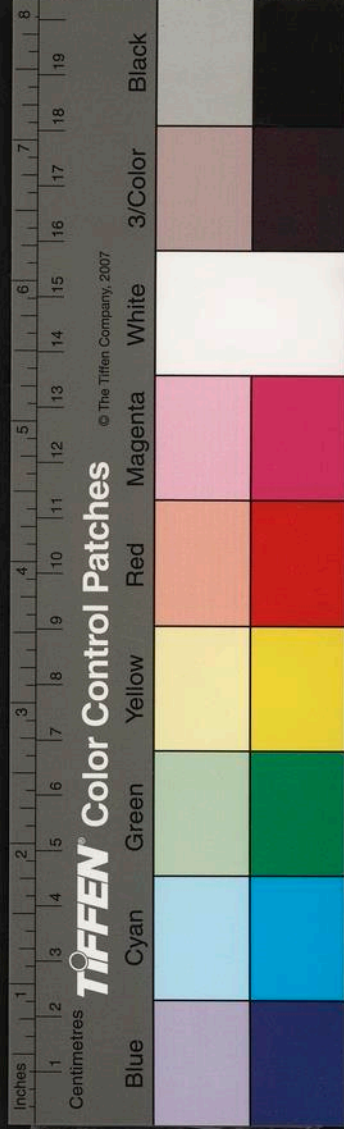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

解潛屯兵南關慮我師不用命乃置壘於溝壑之上

且效淮陰抵水欲使三軍殊死而戰粘罕兵軍至先
戒兵將諭以禍福云迎敵者賞及于孫退走者誅及
妻孥或有奇功定加高爵三軍私語云童貫向日亦
有此言然戰死者申為逃走奔潰者立賞招安今日
之令又恐虛文是日賊方攻壘將兵果習舊態但畏
敵人不顧軍令後軍乃絕深溝唯求自脫然壘屍亡
者不知幾千也金人乘亂鳴鼓而進我師大潰其敗
軍覆將又非若昔時比也潛乃奔隆德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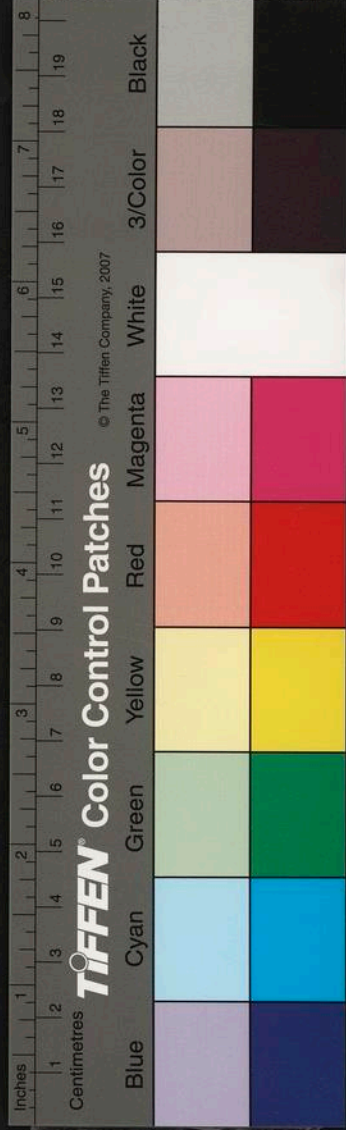
知威勝軍張堯佐叛降於金人

劉韜聞解潛敗奔回京師李綱亦頓兵懷州不進



遺史曰劉韜聞解潛敗留張浚苗傳於信德府而走
至京師降入官落職罷之李綱初氣銳而輕敵潛兵
敗既綱氣遂挫乃頓兵懷州不敢進日與鄒柄張收論
事諸將稟事者先請柄收將士怨之初太原城中有
將官楊可發者面有六字號為楊麻胡擦城出欲招
集人解圍到虞縣約有眾千餘忽邏得三人乃繁疇
縣東諸豪傑不肯順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發遂隨
此三人至五臺山北繁疇縣東天延村招軍四十餘
日得二萬餘人以五臺山僧李善諾杜太師為先鋒
將到繁疇縣東十里鉄家令領會遇金人大戰至晚眾皆

散去可發即上五臺山副僧正真希投拜可發棄五
臺山却入虞縣有眾二千遇粘罕大軍至可發自知
其不可乃倚壁而立以鎗自刺其腹而死瘡口無血
有白脂一塊隱出塞廷瘡至是解潛之兵潰劉韜奔
入京師李綱止屯兵于懷州金人縱橫于河東矣
五日戊戌察訪使張灝令將兵駐于汾州遣統制張思
正折可求冀景進兵于郭山柵山寨
七日庚子粘罕兵破郭柵張思正冀景奔回張思正等
屯郭柵深溝高壘未嘗料敵迎敵金人既近而冀景
寨中忽張青蓋賊視而不擊惟攻思正等寨矢石交



彗出東北

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為所敗惟冀景
全軍奔回將兵死于寨者不知其數

上深自內懼令宰臣議詔責躬放宮人減嘗膳求直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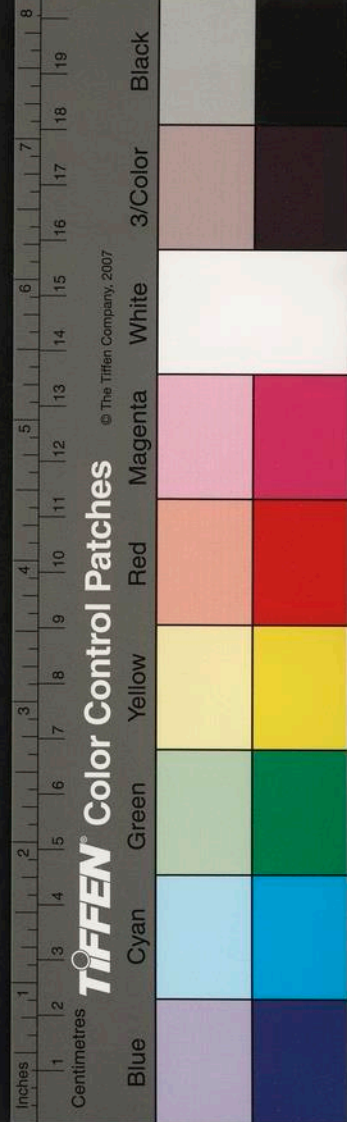
八日辛丑以彗出下詔

詔曰 朕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戎羯犯順乃至郊
甸迨今三時邊鄙未靖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德不
類無以仰當天心日夜祗恐每御便殿^坐稀臨正衙凡
欲以自奉者務從貶損至于常膳百品減去七十放

宮女凡六十餘人未嘗輒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
路公卿上疏乙夜躬覽庶幾少自警戒乃日者彗出
東北方考之前載實為大異畏天之威弗遑安處今
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又不能應譴告之實
熟憂再四意 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眾是
求民之疾苦者悉行條具除苛解曉冀以感召和氣
以格休應咨爾卿士其體 朕意毋忽

張灝招集潰兵誅冀景

張灝出榜于諸要路招集兵將云近以郭柵之戰將
兵非不用命蓋緣賊鋒甚盛遂至敗事自統制下至



兵卒並皆免罪如戰沒將校乃重傷之人仰一一報
明當議重行賞典如敢不來本司定行軍法自是兵
將稍稍集於汾州諸將互論不用命者又訴冀景有
異志金人既至乃至於寨中張青益為號賊人來攻
及見危不救而反奔潰瀨遂下景等獄勘驗諸實戮
景於市死者五十二人
十五日戊申張思正襲金人於文水縣界獲捷
十六日己酉張思正出戰我師大潰
先是八月初 劉韜兵先進賊併兵禦之韜兵潰既
而解潛與賊相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

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遛
不進韜潛失利潰散之兵蔽野而還人人震恐獨思
正之兵在汾州其眾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賊曰
韜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
定威勝之路而并其兵禦思正思正領兵出汾州執
冀景示眾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徇
是月十五日夜賊入文水縣飲以賞月謀者以告思
正襲之斬首數百級獲嗣本嗣本脫去灝思正以小
捷之故馳黃幟呼于路曰汾州捷報也州縣歡聲震
地我師勝矣或持酒榼相慶曰皇帝聖慈吾其見大

